将将少年文库

文学·美·阅读

幼年

YOU NIAN

骆宾基　著



中信出版集团

版权信息

书名:幼年

作者:骆宾基

ISBN:9787508674469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第一卷





第一章
红旗河遇险

一

我出生的县城，靠近海参崴海口的中国边境，距离朝鲜的清津港也很近，所以秋冬两季的早晨，海雾永远都是很浓重的，充满了街道，充满了我们住的院落。

每天我一睁开眼睛，就跪在窗口，望着那块现着乳白色烟雾的玻璃，奇怪它为什么在我们吃过饭的时候，会变成透明的，把铺满院子的阳光，窗外的花盆木架和花红叶绿的鲜美色彩都现出来。

那时候，我的眼力仿佛还望不到三五尺以外那样远。在我的记忆里，也从来没有一次，从玻璃窗上望见立在对面的一排木窗刻花纹的茅草房子，和那房子前面的摇摆着身子快步走路的鹅，睡在墙角落里晒太阳的猪。除非我跟随着母亲到窗外浇花的时候，若是我走得远一点儿，那些鹅就伸长颈子作势扑我，我这才知道院子里原来还有稀奇古怪的生物。心想走远点看看，可总是给那些长颈鹅围截着，终于两眼望着它们退回来。直到挨近母亲的腿部，我才敢伸脚踢它们。虽然我这样胆怯，可是向来在恐惧它们撕扑的当儿，没有喊过母亲，求援。

二

县城外，有一条水流清净的红旗河。古远的以往，那些土人聚族而

居的年代，北岸或许是给正红旗的满族土人盘踞着的，现在变成了采木行、锯板厂麇集的城郊。河边儿，全是树皮剥光的木排，几乎掩蔽了红旗河的一半水面。有的木排，从这里再顺水下流，运输到图们江去；有的停留在这儿，找到买主，就给搬运到岸上的锯板厂里去，锯作木板。而且一批木排闪出了空位，不久就有另一批木排填补上。夏季的每天下午，城里的妇女们都聚集在这些木排上洗衣裳。僻静的远处，男人站在木排上洗浴，孩子们蹲在木排上垂钓。岸上锯割方木的高架子上，整天不断响着锯木的嗤嗤声、斧锤击打锯板间木塞的叮当声和洗衣妇女们手里不停用棒槌捶打湿衣的捶衣声，还有来往海参崴、清津港的帆船上的水手，遇到一阵把布篷鼓满的有力的风所起的欢叫，所有这些复杂景象和声音，使红旗河在孩子的单纯视感中，成为五光十色的具有诱惑性的乐园了。

可是我第一次跟随着母亲到红旗河去，仿佛没有看见宽阔的水流，以及河南岸的绿野、羊群。只是觉得这里有各种各样的声音，我寻不见那许多声音中最特殊的、古怪的，是发自什么地方，尽是顺声寻望。往往望见的不是发那种奇声的景物，可是这景物本身又引起了我的好奇心，等到耳里又响起那种古怪鸣叫时，就又抛弃了眼前的景物，去寻望别的了。我所仰望到的锯木架子，是那样高大，如冲云霄，实际上，后来才知道，只是离地一丈四尺高。我奇怪为什么站在那样高的木头上的人，不会坠落下来。我一直望着他，仿佛不一会儿，他就会站不住，就会跌落下来似的。

那时候，母亲就说："你不看着道走路，老是仰脸看什么？"

我就抓住母亲的衣襟，觉得母亲也是高大的。我必得伸高手掌，才能抓住她的衣襟。等到走下土崖的工夫，我就抓着母亲的裤腿。

"喏！抓住我的手指头！好好走哇！"

于是我握住母亲的一只手指。这时候，只能看见一根一根顺序躺在

脚下的木排。觉得一根方木和一根方木的距离，都是我的步度跨不过去的，实际上它们用粗藤束在一起，方木和方木之间，至多闪着一两分的空隙而已。不过我望着空隙间的水沟，总是惧怕，尤其是这里的水和家里的水不同，这里的水是会动的，而且活动得是那样快，只要大人的脚步从这根踏在那根方木上的时候，它们之间的水就会跳跃起来，做着向人攫扑的威吓姿势。

“迈步哇！迈步！对了，再伸腿，这不是走过来了吗？”母亲不住地说。可是我全不入耳，尽管望着我跨过来的方木，没有想到这样容易。所以母亲要抱着我向最外那排临着红旗河中流的木筏上走时，我极力挣扎着不让她抱，我是要自己尝试着跨过一根根方木之间的水沟那种胜利而又舒适的感觉的。

“那么，你自己走吧！我可不管你了！”母亲说话时，拾起木排上的洗衣盆，做出不再理我的神气。

我想：你自己走，你自己就走吧！反正我自己是能一步一步跨过去的，这还不容易。

我低着头，跨上了一根方木，向前面望一望，不意母亲就站在我的眼前，望着我。这时，她笑了，我也觉得非常得意。因为现在不抓母亲的手指，也能够独自迈过一道道水沟了，完全任什么外力也不依靠。

“还笑哇！掉到水里我可不管你呀！”母亲说，“听见吗？”

“听见了。”

“那么抓着我的手指头吧！”

我摇摇头，不再向前走。可是母亲的手掌还不缩回去，我就推开它。独自一步一步，从这一根方木，跨到那一根方木上去。母亲是一直走一步，停一停，等待着我。

当我跟随母亲走到最外一排木筏上时，母亲就命令我好好坐在里边，不许动。我望见许多光身的孩子，在阳光闪闪的河流里洗澡，发着畅快的笑声和欢呼。在我当时的记忆里除了这一点印象存在着以外，再没有别的什么了。没有望见宽阔的水流，也没有望见帆船，就是对岸的广阔无际的田野，也仿佛是在我的幼小的眼界之外，远不相瞩。但我也似乎记得，另外还有些妇女，都蹲在木排上捶衣裳。最使我注意的是一个披红围巾的女人，她发现我在望她，手指就向我脸上弹肥皂沫，我依旧望着她，同时把肥皂沫用自己的手背揩净。她就笑起来，两排雪白的牙齿发着光泽。母亲那时给我脱光了衣服。

我望见母亲也开始洗衣服了，就走过去。

“你过来做什么？站在那儿不许动。”

“兜兜。”

于是母亲掷给我那条带着银锁链的红肚兜，我也寻找了一个靠水流的地方，想蹲着洗。但是给母亲抱起来，我就踢着两条腿，坚持着不离开我所寻到的合适的地方。

“听话！”母亲说，“坐在我旁边，不许动。我给你洗。”

先前母亲逆着我的心意硬把我抱过来，现在又把我的红肚兜全浸了水。这是我自己要亲手投到水流里去浸湿的，于是我摇晃着身子，拒绝那条给别人浸湿的红肚兜。母亲给我拧干了，并说：“你看看，不是一滴水也没有了吗？喏！你自己洗吧！”我还是不满意，觉得既已沾过水，无论拧得怎样干，和原先是不一样了。而且坐在她旁边，处处受她的监视，一点儿也不自由，就是母亲不说什么，只那不住望我的眼睛，就足使我感到一种紧紧的束缚了，何况时而她说：“你的胳臂短，沾不到水，坐下吧！”就使我坐下来；时而又说：“还是我给你浸湿了，你再洗。”终于，我在她不注意的时候，偷偷走开去，并且两手还捧着一块

肥皂。

我又回到原来的地方。那里刚空出的一排木筏，有着池子大的一潭水。四周的木排，除了几个光身捉小鱼的孩子，没有什么大人。我用肥皂摩擦着平铺在方木上的红肚兜，就在这完全自由的随心所欲的工夫，不知怎样我的脚踏到涂满洗衣皂的临水方木上，突然一滑，就掉下去了，于是觉得眼睛前全是翻起的水底的尘沙、泡沫、圆珠儿。我还想张口呼喊，可是水立刻就灌到喉里去。那时候又有一股冰冷的水流从河底下漂浮上来，我觉得身体一轻，头发就给一只大手抓住，我哭出声来了。

从这以后，母亲再不带我到红旗河去，而且隐瞒了这次事故，从来不对谁说。当我在县立高级小学毕业，下乡避难的那一年，父亲才知道为什么批八字的红帖上批着三岁必有一难关，他是深信着中国那些命运论的传道者的。

三

没有同年岁的小朋友一块儿玩，也没有什么玩具，日子过得是那么无趣。

我们住的房子，是新建不久的。房门朝西，南北两间各有两大扇玻璃窗。我和母亲住着北间，南间是终日寂无人声，仿佛从前满地都是水果、瓜子皮和香烟蒂。现在我过去看看，只有发光的桌椅、茶几，以及一般商人装置客室的家具。那些家具的式样既陈旧，看起来又笨重，若非讲究结实耐用的人，是不会喜欢它们的。

屋子当中，有架俄国式的“别列器”——冬季用来烧煤取暖的炉子。现在反而给人一种冷寂的感觉。每次走到门口，我就跑开去，仿佛这空无一人的客室，是专门为着捕捉小孩所设立的，像我所见的那些用棍支

住的大圆竹筛子，专门为着捕捉小雀而摆设在院心一样。

我日常总是陪着母亲坐在炕上。遇到母亲剪裁衣裳的时候，就坐在旁边问这问那。偶尔也要求一块碎布，亲手用剪子剪成更零碎的布条。遇到母亲做面的时候，就恳求一小块面，一直揉搓成各式各样的长条、圆棒、方块……之后，那面块变成乌黑的时候才歇手。

既然不睡，总要做点什么，一个人孤零零的做什么玩儿呢！就躺在炕上，把腿向上竖立，使两只脚掌朝天。一会儿两腿再向鼻前用力一挺，仅脖颈挨着炕席。不过这只是一瞬间的工夫，我却觉得舒适。后背迅速而自然地，立刻又跌落到炕上，然后两腿再用力朝自己头上一挺……有时两手抱住大腿后股，不使它落下去，一直向空竖着，两脚有时不借臂力，能够一点一点地使脚尖碰到自己的前额。

“你那是做什么呀！丑态！还不起来好好坐着！起来看看院子里是谁呀！”

我知道没有什么人（有人来，院子里就会先响起鹅的激鸣），就不作声，依旧操练着自己得意的把戏。母亲往往只说一两句“丑！真丑！”就不再逼迫我起身了，一边酌量着剪裁下来的布的长短，一边不由自主地哼着妇女们无聊时所爱哼的一种没有字音的调子，仿佛眼睛在衡量布块，心里却想着另外的事情，而且不自觉鼻子也在吟咏着——那泄露无聊而寂寞的声音！对于孩子，没有再比这音调的催眠力更大的了。偶尔，我趁着鹅群不注意的工夫，也会跑到对面那家和我们共用一个前车门的人家去，伏在那扇有花格窗的门边，探着头向里看。

“进来玩儿吧！”等待梅姐这样招呼的时候，我才慢慢走进去。生怕韩四婶发脾气。

韩四婶是梅姐的母亲，身量比梅姐的父亲还高，整天腰扎着蓝布围裙，脚穿两只男人鞋，在院子里来来去去，不是喂猪，就是唤鹅，再不

就挑着两只猪食桶，走出院外买酒糟。她的娘家是正红旗的皇族。丈夫是随旗的汉人，矮个子，光头，脸色黑油油的发光，有着一双黄牛样的眼睛，整天两手捧着鼻烟壶，拖着鞋，不结领扣，坐在屋檐底下晒太阳。每次遇见我找梅姐的时候，就截住我，说道："连哥儿，过来，四叔称一称。"放下他的鼻烟壶，两手捧住我的下颏，把我悬空提起来，一连三次，我若是不跑，他还会称的；就是跑开去，他还叫："连哥儿，别跑，再来一次嘛！"所以我几次有心找梅姐玩，就给容易发脾气的韩四婶、扑人的鹅、捧鼻烟壶的韩四叔，这三种可怕的印象打消了。

有一天，我望见韩四叔不在院子里，鹅群全聚在猪食桶旁边，抢吃那些淋在桶外的酒糟。只有韩四婶坐在矮脚凳子上，监视着三口吃食儿的猪。手里抓着一根拌料棍子，兼着用作责打独霸食槽的凶猪。我心想趁她注意力全集中在那三口猪上的工夫，悄悄走过去找梅姐。

一只灰翅膀的鹅，口含一条菜叶之类的东西，从猪食桶旁边退出来；另一只红冠的白鹅，向它追逐着，迅速地跑来。我本该在这时候尽管向前走的，可是我竟站住，注意它们是不是会看到我。仿佛等它们看不到我再走，可是又不躲避，哪还有看不到的？正巧又有一只母鸡抖着翅膀追来了，这是一只非常精明能干的母鸡，为了抢劫灰翅膀鹅的获得物，它抛弃了那些啾啾鸣叫的鸡雏。就在我的脚前，它追上了灰翅鹅，只见它的翅膀一扑，就从鹅的扁嘴里抢去那条菜叶之类的东西，迅捷地逃开去。当时，我倒退了两步，恐怕牵涉到我，谁知道这动作引起白鹅的疑心，它像追啄我鞋上的某种东西那样，伸颈奔来。灰翅鹅本来去追母鸡，听见我的呼叫，也掉头扑来了。我不禁失口而大声呼叫了，但又不会动、不会躲似的，就那么站着，仿佛等待它们撕啄一样，定定望着长颈将要伸到我脚前的鹅。

"跑过来呀！连哥儿……跑，到这边来！"

我这才明白应该逃开这围攻，许多鹅已经鸣叫着向这边增援了。当我跑到韩四婶的身边去，我还掉头观望着那些向空鸣叫的鹅，发出惧怕

的冷笑。实际上我的心，是在继续猛烈地跳动。望着韩四婶嬉笑的嘴唇，于是我也真的笑起来了。

“坐在我腿上吧！吓着你没有？”

“没有。”

“你妈在家做什么呢？”

“缝衣裳。”

“给谁缝？”

“你看，四婶，那个母猪又咬那个小公猪了。”

我指着那头白嘴巴的黑母猪，韩四婶的棍子却敲到小公猪头上。我望望韩四婶的脸，韩四婶像是安慰我而且赐给我极大光荣和恩惠似的，又敲了一下小公猪的耳朵，仿佛说：“你看，我听你的话，打它了。”小公猪本来给母猪咬得退开猪槽，用后尾抵着母猪的肋骨，神情是静等一会儿，母猪吃得起劲的工夫，再掉转尾巴，和它并头吃。现在歪了歪头，自觉失势似的，摇晃着尾巴走开了。路过猪食桶的时候，它并没有沾惹什么，只不过嘴里不平地哼哼着而已，可是那只俏小而强悍的母鸡，展着翅膀扑来，啄它的鼻子。小公猪完全没有注意母鸡的撕啄，依旧慢步踱着，刚一拐弯，逞强的母鸡就飞跃起来，仿佛受了极大的惊吓，霍霍地高声鸣叫。其实小公猪想走到猪食桶的另一面，一点儿也没有欺侮它。它飞到猪食桶的桶口上，等到站稳，就又俯着头向桶子里窥望了。当时我很想给它一石子，赶跑它。它到处追来扑去，专门抢劫和欺侮别的禽畜，已经骄狂得使人气不忿了。可是我只望望韩四婶，见韩四婶忙着向猪槽倒猪食，就没敢告它的状。

那时候，小公猪又急急走来了。母猪一见它，就从猪槽里抽出嘴巴来，做出若是小公猪再进一步就会撕咬它的威胁姿态。我完全忘记韩四

婶的易怒的性情，就抓住拌料棍说："给我！给我！"很怕失去了敲打母猪的机会，趁它刚朝小公猪发出威胁声的当儿，就打了它一棍子。

"打它一下够了！把棍子给我，我来打。"

我就顺从地递给韩四婶，并表示打它一下，已经满足。脑袋倒在韩四婶膝盖上，仰脸笑着取悦她。实际上，我倒很想再打它一棍呢！可是韩四婶不是母亲，只想在韩四婶转背的工夫，再偷偷踢一下它那圆筒形的白嘴巴，可是韩四婶一直守着猪槽，不离眼。

韩四婶说小公猪是吃得很饱的了，还是见了别的猪吃就嘴馋，说着说着就用棍子驱逐它。在这工夫，只见韩四婶一仰脸，她那神情就仿佛摆脱开她当前所要做的事情，一手还抓着猪槽的一端，显然是预备抬起一角，使猪槽里的水料集聚在另一角上。这时候就停在那儿，手既没离开，也没有掀猪槽，她的眼睛仿佛望见了她不愿望见的物件，但是又要望出一个底细来似的，望着车门旁走人的边门。那车门平日是关着的。

韩四叔走进来了，身后跟随着一个酒馆的伙计。

韩四叔手里玩弄着两个"树腰子"，类似两个扁形的鸽子蛋，紫红色，反射着阳光，亮闪闪的在他手掌里旋转着。韩四叔的日子，多半是在旋转这两个"树腰子"的工夫上消磨的，脸上经常现着悠闲士绅所有的笑容，这笑容是没有来历的。由于良好的营养和无忧无虑的乐天的天性，那笑容在晴天时候仿佛说："阳光多么好哇！晒得人真舒服！要打盹呢！"雨天又仿佛说："真是甘霖哪！在暖炕上睡一觉，可真是幸福！"

现在他仿佛知道不说什么，韩四婶的眼光是不会离开他的，那笑容就变作针对她而发的了。问："还没有喂完哪？"知道遮挡不过去，又说："这不是嘛！大前天到红旗河去溜达，碰见二道河子咱们亲家，还有什么说的，到福兴馆去吧！临走又带去半斤烧肉，就这样欠下几十吊

钱……给人家吧！”

“我可没有钱！说得倒好听！给人家吧！谁给我？”说话时，韩四婶那只手抬起猪槽的一角，仿佛所要知道的事情，已经知道了，就算完事了，可是猪槽里的水料都流到地下了，她还是把那一端高高竖着，并不放平，足见事情还没有完。她的眼睛可确确实实望着猪槽，望着猪槽里的水料向地下淌。她说：“终年整月，向家领讨账的，金山银山也叫你吃光了、喝光了。这不是前清咱们皇家一年有二百八十八两皇银发给咱们的时候了，什么还有你吃不完，玩不完的？”

“你又是说我吃、说我玩啦！我不是说嘛！大前天到红旗河去溜达，碰见二道河子咱们亲家，叫他来家，他又不肯来，还有什么说的！到福兴馆吧！就进去了……”

“我不要听！房子都叫你吃去一半了……”说第一句话时，她用力敲了一下猪槽，这才发现水料快流完了，而且小公猪又在一端占了个位置。

“你就是这样！又房子房子的，还不够你住的！这个年头，又是胡子又是独立党的，要那些家产做什么？是不是？孙老三。”韩四叔笑着问那堂倌，也不等孙老三搭茬儿就大声咳嗽两下，然后叫道：“德一媳妇！把我的睡椅拿到窗外来，还有鼻烟。”在他每次招呼儿媳之前，照例是大声咳嗽两下，这咳嗽并不是普通平常的，更没有什么用意，而是一种习惯的气派，近乎一呼百诺的贵人在说“来人哪！”之前或以后，大声咳嗽或大声来两下因饱而噎的声音一样。



他把堂倌抛弃在一边，尽管自己躺在睡椅上，闭着眼，摆出休神养性的姿态。这时唯一活动的东西，就是柔而胖的手里那两个紫光木蛋，旋转着，不停地旋转着。

韩四婶就抱怨自己不留神，把喂猪料都倾倒在地下了。泄愤的又是那小公猪！“你再挤，我再叫你挤！”打得小公猪老是歪头晃耳地哼哼。

“怎么……去呀！去拿给人家嘛！”

“你叫我拿什么？在外边吃了，输了，回家就说拿给人家！你叫我拿什么？还有什么你没有吃光？”

“你就是这样，我不是说嘛！大前天到红旗河去溜达，溜达溜达还是罪过吗？就碰见二道河子咱们亲家了。那是你儿子的岳父哇！我倒没有什么关系。你想，碰见就这么白碰见了吗？若是前清咱们皇家当事的时候，还不得摆两桌满汉酒席。如今晚儿，人家知道这个！不来咱们家，怕麻烦！还有什么说的，福兴馆可总得去去吧！就是不吃炖小鸡吧！白酒总不能不喝两盅吧！孙老三，你说是不是！娘儿们就不懂这个过场！”

“我不懂什么人情过场。从前一个院子，现在可剩一半了。你那些吃喝的好朋友哪！不给你还饥荒？卖房子，你想还有一半没卖，心里不舒服是不是？”

“你又提房子，为什么是娘儿们呢？为什么人家说妇道人家呢？就因为这个！有你住的就行吧！还要什么？房子是人住的呀！你不能住不了，用眼睛看着它？你说是不是？”

韩四叔说话时，就直起身子坐着。现在仿佛这问题已经结束，向鼻孔捺了两小捏鼻烟，聚精会神地揉吸进去，说是揉吸，就是手揉着鼻孔，鼻孔同时向里吸，等到依靠习惯的感觉，知道鼻烟完全吸入鼻孔里

了，就了结一桩重大心事那样喘口气，仿佛说：“妥妥当当的了，可得倒下来养养神啦！”躺到睡椅上，闭眼休息。自然那两个紫光闪闪的木蛋，又迅速地旋转起来，越来越快，充分表示出主人玩得是多么熟练，并且一会儿就停住，只是瞬间工夫，又旋转起来，而且这次和上次不同，假若细心，就会看出这次是逆转。

孙老三在他们争论的时候，用完全不听韩四叔言谈和没有觉得韩四叔存在的神气，向韩四婶搭讪，而且所搭讪的却与欠账无关，不是说“你这口小公猪挺肥呀”，就是说“上次我来，你们那口母猪的奶子还没有贴地；这回我来，倒产了这么些小猪崽子”。韩四叔问他话，他虽然装作没听见，韩四婶收拾猪槽时，他却会献殷勤给提过猪食桶来，以便韩四婶不用挪腿，就可把猪槽里剩余的渣滓倒回桶子去。

我若是懂得眉眼高低，早该离开了。可是我完全忽略了韩四婶的愤怒，只注意韩四叔那两个发光的紫木蛋子，很想走过去摸摸，那感觉一定是悦意而舒心的，可是怕韩四叔发觉我在这里，要拉住我过秤。直到现在他还没有注意我呢！

猪槽给韩四婶拿到墙角去，这里遗留下来许多猪食渣，因为母猪率领着小猪走开去了，那个精明强悍的母鸡就奔跑过来。两只小圆眼睛发着一种光，那光只有在一群聚在新倾倒出来的垃圾堆上的孩子的眼睛上才能发现。它首先追逐另一只黑母鸡，直到黑母鸡跑得很远，它才又奔跑回来，尖嘴上还遗留着一片黑绒毛。只见它用瓜子把那片黑绒毛刨去，又在地上擦擦嘴，之后，伸长颈子，探视着周围，仿佛知道没有争食者了，就咯咯咯地唤着鸡雏，迈着高昂的阔步，向那有着长方形猪槽痕迹的猪食渣滓边走来。那些鸡雏本来散落在猪食桶旁边，现在都展着小小翅膀，跳跃着飞扑过来。有一个白毛鸡雏获得了一条鱼骨，叼着跑，别的鸡雏就追逐它。它们的母亲，那强悍的有着鲜红冠子的母鸡，竟突然抢劫下来。跑到我跟前，极快地吞食了。我立刻朝它踢了一脚，于是这惹是生非的泼辣母鸡，大声惊鸣。

“谁赶我的鸡啦？”韩四婶从屋里走出来叫道，“呵——是谁？”

我的脸一定是苍白的。

“你做什么——连哥儿，别怕，过来！过来！”等到我走近韩四叔，他抓住我的手问，“吓着你没有？”眼泪已经跳出我的睫毛，但我没有哭，若无其事地摇摇头。

“拿给他没有？”

“拿什么呀！拿……”韩四婶大声喊叫起来，立刻又低声自语，“金山也叫你吃光了！”

“你这个人真是，我没说嘛……”

我望见母亲走出来了，就跑过去。我必须说，那时有三只鹅伸长细颈，在我脚后追随着，但我一点也不害怕，甚至连它们故作威吓的叫声也都没有注意。

四

晚上我梦见那只冠子鲜红的母鸡，突然变成韩四婶，走来走去，召唤着她的鸡雏。虽然嘴里是召唤鸡雏，眼睛却尽是东看西望，要找一个对象啄一下似的，闪着毫无缘由的愤怒的目光。四围一点禽鸟也没有，只是我一个人在满是结着紫光木蛋的树林里躲避她。心想抽空摘下几个木蛋，可是总摆脱不开韩四婶的追踪，实际上她又没有看见我。我望着那些密密累累的紫光木蛋，在韩四婶的头上摇摇欲坠，不敢稍微停留一会儿。碰触着她前额的木蛋，纷纷跌落，我清清楚楚听见木蛋落地的琅琅声，那声音越来越大……我听见一种耳熟的口音说：“你听听，你爹给你带来什么了——小货郎鼓哇！”

我就摇晃着肩膀，向空踢着两只脚。意识到自己是在做梦，虽然梦可怕，却不愿在甜蜜的睡眠中，有人扰闹我。到底给母亲拉着一只手臂，拖起来了。最先我望见缭绕不清的灯光，揉着睡眼，嘴角露着不甘心给人弄醒的怨屈样子。有人想掰开我那两只揉眼的手，我就越发气恼，越发不让他掰开。终于给人掰开了，而且在一种耳熟的声音中笑起来。那声音说："不害羞，还要哭呢！你看，你看。快看哪！五岁的孩子了，才学着哭呢！"

"你看看，是谁呀？"

我望见两只手分开我两臂的人，是面熟的。若不是现在望见他，我又绝不会想到他的。我立刻说是爸爸。不过我不挪开眼睛地审视他，那肌肉丰满的脸孔，那阔大的下颏，那鹰般的深远、明亮而且发光的眼睛，仿佛是有了一种变化，增加了一点从前我所没见过的东西，这东西把他的全脸神情都改变了，改变成一个慈祥的老人；而且只有这东西是最触目的，那是沿着上唇的浓黑胡须。

"你问你爹，从船厂给连儿带什么来了？"母亲说完又望望父亲的脸孔说，"真是想不到，怎么留起沿口来了。"听声音，就知道这话不止说过一遍的。

在这荒僻的靠近国界的县城，人们避讳"胡子"两字，改称作"沿口"；并且在这满洲还没正式开发的年代，吉林省城也袭用着渔猎时代的旧名——船厂。

父亲在母亲提到"沿口"的时候，用手捻着胡须，姿态是愉快而自得的。

望见母亲打开一样贴着色彩商标的纸包，我就挣脱开手，从炕上走到炕沿去，扶着母亲的肩膀，站在那儿。实在是还想困呢，还是没有完全清醒，我也说不清楚，总之是静静站在那儿，什么也没有想。

“不要动啊！好好坐下来！”

我这才注意到母亲身前，还有许多贴着各种图案的纸包、扁纸盒，我突然振作起来。蹲下去要在这些纸包纸盒里，搜寻出自己的东西。

母亲说：“别动，把纸撕坏就不好包了，我给你打开。”

然而母亲每打开一样，就尽管自己仔细地看，用一般妇女端详布匹花纹的眼色研究着，这时我就拉她的手，想抢过来自己先看。母亲起初总是用手遮拦住我，同时说：“嗐嗐！什么你也要动动。”

到底还是递给我，等我拿到手觉得实在没有什么可看的，母亲就说：“看完了吗？你不是抢着要看吗？怎么这样快就看完了。”又翻弄着那衣料，抱怨色调不中意。

“素气一点不好吗？”

“就是素气一点也不定是黑的，深蓝的……”

“在家里，又不愿出去，穿给谁看哪！”

“穿衣裳必定是给人家看？自己看也舒心！二十多岁不穿鲜明颜色的，还要五六十岁了再穿！”

“好了，那么下一次你自己找布样子，什么色的你中意，就带什么色的。”

“又是下一次，下一次布样又是白带去，还不是依着你自己的眼色挑。一回来，喏，黑的！喏，深蓝的！喏，又是黑的……”

父亲就仿佛给人揭穿秘密那样笑起来，当时我从那笑里总觉得父亲是常常欺负母亲的。在他们谈话的时候，我伸手去抽一个布花边的纸盒，母亲的手拦挡着我，继续和父亲说话，知道拦挡不成功，就抓住我

一只手，却没有低眼看我。

我抽出一双俄国式小马靴来，于是任什么也不要看了，就像拾了一条鱼骨的小鸡那样，蹲到炕角上，艰难地穿上一只。

“过来，我给你穿。”这是父亲结束了那笑声，对我说的，“过来，我看合适不合适？”

母亲也说：“过来，我看看哪！”

我就走到母亲跟前，坐下来，伸一只脚给她，自己结另一只穿在脚上的靴带。

“要睡觉了，你还穿着它做什么？”

我是无论怎样也不脱掉靴子。另外，我决定把装着我那套白洋装衣服的纸盒，亲自放一个地方，于是爬下炕去。

母亲说：“你往哪里放？给我！我给你锁在柜子里。”

父亲说：“你就让他自己放吧！”

当时我一声不响，琢磨了一个妥当地方，那是屋子中央的“别列器”——一个砖壁铁门的大煤火炉，这煤火炉好久以前已经揩拭干净，预备过冬再启用。炉门很大，炉膛也宽敞。我提防母亲会看见，等回头一望，果真母亲望着，父亲也盯着。

“那不成，你们看着人家？”

“那么我们不看……”父亲又对母亲说，“咱们掉过脸去，不看他。”

我悄悄走到桌子旁边去，装作预备向桌帷子底下安放的神气。等我再回头望，果然父亲和母亲又在偷望了。这次和前次不同，不是真的观

望我怎样安置我的东西，而是故意在偷望，并且诚心让我捉住他们在偷望似的，借以取笑。

“这回爸爸闭着眼，不望你了。”

“那不成，得回过脸去。”

我一直望着他们的背脊，轻轻打开暖炉的铁门，嘴里说：“还没有放好哇！”手就送进扁纸盒，小货郎鼓……手里只留下一个日本制的胶皮立人。悄悄关上门，眼睛望着炕上，嘴里仍旧回答着：“还没有放好哇！”轻轻走到桌边去，又停一会儿，才高声说：“放好了，你们看吧！哪里也没有。”

等到父亲一回头，我就用一只腿跳着，一直跳到炕沿下，又得意，又愉快，我是多么巧妙地安置了我的所有物哇！把住炕沿，我用眼睛望着父亲，等待他问究竟放在什么地方了。

然而父亲却说：“放好了吗？那么上炕去困觉吧！脱掉靴子。”

“我不。”

“听话，明天你爹领你到街上去玩，困去吧！”母亲也说，并动手要给我解衣扣，我摆脱开身子，不让她脱。

他们一点也没把安放衣盒的事情看重，仿佛他们有把握地猜知了我所找的位置，我是多么希望他们问我安放的地方啊！实际上他们所猜的桌帷底下，是任什么都没有的。在母亲第二次催我脱掉靴子，我就由于失望而扫兴，而气恼。知道他们既不问我，我也永远不告诉他们，就是明天我也不拿出来。他们要问，我就说：“谁叫你们当时不问，仿佛你们知道似的。现在我可不告诉了，你们不是知道吗？”所以一声不响，也就固执着无论怎样不脱掉靴子。

“不听话，就不用理他。”父亲说。

我想：不理就不理吧！

读者可以想象到，那时我是怎样悲哀，脸色怎样败丧，嘴巴是怎样弯曲着而且闭得紧紧的。俯着脸，抓着自己的衣扣，手在有力地撕扭衣扣，却又不自知。

听见父亲和母亲谈着一些和我一点无关的日常话，我就抓着自己的衣扣，又摸着炕席把我的外衣抛在我的被子脚下……感觉一切索然无味，终于自己爬上炕，坐在窗脚下了。渐渐炕席的面积在我眼前扩展到无边际的大，打起盹来。

给我脱衣服和小马靴的时候，我还有意识，并且被脱掉马靴，立刻就把脚抽回来，两膝曲到小腹前……而且听见父亲说：“俄国卢布又跌价了！”听声音，是熄灯很久。那声音和父亲在有灯光时候所说的语调不同，而又有着无限的隐忧。

第二章
被街市迷住了

一

这一切我都记得很清楚，仿佛昨天一样。尤其是早晨爬起来，所见到窗外送进来的发红的阳光，这是寒冷的北方那种日长夜短的初夏所有的特殊的色彩。屋子里都给这阳光染得发红、明亮。

对面向东开的窗户，有丁香树的花香飘进来。它的枝叶在阳光中仿佛还挂着缕缕的轻雾，许多屋檐雀踏着丁香树的枝叶跳跃，互相追逐而且啾鸣着。前院猪嚎鹅鸣也不绝声，它们是在等候早食，已经饥不可耐了。最触耳的是客室里的谈话声，语句里全夹着“卢布”“黄条子”“马克”“穷党”“富党”“独立党”等等我所耳熟的字眼儿，以及挪动椅子声、鞋底在地下移动声。我就伏在炕上，浸在一种舒服而又慵懒的状态中，连手指头也不愿意动。

那时苍蝇刚从长久的冬眠中复活。我望见一个苍蝇从我耳边飞过，于是我爬起来四下寻找着，又踪影不见。突然窗玻璃上发出蝇鸣，我这才面向窗跪着去扑它。我又看见窗外的花盆架子前，站着一个老婆子，母亲和她说着什么，老婆子只顾浇花，一面听一面笑。我就欢叫一声，抛下苍蝇跑出去。

我认识，她是母亲门上的亲戚，不久前还在我们家做工，因为嘴馋爱吃零食给辞掉了。可是她待我很亲，下厨房两手总是洗得很干净，碗橱锅灶又收拾得整洁，这是母亲又招回她来的原因吗？但是后来知道原

因并不在这里。这是第三次了，她来总带着一包香蕉糖，也并不全给我，放在炕上我们两个一齐吃，这是背着母亲吃的。而且她又会讲故事。父亲叫她崔婆，母亲叫她表婶；她称母亲作“连儿他娘”，称父亲是“实榴他大叔”。但背地总是叫“老财东”的。后来我知道实榴是她留在山东的儿子。她的脸像永远是曝日下晒的那么红，皱纹很多，但头发梳得极整齐，衣服和鞋袜全是一点污迹也不见。

这天她穿着襟长垂膝的长褂，一见到，就丢下洒水壶抱起我来：“告诉你姥娘，想我没有想？”“想。”实在是不见她已经忘记了，现在才想的。可是母亲说：“他能记得就不错了，还知道想！”我就肯定地说：“想。”我没有说谎，仿佛确实是曾经想念过她，并且脸压在她的肩上，不知道那是取悦她，还是自己羞口说想字。

“你知道，姥娘可想你？”崔婆转向母亲说，“真的，不知道是来到关东山了，还是年老了，见了连儿总觉得亲。在海南家的时候，实榴那个大孩子，长得也挺稀罕人，可是我就不想抱，不知道来到关东山就再也抱不到了……”

她说话的时候，我就落下两脚，踏到地上。我怕在肩上会压倒她。她的两脚很小，抱着我，两脚不得不前后移动着。我没有兴趣听她的话，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香蕉糖。她还不放开两手，没觉到我的两脚踏在实地上了，仿佛放手我会跌落似的，我就斜肩摆脱开她。

“那是怎么的了？”母亲说。

本来我没不欢喜，只因为她握住我的两臂像捧一炷香一样拘得不舒服，仅想摆脱开她的两手，可是她的注意全倾向自己的谈吐上去。给母亲一说，我真的不高兴了，到底脱开她的手。母亲越是说：“这孩子，你姥娘不是亲你吗？”我就越发不让她抓我的肩膀，并且用手推开她的粗大的手掌。我想母亲既这样说，她一定不会再喜欢我了，心里很悲哀，很难受，差不多要流泪了。还记得那时我抓着母亲的裤腿，垂着脸

不看她。等我自己回到屋子的时候，越想越难过，我听见崔婆的脚步声，就玩弄着手指，装作不理她，实在我想她一定生我的气了。

“连哥儿你怎么的了，我给你带香蕉糖来啦！”崔婆大声说。我听出这声音和在母亲跟前不同，完全是从心里发出的喜悦和疼爱，可是我并不抬起眼来。她把糖包送到我眼前，我也不看。

“喏，给你一块大的，张开口……张开口……听话，姥娘喜欢你。”到底我张开口接受了香蕉糖，“你看，我吃块小的！”我看见她也送到嘴里一块，把糖又包起来，要向她口袋里放。

“我看看！”我扳住她的手，她一边打开纸包，一边说：“我给你放着，还有许多呢！”我瞧着有十块那么多彩色的，二十块那么多黄色的。她听见母亲的动静，就说：“我给你放着呀！别看了，还有许多许多。”并不让我的手指碰到糖。

“我也有个口袋，你看看！”我说。但崔婆不注意我的话，还是把糖包装到自己袋里去，并用眼睛暗示我，不要做出吸糖的响声，因为母亲看见我吃糖又要训斥的，怕把牙齿吃坏了。然后大声对母亲说：“给孩子穿什么鞋呢？”

“那不是有双小马靴吗！你的衣裳放在哪儿啦？”

立刻我想起昨夜放在暖炉里的衣裳，可是忘记了我立的即使母亲怎样追问也不告诉她的志愿，就跑去拿出来，而且叫着：“在这里呢！在这里呢！”嘴里的糖险些落入喉里去，我用力吐出来了，眼睛含着噎出的泪。崔婆的脸更红了。母亲没有作声，只望了望我吐出来的糖。

“我给你来穿，过来，来！”崔婆招呼着拉过我去，又对母亲夸着那套反领衣裤的手艺和剪裁的精致。母亲也观察着衣裤，没有提到糖。我还很羞愧，觉得在母亲跟前把糖吐出来，让崔婆丢了脸，就不敢望她。

只望着她给我穿马靴的那只大手握着我的腿腕，握得很疼。

父亲牵着我的手到街上去。我还记得当时我的眼睛一点照顾道路的余力都没有，全给街上来往的人马车辆占据了。那时，县城的街道是黄土的，尽是些雨天车辙遗留的痕迹。商店的门窗都是裸露的，晚间就用木板一叶一叶排编成板墙，当中的两叶宽的作为门，留在十点钟以后才关。街道两边是木板做的行人道，下面是流污水的阴沟。排列在两边的有独柱路灯，燕子在装灯的玻璃笼上站着休息，呢喃地叫着。一辆四轮农车驶过来了，马颈铃铛很响，可是燕子并不吃惊，我想它一定还没听见，就望着它，看马车经过灯柱旁边它会不会飞开。父亲就说："你老是看什么？不看道——还是我抱着吧！"我摆脱开，等我再望时，农车已经驶到我身边，那上面铺着干草，展开的棉被上，坐着几个发髻上插着花的乡妇。有一个发髻盘在头顶上，和母亲的完全不同。车后有两条大狗，又壮健又强悍，没有用绳子拴，它们却尾随着不脱逃。舌头都伸在嘴外，喘吁着，我奇怪为什么不把它们放到车上拉着呢？

"你看什么呀——这孩子，给你于大叔请安！"我知道请安是要屈屈右膝；同时右手垂地。这是旗人礼，俗名叫"打千"，可是我不愿意在街上"打千"，因为有许多人看着。连那于大叔是什么样的人，我也没有看，只觉得他拧了一下我的腮，拧得很疼，我要哭，可是望见一群绵羊，咩咩叫着走过来，就又忘记哭了。羊膻气味和飞腾的黄土把什么都掩蔽了，尽是些羊。有一个黑山羊几次企图跳过羊背。它们走得是那么拥挤，街道两边空着，但它们却向当中挤。羊群走过，远处的街道又变得清爽了。有几个披红毯子的高丽女人最触目，她们的头上顶着新买的大瓷盆和大肚水缸，有一个顶着一只竹筐，时时有公鸡的红冠子从那筐沿露出来。我很惊奇她们脖颈的力量，甚至于她们都不用手扶而大缸和瓷盆也不坠落。

"听见没有，和你琴姐在一块玩。"父亲说。我们已经来到一座面街的商店，门口挂着两块镶铜的漆木招牌。屋里人挺多，有的在两边长柜

里排列着，正像排列在隔橱里的大瓷瓶；有的坐在两边长柜之间的长条靠椅上。我的眼睛这时只注意到一个人，这是比我大两岁的女孩子。她的额前有剪得很整齐的头发，两只乌黑而且有光波的眼睛望着我。她是那么健美，发现我向她注目，就斜脸望着我微笑，牙齿雪白，闪着亮光。我也仰脸斜望，看见一个戴瓜皮帽的中年人，站在那儿抽水烟，这时他望见我们在看他，就说："琴琴，给你兄弟一块饼干。"我注意看他的手指，那手指又白又胖。再望琴琴，她把饼干递给我一块，望着我，不说话也不笑。

"拿着嘛！"戴瓜皮帽的中年人向父亲说着完全和我们无关的话，等垂眼发现我依旧不声不响站在那里，就说："你姐姐给你的，拿着嘛！"又走开去高声说着："你去看看吧！老九，你七哥不是眼暗的人，那一片荒山……"他吹着火纸捻，"三年垦出来你就能收到租粮……"我看见现在谁也不注意我了，若是琴琴这时给我饼干，我一定伸手去接，可是琴琴只管自己吃。我望她用牙齿咬着一线边缘吃，真是一线边缘一线边缘地吃，是那么珍贵，唯恐咬得太大，唯恐吃得太快。我又望望四周，谁也没有注意我并没有得到她的饼干，那饼干还握在她左手里，而且她白裙子的胸口袋也全装满饼干。她的右腿向前踢着，慢慢用鞋尖碰我的肘。她坐着，我站着，现在我也爬上靠椅去（突然因为我想起自己脚上的小马靴，我站在那里她没法看见的），就扬起脚也碰她的鞋，实在我一点恶意都没有，只不过叫她能看见我漂亮的小马靴而已，可是她的眼睛却露出受欺的愤怒，把脚缩回去，并且挪挪位置，我望见她那不屑理的神气，也就赌气偏向她身边倚靠。

"我家里也有。"她望着我的小马靴说，"我上学堂的时候，妈给换。"她又用有尘土的布鞋底抵触我的靴尖。若她脸上不是有着那两只黑的眼睛和说话时的安静，我一定不让她弄脏我的靴子，可是现在我故装坦然地凭她抵触，唯恐她生气。眼看着靴尖给她的鞋底弄脏了，实在我又是多么难以忍受哇！她坦然地望着我，我看见她眼睛的亮光里有街门招牌那两角铜辉闪闪的缩影和自己的缩影。再没有比这印象更深刻的

了。她把饼干（那已经是吃去一角的）送到我嘴唇前，我轻微地咬了一点点，她微笑着自己也咬了一小点，于是我也笑了。心里很想大口咬下一块，可是因为她那么珍惜，我也就珍惜起来。我们当时完全投在一种融洽而快乐的情景里，我发现谁也没有注意我们，就越发大胆而且自然了。最后，她给我一整块饼干，不递到我的手里，却放在我的口袋里，嘱咐我不要吃。我们又跑到后院去看洛布达。洛布达是一条俄国种的雄狗，毛色光润，秃尾，健壮。

当我们走到后院的时候，洛布达正和小三点在地下滚着嬉戏。小三点是一只雪白的、卷毛的巴儿狗，后来知道那是父亲从海参崴的私人赌场里赢来的，说是当时脖颈还有金钉钉的项圈，是俄国某贵族的一只爱宠，而给父亲一个小三点的牌赢到手了。琴琴显然是常来，洛布达一见她就从地上跳起来，抖抖身上的尘土跑来，用前爪刨她的胸口，琴琴躲着它，那瞬间脸色都吓白了。洛布达舔她的手背，饼干从她手上坠落，洛布达就摇摆着尾巴只嗅嗅的工夫，饼干就不见了，它舔着嘴仿佛并没有吃什么似的，又要用后脚站起来，琴琴就叫着："洛布达，洛布达！"又说："你看我敢骑它。"两手按着它的脑袋。

"别骑吧！弄脏了裤子。"我远远站在那里，实际是很怕它咬，可是故装镇静，我知道琴琴刚才确也害怕的；不过特意骑它，表示她勇敢而已。我又说："那谁不敢骑！"意思是不屑碰它。又怕琴琴跌下来，也劝她："不要骑了，它身上净是土！"

琴琴已经骑上，并得意地向我笑，而且放开两手也不倒。洛布达的秃尾抖摆着，不时要回颈望她，可是几次都不成功，鼻子发出一种不耐重负的呻吟。小三点在它吃饼干的工夫，已经丢弃了一小节草绳，竖着耳朵跑来，用身子来往摩擦着琴琴的腿，以求她的注意，可是她一直不睬它。现在小三点围绕着洛布达跳跃着吠，仿佛替它抱不平而声援。

一个穿着肥大长衫的年轻店伙，从我身后经过时蹲下来，向我笑着。他的瓜皮帽很脏，袖口又长又宽，两手捧起小三点向我肩上

放："抱着它！抱着它！"我极讨厌他那两只眼睛，又加他打断了我们的兴趣，就躲开他。可是他反而抓住我的手，要把我抱起来，而且不管我的挣扎就抱到厨房去。我望见琴琴的眼睛就越发气恼，揉打着他的头，踢着两脚，几乎要哭了。他放开我，还是笑着。我更加讨厌，看也不看，就跑到琴琴身边，琴琴站在门口守候我呢！那个年轻店伙还叫着："这里有肉，给琴琴吃，琴琴来！老白，猪肝呢？"

"琴琴，咱们不要，走。"

"琴琴叫他走吧！你进来，我叫老白给你找猪肝。"

"我找去，还有一块蛋糕，那是给谁的呀！不是给琴琴的吗？"老白说。我用眼睛恳求她和我一块离开，又用手扯她，可是她倚着门口不动，也不看我。我径自走开，还听见厨师老白叫："连儿，连儿，你看看。"我也不停脚，并不是讨厌厨师，而是气琴琴那种不注意我的神气，心想你自己和他们大人玩吧！我对那年轻店伙更恨了。进了有玻璃的单扇门，我就跷脚伏在门玻璃上偷窥琴琴是否来找我。只见她回脸望望就走进厨房去，显然她以为我没有看见她。洛布达伸着舌头在门口站着，向厨房探望，也很怅惘似的。我还看见年轻店伙鬼祟地抽着纸烟，向院里望望又消逝了，小三点显然给驱逐出来，跑出厨房门口又返身向里望，也探着舌头。最后洛布达放弃了守候的志愿，又戏弄小三点，用爪子打它一下跑开，小三点追逐着它，仍旧用爪子用嘴抢夺先前丢弃的草绳子头来。全都伏在地下，摆晃着头撕扯它。这时我听见父亲的声音说："几点钟了，好去啦！"就怅惘地走到前屋的临街门市去。

在我经过那个有红木高柜子的账房时候，我看见一个肚子圆鼓鼓的人，垂着头叠钞票。他穿着油光的马裤，望见我就喊："是谁呀！连哥儿呀，过来，我看看你脚底下穿着什么呀！看呵！怎么发亮啊？"实际上他并没望着我说，注神地数着钞票，我若过去，他或会真的放下工作，看我的靴子，可是我一声也没响。

二

我在这只能把记忆中最清楚的一片断一片断联系起来，实在那时还不能够很深刻地观察出大人们给我的印象，甚至于他们的言语举止也很少引起我特别注意的。和琴琴初晤所以记得这么详细，也无非因为最后的悲惨结局给我的印象是那么深，因而当时就深刻地追忆到我们之间的关系，念念不忘。

当天，我跟随父亲去一个酒楼参加某种宴会。只记得阳光发黄，渗夹着灰暗成分。街道在暮霭里显得阴沉。有一个扛着梯子的人又矮又瘦，提着大铁壶，壶嘴也像梯子那样长，越显得他矮瘦得可怜。每到一根灯柱前，他就搭梯，提着大铁壶上去添油点路灯。远处有四轮马车的响声，海潮一样汹涌澎湃，不单是车马的奔驰，最响的是一片牲口的项铃的音潮。那时县城没有公路，货物全靠拉脚的农车来往延吉运载，而且一次就是四五十辆，所以响声在五里以外就听见了。夜深还能清楚地听出鞭子在空中挥舞时所抽击的空气声。当时我还不知道这是风声是雨声，望着父亲的脸上并不惊奇，自己也就坦然了。父亲手持楸木手杖，走路缓慢，不是原本就那样缓慢，因为现在他牵着我的手，自然步伐也迁就我。父亲的手指肥胖，只两只就把我的小手塞满了。父亲不时停住说：“你不快点走，又不让抱，我还是领回你去吧！”“不！”我就走到前面用力拖他的手指。“那么给我抱着吧！”到底父亲抱到酒楼门口才放下来，“自己上楼吧！”我记得一个扎白围裙的年轻人，望着我笑。他就站在我头上的楼梯转角的小平台上，他的头顶上有盏带罩的玻璃悬灯，非常亮。我要等他下来再向上走，其实楼梯很宽，四人并排走也能容纳得下。

“上啊！”我看见父亲的手杖在我眼侧，向上指着。那个扎白围裙的年轻人就急趋走下来，向我伸手。听见父亲说“让他自己上吧”，就微笑着侧身一边，用眼睛告诉我：“向上走，向上！”我攀登着，觉得很高，幸而我看见头上的梯口露出的移动着的鞋形袜影，一连气攀登上去。这

里全是纸烟的烟雾、油香和酒气。起初我的眼前模糊成一片，只听见桌椅响声，杯盘相触的动静和一团儿喧噪。一个我并不认识的军官俯腰抱起我来，俯腰时候向楼栏杆另一边说："会办来了，会办来了。"军官抱着我径自绕过栏杆，我是多么着急呀！又担心父亲迷失了方向，又恐怕父亲找不到我。我的目光越过军官的肩膀，望见父亲在栏杆前和谁交谈。那边临街有一排玻璃窗，玻璃反映着三盏灯光。那灯全悬在高顶，有串珠做的围罩，全是闪光的、炫眼的，反而看不清楚父亲望见我没有。我连声叫着："爸爸！我在这里！"

"坐下，坐下。"那个军官把我抱入一间屋子，放我在一把空椅上说。我看见他一手扼着白手套。他的眼光锐利，留着小胡髭。"坐下吧！"他又说，也不看我，"我给你找个好玩的东西，呵！"他解除皮带，递给另一个扎白布裙的年轻人。

在他抱我走进来的时候，屋子里的人都移动着椅子站起来。我的对面是个穿俄国装的老头子，秃顶，精神很饱满。他望着我说："连儿长这么大了呀！"又向那个军官说："这才几个月嘛！就跑趟海参崴的工夫，你说，叫我们怎么不老呢！"我的身旁是个穿酱紫缎子马褂的老头儿，下颏的白须使我立刻想起见到的山羊。他很萎缩地坐在那儿，在他脚下有只卷毛狗，项上有银铃，跑起来玎玲玎玲响。到现在也是这点记得很清楚。当我父亲加入宴席的时候，我就安然地逗弄那卷毛狗玩。本来我的前额正和桌面一样平，低头向桌底下看是最方便的。

"这是什么呀！对了，牛。"军官把那香烟盒里的画图指着问我，"这是拉车用的牛。这个呢？"

那时我正用靴尖碰那条小黑狗，它不吠，也不逃，仅是退两步望着我，不久又摇起尾巴来。

"你别踢它。"军官说，"这个呢？"

“挑担子的。”我说。看见小黑狗又朝我的裸膝上扑，就说，“你看，它要咬我。”

“你看这挑担子的为什么挑着两个小孩子呀！”他把手挪开不让我拿，“你说完我给你。”他看见我兴趣不全在那画片上，又说：“这是牛郎，记住！呵！”没向他伸手，就递给我了。我用手拿住，看见小黑狗又退开去；我缩回脚，它又伸长舌头向前凑；于是我立意吓退它，就爬下椅子，作势威胁它，它永远是保持着使我踢不到它的距离，向我望着。它的眼睛仿佛说：“你来！你来！你看看能踢着我不能，你看看我们俩是谁机灵！”我向前走一步，它就向后退一步。若是我胆大一点，可以疾速地踢它一脚就跑开了，可是几次试验却不敢。又没东西可以投击它，只有顿脚吓它，就这样我跑到门外，黑的卷毛巴儿狗也退出门外，见着我俯腰，就突然跑开去。我不想俯腰拾那张纸烟盒的图片会吓走它，非常高兴，我到底是把它驱逐得很远了。我一手握着栏杆，从栏杆空隙间望过去，黑巴儿狗又在对面那排栏杆后向我注视了。我想找个足以抛打它的东西，突然发现栏杆口的下方很深，望下去像一口井一样，一格格的楼梯盘旋而下，清清楚楚的。最底下的人很矮小，我只望见他的白帽顶，手里仿佛端着大的瓷托盘。我悄悄用靴尖向栏口外踢尘土，又想拾纸烟蒂向“井”底投，可是听见一声喊：“那是做什么！捉着他，捉着他。”连声音是发自什么地方也没弄清楚，就飞跑进父亲吃酒的房间。我还听见顿脚作追逐的响声，一进来我就背手关住门，读者可以想象到我那时是多么吃惊而畏惧，唯恐给父亲知道我惹的祸。那时候父亲完全是严肃的，根本没有看见我，他向那个军官说：“不成，不成。干了这杯。”军官的后背朝我，因之看不清他是不是也发了怒。我想：父亲一定要和他吵架了。

“过来连儿！把小黑子也放进来嘛！”穿紫马褂的老头儿说。我那时才听见小黑狗用爪子刨门而且狺狺地低吠。原来把它关在门外了。若是父亲脸上不那么严肃，我不会听他的话。现在我完全驯顺地走过去。那有山羊须的老头儿，仿佛对小黑子比我还亲近，向它招手，又投给它猪

骨头。

“坐在这好好地吃！”他给我夹了块肉说。我不愿意要他用夹骨头给小黑狗吃的筷子触过的肉，就自己向碗里探，探不着，手又不够长，于是跪在椅子上。

“做什么！”父亲向我注视着，我害怕他那严肃的脸上的两道黑眼光，就坐下来，真想哭。我想起母亲从不会用这样的声音吓我的，眼泪就跳出睫毛，滴到脸颊上，但我没有出声，仍静静地坐在那儿，不过垂头玩弄着筷子。我非常痛恨穿马褂的老头儿，因为完全是他用给狗夹东西的筷子又夹肉给我的缘故，所以那老头抚摸我头发的时候，我用力摇摆开。

“不用管他——把筷子含在口里做什么？”父亲又说。不用抬眼，就知道他仍然直瞅着我，等到又听见他的声音：“咱们来……来，三拳两胜的！”知道他的眼光是离开我了。可是我仍然不抬眼，我想，永远也不跟随父亲出门了。又想母亲吃饭时，常哄着说：“先喝口汤再吃肉，听话，妈喜欢你。”必定那时我才肯喝汤。可是父亲全然不管我，索性自己也任何吃食不动，越想越觉着怨屈，很想哭，若不是军官用手摸我的下颏，用手抬正我的脸，我真会哭出声来，可是我望见他向我挤弄眼睛的当儿，又笑了。他给我夹了块肉丸：“张口，张口，张大一点儿，再张大一点儿。”若不因为父亲不肯喝酒，他一定还嫌我的口张得不大。他说：“会办！这不成，我不许找人代，你输了怎么好意思找人代……公平，要公平。”

“是不能喝了。”父亲无兴趣地说，“你喝了它！不多嘛！喝了它！”把酒杯擎在另一个客人眼前。

我就越发觉得父亲欺负人，一点也不讲理。而军官是最好的人，当他要喝酒的时候，我忘记为什么要看看。他就把酒杯送到我嘴前说：“喝一点！”我看见穿紫马褂的做出难堪的怪脸说：“辣呀！”并且摇

着头，示意我不要动嘴。我望着他的怪脸，吸吮了一点，确实是辣舌尖的，但是我装作很平静的神气。实在说，就是无论怎么样辣，我也绝不会露相。还嫌不够使他吃惊，硬装着还想再吸吮一口的神气：“我还要！”真的又喝了一口。

“这孩子不得了哇！”军官惊奇地说。我把住他的手，越发要再喝一口了。

不久，我什么声音也听不见了。父亲的脸愈变愈大，逐渐旋转起来，我望见窗户也斜歪着飘舞，所有的灯、桌子、地板，都全斜歪着飘舞，回旋着飘舞，越来越迅速，我觉得身子是横在半空，座椅的四腿不是向下，而是向东，我的头朝西，自然跌落下来……

三

我不知道是怎样睡的，也不知道是睡在什么地方。后来觉得不舒服，才发现横躺在父亲怀里，头脚下垂，睁眼就看见星星和深远的天宇。又觉得街风阵阵吹拂着我的脸，很凉爽。又听见谁给父亲喊马车，只从那马蹄拍击街道的韵节和车夫嘴唇发出的尖锐怪响，就知道这是俄罗斯式的有布篷的四轮车。而且从那尖哨的嘹亮和马蹄起落节拍的清楚，也能辨别出是夜深人寂的时候了。不一会儿，什么也听不见了，也感觉不到，又睡过去。

第二次醒来，发现只我一个人躺在暖炕上。炕窗的玻璃乌黑，一角反射着灯光，乌黑处不时有火星向上飘升着、爆炸着。见到红木立柜，才想起这是白天我经过的账房。红木立柜的周围，站着一圈店伙，把灯光全遮住了。他们那一圈儿当中，发着许多算盘珠迅速相碰的声音，那个肚子圆鼓鼓的老头儿，一声一声朗诵着：“三百二十吊。”“六十三吊五百——钱——”最后是全体同声所喊的数目。这是我以后每晚都能听

见的。那个账房先生常常口咬着毛笔杆，两手翻弄账簿，是那么熟练、迅速，只要掀起每一簿的半个角，那些纸页就自动地闪落着。若是他也拨弄算盘珠的时候，就把笔杆夹在手指间，可是一点也不妨碍他那熟练的手法，那手在算盘珠上的舞动是非常活跃而敏捷的。现在我就站在炕上，跷脚望他。他不久就看见我了："连哥儿起来啦！好好地玩，等会子你爸爸就回来了。"他仿佛是对算盘说。因为和白天数钞票时一样，说话不看我。那时，店伙们全回头向我望了一眼，他们那困倦的脸色在向我望时全苏醒了，等到账房先生咳嗽一声，每人就又正身，准备拨弄算盘珠子了。本来一腿站着一腿弯曲着休息的，也挺起腰来。穿肥大长衫的年轻店伙，也在他们之间排列着。他向我偷偷笑着，仿佛他见我醒了非常高兴，而且等待了好久似的。

不一会儿我听见炕窗的玻璃那边有人轻轻弹指敲着，走过去伏在窗台上向外看，原来是那个年轻店伙什么时候跑到窗外来了。隐约看见他向我招手，我摇摇头。只见他蹲下去，向发光的茶炉里添炭，初时我见到的火星，就是从这茶炉的烟囱上飞腾起来的。他故意把硬木炭摔得很响，不单是要摔碎它，主要的是让屋里听见他是在院子里照料茶炉，并且抽着烟，用纸烟火隔着玻璃触我的手，第一次我迅速地避开了，后来才大胆地向那火光摸。我看见他指着窗台的左边，仿佛要我拿给他什么，我发现那里放着一纸袋咖啡糖、橘片糖、长生果，袋后还有两个新鲜的苹果。我完全忘记玻璃外的人了，就坐下来，数点着糖，并按颜色分成若干份儿，摆在我两腿中间。袋底又找出那张纸烟盒里的小画片。我把挑选出来的装在左边口袋里，另一些装在右边口袋里。左口袋是我自己的，右口袋的留给琴琴吃。起初决定两个人一齐吃，我只玩弄着苹果，心想吃一块自己口袋里的咖啡糖吧！又决定不动橘片糖。摸着装我的糖的口袋，不及琴琴那袋糖饱满，而且又一块咖啡糖也没有，就把琴琴那份糖分出一份装在左首口袋里。至于苹果，我当晚确实没有吃。

第二天每当我的手摸弄口袋里的糖，就想起琴琴来。不久，我自己的那份糖全吃光了，就动手吃琴琴那份。先决定留着咖啡糖绝对不吃，

渐渐改变主意，只吃纸色不美的。只剩四块的时候，真的保存起来，一连几天没有舍得动。我已经离开母亲好久了，可是一次也没想。白天父亲偶尔携领着我到街上去，在店铺的时候，就到后院玩弄小三点，用绳子拴着它拉空的茶箱子，有时也坐在门市的靠椅上看街上来往的行人。几乎天天傍晚看见那个背梯的矮小汉子走过去，照例提着长嘴壶。有一天他在门口阻住我，两手拧着我的腮，大声叫：“咱们是乡亲不是？”我就用脚踢他的长嘴壶。父亲说：“老姜不是欢喜你嘛！和你玩儿，你也不知道！”“那他拧得人家怪痛的。”他就高声笑着：“咱们是乡亲哪！”临走提起油壶依旧用力拧我一下，我要追着踢他的油壶，给父亲唤住。后来我每次碰到他，他永远只问一句话：“咱们是乡亲不是？”不回答，截拦着不让通过。每次我也照例走过去就回头看他：“老姜，老姜，老老姜。”再跑掉。

第二次遇见琴琴，差不多我已经忘记她了，也忘记口袋里还留的四块咖啡糖。我正在院心牵着小三点拉车，听见她喊我，也没有惊呼，只欢叫着：“来呀！”她站在账房后门口，不走过来。

“进来呀！”

“你不去看老毛子[注]吗？”

“在哪里？”

她不说话，向院后的高空指了指，就要返身跑回去。她的脸红润有辉，乌黑的眼睛注视我的时候，看不出是欢喜什么，仿佛我身上有某种奇怪可忌的东西。我高叫着：“回来，等等我，一块儿去。”不在于看老毛子，只想和她在一块儿，永远在一块儿不分开。连忙把空茶箱的绳子解开，想牵出小三点去。小三点也似乎知道是带它出游，撒着欢，向我前胸跳扑。本来睡着的洛布达立刻抖抖身子向琴琴走去，并且在她脚前趴着，仿佛不胜慵懒。不知道怎样，我在琴琴眼前，才看见洛布达，几天来，一直仿佛没有见到它似的。

“快点呀——你牵着小三点做什么？”

“牵着它游街。”

“放下它！”琴琴是那么使我吃惊，把拴小三点的绳，从我手中拉脱，而且向后一丢，拉着我的手向外跑。我满心不愉快，但两腿却跟随她跑出去，而且一点也没落后。

从门市东壁的车门洞进去，是一个广大的院落。那里杂居着高丽人、满族人、耍手艺的、跑山的老客，他们的妻女现在都倚身门口，三三五五议论着什么。眼睛都向朝北开门（那门口正对车门外街道）的洋草顶房子瞭望。洋草顶房子的玻璃窗上、门口，站着一些胆大的妇女和孩子，也全背身朝里面探望。有一个穿着标致学生装的男孩子，正向妇女们腿股间挤，显然是要窜入她们的前面去，可是他连着换了三个地方，总是挤进半个身子就给排斥出来。

“金锁儿！”琴琴喊他，“来，从这边——到前院去。”金锁儿就跳着跑来。

“那么些老毛子，都像猴子似的……”他喘吁着，两只眼睛闪着兴奋之极的火光，额间鼻子有密密的汗点。琴琴没有停脚，跑得更迅速了。我本来是羡慕他那一套标致的学生装，尤其是那顶漆皮鸭嘴帽，两只打着军用绑腿的小腿肚和他那双聪明的眼睛，这之间就和琴琴分手了，可是一听见他说得那么兴奋，立刻感染了我，一边跑着一边问他：“在哪里呢？在哪里呢？”又把他丢弃在身后了。从洋草房子的西车门洞，跑进琴琴所说的实际是后院的前院。那里也有着几扇窗，相同的给妇女们遮蔽了，只望见她们的后背。到底我们挤进去了。琴琴自己用头支住大人们的肘膀，又回颈用手拉着金锁儿，我自己是另辟路径。

我的眼前清楚地现出一个有山羊眼睛的俄国孩子来，他正对着门口望。他的头发是金黄色的，脸蛋儿原是白净的，现在看出是几天没洗脸

了，手里擎着中国的麦面馒头，只吃了一半，显然现在是忘记它了。他周围的男人、女人的眼睛全是琥珀色或是蓝色的。有的铺着毛毯，有的开启皮箱子，向外抛弃各式各色衣物。浓重的牛乳和牛肉的混合腥气，从他们身上和那些衣物间散发出来。靠近面对门口望的那个黄发孩子的，是个身量极高大的汉子，黄呢军服，又破又旧的马靴，后脑挂着军帽，帽舌向空掀着。他跪着一只腿，仰着脸，口对瓶嘴喝什么。

“他喝的是格瓦斯[注]吧！”

“是凉水。”

我望着在我肩上的妇女们的嘴唇和眼睛，想多知道一些，可是她们只说这两句，而且说时也彼此不看，仿佛眼睛离开那俄国军官一刹那，就是莫大损失。

俄国军官把酒瓶子递给两膀壮健的中年妇人，用手背擦擦嘴，我看见一滴白色浆液挂在他的嘴上，有人说他喝的是酸牛奶。他一声不响盘膝坐下来，向门口严肃地望了一下，从那碧蓝的眼神上，可以看出他对我们围观者怀着不安和愤怒。他又望一下邻近的军官，那军官还挂着失去指挥刀的皮带，军服上有两排烙着花纹的美丽铜扣。一手拿着大烟斗，一手脱高鞠靴子，嘴角因为那笨重靴子极难脱而歪斜着。他的嘴唇隐蔽在两绺浓厚卷翘的胡子间，那卷翘胡子像两只蝴蝶翅膀似的。他的脸色憔悴而不欢。只要他掷下烟斗，空出手来就很容易地脱掉它了，可是他不这样，仿佛一定要一个手脱下去。军帽鸭嘴舌向上掀着的军官，把他靴子上落下的泥土，用手向外扫扫。看见那靴子的泥土继续落，就住手望着它，突然用手把他的靴子推开去，我身后有人哧哧笑了。因为他的伙伴吃惊地望他，仿佛还不明白他推它的意义，而且那只靴子已经脱下来，脚趾在破烂的包脚布里裸露着像红虫子一样蠕动。

“巴厥木[注]！巴厥木！”那个眼光愤恨的高个军官，给笑声激怒，突然站起来。我觉得身后一空虚，也就拔脚飞跑到丈把以外，又转身站

住。在我跑的时候，听见身旁金锁高叫着："老毛子，都拉克(注)！都拉克！"

一个东北女人由于这恐怖的刺激，大声笑起来，一边说："这些猢狲，打败仗了，还这样凶，这是中国地界了，不是在你们本国，他妈的，还不让人看，非赶走你们不可。"虽然说得这样凶，可是她脸上却兴奋而快活："小宝！回来——吃饭去啦！"等到看见小宝向玻璃窗上投石头就喊道："你是做什么呀！牛种！没有馒头周济他们，还要欺负……打败了仗的难民，欺负什么？"

金锁儿也在捡石头，琴琴老远说："你做什么？放下它！"

"放不放？"她又问。

终于琴琴走过去，从他手里挖出石片来，丢得很远。金锁儿哭起来，并且弯腰做着寻找石子打琴琴的姿势。

"看我不告诉妈去！"琴琴愤愤地疾走开去。临到车门口又站住向我招手："连儿！咱们走，叫他在这闹吧！"

"再去看看嘛！"我站在那里不动。

"那么你看吧！"她的手一甩，仿佛摈弃我似的。

我立刻追过去，连声喊着："琴姐，琴姐！"

我是多么想再看着那群有琥珀色或蓝色眼睛的老毛子呀！可是怕单独地留下来，只有舍弃了自己的欲望，怏怏不欢地离开前院。

四

前面天井，这时候有两个手持步枪的高等警察，在烈日下驱逐着俯脸在窗上探望的人们。

“有什么好看的呀！”年轻的巡长，手持藤鞭在人们头上做着欲敲的姿势说：“去！去！”他的面容憔悴，眼睛可炯炯有光，左右环顾着，非常自得而高傲。我听见琴琴喊我，可是没有寻声望她，因为巡长那时用藤鞭指着一个老太婆说：“去——赶开她。”他是命令那个提枪的警察。巡长自己站在洋草房子的门口。从前围聚在门口的妇女和孩子，现在都站在五尺外观望，可见他是多么的可畏了。

洋草房子的屋檐下，也只有那个老太婆独自一个逗留着，仿佛还不知道她背后的人全走开了。她身穿蓝市布[注]肥褂，腰比背还粗阔，显得两腿又矮又细，面对窗，并用手遮着眼睛向里探望。那个高等警察缓慢地走过去，显然是个平常不愿管闲事的人，用睡沉沉的语调说：“好了，好了……老太太！看看就好了。”

可是那个老太婆一点也没注意。那个又年轻又憔悴又骄傲又能干的高等警巡长，手握着藤鞭的柄走过去。步调急促有力，眼睛直望着老太婆的脊背，仿佛担心不等他走到，她就及时退开，因而失去敲她的机会；但是走到跟前，见她仍然遮额探望，就顿然站住，而迟疑他是不是该敲她一下。

“真是罪过呀！啧啧！赶出国来了……”她说话时向巡长望了一眼，又恢复原来的样子并喃喃道，“饿了多少天了？吃的那样……啧啧！狼吞虎咽的！”

巡长在她身旁站了一会儿，就大声说：“老太太……你要不要找人给你抬个凳子来呀！”

老太婆这才发现只有她一个人，而且别的邻居全站在太阳光下笑她，就顿然畏缩地退开。

我也笑着，并时时向巡长望，仿佛希望他能看见我在笑她。别的妇女也和我一样时时望着巡长，有一个还扬声问她说：“巡长给你找凳子，怎么不看了呀！”那就是在前院喊小宝的娘们儿。她也巴望巡长能看她一眼，可是巡长一直用眼睛送着老太婆，露出高贵人对无可奈何的人观望的表情，而且他自己也觉着他在众目相视下那种观望神气，是多么优美呢！只见他的脸一扬，突然严肃起来，人们全回身望去。两个持枪高等警察，用手推着我们：“向后！向后！”

我们向后退着，一寸一寸地退着。看见临街的大车门口，停住了一辆两匹俄罗斯马的篷车。一个戴白手套的英俊军官，向车门口走进来。全副武装，指挥刀鞘几乎扫地，每走一步，那闪光的指挥刀尾就和马刺相触，啷啷有声。我立刻认出了他，他就是给我纸烟盒里的卡片画的那个人。他身后跟随着两个护兵，空手，腰间插着匣枪，并挂着子弹盒。两人是雄赳赳的，只是比军官矮一点。

“怎么样？商会预备的馒头够不够？”

“里边刚开始发呢！”高等警巡长并脚站在那里，行过军礼之后说。

“你就带了两个人来吗？”军官说，“这哪成？你们还得检查一遍，一粒子弹也不能留！”

他说话的时候，并不停步，一直走进洋房子的向街的门口。

我想告诉琴琴说“我认识他”，及至回头不见，才知道琴琴早已经离开我了。

当我一个人退出来，经过右首那排朝西的洋草房子，向临街大车门走去的时候，我望见第一座有板壁院子的漆木门里，站着金锁儿，低头玩弄着手指头，眼睫毛挂着泪滴。我浓烈的兴致立刻给这印象所毁灭。琴琴站在房门口，她望见我也不作声，尽是用手指挖刻板门。天井当中

还有一个箱式的四轮车。

“去！不要到我们这儿来！”琴琴小声说。

我在院心站住，怯怯地望着她。

“你那是对谁使性子呀！”我听见窗户里说，“等一会儿我再敲你！”

“人家找你，没找到……”我低声说，不是怕她母亲听见，而是悲哀得提不高声音。我立在那儿，默望一会儿，就往回走，很想回家哭一通，琴琴对我是这样凶狠。金锁儿在我走过的时候，用挂泪滴的眼睛望着我，一点表情也没有。

我走出门口，刚想跑回家去（现在大院落那些三三五五的人群，再也引不起我的兴趣了），就听见琴琴叫着：“连儿！我们赶车玩呀！”听到她那欢快悦耳的声音，我没有跑，缓步走回去，可是感觉到自己的嘴要想露出笑来。一见面，我们真的愉快地笑了，动手整理起箱式的四轮车。但金锁儿不向我们望，尽自赌气，可是听见车轮响，又偷偷瞅，向他招手，他又摇头。

“我们没有牲口哇！”琴琴说。

“我把小三点牵来吧！”

“不要小三点，牵洛布达吧！”

我得到命令，立刻飞跑回来。四轮篷车还停在车门洞口，我侧着肩从马颈下拱过，听见车夫说：“我的天，别叫马踢了你呀！少财东。”我可一点也没怕。

门市的两排靠墙上坐着许多商人，他们兴奋地谈着退却到县城的“富党”。韩四叔也叠膝坐在那儿，一眼看见我，就用握着两只木蛋的

手抓我："向哪跑？回来四叔称一称！好几天没见了，看看长了多少？来！"

起初我用手摆脱他，因为一只胳臂给他抓住了，我说："琴琴等着我呢！"

"你知道你妈给你拾了一个小妹妹！"他向膝前拖我。

我用口咬他，实在是作势吓他。他叫起来："连儿……"我就抽身跑开，还听他叫："你向哪儿跑，非赔我手指头不可！"

一直跑到厨房，找着小三点，又得找绳子。怕小三点跑开，更得拉着它额间那长长的卷毛。本来它向我摇头摆尾，并兴奋地用前爪挠它自己的鼻梁，仿佛驱赶狗蝇似的，可是我一拖它，它反而逆性地呻吟起来，朝后用力坐着不肯走，尾巴贴地旋扫着，炉角的灰尘全飘扬起来。

"连儿，你那是做什么呀！拴它做什么？"厨师傅老白走过来。他抱着柴，前额皱纹很多，头上还盘有牛尾似的小辫子："你放手，我给你拴！"

"拴结实一点。"

"连儿，明天告诉你爸爸，叫你爸爸买个铁链，就说白师傅说的……"

"嗐！快一点吧！"

"做什么那样急呢——喏！好好牵着它。"

在院心我又截住了洛布达。当一条绳子牵着两条狗，走进账房里，正巧碰见父亲从前门走进来。若是平常日子，父亲遇到我恶作剧的时候，总是皱着眉，老远站在那儿望我，而且眼光还仿佛对我的恶作剧可

喜似的。可是今天不同，他的脸色严肃，眼睛发着愤怒的光，立刻举起楸木手杖，那瞬间我斜了斜肩膀，仿佛肩只一斜就能避开头上的手杖。其实他没有打下来，到现在我还想到斜肩而不挪动脚的躲避，是多么愚昧！

“你那是做什么呀！”父亲突然温和起来，叹口气说，“去照照镜子，看看你的脸，什么样子！”

我在斜肩躲手杖时，就丢开了绳子，现在只得向账房里间的卧室走去，我并没有害怕父亲的责罚，只想：琴琴在那等着我呢！我怎么也得设法溜脱。若不，她是不是从此以后不理我了。

那时候，账房先生进来了，向父亲望着，仿佛等待他叮嘱什么。那浑浊的眼睛，在窥伺父亲的神色中，显着不安和拘束。

父亲望着他脚上穿的什么鞋，不向上看，只望一眼，又叹息一声，坐在靠椅上，仰着脸，合上眼，仿佛思索怎样开口说第一句话。我偷偷瞅着他，试想溜出去。我必定要告诉琴琴，所以没有牵出小三点来的原因，哪怕只说一句话再跑回来呢！我是多么着急离开这里呀！尽管我是怎样鼓励自己——溜出去呀！趁着他闭眼的工夫！可是腿不听使唤，站在那里不敢动。

“谁？”父亲突然说。我当时的脸一定吓白了，当我发现账房先生回头向前门望的时候，才知道不是说我。我已经移到红木柜的前面，很可能俯着身子，借红木柜的遮挡，悄悄溜出去，现在我不得不退回原来的卧室门口了。掀帘进来的是王程远，那个衣袖肥大的年轻店伙，他嗫嗫嚅嚅的，很怕给赶出去那样惶窘地说：“县里请客，打发人来……在门市等呢！”

只见父亲又斜眼望了一下账房先生的布鞋，这次俯脸向地下注视着，不说一句话。账房先生一直等待吩咐地望着他，但在父亲听王程远

说话时，两眼就移视父亲的马褂了。王程远说完话向我伸伸舌头，可以看出他没有受到驱逐而自庆的神气。

“签个知字好啦！”许久，父亲说。又望着王程远走出去，那眉毛紧蹙。账房先生立刻知道了父亲的意思，轻轻去带上帘外的单扇玻璃门。父亲第三次望了一下他的布鞋，仿佛遇见不愉快的东西那样，只一看就掉头又仰脸闭上眼睛。

“这个月咱们柜上，收进了多少卢布？”到底父亲开口了，并不望账房先生。

“我查查账看……”

“不用查账，你说个大概数目就中。”父亲仍闭着眼，手指在椅扶柄上轻轻叩着。

“流水账在这里，财东可以看……

“嗐！我不是要看账！看账做什么？”父亲的身子端正起来，显然谈话已上轨道了。他望着账房先生说，“我要知道我们通共收进多少卢布？放出去多少金票[注]，现存多少官帖[注]？”

“这不是吗！我在财东手下两年多，财东知道，我是不会说什么话的，可是心是……”他说话时，望着父亲的马褂。

“嗐，你怎么这样愚呢！我还没有说到你呢！我问咱们是通共收入多少卢布？你知道俄罗斯富党打败了，队伍都撤退到咱们这县里来，给杨团长缴了械！你知道卢布已经瞎了，变成废纸了？”

“这我怎么不知道！”账房先生的神色现在舒展了，并抬眼望着父亲。

“那么咱们这个月收进多少呢？”

“我得查查账！”

父亲又皱起眉来，并望了一眼他的布鞋，不说话，眼睛仿佛说：“随你去吧！”但一会儿又抬头说：“不用查账！你连个大概数目也说不出来吗？”

“我怎么能说……都一笔笔记在账上……”他的手还在寻找红木柜上的账簿。

“我说不用查了！听见吗？明天关起板来，再清算吧！我问你，你知道卢布三天前没有行市了吗？”

“知道是知道……”

“知道怎么还收呢！”

“财东不是从船厂打电报来……”

“那是七财东那笔，我也说斟酌情形啊！你怎么的，一点脑力也不会用。人家哪个买卖铺不在这半个月向外放？你的耳朵一点闲事不管？你知道我们是败在家贼手里！败在七财东手里！他把全县的卢布都收来兑给咱们，你怎么也不问问？昨天有电话说是高丽独立党已经在白旗屯子活动了！俄国富党又已经退到中国边界了，你还收进一批卢布！呵！你说什么？你说嘛！”

“没有什么说的，财东！”

“怎么有话不说哪？你说你的！”

“没有什么说的……财东！我是说，电报说七财东……”

“嗐！”父亲完全是吃了一口苦药那样皱着眉，“好了，明天关起板来，歇业清算。听见没有？”

“听见了。”又等待一会儿，望见父亲掉头望他了，就慢慢退出去，但又转回身来。那时，他完全镇静地说：“那么财东给我算账好了……”

父亲不明白这话的意义，望着他，他却不响了，尽是望着父亲的马褂。

“你知道我们亏空多少？不得赶紧清理账目嘛！”

“我跟财东这两年，虽说没有给财东赚多少吧！我可是拿出一片赤心来，我……”

“好了——连儿，你又要上哪去？好好睡觉去，外边有高丽独立党，你要是叫他们看到，就给砍头了，去！”父亲的后几句话是附着我耳边说的，并且把我半推半拉地拖进账房里间的卧室。把那腹部鼓鼓的账房先生遗留在外间，而且从他身边走过的时候，父亲的表情和走过一把椅子前那样，看也不看。

---

1. 老毛子，东北人对俄罗斯人的称呼。——编者注
2. 格瓦斯，盛行于俄罗斯等国含低度酒精的饮料，用面包干发酵酿制而成。——编者注
3. 巴厥木，俄语音译，意为“走开”。——编者注
4. 都拉克，俄语音译，意为“坏蛋”。——编者注
5. 蓝市布，指蓝粗布。——编者注
6. 金票，旧时东北各地对日本入侵时在当地发行或流通的各种日本纸币的统称。——编者注
7. 官帖，清末东北三省官银钱号局所发行的钱钞的统称。——编者注

第三章
高声大嗓的古班大叔

一

当父亲和账房先生对话的时候，我还望见洛布达站在门外的走道上，向我望着。它的两眼发着闪烁的光，仿佛等着我的呼唤才敢进来，向前竖着两耳，颈上还带着我拴它的草绳。当时我是多么懊恼哇！极想把自己的衣裳完全撕碎才舒服。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激恼，却不敢在脸上表示出来。

父亲一点也没有注意我。这时扼着我的右臂，来帮我迈门槛。我就用力摇摆着肩头，推开他的手，并不是表示自己能跨，而是特意违背他的心愿，仿佛这样就气平一些。实在以前我还有偷偷溜走的机会，但是这一点儿智慧，那时的年龄就没有胆力实行。觉着父亲依然没有注意我的违抗，就更激恼了。

父亲先跨进寝室的门，又转过厚而阔的背去，俯着浑圆肩膀来抱我。同时他的眼睛向我身后又望了一下，这种眼色和以前望账房先生脚底的布鞋时一样，露着愤怒和不屑的神气。我被父亲抱起来，因为我的注意力完全移到账房先生那儿去。只见他的眼睛望着地，站在那儿不动。虽然日常他在父亲跟前把我当小椅子看的神气，使我愤愤不平，可是现在这些积怒全一扫而光了，我觉着他是那样害怕而且恭敬我的父亲，立刻对父亲也畏惧起来。可是不管怎样畏惧，我总是觉着懊恼，时时有那种要撕碎身上的衣裳的心情。我想：小琴和金锁一定是站在门口等我呢！又想：若是早一步离开后院子，那么就不会碰见父亲了，而且

碰见父亲若不让他看见我背后那两条狗，也不会注意到我。这样一想，就更激恼，尤其是望见账房门口的洛布达，舔舔嘴唇，仿佛它也感觉出来是没有什么希望走出去了，这更使我心烦。

寝室的壁镜正对门口，悬挂在红木立柜的上方，我就是从那镜面上，望见洛布达走开去的。父亲抱着我经过镜前的那瞬间，我也望见自己的不愉快的面容，瘪着嘴，显出要哭的神态。等父亲把我放在暖炕上，我依旧用手背搓着眼睛，实在我很困倦，要想睡觉了，但这时却想着适才在壁镜上反映出来的自己的面影，是那么滑稽，不觉笑了。父亲迷惑地注视了我一下，就给我脱鞋。我因为父亲的注视又不愉快起来。心想，父亲一点也不体贴我，不爱我，只是把我当一件小家具似的摆弄，以后我再不跟着父亲玩儿，并且也不再吃他买给我的东西。虽然这样想，但是父亲扼起我另一条腿解鞋带儿的时候，我没有敢抵拒。

“你在那儿说什么？”父亲停止了给我解鞋带儿的动作，但仍扼住我的脚，他的脸向寝室门口问。门口在悬灯的光辉下发着白色，只见一个戴瓜皮帽的头颅影子渐移到里层门壁上，有山羊须的账房先生在门口出现了。

“我没有说什么，我想请财东给我结账。”说话时，他望着自己的手背，并从袖口上捻着线头儿向地下抛。

我望见父亲预备停下的神态，似乎再要听听他会说什么而驱赶他似的。账房先生站在那儿等待一会子，仿佛不能不知道他的话在父亲脸上有什么反应，才抬抬眼睛，立刻又望着他的手背说：“本来我早就想回海南家……我跟着财东在关外混了半辈子了，这几年身子也不挺脱了，再说家里的第三个也快娶媳子了，头几天，还有信来催我回去。”

“好啦！好啦！你自己算算柜上还该给你多少，你拿去好啦！”父亲向他挥手，表示“不要再说什么了”。

但账房先生还是站在门口不动。我的脚尖抵着父亲的马褂纽扣，实在觉得有点酸疼，可是不敢抽回来，若不是父亲表示不要再听他说什么了，说不定我的脚还在父亲手里悬空地抬着。现在父亲给我脱了鞋，我终于蜷起两腿，可以坐卧自如了。父亲开始给我铺睡褥，这是他第一次注意我的安眠，来亲手给我脱衣、脱裤。我完全听凭父亲的摆布，只偷偷观望着账房先生的失神无主的脸子，等到我在县立小学读“呆然”两个字时，我就立刻会想到账房先生这时的神色来。

“你糊涂哇！知道吗？”父亲给我盖上被，说时望着我的肩头，并且把被子拉上给我掩盖，但我知道这是对账房先生说的，又对我小声说：“好好地睡觉！”之后，就搓着两手，又仿佛做完一件极辛苦的工作那样抖抖身子，在藤椅上坐下：“知道不知道？我说你糊涂哇！”父亲在这时又唤年轻的店伙拿水烟袋和火纸捻。账房先生仍然站在门口，望着他自己的手背和袖口。

“你进来！我问你，人家给咱们上了一个大当，你知道不知道——点着嘛！（这是向王程远说的，因为他拿来的火纸捻没有燃）——咱们这一回要破产了！你知道吗？在海参崴十几年的‘心血’都白白在这个小县城抛散了！你知道吗？咱们不得不关门歇业，把和人家的来往账目清算一次。我说你几句，你就觉着委屈了！是吗？”父亲的脸色已经是陌生的，又苍白又平静，他吹着火纸捻，手指微微抖着，“再没有比你糊涂的了！”吐出一口浓的烟说，“你是跟我过了二十来年，你还记得吧！在海参崴咱们才开赌场的那年，总共‘抬’出去不到五千卢布！你吵着要替手，怎么样？输塌了，我不过笑笑！因为咱们都年轻力壮。可是如今，你自己也知道说，不挺脱了……”

我起初还能清清楚楚听见父亲的话，末后，我望着他的脸越来越糊涂，有一层烟雾在父亲脸上飘展着，逐渐连话声也越来越远，仿佛是我朝井口里呼喊，所听见的回音一样的含糊，到底睡着了。

当我第一次醒来，我隐约听见父亲说：“我不去就是不去，告诉来

人说我不在家好了！”实际说话的声音很高，我在酣梦刚醒，听来隐约而已。我用两肘支着身子，仰起脸，把拳头搁在下颏下，就清清楚楚望见炕下的父亲了。仿佛有人刚从寝室走出去，父亲沉默着，前额埋在手掌下面，坐在近门的茶几旁边；而账房先生一手擎着眼镜，一手用手绢擦着眼泪和鼻子，向外走。

“不要难过！咱们在屯坡儿还有荒山和草甸子呢！若是从心里要回海南，那么等到年底。”父亲说第一句的时候，账房先生就站下来，父亲的音调极平静，而且眼光很温善，说话时望着他那埋在手绢里的脸。

“难过倒不难过……想想跟着财东这些年，从来没有走错脚步，这回……觉着，就是连哥儿我都对不起，还有什么脸在人家跟前说话……”他喃喃着说，“财东往年运旺的时候我不走，那有败产的时候就往外扯腿的呢！”

这时候，王程远又进来了，出现那瞬间他的眼光惶恐不安，望着自己的鞋子说：“他不见财东不走，说是县里的客人都到齐了，非等财东去，否则不能入席呢！”

“好了，我这就去！”父亲站起来，抖了抖山东绸的夏日长衫。王程远的脸上露着仿佛顿然卸去很重的负担那样轻快的神情，走到壁镜旁的衣架上去摘帽子，用嘴吹吹，捧在父亲的身旁。我以为父亲不会看见的，因为他正向账房先生说：“那么早点儿关板儿，听说这两天不大稳定，高丽独立党要起事！”岂知道他这样说着，眼睛也不望王程远，就把草帽接过去了。王程远脚步移到父亲背后，向我掷来一块东西，我的手伸出被外，寻到一看，是片烤得可口脆的馒头干儿。又望王程远的工夫，只见他站在父亲面前说：“内东家叫我抱回连哥儿去！”

“你说明天我带回去好了。”父亲走出去，脊背向着王程远。

账房先生独自留下来，然而只用红润的眼睛环顾一周，也随后赶出

去了，仿佛记起什么事情来，去追父亲询问。

现在只留下我独自一个儿。斜窥壁镜，只见红木立柜的侧影，那侧影映着灯光，闪闪有辉；正面是门口上方的魏体“端方”两字的匾额；还有一部分茶几和藤椅的影子，却没有我的面影。我开始恐怖起来，因为突然记起崔婆曾经讲过的掌故，说是死人的鬼魂不知自己是死了，回到家去照镜子而不见自己的形影，才知道自己是鬼了。而且寝室的房间，突然觉着又大又空，除了灯光下偶尔飞过一只苍蝇，一切都是寂静的。又听见后窗的屋檐底下，夜蚊成群的嗡鸣，越发感觉自己是给遗弃在另一个世界似的。完全忘记我手里还握着一片馒头干儿，想着若是母亲在身边，一定问我为什么睡梦中又醒来，或是做了什么梦？或是被子盖得太厚了？而现在，谁也不管我，把我一个人遗弃在炕上……想着想着，就不由得小声哭泣起来，这时没有了恐怖感觉，只是怨屈得很，而且泪的本身又带给我一种甜蜜感，越哭心里越舒坦，一会儿，就又睡着了。

第二次醒来，发现我是睡在父亲的环抱的臂上，我听见说话的声音，又低又机密，就顿然吃惊，直起身子来，仿佛猎狗在森林中突然听见草丛的抖动而竖直两耳一样。

“你别吵呵！抱住我的脖子——赖忠恕，把流水账交给王程远。”父亲的声音非常小，“若是一有变动，大家最要紧的是镇静。谁也别把消息传出去，实际还离城很远呢！杨团长已经派出三连人去截了。王程远跟我走吧！”我望见赖忠恕——就是那个账房先生——脸色很紧张，父亲说话时，他还和王程远低语，灯光已经暗淡，不是没有煤油，而是灯芯捻小了。所有的人全是暗影绰绰，而且满地都是碎纸，红木立柜开着，可以清楚地望见里边的板格和方的印章盒、笔筒以及信笺。我完全被这紧张的气息所感染，而且知道是独立党要来了，实际我也不知道独立党来做什么，只觉得害怕；而且独立党和红胡子在我脑子里是同一意义的，不过我只分出独立党是高丽人，红胡子是中国人而已。

父亲提着一个纸灯笼，那上面有红纸剪的大字，刚出门口，就听见

远远一排枪声。

二

在这里把我的父亲介绍一下：

父亲的名字叫姜青山，是出生在山东胶州半岛附近的一个属于莱州府管辖的名叫廉家的大村庄。传说十一世代以前，这一家族从四川迁来，最初住在昌邑县境，后来又分出一支，才移到这个村庄繁衍起来。在昌邑县的姜氏家族出现了一个武将统领，大约是道光年间吧！武将带领着一部分族人去任上——张家口，于是昌邑县的姜氏家族首先有了向关外繁衍的族人。而廉家庄的姜氏家族的人们，一直是过着除草拔麦的庄稼日子。到父亲这一代，已经是二百多人的大家族，而且每户只有三五亩小麦地的贫苦农家了。

父亲的青年时代，是豪放不羁的。不服从这统治了十一世代的命运，不去摸锄柄，而且又坐不住私塾的板凳，因为读四书是整天直坐在中国式的板凳上，没有出屋散散步的机会的。所以常常逃学，常常躲入秫秸垛的洞里给祖父持着木棍赶出来。末后，父亲终于随心所愿了，挑着担子去莱阳贩水果。这时父亲有了自己的收入，也有了自己的癖好，那就是：女人、纸牌和白酒。不久，父亲渡海去旅顺，两年过去了，回来的父亲是结实而且高大了，带回来两串铜钱，当夜就给祖父用木棍敲了一顿，不是因为赚的钱太少，也不是因为出外时给祖父留下了一笔赌债，而是因为他出远门儿，却不向祖父说一声，就那么独自做主地不辞而走了；就是母亲——并不是我的生身母，这里所说的母亲是父亲的原配——事前也不知道他一点儿音信。于是父亲第二天鸡叫又失踪了。这次是去海参崴。

最初是赌场的场主，三年过后，在海参崴一条繁华的街道上开设百

货商店，而且领有黄色执照，依照俄国西伯利亚政府的法规，是一个二等商人，有资格出席法庭做陪审官的绅士了。同时，加入袁世凯的海外保皇党的政治集团，可以想见父亲不再是以前的姜青山了。

当我的生身母亲说到第一次见到父亲的时候，父亲的手中就握着一根雕刻着花纹的乌木手杖，而且走路非常文雅而轻健，体态壮伟，剪发，戴着大的狐狸皮帽子，紫色绸面的猞猁皮的长袍和对襟的黑呢子马褂。那时父亲是四十二岁的中年人了，自然祖父已经死去，而他带回家来一笔可观的财物，还到母亲的村庄去暗看她，因为父亲是想另娶一位太太的。

到我年长而母亲也是中年人的时候，常常提这次偶遇，说是谁又能知道到外庄去走回亲戚的机会，就决定了自己终身命运呢？那时，母亲是十八岁的少女。

母亲的闺女时代是个要伴中最愉快的人物，而且又自负又能干。从来不见微笑，但笑起来的声音是明朗悦耳的。讲究穿戴和衣服的款式及色彩，尤其是绣鞋，必定做木底而且鞋口得带一丛海蓝色的丝缨穗。等到妹妹年龄大了，母亲常借着打扮她的机会说：“年轻时候，为什么不要美呢！要穿绿穿蓝，等年纪大了要穿也不配啦！”可是母亲不喜欢大红色，而且最后一次我离开她的时候，也并不见她摈弃了年轻时代所欢喜的色彩，她还是穿着绿色且有蓝色花纹的纯丝的长袖旗袍。但是母亲的少妇时代是忧郁的，常常沉思，即使剪着衣服也会不知不觉用鼻子低声吟咏着故乡的小调，不知道是怀恋闺女时代的女友，还是怀恋遥远的渤海南岸的温馨生活。总之，母亲在我幼年的记忆中，没有后来那种又恢复了的闺女时代的笑声。因为当母亲穿戴着凤冠霞帔走下新娘所乘的八人轿那天，突然发现了父亲的骗局，就是说新郎原来是她曾经看见过的一个年老富翁，而且家里还有一个原配妻子，于是气愤，苦痛，而且突然病倒。以后，母亲就失去了明朗的笑声，直到伴随父亲到海外的海参崴和现在居住的东北荒僻县城，母亲总是无言无息的像我第一章里所

描述的那样幽静，除了浇浇窗外的花，到红旗河洗洗衣服，一向是深居简出，即使父亲宾朋的家庭有宴会，也拒而不赴，仿佛对父亲有着深深的怨恨，因而牵连到对父亲的宾朋也嫉视了。但是母亲却从来不在父亲面前表示她的忧郁，说话总是柔顺而且愉快，虽然我常听见父亲说："你总像是不大喜欢似的！"以及用猜摸的眼光窥她。"还不是一样？有什么欢喜不欢喜呢！"母亲往往这样回答。

现在父亲是一个黑须翁了，潇洒的风度里潜着严肃，有时这严肃神色扩大掩盖了他豪爽的性格。每遇到父亲那两道锐利的眼光，我就觉着可怕，即使哇哇哭着，望着他的眼睛也立刻会逐渐地低下来，让眼泪任意在腮颊上流滴，哭声只变作嘶喘了。父亲的体态依然壮健，有着城市的富主所有的丰腴的脂肪；同时父亲也养成了一种不露锋芒的含蓄力，就是偶尔碰见店伙们在厨房里偷着煮鸡聚饮，也总是微笑着走开，虽然嘴里或许会说一句："味道怪香哪！"但心里实在是说："妈的！年底非把这领头的小子开发了不解(注)！"可是这又往往是难碰见的，因为父亲很少留在店里，夜间偶尔想到各处看一看，但人们一听见手杖触地声就丝迹不露了。所以商店的人对父亲是敬畏的，这种敬畏又不同于一般，内里含有亲爱的性质。商店的主要营业是茶叶和人参，此外兼着汇兑。所以父亲的交游很广，更因为是商会的会办的关系，日常是没有空闲的时间居家的。

除了城市里还另有一所房产，在屯落共有两处窝棚，一处是坐落离城九十里远的俄罗斯边境附近的白顶子山；一处是二十里外的骆驼河子。前一地，完全是荒山僻野，只招留从父亲家乡来关外谋生的乡亲开垦，由店里供给垦荒开支，无非是借以安置穷苦无告的乡亲。实在，当时父亲从来没想到日后的暮年生活，会依靠这两宗田地的收入。骆驼河子是草原，只要看看名字，就知道河流是多么蜿蜒，现在有高丽农户在那里耕种，经管人是一个名叫古班的满族人。

还记得冬初时候，古班带领着一长串垛满洋草的四轮农车到城里

来，他自己在最前边骑着一匹俄罗斯种的高马，用马棒大声敲车门，其实他本可以从车门旁的便门走进院里来的。那时，暖炕上就会有火狐狸皮，地下则满是冻硬的野雉、狍子以及过年吃的山味。所以我对古班的印象特别深，假若古班现在还健在的话，我祝他永远活跃，永远是在草原气息里过活，而且我也相信他依旧是骑马打围，依旧是用吵架那样的高声说话。就是胡须白了，我相信他依旧是爱把手指插在嘴里打呼哨（这是我幼年非常羡慕他的一种优美的口技，常常自恨不慧，而背地苦痛过），而且一闭眼，我就想到他穿着俄国式短外套，敞胸露出哥萨克的衬衫，并结着红丝腰带。

父亲每次见了他，总是闪露出稀有的豪爽和愉快，一回对杯就是二两白酒，并且笑声也爽亮了，完全现出另外一种人的神态，仿佛是老年绅士遇见年轻时代同一军伍的伙伴那样，一反平日的庄重而严厉的风度。

总之，父亲是我敬爱的人。少年时，每次站在一个标致的妇人面前，我觉得自己丑陋而且笨拙的时候，就会想起父亲的风度，又羡慕，又自惭，而且深知自己不为人所喜，于是潜心攻读，想日后能在社会上立脚，只有在学业上下功夫，以致常常是孤独无伴的，独个儿去红旗河游泳，独个儿在学校运动场上徘徊。

三

父亲听见一排枪声，就停住脚步，仿佛犹疑是不是退返参庄。那时，我还望见父亲的商店门口有一道灯光。灯光中间有黑色的人影，至于其他门市全关闭了。街道上只有两行黑的屋檐行列的阴影。所以看不见门口的人脸，正因为街灯的阴暗，那门口的灯光反映下的人影格外清楚，我回头望着父亲的脸色，只见父亲仰着脸，并说：“王程远，你看见枪火的光吗？”

“没有！”

“我仿佛看见几道枪光，一闪工夫，就找不到方向了！你看看南天上，是不是像有烟气？”

“在哪儿？”王程远在父亲身后问。

“看不见就算了！喏！把灯笼给你——还是我拿着吧！”

我也向天空望着，看见星星稀淡，拥着一轮洁白的月亮，怪不得街道有两道屋檐阴影的行列，原来月亮这样明朗，若是街道两旁没有那两行煤油路灯，我想地下的光色更清楚，一望定是几十丈远。城市上空，且有稀烟缕缕，分不清楚是夜霭，还是云丝，还是人家的炊烟。路过警察岗位，只听说：“会办怎么现在才回去！独立党已经到沙河子了！”因为他望见灯笼上的红字，所以没有喊口令，这是王程远走过岗位时向父亲说的。

警察岗位的附近是分作两条斜街的路口，白天是杂市，最多的是高丽妇女卖酱油、卖鸡蛋的，她们是从屯落跟随谷车或柴车来，当晚还得赶回乡下去，所以面色急匆，而购买的人又全是商家厨师、酒馆堂倌之流，只是午间来采买，所以讨价还价都是三言两语就成交的，因之极嘈杂，只要站在父亲参庄的门口，就老远望见这里的繁闹光景了。附近又全是些回族人开的饭馆、牛肉馆，因为从岗位右首那条短街走出去，就是柴草市，所以乡下来的人，无论是旗族、高丽人，全在这里用餐，即使夜间一直到半夜一点钟，食客依然是出入频繁的。但是现在那条街道极暗，而且寂静无息，只有几家饮食馆门外的炉灶，发着红润的火辉，偶尔爆裂出几点火星，声音也是低微的，使人越发感到一种难受的寂静。足证这些饮食店刚刚关门不久，而且正在炉火熊熊的当儿停灶的。

走过警岗那瞬间，我望见炉火的光辉，想到冬季在母亲的暖炕上，熄灯后所望见的煤炉，也是在四壁上闪着红艳的火辉，和这里一样。而

且煤渣爆着火星，在后窗的玻璃上闪耀着，因为煤炉的烟囱是由后窗上头伸出去的。又想：跟着父亲，是多么受苦，多么无趣，连觉都睡不好！街上的风，虽在夏日还是冷！又觉得父亲对我一点也不慈爱，把我的衣裳胡乱穿上，非常不舒适，还有一个铜纽扣压在我的胸口上，坚硬作痛。父亲的手扼住他的左臂，以致我的身子几乎是俯在他的肩头上，不易回转，而且几次想从他颏下抽回手来，给父亲的“把住我的肩哪！别睡呀！听见没有？”的叮嘱截住了。

父亲几次回脸，仿佛看看王程远是不是还在身后跟随着，极似防他半途溜脱了似的。现在想来，那时父亲的内心也是半虚半惧的。到了胡同口，父亲才开口说话：“我们出来的时候，几点钟了？”口气间，呈示着一种“现在可算是到家了！我真担心呢！”的味儿。

王程远背向着父亲用拳敲门，同时招呼着：“开开门哪！”“喂！开开门哪！”一会儿王程远转过脸来望父亲，他那眼神似乎说：“一点儿声音也没有呢！”

“你高点儿声喊！”父亲说。并摇着我的肩头说：“连儿！连儿！别睡呀！”那时我已俯在父亲肩膀上，睡意很浓了。我想动一动腿，表示我其实还醒着，但是腿重，不受我使唤，只是嘴里喃喃地答应着：“没睡！”父亲和王程远问答的声音，在深夜的胡同里是极清楚的，好久，我还听见父亲说：“再高点儿声喊！”胡同两旁的邻家院子里，狗吠声极狂。我不知道父亲为什么老是摇动我，不让我睡熟，心里很不舒服，而且必得答应，听不见我的应声，父亲是不停地摇动我。这时，我很想哭一通，但找不到因由，后来就气愤地说：“人家没睡，没睡，没睡呀！”眼泪开始滚下来，而且要哭了，那时就听见便门打开来，崔婆的声音说：“怎么才回来？我们当是独立党进街了，在敲门呢！”又说，第一声呼唤，她们就听见了，院子里的人都没睡，可是韩四婶不许谁做出一点儿响声，更不准走到车门前去向外探望。她说得很急促，脸色惶惶不安，而且迅捷地关上便门门闩，不是由于恐怖，而是要赶上父亲，接

着说她的话。同时，把我从父亲肩上抱过去，明明看见我醒着，却一句话也没对我说，又仿佛她根本没有注意到我。听见院子中心，有许多低声的问询，其间有一种我所耳熟的声音问：“连儿呢？”我从崔婆肩上突然回过身来，望见月辉下的人中果然有我的母亲，就抑制不住地哭了，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难过，仿佛跟随父亲在外边住了半个多月，受了许多折磨和虐待似的。崔婆一直到现在才对我说：“连哥儿在外边想你娘吗？”我没有余情回答她，摆脱开她的手，向母亲扑去，只见母亲臂上抱着一个襁褓中的婴孩，俯下脸来亲吻我的腮颊。“看见娘了，还哭什么？”母亲说话的时候，向我笑着，并用手抚摸着我的额发，仿佛看看我的脸色是不是有些改变似地端详着，说话的声音又似乎感受到我的悲哀而心痛，但仍露着笑的颜色。“你的手绢呢！放在哪里了？”我没有应声，因为眼睛的泪水，障碍住我的视线，我用手背揩着，而且嘴里不自主地发着哽咽的声音，仿佛喉腔有某种东西哽塞着。我的另一手紧紧抓住母亲的裤腿儿。那时父亲和邻居谈话声很杂乱，我独听清楚母亲吟鼻作哄婴孩睡眠的声音，同时用手轻轻拍抚着什么，极像我从前所感受到的。

“快用手绢擦擦脸，你把妹妹惊醒了！”母亲又说。

“太太，你不赶快进屋收拾东西，知道外边儿紧得什么样了，还有闲情哄孩子！”父亲在另一端呼唤，他的手里还拿着灯笼。

当时我想，即使母亲在大火燃烧到四围的当儿，也绝不会抛弃了我。虽然我还不知道战争是什么，只知道独立党或红胡子[注]是惯会“杀人放火”的。感到母亲的心没有给紧张的气氛吸引去，还是在我这一边，就越发觉得母亲爱我的情深，越发觉得安慰，原来在初见母亲时，我仿佛觉得母亲离开我好久，或许会把我忘记。这时也越发觉得父亲的疏远。

母亲的左腿开始移动时，还防我猝不及备而跌倒，预先动弹着，并

小声说："进屋去！爸爸生气了。""把手拿开，看着道儿！"因为她现在又给怀抱里的婴孩占住两手了，没法照顾我。我的哽咽也平息下来，崔婆望见母亲单独地离开院子中心，也随后赶来，并弯腰来抱我，我用肩抵抗着。因为我想，你既然很久不理我，还是站在父亲那一伙人里吧！更避开眼睛，尽可能不望她，我是宁愿牵着母亲的裤腿儿走回屋里的。又想，现在我若是还是伏在父亲肩头时的那种瞌睡状态，我也宁肯舍弃入眠的浓兴，而跟母亲走，不给任何人抱着。

客室里点着灯，仿佛父亲没有进院落里来的时候，这里曾聚集着一些邻居谈天，听见有人敲便门才跑到院心去的。因为茶几还摆在睡榻当中，上边儿有三只茶杯，一只的杯盖儿搁在杯旁，从那不盖盖儿的杯口中飘着的热气上看，足证新泡不一会儿，而且靠背椅都移动了位置，还有一个红绿三角布拼合的西瓜式女孩儿睡帽，遗落在椅子脚上。母亲走进来的工夫，父亲已先在，他手里还挑着灯笼，及至母亲说，他才如梦方醒似地展启有须的嘴唇微笑了，说是："我还忘记吹熄了！"话没说完，只见韩四叔走进来了，拖着鞋，没穿袜子，没扎裤脚口，穿着黑缎子长衫，仅结了腋下的纽扣，开着领口，显然是刚从床上起身不久。他一进门就问："怎么样了？离城还远吧！"

"你刚起来呀！四爷！"父亲的脸上骤然洋溢起光辉，仿佛口渴的旅人遇见甘泉那样欢呼着，"你们女当家的，打算今晚把我关在门外，让我冻一夜呀！"并把银质烟盒巧妙地在韩四叔胸前展开，意思是请他拿支烟卷儿抽。又说："我想今晚上安稳地睡一觉吧！就是来到城边儿，天亮以前也不会打进来。"说这话时，父亲的脸色又正常了。

王程远一直是站在父亲背后的，现在走到韩四叔跟前点火，把烧去三分之一的火柴又移到父亲面前。因为父亲还没把烟放入口里，他在抽烟前有一种习惯，就是把烟卷儿在那扁盒上顿一顿，王程远的注意完全集中在火柴上，到底在将尽的那瞬间，给父亲点着烟了。我也坦然地松了一口气。等到回身发现母亲已经不在我身边，而且临走又没有召唤

我，就觉着心里怨屈。起初，还镇静地喊了两声“妈”，末后一边向母亲卧室里走，一边就哭了。过堂很暗，又加门口相对的灯光极强，反而看不清路，几乎跌跤，哭声受到这脚步一失的挫折更响，也更自然而流畅了。

“你哭什么？”母亲用眼光阻住我，我站在卧室门口没敢迈入。母亲又说：“怎么越大越爱哭了！”实在母亲并没生气，不过倒箱翻箧，心绪正在烦乱的当儿自然激恼，且含蓄在心里已经很久，一遇不如意的事就发泄出来。而我也并不是像母亲所说“越大越爱哭了”，实际上，这次重见母亲，分出父母两人究竟是谁爱我深切，不愿再有一刻一秒的时间离开母亲了；而且时时有一种怕母亲躲避开去的恐慌和警惕——和前次一样的使我不知不觉离开她的恐惧和警惕。

“进来！上床睡觉去，我看你那样子是困了。”

我已停止啜泣，但依然用肩膀抵着门框，不响，也不进去。泪水流滴在颊上，已经微痒而且感到肌肉有点儿痛，有点儿紧缩。还听见客室里韩四婶的声音说：“你不回去帮着收拾东西，老是黏在这儿不动了，谁家有连扣都不结好，就串门子的。”很想过去看看梅姐，可是仍旧靠在门上没有动。最后崔婆来抱我，我的感觉已经麻痹，困极思睡了。

---

1. 意思是到年底的时候，非要把这领头的小子辞退了不可。——编者注
2. 红胡子，指俄国士兵。“胡子”是土匪的别称。——编者注

第四章
跟着父亲读书

一

那天早晨醒得特别早，因为父亲和母亲没有熄灯，谈话的声音惊动了我，实在他们已经攀谈了一夜，口气间仿佛不堪困倦而又有满心心事谈吐不完似的。窗外现着破明的灰白气色，给玻璃上的反射的灯光一渲染，觉得屋里格外阴暗。又见父亲的暖炕上，烟气飘散着，仿佛往日客室有许多聚谈的长辈人，抽着烟卷儿所造成的浓烈的烟气。

我是睡在对面的暖炕上，就是伏窗能望见东院墙，以及院墙和夹道之间的独株丁香树的那面暖炕。所以伏着身子，只能望见母亲松散在枕上的黑发和露在被外的内衫肩部。父亲给屋中心的煤炉遮住，望不清楚，只听见父亲说："什么都是命定的，我这一辈子也算是出了力，出了心血，单看连儿长大成人再说了。世上没有不散的财，无论多大家当总有破落的一天；再说咱们还有两处窝棚，若是连儿长大成人能是个成家立业的主儿，光开发这两处窝棚，也足够他一生过活的了；若不是个过日子的主儿呢，就是有几百万家财，还不是一样地挥霍光了。"

母亲始终不说一句话。这时鸡叫第三遍，后屋有种响声，是崔婆起身入厨房了。不一会儿王程远来说："独立党已经逃回边境去了。"又说："柜上已经不开门了，停业结账呢！"

从这以后，父亲白天不常出去了。但是日子一久，我就想着街市的繁闹，想着洛布达和小三点，以及小琴、金锁儿，常常巴望父亲能携领

着我出去玩儿。可是父亲一直是不出院子，偶尔出街，也总说："我不一会儿就回来，你跟去干什么？在家和你妹妹玩儿吧！"若是不肯留在家，父亲就退回来，表示自己也不去了，露着不欢的脸色，就是投到他身边，他也会用手把我推开去，但我越是给推开，越是要攀上他的两膝坐着，等到母亲说话才懊丧着脸，白白望着父亲走出去。母亲就会招呼我到她跟前去看妹妹。妹妹是一个红脸的婴孩，趋前就有股乳腥气，我只觉得她的小手指和小脚趾很有趣，实在是并没有什么兴趣的，不过看见母亲是那么喜欢她，自己也就爱摸她光滑细致的小脸，爱抵触她的腮颊，爱把手指伸到她口里让她咬。母亲是只许我看看，不许用手和她接触的，一遇我这样的动作，就睁大吃惊而且含怒的眼睛阻止我。我也不以为母亲是偏爱她，因为我知道，母亲的欢喜她，也正如欢喜我一样；而且我每次望着母亲看妹妹时那两道眼光，就也受了感染，仿佛母亲在她小小的脸上看见了什么愉快的表情，而我从母亲的眼光里也感觉到了，等我看妹妹在襁褓中的小脸时，就远不如从母亲眼光中所得到的欢欣的深切。但究竟母亲是在她脸上看到了什么，我也不清楚，只是觉得母亲眼光愉快而幸福，我也就切身感到愉快而幸福，并用这愉快而幸福的眼光去看她而已。

不管怎样，不能够跟随父亲到街上去，是长久摆脱不开的烦闷。尤其是我独个儿站在院子里，就越发觉得院子里的一切东西，都是那么平淡无奇，而且使人厌烦，时时想走出车门旁的便门，但望着那个门口又害怕。自从我知晓从便门可以进街，我就常常望着它出神。有时凑巧，望见父亲从那便门走进来了，就从炕上跳下去，急急去迎接他，往往又忘记走到便门口去探望探望了，因为父亲回来总带着一纸袋糖果。其间我最爱的是火柴盒一样大小包装的彩色糖豆儿，据说那是白俄将军刘不林斯基新开的糖果店的精制品。而且我不是爱吃那种糖，而是喜欢盒里的一种轻铁质的模型，有时是一座带风铃和十字架的教堂，有时是公路汽车。每盒抽出来的都不同，而且这些小巧玲珑的玩物，每盒又只有一个。我已经收存了七个物体不同的模型了。

有一天，父亲给我带回来一本《三字经》。这年的秋天，我就开始跟着父亲读书。父亲白天大半都在客室里下棋，点灯以后，才招呼我过去，不说："连儿到这儿来。"而说："连儿！把书本拿来！"现在想起来，仿佛这声音还是回绕在耳边。不管我和崔婆玩儿得多高兴，一听见这声音，就得立刻走到客室去。父亲坐在壁案前，面窗，背着煤炉，我就面门，坐在睡榻上。灯前立着一个乌木雕刻的帆船，当中竖有桅杆，最上是月牙形的象牙质船帆，借它来遮蔽射目的灯光。父亲每读一个字，必定让我随着念，虽然我还得用手指按字一个个点着，但眼睛是时常望着父亲的有须的嘴唇，所以父亲这时一句日常的话是："看着字儿呀！望我做什么！"实际上，就是望着字，也是不注意，只在聚神地记忆发音的连续。等到会背两页那么多了，若是单提出孤立的一行，还是一字也不识，但是若提醒我开首的那个字音，我又能连着读下去。有时母亲在旁边听见某一个字，譬如说"远"吧，就问："哪一个字是远哪？"父亲就舍弃了我，把母亲问的字指点给她，并且讲解不是面软了的软，是远近的远，我也就问："哪一个是远哪？"父亲的手擎得高，而且不注意我的询问，我就拉他的袖子，再不注意，就爬到案上去。心里很恼母亲来打扰，可是认字的欲望却蓬勃起来。等父亲望见我，发怒追问时，我就说："我也不念了！你教妈妈去读吧！"

"你看看你自己爬到那上面来了。"

"反正我也不念了。"就又退回睡榻上去。

"真真这孩子……"母亲一遇到既找不出理由说我，又觉着我是赌气，就会这样说，并且向我笑着，"念吧！我不插嘴了。"

父亲一直是望着我不作声，等用眼睛逼出我的笑，才说："你还以为我愿意教你呀！过来，望着字！"现在想来，父亲真的不纯粹是存心教育儿女，因为事业上遭了挫折，无非是借着我的夜课来疏散忧郁而已。

每次夜课完毕，就是说背熟所认识的新字，母亲就拿来亲手做的夜点给我吃。有时是油炸的水饺，有时是煎的荷包蛋。几时背熟字，几时才能吃，所以也有时候背熟书，夜点都冷了。而母亲从睡梦中醒来，再起身给我煎第二遍。也正因为课后的夜点，牵引去我对新字的关注，而久久读不熟。总是读着读着，就想今天入睡前吃什么，而且注意母亲寝室里的煤炉声音，是不是有煎炒的响声，或有勺子触锅的动静。那么我就猜：是绿豆粥还是煎蛋？一边向门外望着，又盼望母亲寝室的门能透露出一点儿动静，又盼望崔婆能从客室门口经过，那瞬间她一定是望望我的，那么我可以用眉眼询问她，若迟迟不见她的影子，就会不由得向父亲问：“爸爸！今晚上吃什么？”

“快念吧！背不熟什么也不能吃！”

父亲说话，眼睛也不离开《三国演义》，但我的一举一动，就是在他无声无息读《三国演义》时，都逃不开他的监视。时时还向壁钟注视一下，只要我不瞌睡，父亲从来不催促我的。仿佛他之所以看《三国演义》，无非是为了伴着我，等待我背书，因为每次我背书时，父亲就放下《三国演义》，听着我的背诵，背诵完结，父亲就慵懒地伸伸腰，把书案清理一下，携着我的手走到北间就寝。当我背书的时候，仿佛没有一次是我打断他的阅读，又似乎是正巧他完整地看到某一章某一节的结局。

二

一天，我卧在炕上还没有起来，就听见母亲说：“下霜了。”我本来是贪恋早睡的，听说下霜，越觉得被窝儿温暖、甜蜜、舒服，越不想起身了。又望见母亲穿了长袖的丝棉袍，从门口进来的时候，脸给风吹得微红，并带进来一种严寒的气息。母亲催我起身的时候，必先给我在暖炕上烘暖衣服。在她伸臂去取衣裳的那瞬间，袖口触过我的耳边，我觉

着冰凉，遍身一阵寒噤，就大声喊着，不让母亲的衣袖再触到我。

“大惊小怪什么！你又该把妹妹惊醒了！快点儿起来，你看看太阳，是什么时候了！你爸爸等会子不进来掀你被窝儿才怪！”

我就哼吟着，磨延起身的时间。母亲把炉盖儿打开，炉火极旺，在窗户透射进来的阳光中，从炉口发着袅袅的波图形的烟影，而这烟影若不是在阳光中，是极不易见的。窗子的六面方格，也清清楚楚反映在屋当中的地上，以致暖炉的兴旺火焰，失去了红烈的光辉。我望着母亲提了我的衣裳，周转着烤，每温热一部分，我就减少了一部分——睡温暖被窝儿的时间，心里就更不舒服。另外，又得观望母亲的神气，是不是还能有推延的余地。

母亲每挪移衣裳的温过的那部分，就用手揉一揉，仿佛在暖火上洗一洗似的，使温热的气息得以润散，我仿佛第一次注意到母亲的健美的姿容，母亲的脸色恢复了白润，而且细致有光。眼睛明朗，正像母亲偶尔发出的嘹亮的笑声一样。我那时想，所有的孩子，只有我的母亲是和一般母亲不同的，觉得又愉快又骄傲。但一注意到所烤的衣裳只剩一只袖子了，就又不舒服起来。心想母亲既然这样爱我，屋里又有这样好的阳光、煤炉，而且又是降霜的早晨，为什么强逼着我舍却卧暖被窝儿的最大的幸福呢……现在，只剩袖口了……

“连儿他娘，灯笼花都冻坏了。”崔婆在窗外说，“啧啧！都萎缩得像过倒了日子的财主似的！”

“你真会说话！”母亲端庄地说，“受了霜还有不枯的，挪进屋里就得了呀！什么财不财主的！”

母亲是有许多忌讳的，并且信佛，每月初一十五都吃斋。我望着母亲的脸色，巴望着崔婆能引开她对那烘衣服的注意，这样，我就可以多耽搁一会儿起身了。母亲也确乎挪移了视线，她望着西窗外的崔婆的影

子。但是一手依然是提着衣领，另一只手摸弄着袖口。

“你那是端什么呀！我说灯笼和海棠。鸡爪[注]不放在那儿，挪进屋里干什么，原来是摆在霜底下才有香气嘛！”母亲说完，就突然转过身来，“起来！那么大小了，还三遍两遍地叫！”

我蹙着眉，坐起来。现在又怨恨起崔婆来，若不是母亲对她生气，我想，就是烘暖了衣服，也可以多耽搁一会儿的。

母亲给我穿衣服，把我的胳臂一拉，仿佛对崔婆的愤怒转移到我的胳臂上，而且也不给我结扣，就离开我了，并且说：“自己结上纽扣，到你爸爸那儿喝粥去！”

在母亲不愉快的时候，父亲照例不声不响的。我以为父亲已经到街上去了，岂知父亲真的坐在客室里喝粥呢！并小声和我说：“快进来，粥都凉了！”

客室的两个玻璃窗的窗台上，现在全摆满花盆。初看起来，满屋绿辉，壁上的阳光，也仿佛绿澄澄的，再加南窗没有阳光，那反射出的浓密的绿色枝丛的影子，更觉着是身在郊野一样的畅快。但屋里的气息是寒冷的，其实暖炉的火焰发着嗡鸣，不过花盆上的霜气生寒而已。

我刚爬上椅子，就听见母亲大声说：“谁叫你搬到客室里！热气烘烘的，那些冻了一夜的娇种，不该枯也枯了！”

“真是！这又值得生气的！你当是咱们还能在这住多久，过年春暖冰化的时候就搬了，还要那些花做什么？也不能再有闲心弄它们！”父亲说。

“要搬，你们搬好了！我的花，侍奉几年的了，可不能轻易丢了。”

“不能丢就不丢了！不能丢的东西多呢！不是要丢还得丢吗？这么

好的房子都要换主儿了！到时候，你还能自己留下来念经吗？”

“你当是不留下来怎么的！我早想好了，就是孩子……若是上学堂了，我还不进尼庵哪！还在你们姜家门儿上过一辈子不成！”

我正面对着西窗，望见母亲说话时，一手摘着花枝上的枯叶，而且用力地向脚下一片一片抛着，仿佛连那些枯叶都可气愤似的。但母亲的脸色，却由于这段话的发泄，稍微有点儿缓和了。

“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没有人管你！”父亲说。

“我不用谁来管！”母亲又气愤起来。

“连儿，让你妈修行去，咱们两个人就搬到青岛。在那儿盖两间房子一住，你上学，我在海边儿给你钓鱼，放学回来，咱们把鱼一煎，愿意吃带汤的，就一炖，呵……好不好？”

我望见父亲的眼睛，不像以前那么锐利射人了，而是和善的、平静的，就说：“不好！”因为我知道这个时候说“不好”，父亲也不会责罚我。果然父亲爽亮地笑了，并大声说：“不好哇！呵……不好哇……”

我就更加得意，连声说：“不好！不好！我要妈！不要你！”

这时，母亲走进来说：“怎么不好？你爸爸喜欢你，跟着他又有鱼又有肉，又有苹果又有糖！跟着我，做什么？”说着话，就走到窗台去挪花盆，并向崔婆说：“先把这些靠炉子近的搬到后屋去！”神气是根本没有注意我的话，也没有因为父亲的欢笑而气平。父亲那时是一直审视着母亲的眼神，仿佛是等待她回脸一望似的。我也随着父亲向母亲望。

“后屋不冷？冬天还得挪吧！”崔婆说。口吻低柔，正像每次受了母亲的抢白而有的那种低柔。

“冬天再用稻草扎一扎！”母亲同样地低声说，并且搬着一盆月季向门口走，路过父亲背后，仿佛路过煤炉一样，路过煤炉和路过我面前一样。

“妈！”我把筷子移到嘴唇角上，注神地叫了一声。

“做什么？”母亲站下来。

不知道那时究竟是一种什么心理，眼泪突然跳出我的睫毛。

“又要哭，又要哭！妈和你说着玩儿，你也不知道。妈怎么会舍得丢了你！妈亲你，好好喝稀粥。”

眼泪已经流入我的嘴里，我用手背擦着眼睛，而且另一手也放下了筷子。

“你管什么？你就不用管！”父亲说，“有能耐你就让他哭，那才叫人佩服呢！”

但母亲一句话也没说，就把我抱起来，对崔婆道：“先把食桌上的这盆搬过去，等会子我来摆布！”用手给我擦着眼泪，“听见没有？我说你放在那儿就好了，等会我来摆布，先搬食桌上这盆！”

“听见了！我这收拾木头板子……”

母亲抱着我，走到北间去：“哭什么？妈说着玩儿，等你长大了才离开你呀！”接着叹息一声，把我放到暖炕上。

三

冬天，我们就搬到父亲的商店去住。在那儿住了一年，只要我闭上

眼睛，就想起不管白天夜晚从来没开启过的前门市，那种黑暗的气色，以及从门板缝儿射入这黑暗屋子里的阳光，一条线，一条线的。可以隐约地看清楚柜台和长条靠椅，还有货架上装茶的瓷坛，另一壁摆人参的玻璃橱，全是铺着秋霜一样的尘土，而且原来遮盖这些家什的红布，都躺在柜子上、地板上，没有人去管。因为父亲一直不到这所黑暗的前门市里来的，只有我和小琴，避着父亲到这儿来和泥做土铜钱玩儿。

我们每人有一块和泥的板子，像艺术家的调色板一样，在这上面调和着泥块。另外用两个有方孔的清朝制钱做模型，把预备好的圆形泥球夹在制钱当中，轻轻一压，泥球自然扁了，然后用线周圈一锯，并且把方孔通穿，那么一个土制钱就制造成了，然后排在那一条条阳光当中去晒干。在这时候，我和小琴是各不作声的，只专心致志地注意着自己的手艺。然而听见母亲在院心呼唤我的声音，我们就会停下来。那时，小琴望着我，我望着小琴，互不作声，把注意力全集中到听觉上。若是我这时稍微挪动一下座位，小琴就会用眼睛制止我。我们都是坐在地板上的，把调泥板摆在两腿当中。我清楚地记得小琴那时常有的故作惊疑的俏皮的眼光，而且那眼光在又幽暗又有一条条阳光展布着的阴影里，给人的印象格外别致、有趣。

听不见母亲的召唤了，小琴就会伸伸舌头，之后继续我们的手工。

“你做多少了？”她悄悄地问。

我就向她伸出手指作数目。

“你呢？”

她也用手指回答我。

我们胆又小，心又虚，甚至于小三点跑来，我们都不敢留它，作势把它驱逐开去才安心。因为它的项铃老是玎玲玎玲地响，我们最怕这秘

密工场给母亲借着铃声发现出来。知道我们这秘密工场的，只有崔婆一个人。遇到母亲找我有什么紧要事儿的时候，崔婆就偷偷来通知我，说是：“你娘给你裁衣裳呢！”或是：“快吃晚饭了，明天再玩儿吧！小琴。”她说话的声音也总是低微的，而且若是我不听话，她就会向小琴劝告：“明天再玩儿吧！你娘也找你呢！你不听话，连儿就还要玩儿，可是等会子他又得受责备。”

不管我怎么不愉快，小琴还是毫无留恋地走了。临走常常用距离很远的眼光望我，而且那么望着，站许久，才说：“明天我放学就来！在门口等着我！”说完，就跳着跑开去，像一头小山羊那样活泼。

她九岁了，只比我大两岁，但我一切是顺从她的，仿佛她比我知道的事情多，而且羡慕她，但崔婆比我更是见多识广的了，我倒不觉得她聪明。

实在崔婆对我很宠爱，有时仿佛比我的母亲还亲近，尤其是母亲责罚我的时候，崔婆总是维护着我，把我掩在她的身后，用她的身子遮挡母亲的视线。但我对崔婆是不如对母亲那样亲，看见母亲不喜欢我的眼色，就悲哀、难过，看见崔婆不愉快的脸色就生气，而且只一瞬间的不平，就又玩我所玩儿的了。原因是崔婆的脾气善良，就是一时对我恼，过一会儿就忘了，而母亲的个性强，只要我有一点儿过错，就叮嘱我：“记住哇！连上一回，这是两回了。”若是积蓄到五六回过错，那么就做一次总的责罚。这是和在韩四叔那个院子时，最显著的不同了，已经是受责罚的年龄了。

就是父亲给我上夜课，也预备了罚跪的香，但自从设置了跪香，我却一次也没有受罚。

在和韩四叔同住的那个大院落时，我听见外屋的动静可以问父亲，背完书吃什么，但现在不敢问了。虽然母亲的寝室就在内室，而我读书的外间，就是从前的账房。母亲的煎炒夜点的声音，依然很清楚，依然

是我夜读当中最大的诱惑。但除了盼望崔婆能暗地告诉我母亲的夜点，我在背书以前，是没法能够知道的，而且就是问崔婆，还得注意父亲的眼神，用书本来遮挡他的视线。

四

这时候，城市给我的印象也不同了，除了白俄常常出现在街道上以外，本来是没有什么变化的，倒是因为我自己的感觉两样了。从前我所看见的种种景物全是一个轮廓，譬如四轮的农车吧！我现在不但能分辨出哪一匹马剽悍可爱，而且也注意到它们的项铃和额前配饰的红缨子花球。那是纯粹为山东移民所讲究的。至于高丽人，常常是赶着独牛驾辕的两轮车，男人用面巾裹着头，女人用毯子包着身子。最富裕的农民进城，最多不过骑着一匹矮小的纯高丽种的马，而马额的鬃毛，结着一两条红布带儿而已。从前我所见到的商店，只是繁闹的，有的玻璃橱上摆着五花十色的绸缎、布匹、狐狸皮、洋伞，有的全部开敞的门市的门口，摆着货床，陈列着机织袜子，日本的胶底黑布鞋……而现在我注意到各个商店的招牌，尤其是商店门口旁的幌子。从两串儿木板涂画的膏药上，我辨别出这家是药铺，从一只木型的丈多长的鞋标上，我也能分别出那家是鞋店。烧锅的门外，照例有一个很高的木杆，在最尖端有着曲尺型的横匾，那下面悬着镀银的大酒瓶，瓶底还飘着红布条儿。饭馆子的门前，也有高的木杆，不过那顶上只悬挂一串蒸笼型的罗圈儿幌[注]。城市里的营业中最高的标志，就是挂在日日新澡堂上空的红布灯笼，夜间就换了真的红玻璃悬灯；而且我不相信壁上的挂钟，每次夜课完毕，我都要到院子中心去仰望那盏红的悬灯，若是望不见，那么一定是过了十二点。除了这个时间的标志以外，还有礼拜堂的钟声，我那时还不知道礼拜堂是建筑在城东还是城西，但听见钟声，我就知道这是礼拜六，第二天可以和小琴玩儿一天。

冬季的日子，是这城市里的营业高潮。许多农民从四乡赶来粮食车，许多猎户从深山赶来载满各种冻肉和兽皮的雪橇。访山的用袖筒藏着人参，吃黑饭儿的人，就在皮大氅里运来烟土。

父亲在这时候，精神也焕发了，那正是古班率领粮车进城来的日子。

这年，他穿着俄国式的短外套，火狐绒的皮领翻在外边，鹿皮马裤，高筒的羊毛毡靴，手里照例拿着一根打马棒。

我正从小琴家里回来，想搬运我的珍贵私产——一铜盒香烟包里的画片。因为小琴也是搜集香烟画片的名手，而且有许多张是城市里不管哪家孩子的画片堆里所没有的珍品。我是预备和她交换一张的，那是烟台的海景图，而我若是得到这一张，全城市就只有我一个人是有全套无缺的香烟画片了。

这天，我穿着棉袍，因为是去年过年做的，所以质料是拔尖的货色——海蓝色的法古缎，现在底襟只到膝部以下，露着高丽绒的卷腿裤，脚下是土布棉鞋。当时，这扇车门对街的大院落一色是白的雪，走道都给人踏得结实而且坚滑了。走起来，必得谨慎地看着路。就听见父亲说："连儿！过来给你古大叔打千儿！"原来，父亲正陪着古班到豆子仓去。豆子仓就是曾经收留过溃退的俄国兵士和家属的那所坐北朝南茅草房，它把那大院子隔作了前后两部分。我还没有来得及辨别是谁，就给古班两手举起来："连哥儿长这么高了呀！我来看看，别动。"他高声笑着，我的脸正对着他的脸，他那双眼睛像针一样注视着我，仿佛看看我是不是变了，然后说："连哥儿！我给你带来好东西了！"就抱起我来，向父亲说："你一个人去吧！"并呵呵地大笑，仿佛摈弃了父亲，在他是一个很得意的玩笑。

"你又是闹什么鬼呀！"我望见父亲瞠惑地站在那里。

“连哥儿！咱们别管他！我给你带来两个稀罕东西——我摸摸，你的手哪！这样凉啊！”他大声叫起来，“怎么这样凉啊！”径自撇开父亲抱着我走了。

我一直望着他那沿着嘴唇的胡须，黑里带红，用手触触，梆硬，和一条条钢丝似的。

“来！试试扎脸吧！”古班在我腮上用须刺着，我不由得畅快地叫起来。脸虽然向外挣扎，但心里又巴望他再用胡须刺刺。

“你打个口哨哇！”我说。

他就把手指插到口里，尖锐的声音立刻响遍了院落。

“古把头哇！我当是老毛子呢！吓了我一跳。”崔婆开门的工夫说。不是因为他的口哨响，而是他用马棒敲门的声音，使她吃惊。

“我的马鞍子呢？”古班把我放下来，问话的口气和一呼百诺的贵人一样，并左右四顾，仿佛有许多仆人侍候着他的神气。

“搬到柴棚去了！”崔婆望着他，也身受感染似的，充满了愉快和幸福。她望他的眼睛的那种神情，仿佛他就要做出使她发笑的事情。



“来！连哥儿。”

“连儿又要做什么呀，你古大叔挺累的！不让他歇歇腿！”母亲伏在窗玻璃上说。

“来！不要听你娘的话！”

“连儿又要骑马，是不是！”

“哎！九嫂，您管克克好了，男孩子的事，您就别管，连哥儿长大了还要挂刀呢——来，连哥儿！”

我听见母亲发出的爽朗的笑声，还说：“真真您会说话！”实在母亲确是希望我将来能够带兵打仗，并不是崇拜英雄，而是欢喜那种威仪。

等到古班打开马鞍子旁边的白木箱子，我立刻欢呼起来，高声叫着：“兔子，兔子！”

母亲和崔婆也走进来，爆发着欢笑。

“我当是什么东西，您连说一声都不说。我还疑惑着，怎么这白木箱子里咕咚咕咚地响，还当是酒瓶子什么的倒了。”母亲说，“我看看哪！连儿拿开手！”

崔婆也说，她早就想这木箱子里一定有稀罕景儿了，因为她一搬箱子，就觉着两样，又轻，又有东西滚，仿佛她早就知道这是两只小兔子似的。

可是谁也没听她的话。那两只小兔子是白的，毛色光润，不停地动着两只透明的耳朵，一竖一倒，一倒一竖，仿佛时刻在侦听；眼睛鲜红，略有畏缩而疑惧的神气。箱底铺着细软的轨靰草[注]，然而它们的身子还是微微地发抖。

“妈！它们冷呢！”

“冷！”古班大声地说，“我用这件短大氅盖了一路，在雪车上差点儿没把我冻坏了！”又说，“好好养着呀！别让你们洛布达咬死——我要到外院儿去喂牲口了！”就跺跺羊毛毡靴上的雪，走出去。其实门口外就是雪的走道，不知为什么他却把靴上的雪留在屋里。

现在我是完全忘记小琴还在家等候着我呢，全副精神都集中到怎样安置这两只小小生物上来。

---

1. 鸡爪，指拐枣，果实形态似万字符“卍”。——编者注
2. 罗圈儿幌，几十年前东北开饭店门脸的标志，幌子中间是罗圈，下面是飘带，上面是三根绳拴一个环，便于早晚挂摘，用于招徕客人。——编者注
3. 轨靴草，学名乌拉草，东北三宝之一，因它是专门用来絮在轨靴里用于取暖的草，而被人们称为轨靴草。——编者注



第五章
下雪了

一

午餐的时候人很多，分作两伙儿：一伙儿是地户，坐在账房的圆桌上；一伙儿是父亲和古班。他们吃着白酒，我和母亲吃着饺子。我们全是坐在暖炕上，围着矮脚桌子。母亲照料着妹妹，时时低着头给她喂饺子馅，我趁着这工夫，就偷偷地给那两只兔子塞饺子吃。所说偷偷地就是不回脸看，依然装作吃得挺有味儿的样子，眼睛却在暗地里注意着母亲，逐渐把筷子夹的饱肚儿的饺子，挪到桌边儿上，用手接过来，背着手朝脊梁后的木箱子里放，虽然我不回脸，可觉出那两只兔子吃惊的躲避模样，及至抽回手，又听出它们嗅触食物的声音。

父亲和古班说得挺热烈，说话声音很高，脸上都现出欣喜淋漓的光辉，他们虽然是和我们坐在一伙儿，却忽略了我们的存在，仿佛只在他们两个人的世界里；而我也自有一个世界在，所以也没有听清楚父亲一句话，只是古班高朗的笑声，不时夺去我对兔子的注意。

我看着古班把整个的咸辣椒，用筷子送到嘴里，像吃鲜菜一样，既不嫌辣，又不怕咸；只见喉骨一蠕动，他的嘴里又什么也没有了。而且他自己根本不注意他是吃什么，醉心听着父亲的话。我望了母亲一眼，不是看看母亲是不是注意到古班这种吞的吃法，而是要给兔子喂饺子，母亲终于从我眼睛的光辉里，窥出这个秘密了。

“连儿那是做什么呀？”母亲低声问。

望见母亲的脸色，并没有严肃可怕的那种气氛，我就笑起来。

“你给它喂什么呀！喂饺子吗？”母亲又用眼睛告诉我，“你等着吧！客人走了再教训你！”

我望望父亲，父亲没有注意我；望望古班，古班也没注意我；又望望母亲，重新遇见母亲那两道说“你等着吧！”的眼光。我也受了感染，脸无力地低垂下来，每次预先得到受责的征兆，我的脸色就像一朵受霜的花那么枯萎，那么无生气了。

“谁家有喂它饺子的？”

我用牙咬着筷子不说话。

古班忽然注意到我那受责含怨不语的样子，就说：“九嫂又怎么的了！”他那掌面又大指纹又粗的手，擎着大酒杯，有些酒滴到膝上，他也没觉得，“哪有你管的，你有一个克克管着就成嘛！”突然放下酒杯，“过来，我给你，你要什么！”

我就把筷子放下，表示不要再吃了，也不是故意和母亲赌气，而是因为古班既然这么说，仿佛我不放下筷子，表示不吃，就辜负了他的美意似的。

“你就不要管他，越说他越装腔！”父亲用眼睛望了我一下说，那眼光仿佛不屑注视而且深深了解我的心理似的，仿佛不理我，就会自己吃了。于是我为了表示父亲说的并不对，就离开餐桌，挪到左首去，用背抵着墙。

“你等着吧！你！”母亲低声说。

“我给你打个口哨！听着呀！”古班就把手指插入嘴里，吱吱地叫啸起来。本来我不想笑的，可是望见母亲大笑的样子，也就笑起来。古班

的神气，非常骄傲而且自得似的说："来！来！九哥，干一杯，祝你百世如意——你知道，人哪！别不知足，再待十年八年，我侄子长大了！你可就享福啦！我劝你搬到屯子去住吧！盖三间红砖房子，洋铁屋顶，玻璃窗，再修个院子，种两畦花。冬天咱们哥儿俩弄个好雪车，套上俄罗斯马去打围，九哥！你就知道城市是多么乏味了！除了看看戏，有什么好玩儿的？"

"等到我把债清理完了再说。我是不想到屯子去，倒想把地卖了，回青岛去，在海边儿盖座房子一住，把连儿送到济南去读书。人总不能忘本！"

"我就是不愿听你说这些主意，青岛、北京、济南、船厂……不是生长英雄的地方。你知道咱们屯子的深山里，是出人参的呀！不要说别的，河水都有人参汁，你要听我的话，管你喝十年咱们屯子的河水，不成仙也能长命百岁。九嫂，你不用笑，我是说真话，连儿若是在那住十年，要入伍不升到团长，我把头割下来，不让你们的手沾血！"古班说话的声音，像是吵架，正像一般深山里那些血气旺的人一样，仿佛他那强壮的身体，不容他的声音低，那声音里的健康，正像是给锤子敲打的钢铁一样的壮实。

我看见他们又沉入醉心的攀谈里，来不及注意我了，就又望见母亲那余怒未息的眼光，再看看崔婆——她是刚进来不久的，那时古班正打着口哨，她俯脸笑着，抑制着笑声，仿佛不敢望古班，一望就要破声地失礼大笑那样俯着脸。她没注意我，我也没有注意她。那时，她端上一盘炸牛排，又撤下两个空盘，站在门口，却不退回厨房去，用围裙擦着手，等待着什么。眼睛尖尖的，注视着父亲的筷子，她的脸上照例发着每次宴席所有的欣喜光辉。

"下来玩儿吧！连哥儿！不吃了就下炕，坐在那儿又积食了！"现在崔婆望见我正在望她，就走到炕下，从古班的阔大背后伸过手来。说话的声音极小，显然怕惊扰父亲和古班的吃喝兴致，同时眼睛又望了下父

亲的筷子，看他是不是着筷吃牛排似的。

我就挪到崔婆跟前，让她给我穿鞋。可这时父亲的筷子触到牛排了，但眼睛望着古班说：“这个冷了就不好吃了，我们崔婆的拿手菜，尝尝怎么样？”于是崔婆的注意完全给父亲的话牵扯去了，露着担心的微笑，唯恐她的精心制品不合客人的口味似的。我用手扯她的袖口，要她给我穿鞋，鞋是有结带儿的，提在我的手里，可是她把我的手也抓住，提防我扰了她的注意。

“那里有蘸盐！”崔婆离开我向古班说。

“给人家穿鞋呀！”我抱怨地说。

崔婆又向我走来，可依然不望我，两腿是向我这边走，眼睛却望着古班和父亲。

“你不给人穿鞋，怎么的？”我这时气的不是她延迟给我穿鞋，而是我连声召唤了两遍，却得不到她一秒的注视，就叫起来。

崔婆那双乌黑的发亮的眼珠儿这才针对着我：“连哥儿别叫，鞋呢？鞋呢？”实际鞋就在我手里，她却又望着父亲了，话虽是对我说的，心实在是没有注意我。她已经站在我跟前，一手在我脚的周近摸索起来了。我把鞋递到她手里，她也不看看。我又把鞋从她手里挣出来，把古班身后的狗皮帽子放入她手里，叫她握着。我预备着纵声大笑，静静等待着她注视。

“崔婆的手艺真不坏呀！”

“什么她都会呀，赶多咱[注]让她给咱们炖条大马哈鱼吃！”父亲说。

“有什么手艺，全靠作料儿。”崔婆就幸福地微笑了，并且望望我，仿佛把幸福也分给我一点儿似的，又说，“这炸牛排是全靠火候儿，要

是火候儿不对就不这么脆了，今天柴还不干，火也侍弄得不旺……”

“你不给穿鞋了呀！”我又叫她。

“连儿你好挨打了，是不是！”母亲说，“怎么越有客人，你越吵，那么大了，自己不会穿吗！”

我又低下头来，只见崔婆那只握着狗皮帽子的大手，向炕里一挥，从我手上拿去棉鞋，她一点也不惊异手里为什么会握着个狗皮帽子，我也不作声。她给我穿棉鞋的工夫，是急促的，显然赶快把我打发走的神气，又低声说：“去找小琴玩儿吧！”

“不！”

“你看你这两只兔子……你怎么给它们饺子吃呀！你看它们光嗅着吃面皮，肉馅儿一点也不动，都抛散了！”

“它们吃什么呢？”我俯在窗口上问。

“吃豆子！快下炕吧！”崔婆又匆匆走出去，连说厨房里还有肘子和炖鸡。

我又恢复了对那两只兔子爱抚的心情，用手抓它们长大的耳朵，它们越是吃惊，越是逃避，我就越想抓，并且有一次抓着那只兔子的耳朵提起它来。

二

两只兔子显然是饿了，只要我默望着不动它们，它们的嘴就咕噜咕噜响着，并用眼睛窥伺着我，那眼睛像红宝石一样射着光，渐渐向前挪移着，去触嗅饺子的肉馅儿。我奇怪它们的嘴唇，为什么分作三瓣呢！

突然想到天井外的大院子那所谷仓里有豆子，就跳下炕来。

只见外间的高丽地户，围着餐桌谈天，眼睛全闪着情绪热烈的光辉，正像一般在酒席半途就饱餐的人一样，等待最末一瓶酒吃完，就着手吃饭了。每个人都是白的薄棉袄儿，有的套着藏青色的背心，有的套着铜色背心，衣衫褴褛，全挂着补丁。一个叫金秉湖的高丽农户，腕上还套着短的鞭子，只从这上就能知道他是赶着驾一匹牲口的两轮农车的人，袖口露着一圈儿羊毛，不是穿着皮袄，而是套着羊皮袖筒，头上裹着围巾。现在他在油布制的烟口袋上卷着纸烟，那烟口袋平铺在他的膝上，借以让手指间的烟屑不至于落在袋外。他嘴里说着高丽话，就是用舌尖润湿纸烟缝儿的时候，也不用眼睛望他的卷烟，可见他谈得是多么入神。

我从他身后走过去的时候，他迅疾转过来捉住我的手说："少财东，你的学堂的去吗？"本来我是恼着一个高丽地户捉我的手的，可是因为他那红润的笑脸和那别致的中国话，反而觉着有趣，就摇了摇头。那时候，金秉湖就转脸向他的伙伴们笑着说什么，不时地用眼睛看着我，显然是讲我，而且仿佛因为我认识他，非常骄傲而自得似的。我撤回手走了，他也不挽留。显然只是为了表示他和我很熟。

一出屋，就觉着眼亮而头晕，什么全是白的，墙头是雪，屋顶是雪，院子里也轻柔地铺满雪的绒毡子。原来我们午餐辰光，雪就又落下来了，现在空间还是稀薄的雪花儿，飘飘下坠，一点声息也没有，天空发着灰白的阴沉颜色，仿佛一时不会晴，院心没有风，而且气温也不如雪前那么严寒，仿佛由降雪而温和一点儿，正如暴雨之前有烈风，而一旦落下倾盆大雨，风就平息，只剩一片雨声了一样。

我悄悄打开门，生怕母亲听着动静发觉我不在。然而门一开，一个又白又大的东西，突然从我身旁一跳，就冲出门外去，使我大吃一惊。一看，原来是洛布达，那只强壮的俄罗斯种的狗，只见它那臃肿的身子，不住地抖擞，一会儿，背脊和身子全部露出原有的红黑相调的绒毛

来；它回脸望望我，怕我驱赶它仍旧回进门里的小天井似的，向大院子中心奔跑开去，并发着愉快的吠声，那吠声仿佛说："闷了我一天，这会子可得称心称意地玩儿玩儿了！"

临出来，我小心招呼着："姥娘！关门哪！我去拿篮子去！"没听清楚崔婆的应声，就跑出来了："洛布达！洛布达！"现在我毫无拘束地大声叫唤着，随后追去。

我突然望见洛布达摇摆着尾巴，向一个戴红绒皮帽的女孩子跑去，原来小琴在院中心一座冰岗上，打滑刺溜儿(注)，她的手牵着金锁儿的手，保持着两个胳臂连接的距离，她穿着小的外面有鼠毛的皮外套，左手提着个羊皮袖筒。金锁儿戴着水獭制的冬帽，长袍也是短得只能掩盖着膝部，两手有绿毛绳的手套。这时，小琴招呼着"洛布达！"正向我这儿看，不想一个高丽孩子从金锁儿身侧滑来，只见小琴两手朝空伸展着，险些给那高丽孩子冲倒。脸儿吓得一阵红，立定脚，就在那高丽孩子面前站住，愤怒地望着他。起初那高丽孩子是笑着，逐渐也愤怒地盯视着小琴了。

"来！来！要打架了！"金锁儿向我招手。

当那高丽孩子从金锁儿身侧滑过去的时候，我就站了下来，出神地望着小琴，担心她会给冲倒，不知怎的，我却没来得及召唤她注意。现在我跑过去，挺着胸脯，从他和小琴之间插入，并推开小琴。我那眼睛是直望着那高丽孩子的。他穿着有两条长结带的无领棉袄，肥裆的灯笼裤，全部树胶制的高丽鞋，却戴着一顶中国苦力的狗皮大帽，若不是掀在前额上，一定把他的鼻子和嘴巴都装进去了。他也用望小琴的那种眼光望我，仿佛说："看看你能把我怎么样！"

我也用眼光说："你能把我怎么样！"

我仿佛听见金锁儿拍手低声欢叫的声音，似乎庆贺他自己有有趣的

玩意儿要看了。那种低小的欢叫声在说："看哪！他们要打架了。"又仿佛听见小琴的怒吓声，从那低微而短促的声音里，可以想象到小琴是用愤恨的眼光瞪着他的。

我望着那高丽孩子。

他也同样望着我。

足有五分钟，我们相持地对立着，彼此望着对方的鼻尖。实在我并没有和他厮打的意思，不过看着小琴受欺侮，就愤恨不平而已，等到听见小琴怒吓金锁儿的短促声音，知道她在愤恨中注意着我怎样代她出气，就更加英勇了，想非着着实实打他一顿不解[注]。不是要在她眼前表示勇敢，而真从心里要代她报复。最后那高丽孩子慢慢挪开眼光，仿佛说："去你的吧！你算什么东西！"就迈开脚步走了，并且故意在我左首打着滑刺溜儿，表示他对我的蔑视。

"盖含嘎唧[注]！"我用高丽话骂了一句，只是表示我并不怕他而已，等到他用满族话回骂，而且仍旧打着滑刺溜儿，我就向他奔去，可气的不是他的回骂，而是那仍旧打滑刺溜儿的悠然态度。那时还听见小琴说："不要理他！"当那高丽孩子低着头，伸着两臂，仿佛苍鹰伸展着翅膀滑过来，我就迎上去用肩膀猛力撞过去。那瞬间，他正像小琴被冲时一样，向空摇晃着两臂，只迅疾地前俯后仰了两下，到底跌倒了，后脑在冰上发出一声响。我想他一定哭了，然而他立刻一声不作俯身跪着，向我两腿抱来，我用手抵着他肩膀，到底也给他掀倒了，两腿向空地坐下去。我听见金锁儿爆发出愉快的笑声，那时我的胯骨一阵麻木，等我站起来，那高丽孩子一边骂着一边走了，一手还抱着后脑。若不是我拉不开脚步，一定追上去，可是我的胯骨疼得像折断了一样，为了表示我并没有摔疼，装着毫无痛楚的面容，并且瞪视着那高丽孩子说："该，没把你的脑袋摔碎，你不知道厉害！"其实心里非常愤恨金锁儿，这比愤恨高丽孩子还深切。他的笑声已经刺伤了我。

小琴在我和那高丽孩子厮打时，高声叫着："妈！你看密嘉打人了！妈！"现在却用一种冷静的眼光注视着我。从那眼光里，我看出她是要从我的脸色上辨别我是否受伤了，并且有湿润的泪滴儿，在她睫毛间旋转了。

"你那样望着我做什么！我明天非找个皮鞭子揍他不解！"实在我心里是多么感激她那深切的注视呀！我同时用手摸索着后胯骨的雪屑，表示我是一点伤也没有，可是我的手一点不敢触到胯骨，只是摸索着棉袍而已。我又偷偷望着金锁儿，他的脸色绯红，眼光是那么愉快，仿佛抑制着欢喜，尽力不笑出声来那样闭着红红的嘴唇。

洛布达起初狂声吠着向密嘉周遭奔扑的，却不走近去，现在在我跟前旋转着，仿佛知道我在生气而讨我欢喜似的，摇着尾巴，时时向密嘉走去的方向低吠着。

我们都站在坚硬的冰场上不动，也不作声。雪花在我们周遭飘飘地落着。

我走的时候，望望小琴，小琴也望着我，我叫着"洛布达！洛布达！"就走回来了，忘记我是拿豆子喂那两只兔子了，只是气愤金锁儿欲笑不笑的聪明姿态。

"下晚儿来打滑刺溜儿啊！"小琴叫道。

"呵！"我没有回头，正像受了欺侮的孩子一样，虽是对喜欢的小友也不愿意见面了。

三

回到我家的板壁天井，发现棉袍的后部裂破一块，就害怕在母亲面

前出现了。这害怕的心理，比对于金锁儿的愤恨，对自己骨肉的痛楚更深切，唯恐给母亲窥破了受责罚。母亲的脾气越来越大，常常因为我作孽而沉着脸，尤其她那双男性的严肃眼光，只要我看到，不管玩儿得多高兴，多有趣，就会停下，俯脸玩弄起自己的手指头，而父亲的性情却柔和了，对我总是怀着慈祥的爱抚，正如一个中年将尽，渐入老境的人（而且事业又遭了失败）所有的退休者的心境，只想在家庭的乐趣上，享受几天幸福的岁月，在子女身上找点儿温暖，虽然有时还是叹息、忧郁，常常坐在靠椅上，用手埋着额思索什么，但一遇见我的欢叫或妹妹克克的哭声，就又得到解脱了，赶忙离开那座位。

母亲很少和父亲说话，偶尔会用温柔的眼光看他，偶尔又会独坐不语，全不把父亲放在心上，而且这时望见父亲，往往又会皱起眉来。

母亲日常是在厨房和崔婆谈天的，仿佛在那儿谈一小时，就能得到一小时的幸福和愉快。崔婆有着永远说不尽的话题。遇到热天气，就说："咱们海南家快拔麦子了，这晌午头儿上正鼓着麦粒呢！"从这里说到往日坐在打麦场忙庄稼的愉快日子，晚上围着灯笼在打麦场上做女红的纳凉情景；遇到树木落叶的时候，就说："咱们海南家这时候，正唱野台子戏了。"从这里又说到说鱼皮大鼓的李太白，自然李太白是绰号，两斤米酒就能雇他唱一段目莲僧救母，只要座上有三个人，就能说到鸡叫，通夜不睡，天亮就喝完酒，里倒歪斜(注)，背着包袱和鱼皮鼓到关帝庙前去睡觉了。每次我都听得神迷魂荡，并且生出许多美丽的幻想。那渤海南的乡村，给了我神话一样的诱惑和憧憬，虽然我还没有见过乡村，甚至现在连城外的郊野都没见识过。实不知道崔婆和母亲之所以怀恋胶东的乡村，实际上是各有一种衷肠，而且也是对她们逝去的闺女时代的向往，她们不知什么是命运——她们现在相信着命运，尤其是母亲拜佛守着斋日的戒规，常常因为崔婆用沾过猪油的铁勺子炒素菜而申斥她的不细心、不虔诚——天真无虑的日子的哀悼，正如一般中国妇女回忆她们的未订婚前的少女时代所有的甜美感。她们都觉着那时是一生中最幸福的，生命如春草放着芳香的光辉闪闪的时代。尤其是母亲，

时时有着一个黑色的影子折磨着她，那就是父亲留在海南的原房妻子，这骄傲遭受重大损伤而又不甘屈辱的灵魂，使她虽是怀恋渤海南岸的温暖气候和习惯的风土人情，但却有着仇恨似的敌视，常说：“宁肯在这荒凉的关外过到白了头发，掉了牙！宁肯把自己的尸骨埋在这荒凉的关外，和狼嚎鹿鸣的声音相共，就是回海南能修仙得道也不去！”



崔婆有时附和着母亲，从那壮健的神色里，可以看出她的坚定；但有时又劝慰母亲："说是这样说呀！到底是那块黄土上长大的人！"

母亲就说："让连儿跟着他爸爸回去吧！我呀！领着克克到尼庵上盖两间茅草房，修下一辈子吧！"说这话时，她就向我望望，若是我眼光含怨，就再逼问一句："怎么？你爸爸不是亲你吗？跟着我做什么？"直等我的眼泪跳出来，母亲才轻柔地说："不是说着玩儿吗？妈喜欢你，还不知道！"仿佛我在她说那话的当儿流泪，母亲就得到了最大的幸福和安慰。

崔婆所以和母亲有时抱着同感，自也有份儿悲哀的身世。

她是一个中年丧夫的寡妇。跟前有两个儿子，守着丈夫遗留下来的两亩半祖产。大两岁的哥哥，叫实榴；八岁的兄弟，叫桂儿。实榴雇给富户放牲口，桂儿就送到学屋去读书。虽然她生来就有一份儿贪嘴的胃口，可是在两个儿子身上，尽力俭省着吃喝，有小麦，就和邻居换两升高粱；有高粱，就和邻居换一百斤地瓜，日子虽说过得艰苦，可是有指望、有目标，那就是说盼望实榴能长大了雇长工，盼望桂儿成人了能做出一份事业，所以供桂儿读书，并不是因为他比哥哥聪明，而是她没有力量出双份束脩，若是供实榴，弟弟雇不出去；供桂儿呢，哥哥可以在家外找吃喝，另外每年还有一笔足可付束脩的八吊铜钱可拿。她选择最后一着棋，把所有的力量全消耗在桂儿身上了。自然这也受着亲族们的攻击，他们会当着崔婆的面说："像咱们这样的人家供什么书！现在你供成了，又能怎么样，既不能考秀才，又不能中举人，如今是民国了，你不想想，雇给外庄放牲口，不管怎样，一年到底不会沾到你自己家一粒粮食呀！"这些人所以攻击崔婆，不是妒忌她的桂儿上书房，不是为崔婆的身世而怜悯，而是唯恐她开口向他们借贷，预先就封闭了这座门。越是亲近，攻击得越厉害，仿佛说："她既抚养不起孩子，为什么还供他读书，咱们可不管，她横竖有办法！"

崔婆也确实不屈服，她受的攻击越厉害，就越发要使桂儿用功地读下去。然而桂儿自幼是多愁善感的，几次他流着泪声言不要入书房了，为的是使他母亲能减少一点操劳，他心底这样想，嘴里却说："师傅也不给开讲，读到诗经又能怎样！"

"你不能不读下去呀！孩子，你要争气！要给娘争脸。你师傅看着你用功，一定会给你开讲！"实在她不知道做师傅的并不比讲目莲僧救母的李太白高明一点儿。她认为坐学馆的师傅是有着渊博的学识，只要桂儿读下去，总有学成功满的一天。可是功满又能怎样呢，她可不管了，仿佛学成功满，桂儿就会有了立业治产的能力，就能置买几十亩小麦地，就能养得起骡子和马车了。她恳求桂儿不要为家累担心："你光管你的书好了，你为什么老是挂牵家里的事呢！这些都由我来管。"然而桂儿并不因为母亲的能干而松心，他仍旧在夜晚回家就寝的时候叹气，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像大人一样的袖着手叹气。崔婆如今说起来还流泪，说："再没有见过那样聪明的孩子，整天忧愁着未来。而且不愿意说话，人家说话也不听，整晚畏缩着坐在黑影里烤着火盆思索什么，而且像大人一样在火盆上洗着手。他最佩服的就是子路穿着破衣服能和有'狐裘'的人站在一块儿而'不耻'。"虽然崔婆也不知道这句话的出处，但她深深理解桂儿的心的，知道他之所以忧郁和悲观是因为家穷，因而只要站在有十亩小麦地的富农的跟前，他就退避开去。实在有十亩地的主儿，站在一个有两亩半祖产的寡妇跟前，说话的声音也太爽朗了，完全贵人一样，连他那褴褛的衣装都仿佛放着万道金光。

尤其使崔婆劳心的，就是还得用另一副笑容对待实榴。这是一个十足的农民型青年，又顽强又粗鲁，他已经是富农家的长年的扛活儿了，受不住雇主因牲口而发的脾气，受不住雇主当着他的面摆冷脸子，于是所有的激怒，从雇主得来的激怒，就全部带回家来，抛到崔婆身上了。抱怨她偏爱桂儿，把自己送给人家当牛使。抱怨母亲对待弟兄不公道。皱着眉，随时要捣毁崔婆那座暖炕似的，但一会儿，看见水缸里没有水，又一声不响挑着担子把水挑满；在这时候，崔婆是一声也不敢响

的，偷偷望着他，任凭他去干。在这点上，可以说崔婆是畏惧他的，唯恐他心不欢，每次听见他那壮健的脚步声心就跳。但实榴的工资，照常领到手就送给她，那时他的脸色是愉快的、幸福的，说话也不顶撞母亲了，可是一见到桂儿的穿戴比自己整齐，就又阴沉起来。

桂儿也是痛苦的，怜悯他的哥哥，感激他的哥哥，独自一人的时候，就想见到实榴诉诉内心的感激，甚至想握着他的手，在他脚下哭一通。可是一碰见他，反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想找机会溜走。因之，崔婆每次给他一双新鞋或长衫的时候，桂儿坚持着不穿，因为那是实榴给人起夜喂牲口，起早下庄稼地，受晒、流汗、挨骂、受气……所得的一点报酬换来的。崔婆又高兴又难过，用温善的声音恳求他穿得好一点，省得在学房给同窗讥笑；用气愤的语言说："你再不听话，妈就不管了，还不找个主儿再嫁，反正亲戚们不拿着我当人，大儿子给气受，二儿子又不听话。"到头还是母子俩流着眼泪，哭起来。结果，桂儿老老实实听凭母亲的打扮。

桂儿还没有停学，实榴娶亲了。媳妇是富户的主妇娘家的远亲，邻村金家洼老牛贩子的闺女。婚事进行中，实榴口头表示不愿意，又担心崔婆真的推脱了；因为他在金家洼的庙会上见过那个牛贩子的闺女，长得还中意。崔婆从实榴的斜睨的眼色中，窥出来自己的儿子是怎样担心她说出的话，唯恐有一点儿辞脱的口吻。实在心里苦痛，不是别的，而是她想完全把桂儿肩抬出穷苦的人群之上，再给实榴娶亲的心愿，遭受了阻碍，明知一粒谷米同时不能分给两只鸡。可是不肯使实榴失望，不是顾念儿子几年来的辛苦，也不是怕得罪了儿子，倒是因为不忍心让实榴在脸上现出不欢快的颜色来；并且她是多么苛责自己那种偏爱的心思呀！时时在心里责问自己："为什么老是替桂儿的幸福着想呢？实榴也苦得受够了！"实在她又是多怜悯实榴，多痛爱实榴。婚事就在崔婆的强为欢颜下决定了，仿佛即使实榴不愿意，她也要硬逼他成亲似的。

牛贩子闺女一进丈夫门，就从心里对这贫穷而腐朽的茅草屋脊、对

这没有谷仓也没有小草垛的狭窄天井、对这破席铺着的土炕、对这褴褛而又好争胜的崔婆憎恶。再加这里没有她娘家那每顿都有牛肉、牛筋、牛骨肉，只吃两顿蒸胡萝卜，或山芋，或地瓜，连起初还满意的丈夫也憎恶了。一开始崔婆就落了下风，越是向儿媳讨好，越是得不到她的欢心，越是献殷勤，越引起儿媳的厌烦，越是问长问短向她讨两句话，她越是吝啬，就是回答一个字两个字，也不用眼睛看她。同时使崔婆更伤心的，就是依旧得维持桂儿读书的消费，而且还得加倍地宽慰他，因为从实榴娶亲以后，桂儿越发忧郁了，越发恳求母亲不要再读下去了，一心一意要和他哥哥一样下庄稼地，与其内心受苦痛的煎熬——对于母亲的苦痛地挣扎的那种不忍的煎熬——不如死了利落。他背地常这样想的。买纸不说，买墨不说，每当崔婆给他添置衣服的时候，都想跳井去自尽。又惭愧，又感激，又苦痛，又难过，而崔婆又是一句关于钱的来源也不说的。这时候她有了一个隐秘的生活，那就是每天离开村子，跑到五里以外的邻村去乞讨。因为她是婢女出身，除了乞讨，没有什么娘家亲族可求的。乞讨来的，都是蒸熟的胡萝卜、地瓜干儿、山芋、马铃薯，难得一块红面饼子，或是玉蜀黍饽饽。再到另外村子作牲口食物卖掉，就这样过着她的为桂儿生活的日子。

那年冬天，崔婆有一次晚上，冒着寒风回到村子，发现桂儿躺在炕上，没去读夜书。不言不语，眼光迟钝，前额烫手。这可把崔婆吓坏了，她是从来不敢惊动儿媳的，找实榴，实榴给富户送粮食去了，本村又没有郎中，外村不能赊欠一帖草药。于是崔婆做了终身觉着是耻辱的事，她偷了儿媳房外那缸不满两升的高粱面，连夜赶到外庄去请郎中，而郎中恰巧又给另外村子的急病者用牲口接去了，崔婆提着面口袋又赶到另外的村子。

这天晚上风很大，又落雪，崔婆还没有摸到郎中所在的那家患病者的大门，就跌倒了，她是这样的疲乏，雪落了满脸，却觉不出寒冷。一切她都清清楚楚的，听到狗扑着门吠声，听到那家院落里的低语声，听到身旁那匹等待送郎中回庄的骡子的嘶喘，显然它来时是奔跑得满身大

汗。天上，望得见灰暗的云块，渺远的北方，又有一两点寒星。慢慢她的眼睛埋在雪屑下面，什么也看不见了，心里反而如是地平静。想到她做婢女时代的童年，想到她那阴沉寡欢的丈夫，这时她得到一种启示，为什么还在这块寒苦的黄土上过活呢！为什么不让实榴到关外去寻找财富呢！她完全忘记桂儿病在家中，等待着她了。

天亮，人们发现她，已经冻得昏迷了，手脚没硬，胸口还温暖。幸而她是倒在屋檐下。等她苏醒，说出她居住的崔家庄和来因，那有大院落的地主家一个长工就私下打发人去送信，回来没有跟来一个亲近人，说是她的那个读书人谢世了。崔婆心里虽震动了一下，却又很平静，挣扎着走回来。那家地主的长工虽从心里愿意打发自己家孩子借头牲口送，到底还是给她辞谢了，只派那孩子送了一程。

晚上赶到家，实榴媳妇，就在她眼前高声骂着偷盗高粱面的人。那袋高粱面是丢在了那家地主的屋檐底下了。崔婆不作声，有条有理地装殓桂儿，实在心里又不知死的就是她所钟爱的儿子。所说装殓，就是换上比较体面一些的衣裳和半新的鞋袜，用破炕席卷起来。

正在几个邻居搜集了刨坟坑的铁锹、鹤嘴锄、扁担和捆尸绳，预备往外抬葬的工夫，外庄的长工打发孩子送来了那袋子高粱面。于是牛贩子闺女咒骂起崔婆来，崔婆可一声不响。实在她也听不清楚她是骂谁，也不知那袋高粱面是什么来历。她在送葬的人们的后尾跟随着，手里还拿着从卷尸席间坠落下来的瓜皮帽和桂儿读的一本《古文观止》，那是用来给尸首做枕头的，仿佛桂儿是挪一个睡觉房间似的。她的脸色苍白，急匆匆拾起那个瓜皮帽，唯恐给送葬人丢落似的，紧紧追着，并在膝上拍击着瓜皮帽上的雪屑。每当崔婆说到这里就用手背擦把眼泪说：“也不知怎么的……就不知我那是送我桂儿入土……连再看一眼也没有……”说这话的声音是这么低微而颤抖，一不小心就要放声大哭似的。

第二年春天，实在住不下去了，因为实榴夫妻俩为了那口袋高粱

面，已经和她变作陌生人，这才到关外来。临走只听见实榴说过这句话："卖掉那一亩地的钱都交给你了，留下来那一亩半地可是留着给祖坟上的啦！"并祝她路上顺当，过两年回家，仿佛他是那么光明磊落，那么轻易给人原谅而且能容忍、含蓄。但是在望不见他母亲的影子时，他的眼睛流下两滴珍贵的泪点儿，并叹息了一口气，仿佛说道："有什么法子，我是那么孝敬她，一点也换不出她的做娘的心。这可不怪我！"这是崔婆后来听见从海南晚来的同村的王程远讲的，那时他也给她送行。

最初，她住在我家伺候着母亲，那时母亲孕育着我。母亲刚满二十岁，并且时常想念海南的姥娘，有个同村的亲族伴着，自然是生活得有兴致的。等到生了我，又发现崔婆贪嘴，就让父亲介绍给杨团长公馆做女佣，现在是第三次回到母亲身边了。但从来不告诉她有了私蓄，秘密地在金秉湖手上，放着一百金票的高利贷。

四

我走进厨房门口，望见崔婆正局促在暖炕边上吃酒，显然我惊吓了她，她的袖筒掩藏着什么，那只手并躲在桌脚背后。及见了我才露了一个心愧的笑来，原来那是一纸包熟牛肉。我也笑起来，跳到她跟前说："我的棉袍剐坏了，你看看！"

崔婆的脸色是红润有光的，她的眼色闪出一种内心微笑的凝望着我的光辉，仿佛责备我的疏忽和淘气。许久，她说："过来我看看哪！"又叹息着说："快脱下来，我给你缝上，让你娘看见又该挨打了。"

崔婆放弃了她独自一人的午餐，一边给我解纽扣一边说："还不摘下帽子来，雪水都淌下来啦！"说话的口气，像她握了那给我缝衣服的权威一样，在许多久受卑视的人，一旦有显现自身的机会，往往是这样

突然感到骄傲的，自然言语也不同了。我静静观望着她那苍老而壮健的两颊，发觉像一座满布河流和沟渠的凹凸不平的峰峦一样，肌肉满是一条条深而细的皱纹。正如一杯酒滋润着心腑的人，现在有一种愉快的气息，舒展在她眉额之间，不再是冷酷地望着人了，和她听到父亲赞美她手制的牛排一样地微笑。

当崔婆缝着棉袍裂口的工夫，她说："你娘换好衣服没有？戏院开锣了吧！"

我说不知道。那时我望见一个苍蝇说："怎么下雪天还有苍蝇呢！"

"屋子暖和呀！"崔婆说时，停针，又拿起杯来，我把住她的手，向杯口望了望，我又用眼睛望着她，心想为什么这样辣嘴的东西，她欢喜喝呢！崔婆发现我注神的姿态就又微笑起来，开始用针挑挑她的黑白掺杂的发髻，像是把针磨锐似的。

"姥娘，你的头发都白了！"

"老了嘛！人老还有不白的！"

"我老了呢？"

"你老了也白呀！"

我就愉快地笑了，因为她是这样和蔼可亲地和我谈话。我爬上炕去说："我写个字给你认哪！"就用膝爬到窗玻璃前，那上面冻结着一层冰霜的花纹，由于窗外融化的雪水，由于窗里温暖的热气，只要用手指一划就是一道线，原来那些温暖气息也全都在玻璃窗上结冰了。

崔婆说："那上面多凉啊！你还用手去划它！"

"我要写个字，给你认嘛！"

“斗大的字我也不认识！”崔婆低声自语般地喃喃。又用针挑着发髻，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说：“你刚才是和谁玩儿？又是和小琴？”

我说：“姥娘，你看看哪！我写的什么？”又爬到她身边，跪着，用手扳她的眉头。那时我发现她耳环，摇摇晃晃，像是那铁铸的教堂上顶的塔铃一样。

“我问你，你又和小琴玩儿过吗？”

“姥娘，你别动，我看看你的耳朵眼儿！不疼吗？”我轻轻扯着她那银质的粗重耳环。

“你用力扯，还有不疼的！”

“为什么你把耳朵穿个洞儿呢？”

“连儿！你听我说，再别到小琴家去玩儿啦！”她又喝了一口酒，并用手背擦擦嘴唇，轻轻嚼着一块牛肝，同时递到我嘴里一块。

“为什么？”

“她爸爸把咱们害了！你不知道她爸爸是咱们的仇人哪！和外人作扣子给咱们吃亏，如今他们可倒好了，在西大庙兴工盖房子呢！啧啧！什么世道人心哪！那还是和你爸爸是换谱[注]的把兄弟呢！不会有好报应，还能指望老天不给他灾难！早一天，晚一天……我看他回到海南家怎样有脸见人……”

她说话时低头缝着手工，仿佛是自语似的还说了些什么，可是我全没有听清楚，因为一阵雷雨之后，照例是日暖风和的幽静可爱的晴天，我现在是这样的快活，见任什么东西都要摸摸，见任何东西都要问问，实在也是由于内心的空虚和无聊，然而却是平静的，雷雨之后的晴天一样平静，日暖花开一样地寂寞而愉快。在崔婆说话的时候，我偷偷去窃

取一块牛肝儿，又怕她发现，又高兴地怀着半惊半喜的心，等待她发现而尖叫，而欢呼。

偷第二块牛肝儿的时候，我故意用手碰了她一下。她就向我望，从那眼光中，我觉得就是窃取第一块牛肝儿她也看见了，目光那么平庸，我立刻觉得索然无趣，安静地望着她缝手工活儿。

当她缝完，右手擎到耳鬓，用牙齿把那长线咬断。又把针插入胸前衣襟上，用手指在线缝儿上刮着，使它平坦不突。她做得是这样仔细而入神，之后，她仰脸望着我说："过来，我给你穿上。"

那时候，我觉得耳又痒，胯骨又酸痛，因为在天井那大院落中心站立许久，忘记把冬帽的皮遮耳放下来，耳朵受冻，再加厨房暖气一熏，耳朵就发痒，并且当时因为我的兴致蓬勃，完全注意在外界的乐趣上，等到现在孤坐无聊的当儿，自然而然觉着耳又痒、胯骨又疼了。我急匆匆地把两手伸入棉袍的袖筒里，也不等崔婆给我结扣儿，就向前屋跑来，还没望见母亲，就叫着："妈！我耳朵痒！"不知为什么，我没有告诉崔婆，虽然她是那么爱我。仿佛她只能缝缝衣服，而母亲是关心着我的肉体的，并且一知会母亲，心里就会安静了，但是我可没有提及胯骨疼，虽然疼得比耳痒还厉害。

母亲在窗台的立镜前描眉。身边放着短皮袄，袄的长袖镶有花边，高领子，海绿缎的质料，那羊毛发着纯洁的白光，窗台上发着浓郁的杭粉和香水的气味。母亲刚回脸，我就又匆匆离开门口，那时我听见古班说："克克，它咬你呀！"就忽然想起那两只兔子来。进这间从前作为账房的门时，我仿佛只觉耳痒，一点也没有注意父亲和古班坐在炕上攀谈，从母亲寝室门口退回来，不觉吃惊刚才经过这里，为什么没有看见他们呢！

第一眼，我就看见暖炕一边的白桦木箱，克克正用小手把住箱沿，入神地观望呢！我就抢上前去把她推开，仿佛她多望一秒钟，兔子就会

受到一秒钟的损害。我想要搬到母亲房间去。起初，克克把着箱沿不放手，等我说："起来！起来！"用力扳开她的小而柔的手指，她就望望父亲的侧影，撒开手哭了。我敢说，她若是望不见父亲的影子，也许不会哭的。

"过来！过来！"父亲中止了和古班的攀谈，向克克伸着两只招引的手掌，克克就两手抚炕地爬向父亲那里去了。

若不是父亲和古班谈得正巧淋漓入迷，一定会追究克克哭泣的原因，可是现在他完全没有注意我。古班也没有移开向父亲注意的视线，那是倾听一个动人的故事的人所有的表情。他的脸上失去了愉快的光辉，仿佛给父亲的倾诉所感染而急待父亲继续说下去似的。

那时父亲向我望了一眼，我知道父亲是说："大人在这说话，你听什么！"

"那么老七呢？"古班低声问。

"怕和我见面，我在街这头走，他在街那头走，老远地就躲到路边的商家里去啦！"

"为什么不在前年和他打官司呢？"

"算了，还打什么官司，不管怎样是一块土上的人！谁叫咱们比他富哇！"

"这叫什么话！"古班突然大声说，"我就不佩服你这种人，还叫他在珲春街住下去呀！若是我，不叫他脱了裤子在人面前丢丢脸才怪呢！什么乡亲？什么换谱弟兄？什么一块土生长的人？还叫他穿着衣裳装人！"说话时，他的气势汹涌，并用那结实拳头敲了一下炕上的矮脚茶几。

“你在这做什么？”父亲说。

“拿那箱子！”实在我是等待机会搬取那装兔子的木箱的，因为父亲的肘压住箱口，我试着挪移而挪移不动。

现在父亲抬起肘来，我搬开箱子，那时我又回脸，欣喜自得地望着克克。只见克克的两只黑亮的眸子尽是注视着木箱，是那么注意，睫毛上还挂着泪滴儿。我仿佛两年来第一次注意到她的存在，而且又是那么幽静，小脸蛋儿又是那么标致。我真想回身把一只白兔子送到她手上，让她用手指摸摸，或是抱抱它，贴脸亲亲呢！

五

这天晚上，我跟随母亲去听戏。临走给那两只活泼可爱的兔子放了一把大豆[注]。

我穿着新制的紫红缎子长袍和海蓝色的坎肩，这是预备过新年穿的，并且为了明年也可以穿，做得格外长，袍子的底襟几乎拖地，因为我正是五月间的高粱那种年龄，每天都在往高里长。因而我现在觉得身手受束，袖子又是那么长，长到遮埋了手背，举止就变得笨拙了，时时得注意袍襟和鞋面，处处得顾忌尘土和污迹，反而失去穿新衣裳的愉快，感到身心受着这种限制的莫大苦楚。

上马车的时候，我不得不站在踏脚铁前边，等古班坐稳后来抱我，而且我也不能坐在马车夫身旁的驾车台上，这是我多么羡慕的位置呀！坐在那上面，可以观望着马前面的土的街道以及迎面的行人和车辆，尤其是想试试自己赶车的能力。可是现在我只有坐在古班的膝上，只能望着车尾后宽畅的街道，那全铺满一层雪，白的雪和雪面上长长的车辙痕迹以及行人板上交叠的脚印，是那么清楚地展开去。两边商店的茅屋

顶，也都埋在柔白的雪层下，其间有点滴的雪屑，闪着晶莹的光辉。路灯的顶端挂着雪，电线杆的阴背挂着雪，商标、幌子，全挂着雪。这是一辆四轮的篷车，纯粹俄罗斯式，父亲和母亲就坐在我对面，母亲围着完整的火狐狸皮，四条有黑毛的腿做结带，结在她的圆颏下，父亲则竖立起皮大衣上的水獭翻领。我望着母亲不时要笑起来，因为我想，现在谁也听不见街上所有的响声了，我的皮遮耳也全部放下来，只觉得身子突然摇晃一下，马车就在雪道上奔驰开去。

在拥挤的行人群中，马车曾经停了一刻，回头仅能望见车上空的鞭子绕荡不休，原来我的地位是这样低；而对面似乎有长串的货车赶来，隐隐有牲口的项铃所组合的声音。这时最触目的是一个红脸、红额、红发、红眼睛的犹太籍的毛子，肩上扛着一把俄国式的大斧子，一手拥着行人的脊背，在向路旁商店高声说什么。日常我在那所有冰场的大院落里也常遇见这类人物的，我知道他是问："老博达，耶石？"或者用中国话说："干活计的有？"那是指劈木柈子说的（那时这座城市还没有发现煤矿，冬季的燃料全依靠四山的桦木锯的圆木柈子）。古班忽然把我抱到一旁，跳下车去，我望见他走进一家有玻璃窗的洋式商店，忽然我发觉那关闭的而且又活动的门上，有"刘不林斯基"五个贴金的中国字，立刻我联想到那有铁铸的各种物体模型的扁小的糖盒。我就召唤着父亲："你看这是刘不林斯基。"意思是表示我认识那上面的字，可是父亲不说什么。母亲的眼睛仿佛禁止我大声说话似的，实在又没听见我是说什么。一个初识字的孩子，当他能借着字发现那是糖果店，这是杂货店，是多么高兴啊！然而没有人理解你，又是多么苦闷哪！假若有个人在现在对我说："真不错呀！那些字你都能认识了。"我会跳起来拥抱他的，永远把他当作我亲爱的人！

古班抱着两袋糖果跳上车来，我隐隐听见他说："伊凡，给你个苹果！"就远远朝那犹太人的头上抛去，"你看你喝酒喝的，都尿了裤裆啦！"

那时我身旁有一匹车前套的白马出现，接着是一辆辆继续不断的货车，我的身子不自主地向前一倾，马车又开始走动了。古班用手掠着短大氅把我包裹起来，眼睛却望着伊凡大声叫：“咕食咕食！吓拉少！[注]”而且哈哈大笑。我注视着他的两只手捧着的那个纸袋，不知究竟是什么，有没有装有铁的物体模型的扁盒糖，并不是爱吃那种有色的糖果儿，也不是欢喜那内中的小玩物，而是说如果有，就证实那确是“刘不林斯基”糖果店了。我不知为什么对明明认识的字，又存在怀疑。

出北门到京戏院子还有半里路，这是沿着护城河走的，一边是土城的锯齿，从锯齿城堞抛扬到城外的是污雪和垃圾、浑浊的发着绿色的河流；一边是右首的商铺行列。那些建筑物的房顶又矮又腐朽，就是木质全新的新建板屋，有的都用柱子支着，仿佛随时可能倒塌。由于屋脊雪的重压，几乎每家商铺的墙壁都歪斜着。然而这里的生意，看来非常兴旺。不管是中国的车具铺，高丽的花酒馆，荞面饸饹店，铁匠铺，全都有着拥挤的顾客。手持短的牛鞭子的高丽农民，提着斧子的俄罗斯苦力，有的为了添置农车的套具上的铜环，有的俄罗斯苦力只是站在中国式的柜台外，喝一杯白酒，啃着一根酸黄瓜作酒肴，干了杯就用手背擦擦嘴走出来。在那些高丽花酒馆席炕上盘坐的都是高丽富农，从灯光明亮的且有窗纱做帷的窗玻璃里，我看见穿着红袄白裙子的妖艳的高丽酒伎，在小鼓伴奏中歌唱着，一切是这样的愉快、热闹，充满蓬勃的生气。这是冬天夜里的最幸福而又最忧郁的人们的消夜区，那些流浪在外国的高丽农民和无国籍的游民斯拉夫族人，用辛劳而获得的一点点报酬，十钱或五十钱的日币培养他们的乐园——发泄怀乡感情的解愁地，即使一个养尊处优的中国人从这经过，也会立刻给那异国情调感染，望着他们的醉态狂步，望着他们的笑容欢貌而忧郁起来。可是我在那个年龄，不知道父亲眼睛里为什么会出现怅惘的神气，他是因为街道上飘荡的高丽酒伎的歌声呢？还是想起了渤海南岸的家乡。

母亲的眼睛也是向前望着，不声不响。借着路灯的黯淡光辉，我同样发现母亲的眼睛虽然望着我，却又根本没有看见我，实际母亲是端庄

地坐在车上，像一般知道路人观望自己的妇女一样的端庄。

经过这条繁闹的夜的半边街市，只有古班问询着我，每家高丽酒窟的名字，它们是写在屋檐底下那块白布招幌上的，这间是“平壤宿屋”，那家是“朝阳宿屋”。我每说出一个名字，古班就高声惊叫：“这个孩子，可真不得了哇，全认识！”实在我是把“宿”字读成“百”的音，然而却知道那是住宿过夜的意思，不过不肯在古班面前丢丑，偷偷望望父亲，父亲望着前面的眼光在笑。我知道父亲是秘而不宣地讥笑古班的无知，我也放胆了，原来古班是一个字不识的呀！我心里叫着，到现在我才知道世界上居然有不认识字的人，而且又是能说能讲的大人。可又担心父亲给揭穿，每当我读一家的招幌的时候，就偷偷望一眼父亲，本来很愉快的心情，给父亲那秘而不宣的笑容弄得又提心吊胆，而兴趣索然了。自然我的读音也毫无生气，仿佛不得不回答古班的询问似的；古班可依然高兴地大声夸赞着我，并说：“明天我给你买刘不林斯基家的扁盒糖，这孩子真不错呀！全认识！全认识！”

那时我隐隐听见锣鼓的激烈敲奏的声音，不是距离远，而是帽耳遮放下来听不清楚。就说：“你听……”实际上我是要摆脱他的赞美，因为从父亲刚才的微笑里，我感觉着古班的赞美可羞，我的脸随时要发红，而神气是端庄的，然而古班却不理解，尽说：“快到了！快到了！”那是说既是听见锣鼓声，离京戏院子就不远了。车的速度逐渐慢下来，等到停止，我就给古班抱下来，现在又得时时刻刻提防我的新衣裳给什么玷污了。我望见马车是停在一个短的横街路口，那两边摆着全是些香烟、水果、瓜子、花生、芝麻糖的小摊子，每座摊子上都守着个人，而且摊子上挂着盏煤油灯，形成满目光亮的灯市。等到一解开帽耳遮，立刻听见嘈杂的人声和震耳的锣鼓音响，原来京戏院子就矗立在那横街的正中。大厦的上空，有着一块用日本汽灯照耀着的牌匾，我当时想，为什么挂得这样高呢？仿佛那牌匾傲岸地望着横街口外的阴暗的城垛口，而根本不注意在它下面行动的人群。突然听见母亲的声音说：“你不看着路，望什么？”说话声音很低，我立刻警觉地又注意着自

己的袍襟了。但还想能够望见那牌匾上的字，可是仰脸也望不见。

等到一进剧场的楼门，我完全给那片池座上的有秩序的人的头颅行列所吸引了，上空高而开旷，一色是灰沉沉的烟雾，由于吊灯的光亮，可以清楚地看出烟雾在飘腾，以及缕缕青丝。两厢的楼座，几乎全是装饰艳丽的妇女，我不知怎样迈步，越是躲避椅子，越是踏到别人的脚上去；而且直到楼上我才看见戏台上的穿红着绿的人物，不由奇怪，为什么初进门没有注意到呢！就在这时，我发现失去了父亲和母亲的影子，连最初携着我的手上楼的古班也不见了。我在那些一格一格的厢楼后的甬道上寻找着。这里只有我一个人，孤零零的，谁也不注意我。那些厢楼座里的人，又都是背我而坐，而且每格厢楼都有比我高的板壁，只能从门口观望里边的人。

我望见一座厢楼的门口上，贴着写有“姜会办订”的红纸条儿，立刻跑进去，一望，没有人。台布上的杯盘全整整齐齐的，杯口朝下扣在白瓷盘子上。又立刻向外跑，仿佛只这一会儿工夫，就会错过遇见母亲的机会似的。果然甬道上现出古班和母亲的影子，我老远就叫起来。

“不要高声嚷啊！”母亲走到近前附着我的耳朵说：“这是戏院子，比不得在家里。”就一直走进那座空包厢。我极惊奇，古班不识字，怎么会在头前领路，而且没走错，又因母亲不注意我关于迷失的诉说而不欢。她仿佛根本不知道我曾离开她，又仿佛我的出现在这厢座口上是理所当然似的。只见母亲微笑着向左首的一个贵妇用眼光打招呼，并解开狐狸皮围巾。只有这时，我才觉得母亲是年轻而且愉快的，她那端美的鼻子，机智的眼睛，以及有着短柔鬓发的额角，浑圆的下颏，全有一层美的光辉。

“怎么样？古班！坐下呀！”父亲也走进来了，说话不注意听者，尽是向四围观望。脸上同样洋溢着幸福的微笑，仿佛刚才是从在戏院偶遇的友人的座旁退开，脑子还遗留着某种心爽的印象一样。这时候，进来提着茶水壶的茶役，接过去父亲的皮领子和大氅，父亲像交给家里的崔

婆一样，眼睛尽是注意着戏台。在这许许多多的印象中，给我最深刻的，是厢口那张红纸条儿，我开始看戏前，第三次回脸看看它，感觉到认识字的另一个世界。这比父亲的两年的识字教育，仿佛是从图画中的牛马到达望见嘶鸣的站在地上的牛马的境界一样，我第一次得到一种认字人的愉快的启示，而产生了求知欲。



1. 赶多咱，意为赶上什么时候。——编者注
2. 滑刺溜儿，双脚在冰山滑行的游戏。——编者注
3. 不解，意为不可。——编者注

4. 盖含嘎唧，音译，译为“狗崽子”。——编者注
5. 里倒歪斜，东北方言，意为东倒西歪，不成样子。——编者注
6. 换谱，即换帖，结拜时交换名帖，上面有人的生辰八字等信息。——编者注
7. 大豆，指黄豆。——编者注
8. 咕食咕食！吓拉少！音译，意为非常少。——编者注
9. 招幌，又称幌子，是现在广告的雏形。——编者注
10. 帽耳遮，帽子上专门用来护耳的部分。——编者注

第六章
五毛钱能买什么？

一

刚坐好不久，古班就说："为什么你不坐到前边来？"他说话的声音，依旧是响亮的，仿佛是处身在原野之间一样，带着草原牧人的健康气息，并且回身来抱我。因为我自己爬在厢后位最高的观剧凳子上坐着，当时非常骄傲自得，仿佛立身云霄似的，俯望着剧台和池座之间的那些稠密的观众，有种居高临下的快感。

那时，舞台上有个尖朝上擎着鞭柄的人，向一个鬓发上扎有绿包巾的男角，用手掀着奇长的浓须说什么。我只觉得他那头戴的珠冠，他那绣着花的马褂，他那有飘带的开襟黑裙，还有从那黑裙开襟之间时时透露出来的闪着光辉的红缎裤子，又美丽，又稀奇；等到听见古班说话的高昂声音，就发现池座上那些人群排列着全仰脸向古班望了。他们是那么惊奇，在观众们全倾心在剧情上而沉静的情景下，居然有人这么嘹亮地说话。我望见母亲望着他的背影笑起来，也就望着他笑了，并观望四围的观众，仿佛要知道他们是不是也看见我给他抱过去，而注意我。古班自己却全然不知道他是被许多人惊奇地注视着，依然说："你看这里多好哇！"

"你不要那么响地讲话呀！"父亲的肩膀向他的肩膀靠了靠。

"这是在戏院子呀！"母亲也笑着说。

古班就突然领悟似的点点头，他脸上没有现出困惑，却仿佛有些不

欢，避开和任何人相触的眼光，就注目在舞台上的人物了。他像一个将军的姿态那么高贵威武而庄严地直腰坐着，而且坚定不动。

池座间那些观众，仿佛也放弃了在古班身上发掘什么的兴趣。反映在我眼睛里的，又全是些脱掉冬帽的黑黑头颅、项背、侧斜的耳鬓了。我无意中抬头，突然发现对面也有着一长行厢楼座位，心里就奇怪：为什么进来许久，没有看见呢？实在初进剧场，眼界全给锣鼓的喧闹声，池座的人身的排列，两边的褴褛的山客，以及舞台上的衣着鲜丽的人物占住了，仿佛到现在视野才有了余地容纳正场以外的角落。对于舞台上那两个人物，除了他们的衣着和那官员的浓黑长须外，觉得什么趣味也没有，而且老是那么唱着，又单调，又厌烦。于是纵目观望着，但除了池座行列间走动的人，别的我是不会注意的。我看见有个挑着灯笼的人，在第三排的正座方桌前站住，等待他身后那穿闪光马褂的肥硕人物走过来，就放下玻璃灯笼，并吹灭它。那时，肥硕的人物和方桌周围的人点头，并且说着什么，又仰脸向我望望，仿佛是有人告诉他父亲的座位似的，在那工夫，我认出是七伯父邢德亭——小琴的爸爸，我告诉古班，古班也没有听清楚我说什么，只向我手指的地方望望就算是顺从我的心愿而安心了。等我招呼爸爸的时候，古班向我做手势，意思是：“不要响啊！这是戏院子呀！”

再往下看，发觉一把擦脸巾从空中坠落下来，坠落处有一个矮小的汉子伸手接住了；同时把另一把擦脸巾扭结到一起向空中抛去。那舞台前的空间是多么广旷呀！充满了在灯光下闪着缕缕青丝的烟雾，再加这一把擦脸巾，更加别致了。只见那把擦脸巾，从高空一直飘落到池座最后排的那个人的手里，又见他斜着身，抛出另外一把。我觉着这一抛一接的手法，比舞台上的戏还有味道。原来那矮汉子就是每晚肩着梯子点路灯的老姜。他把热气飘腾的擦脸巾，按着池座，一桌一桌地分散给观众，但观众们没有一人注意他向高空这样抛递，都面对着舞台，不肯轻易放松一点点“鉴赏”的时间。

等到老姜沿顺座列分到最前排的时候，就回身做着威胁的姿态，原来在那角落上有一群县立高等小学的学生站在台脚下，这时正忘情似的看着戏。仿佛极害怕老姜，一发觉老姜在身后，就像受惊的小山羊羔那样跳开去，领头的一个手里还抓着有皮耳遮的军帽，现在向空招扬着，仿佛是发号令让那些同学追随着他。只见老姜在最末跑掉的那个小学生背后，跺着脚，做出追逐的响声，那小学生，穿着有皮领的短布外套，有皮耳遮的军帽也是提在手里，一边跑，一边还回头望。他从戏台左首又跑到戏台右首的阴暗角落和他的同学们集合了。我奇怪为什么他们里边没有金锁儿呢。那时候，他们的脸色都挺紧张，仿佛是那领头的学生向他们发着什么严重的命令。我只看见他们的头顶，却看不见领头那个人，等我站起来，弯腰向楼厢下方俯望的工夫，父亲就说："你不安安稳稳地坐着，向下望什么？"

我只好坐直了身子，但还是注视着楼厢下面那些集聚在戏台一角的小学生。我是多么羡慕他们哪！只是他们那热烈的、激动的眼神，就足以诱惑我了。

现在他们从我视觉中消失了。我用眼睛到处搜索他们。座排间全是安然不动的观众行列，除了老姜还在第一排分着热的擦面巾来往走动外，找不到一点跳动的人影，可以证实是那些小学生的小集团。忽然望见台上出现了红额黑头的花脸，他执着剑和一个戴若干白绣球儿英雄帽的武生相斗。那武生挺英俊，再加头上那顶有闪光镜片的帽子和那上面稠密的白绣球儿的颤动，越发使人觉得英俊而高傲了。我这才知道锣鼓早已震耳地响了，可不知什么时候换的场面。我立刻知道那个穿绣花儿闪光红袍子的角色是黄天霸，从他那有许多白绣球儿的帽子上和右耳朵上那朵红花球儿，我就认识是我收集的香烟卡片里的人物。那时他和红额花脸之间，各有一队打手穿过去，仿佛是各自维护着他们的主人似的，却又不相望，之后，红额花脸又和黄天霸各自执剑斗打起来。

我听见厢楼后面有跑动声，回头一望，果然是那一些小学生。这次

我看得很清楚，他们经过后门口，还互相吵着，最末尾的还是那个穿着有皮领短外套的小学生，他手里提的不只是军帽，还有一双滑冰鞋。

“下，下，袁家宝，下呀！”

“你带着鞭子没有？”

“怕什么？我腰里扎着七节鞭！给他马棒，袁家宝，给他马棒啊！”

我清清楚楚听见他们这样说，就跳下来，向外跑。

“连儿！”母亲突然回过身来低声召唤。

“我不出去呀！”我说。依然跑到厢门口，把住门，向外望。实在，我知道背后有两道眼光望着我，故意站住，做出不出去的姿态，想等母亲不再注意的时候往外溜。

甬道上很阴暗，有一排壁窗，窗纸有的破裂了。从那孔洞间吹进的风，呜呜响。那些小学生就背身蹲在一个膝高的窗台上，从方大的底格伸出颈子去。

“袁家宝，下呀！”我看见回脸的那个小学生，广额，深陷的眼睛，若不是鼻尖宽平，很容易给认作俄罗斯孩子，他正是那个扬帽呼集同学的首领。我那时忘记母亲是不是在背后监视着，就走过去了。

袁家宝有一双猢狲的眼睛，睫毛不时地交合，显得挺俏皮，然而他向我作笑的时候，又是那么难看，巴着大口，牙齿全露在唇外，又没有笑的声音，正像猢狲笑时的丑态。“到红旗河去呀！”他说。一边斜着肩膀，做出立刻就转身答应那个首领的召唤而离开的样子。

“做什么？”

“和高丽孩子抢冰场去！”

另外三个高等小学的学生，全转过身来，望着我。

“来吧！”袁家宝又向他们说，“他爸爸就是开参庄的——来吧！”

他说着就匆匆跳上窗台，面向我两脚从窗口底格伸出去，仿佛在我眼前表示他的勇敢而骄傲一样。窗口只有他的头了，还向我望望，又招了招手。接着是一个面孔俊秀的学生，他朝窗口外伸脚的时候，还把冰鞋递给那首领拿着，看来，他是没有袁家宝胆大，脸还在窗里眼睛却一直俯视着窗外，仿佛注意踏脚的东西。我就跳上窗台，但那个首领还阻碍着我的视线，等到他也爬出去，我才看见窗下有个极高的梯子，而且惊讶这窗户的高度了。雪地上闪动着一团儿黑影，他们是那么自由、那么愉快、那么热烈地高声嚷叫着，笑着。有一个居然做出鬼叫的尖呼了。红旗河是他们的乐园，我想象到在红旗河雪夜中，那冰面是怎样迅捷地闪着滑冰的人们的黑影；现在我又望见窗外原来是广阔的雪地，除去右首那排街市的背影外，一色是平坦的雪地。天空散布着几点寒星，无边无际地伸展开去，我第一次望见五里远的披雪的山峰，我第一次发现这城市的边际，又惊讶又愉快。我想那山下的灯光（又仿佛是从密林中透出来的灯光），是不是人家呢？听到那个方向传来的狗吠，我又想：他们怎么住在离城这么远的地方，不害怕鬼和胡子呢？于是我突然感到这阴暗甬道，只有我一个人，就恐怖起来，觉得头发直竖；于是慢慢地离开窗台，等到走近母亲的厢座门口，就猛然跳进门里，而且回头望着，仿佛身后会有什么跟踪我似的。

母亲完全没有注意我，父亲正在母亲背后向邻厢那个高髻的夫人抛苹果，一见我，就失去笑辉说：“你看看你的袍子，怎么的了？全是土。”

我扑打着，又望见母亲回脸向我看，她那眼睛由平静而惊疑、而愤怒，那眼光说：“回家再说！你等着吧！”

我的心情完全沉重下来，仿佛加重了三十斤。所以父亲向我指示，

让我给那高髻的夫人行礼，我只弯了弯腰，她微笑着向我招手，我也不看。

“去，安安稳稳坐在那儿看戏！”

我就又失神丧趣地爬上厢位的座椅。

等古班说：“怎么样？还要看下去呀！”我已经要困着了。他是向父亲说的，我没有听见父亲的回答声，只听见古班疲倦而又不耐性的叹息，就知道父亲不想离开，于是放心睡了。

二

从海升京戏院回来以后，长久不忘的是袁家宝那一伙快活而幸福的小学生，另外，就是城市外的广阔雪地和想象中的红旗河滑冰场，于是对于家里冬季围着别列器的温暖而寂静的生活再也不感兴趣了。

古班是第二天坐着两匹马的雪车，离开那所临街有车门的大院落的。还记得他那天晚上一出戏院子门口，就高声喘了口气，仿佛在戏院里边装满了一肚子的闷气，全在这口喘息里吐泄出来，而且使人感到他若是再在戏院延迟一分钟，肚子就会膨胀得圆圆的，手指一触，就要爆开。那时他说：“真叫人喘不出气来，说话还不行。我不知道你们城里人怎么还会在这种地方觉着快活！”他一点也不知道他在厢座中说话的声音是多高，他一点也不知道他说话会妨碍别的观众听戏，仿佛一个聋汉在剧场上高声说话而发现别的人嬉笑和惊讶，不知道嬉笑和惊讶的由来一样。

“算了！算了！”他拒绝父亲和母亲的挽留说，“咱是没有福气住城市，第一天就闷，混进苍蝇群里似的，满街净是嗡嗡声；第二天就烦，你们城里的椅子都不结实，得提心吊胆地往下坐；第三天就头痛，我还

是赶早回窝棚去吧！明年那块草甸子改成稻田，再来给九哥送粳米吃吧！连哥儿明年夏天到窝棚去吃香瓜呀！我今年讨了各式各样的瓜种！芝麻粒瓜、脆皮瓜、绵瓜……可多着呢！你们也该带他下屯去过暑哇！整年圈在城里，一棵蒿草也给圈得娇贵了，受不得风，受不得雨。怨不得老鹰不在城里的树上修窝呢！我想在城里树上的老鹰，就是抱出[注]小鹰来也不会往高里飞了……好啦！好啦！金盖你把豹子皮裹住脚，出城风可大……连哥儿过来，让你大叔亲亲，赶明儿咱们皇上有重登宝殿的那一天，大叔给你保媒，要一个皇族的媳妇。明年你爸爸送你上学堂，好好儿念书。如今可不比大清了，得学洋务。"古班两腿跪在雪车上，临走，抖抖辕马缰绳，又偏脸向父亲望望，那意思是："若没有什么事儿，我可就要走了！"母亲说着话，他却又不听，然后他望着那匹俄罗斯辕马的脊梁问："金盖，收拾好了吗？"

"好啦！"金秉湖在他背后说。

"那么走了呀！"把钢条粗的手指插入嘴里，打了个尖锐的呼哨，又迅捷地插入无指手套里（那两只无指手套是用麻绳连着，搭着他的后颈吊在胸前），于是雪车移动，我和母亲站在车门口都向后挪挪脚步，母亲笑着向父亲说："你叫他给古达他妈带个好，我说他也听不见。"

"古班！记住那北草甸子上的洋草，不要给高丽地户偷着割光了。年前叫金秉湖送到城里来，自己要用啊！"父亲没有传达母亲的话，径自这样说。

"知道啦！"古班扬声说，连头也不回。

那时雪车跳过车门前的石阶，在冷寂的大街上开始奔驰，并且雪车旁现出洛布达来，它是飞速地追逐着马蹄，并且嗷嗷地狂吠着。我望见金秉湖坐起来，作势威胁它。

"不用叫，它自己就会回来了。"母亲向我说，却又不望我，她用眼

睛送着那洛布达和雪车的背影，继续说：“它是恋着那两匹牲口呢！”小三点那时也立在车门口瞭望，当我看它的时候，它就向我摇晃着短小的扫帚尾巴，仿佛是告诉我：“洛布达追去了！你看它跑得多快呀！”一会子凝然观望，一会子又向我摇摆起尾巴来。那时它的项铃就会叮咚叮咚响。

回来的时候，我故意走在最后，对母亲说，要等洛布达回来再关门，实际上我想抽空到小琴那儿去。我两手把住门，不肯关，向外探着头观望，又真的盼望洛布达能及早回来。车门那边走来一个犹太人，只从肩上那把长柄斧子，就知道又是给人劈木柈子的那个伊凡。等到我望见他是想向我们家的便门走来时，就要关门，可是他已经及时地伸进腿来，他是穿着笨重的羊毛毡靴。

“老博代，涅都注！”我说，并用手推他。

可是他一点也不管，完全不注意我的推拒，向院里喊：“玛达姆！老博代，耶石！注”

“老博代，涅都！”

他却仍旧向院里喊：“玛达姆……”

“谁呀！”我听见崔婆的声音说，“没有，没有，这个问了那个又问，一天人家还烧五车柈子？连哥儿把门关上！”

我就用脚踢着他冻坚的羊毛毡靴，连声说：“去！去！”我气愤他对我的蔑视，就是这样，他依然像伸进脚来那样缩回脚去，我宁愿他用眼睛怒视一下我，却不甘心他那完全不觉得我的存在的眼神。

“巴厥木，巴厥木！”我在他身后又用仅仅知道的字眼说。

实际上伊凡是个易于接近的失去高傲，失去愉快的人物，以后的几

次相遇，没有一回现出这天的姿态，不知是因为那时我年长了，还是因为他这天没有得到酒喝。

我当时愤恨地关上门，几乎要找个地方哭一通。

自然我也忘记去找小琴。

我走进屋去觉着分外寂静。父亲坐在靠椅上抽水烟，一边说："我看旗人里边，就是古班没有把日子过倒。"

母亲说："看着也仿佛比前两年老了。"说话工夫，还拍着克克，正是母亲平常哄她入睡的时光才有的那种轻声轻气的神气。

"我倒觉得他更壮了。古语说'知足便是福'，一点不假，人就难知足嘛！"话里边表示父亲有许多感触。一眼望到我就说："你站在这里做什么？不去温你的功课！"

我退到外间那个立有小的石雕帆船的台子旁，满心不愉快，听见母亲唤道："连儿，那不是洛布达回来刨门吗？快去看看。"

我就迅速地跑出去，把洛布达放进来，却一眼也没看，就轻轻地倒掩着门，跑向那宽阔的大院落里去了。拐过板壁，我看见直对车门的那座向街的玻璃门忽地闪开，正是密嘉。头上戴着有缨顶的绒帽，两手插在裤袋里，神情很愉快，出了门，还面向里高声说着高丽话。回身整整围巾的那会子，他望见我了，似乎稍微一踌躇，就决然地迎着我走过来，同时他的脸色变得庄严而且威胁人。

我也迎着向前走。谁都不看谁，仿佛各人望着各人眼睛的前方，实在彼此又觉出彼此的威武。我们绝不会胸脯冲胸脯相对，也不会手臂近手臂那么相让，而是正确地在两人靠近的那瞬间，用肩有力地互抵一下，那是我从街上那些每天早晨在路上相遇的中国和高丽学生开始厮打的时候所见到的。一见密嘉，我就准备用肩撞他一下，可不知道他也准

备撞我。当时，两个人都不自主地倒退了两步，我必定得挺起胸脯来，再做第二次抵撞，因为我们还是对着面，没有通过彼此的阻挡关口。他望着我，我回报他同样一对愤怒的眼睛，并且我用眼神告诉他：你打吧！你敢！

那时，玻璃门裂开一道缝，有一个高丽妇人伸出挽着发髻的头来说什么，神气是嗔怪密嘉。密嘉回头辩解着，那时我的眼睛湿润了，觉得自己受了很大的委屈，而又感激那高丽妇人对我温善的微笑，可是我没让泪滴儿落下来，还是高傲地站在那儿。密嘉和我做了个缩缩鼻梁的鬼脸，走掉了，我是多么气愤哪！气愤没有及时地也同样回报他。

于是我又想起金锁儿使我受伤的笑声来：他准是在家里和小琴玩儿呢（他们都在家里度寒假）……又觉得小琴在他笑我跌倒时，没有严苛地申斥他，还是和他在一起玩儿，那么我何苦找她呢！她是亲眼看着他弟弟奚落过我的。

就在门口踌躇了一下，又加院门关闭着，终于我又无精打采地回来了。

这次回到家，就想起古班来。实在古班临走的时候，虽然我也站在车门口送行，可是并不知道他是在那一刻就久远地离开我了，因为我那时正想着怎样才能抽身到小琴那儿去。虽然和她仅别一天，在我觉得是很久了，我要告诉她古班送给我的那两只山兔，我要告诉她京戏院子的所见，并且怂恿她和我一块儿到红旗河冰场上去。

现在我才深深感到古班是走了。

古班一走，仿佛把愉快也带去了，留给我们家庭的只是每餐的野味。这些野味原是贮藏在外院那座做谷仓用的茅屋里。我既没有看见冻硬的野狍子，也没有看见野雉和鹿腿。但每次吃火锅儿，崔婆就会告诉我哪一个冷盘是兔子肉，哪一个肉碟是鹌鹑肉。

我因之长久地记着古班，而且把古班和冬季的暖锅儿联系到一起：日后只要一见冒着火星的热火锅儿，就想起古班壮健的胸脯，古班蓬硬的胡须，古班高昂的话声；日后只要一见古班，就想起冬季火锅儿的餐桌，小的切肉刀，野鸡和黄瓜丁炒的小菜、狍子肉，以及海参、海带和冬天的大蟹、窗外的雪、屋里别列器的温暖。

三

夜晚，我又恢复了伏在案上读书的生活，但每当我读得久了的时候，脑子就现出前面我所说的憧憬的世界：红旗河的滑冰场和袁家宝那一伙儿高等小学的学生，还有为我所恋念的那两只山兔。于是常常现出面对着煤油座灯冥想的姿态，那时嘴里还会诵着《论语》上的章句，就会重复着一遍比一遍低，终于会没有声息了，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没有声息的。父亲这时就会用侦察的眼神儿注视着我说："你是想什么呀！丢了魂似的！"我自己也吃惊这种失神的状态，振作精神又高声朗读起来了。许久，我还感到父亲依旧在观望我。一会子，父亲又在看《三国演义》（我不知道他是看过几遍了，这些日子以来仍然是刚看第一本），我不久就重新冥想起书本以外的世界来。想到那两只白的山兔，我就要望着母亲寝室的有棉絮的门帷，等待开启的机会，借以看见那只白桦木的箱子。这白木箱就搁在寝室门后，门帷只要一开启，我就能够望见那两只在箱子里的山兔，抽冷子[注]我也会跑过去掀开门帷看看它们，在父亲没有回到屋里之前，再及时地退回座位上来。终于父亲发现我内心所怀恋的东西了，以为我之所以近来时常对灯痴想，也是那两只山兔作祟。

"你不用散心，我明天就把它们送给人！"父亲说，"怪不得你坐不住椅子，有时失魂似的发呆呢！"

"怎么的了？"母亲在寝室的暖炕上问，我还能听见她缝制衣裳的针

线声音。

“把那两只山兔，赶快送人吧！你儿子守着它们，书也念不下去了。”父亲说。

“送给老韩家吧！在一块儿住的时候，他们不是养过家兔吗？我可没有耐性，崔婆光零星活儿还照顾不过来呢！又是尿，又是粪的！”母亲自语似的说，全没有想到我是多么喜欢它们。

“我自己会照料，也用不到姥娘管！”我说。

“放着书不念，你去整天侍弄它们吗？”母亲在寝室里说，“谁家有读书人玩这些野物的！听话，妈给你买个手表，明年上学堂戴着。”

“什么时候给我买？”我的精神立刻焕发，注神地听着母亲的回答。

“明年上学的时候。”

我是愉快的，不管父亲用怎样的眼光看着我，我还是在椅子下荡着腿，开始读书了。脑子里想象着明年自己的肩上挂着书包，想象着和同学们一块儿去京戏院子，想象着从那丈把高的梯上出入楼厢，想象着去红旗河滑冰场上玩儿……未来的天地是多么广阔呀！它是那样有力地诱惑我，我巴不得明天就过年。

“妈！”我读了会书又说，“那么明年你还得给我买双白手套呢！”

“快念吧！”父亲声色俱厉地说。

那天晚上我背的书很流利。当晚父亲的脸色也闪出稀有的愉快光辉，并且给我五钱的日本银币，说是随我自己的意思去处置。

“那么我去买条皮腰带了！”

“嗯！”

“不，我要去买咖啡糖了！”

“知道啦！你爱买什么就买什么！”

“我买糖。”我说。望着父亲的神气，知道我真的可以去买咖啡糖了，高兴啊！从心里高兴啊！实在我也不想去买糖，我要储蓄着它，直到积蓄多了，过年买鞭炮放响听。

母亲说：“明天谁把那两只山兔给老韩家带去呢？”

父亲没说话，我望着父亲说：“我去！”所以这样自告奋勇，是想趁机邀小琴一起到红旗河去玩一趟。

母亲说：“你能认识路？”

“那怎么不认识呢！”我自负地说。

第二天，我刚伏在母亲的膝盖儿上，逗弄克克玩儿，忽然望见崔婆站在炕下用眼睛向窗外指，我立刻懂得她的意思，连忙跳下炕去。

果然小琴在板墙外边俯着腰向里望，而且板缝间露着短短的两排红手指，两排手指之间是一对黑黑的眼睛。

“进来呀！”我打开门说。

她摇了摇头，用那冷静的眼光望着我，好一会儿才一个字一个字说：“我们要搬家了。”

“搬到什么地方去？”我仍然站在门里，两手把住门。

“搬到西大庙去！很远很远的！”她又说，“到我们家去玩儿啊！”

我这才跳出去，也没有戴帽子。那时，洛布达已从我胯下蹿出来了。现在想来，那匹狼狗是和我一样的寂寞，一有机会就要到院外来散心。

“你看，我有这个！”

“谁给你的？”

“爸爸——我们买咖啡糖去呀！”

“好哇！”小琴的眼睛立刻闪出快乐的光辉，脸色全给这愉快的光辉所渲染，而显得生命力勃发的那一股劲儿。

于是我们手携着手儿，横着步子跳着走。我告诉她，到刘不林斯基那家俄国糖庄去买，又说我认识洋门市的那家铺子，并且告诉她，我们看过京戏，这里所说的我们，是我和父亲、母亲。全忘记了我昨晚还想储蓄起这五钱日币的，这时不管有什么珍贵的东西，我都要献出来，因为小琴是这样的快乐，世界上还有什么比小琴这快乐还珍贵、还有价值呢！连洛布达也给我们的快乐所感染，在街上走的时候，它愉快地摇着尾巴，向头前跑，距离远了，就站住等候我们，时时还走出行人板，在路灯柱子下撒尿。

这天是冬季里难得的好日子。街道两边商店的茅草屋檐全都滴着水，温和的阳光把屋脊上所有的雪都给融化了，水滴儿淋漓地闪着光，行人道下的沟渠有愉快的水流声，低婉地奏着悦耳的曲调。不知是这大好的天气使我们浸入绝大的快乐里呢，还是因为我们快乐而觉着这阳光和屋檐水滴儿格外美好。这是多么愉快的世界呀！这是多么幸福的心情啊！我所看见的行人都仿佛微笑着，都仿佛这日子带给了他们至高的幸福。行人道的地板全给人们的鞋子带来的泥泞玷污了，但是这些玷污行人板的泥泞也似乎微笑着，等待而且欢迎人们用脚去践踏。我就在这泥泞上故意滑着脚，一边跳，一边笑起来，一点可笑的因由都没有，但是

我却止不住地笑着。小琴也笑着。而且我们笑的声音是异常舒展的，我看着她那欣喜的样子，她那有光辉闪耀的眼睛，都觉得好笑，她望着我，笑得也更加有味儿。最后望见在泥道街市中心行驶的农车也笑，望见车辕旁走着的高丽车夫也笑，甚至于他斥叱公牛的“勒勒……”声音和他那围头的头巾……都可笑。

“勒勒……”我学着他的赶牛声。

小琴笑得流出泪水来了。弯着腰，停下来。喘过一口气，她的脸色逐渐平静下来说：“咱们别笑了，乐极要生悲的。”

我也大大喘了口气，仿佛借这一口气，把满身所有的足以发笑的情绪全驱逐出来似的。这以前我在自己的绝大快乐的世界里，自身外没有一件物体能够映入我的视界，现在我注意着商店的行列，开始寻找刘不林斯基糖店了。只见洛布达还在头前走，卷着尾巴在一个冻蟹摊的摊脚下撒尿，并且和另一条壮实的公狗互相嗅着。

“洛布达……嗤！”我作声驱逐它，怕它和那公狗厮咬。

小琴告诉我：“到了，到了……这不是刘不林斯基吗？”

我望见那座有方大的玻璃橱的洋式商店了，所说洋式商店，就是说不是中国式的那种把门市全部坦露出来的商店，而是面街有门、有窗、有墙壁；只不过门口上面有横的匾额，窗口布置着这家商店主要的货色而已！有的墙壁上还贴着小幅的广告图。而刘不林斯基的橱窗展列着山形的水果罐头，那顶峰上散布着棉絮，上端用红丝绳悬着苹果，还有冰藏的鸭梨。

橱窗左首有一块长条面包，上面站着一个俄罗斯型的慈祥老翁，肩上、头顶也全是挂着棉絮，仿佛是冬季落雪的情调一样。

“这是圣诞老人！”小琴望着橱窗说。

“圣诞老人是干什么的？”

“管耶稣教堂的老头儿！”

“我们到耶稣教堂去玩儿呀！”我想起每礼拜六晚上神秘的钟声。

“耶稣教堂挺远的，在东城门那边，有那么高的钟楼，那才高呢！”

“那上面有人住吗？”

小琴摇摇头，又指着橱窗说：“你说这是用什么法儿做的？”她指的是面包。

“用火烤的！”

“对了！”

“我们买一块面包哇！”

“我看你那是多少钱！”小琴捉住我的伸展开来的手指说，“五分钱，只能买一小片儿。”

“你去买呀！”

“你去！”

我突然感到走进刘不林斯基的门里去是多么不易，那幼小的心灵是多么畏惧。因为面对着这样一座庄严的大商店，只买五钱日币的东西，又害羞，又怕给里边的人推出来。终于受不住小琴的注视，我心怯地推开门走进去了。推门时我像推自己家里的门一样，不想那门是带钢丝发条的，一推就开，反而使我的心更虚了，自觉脸也发烧了。

反映在我眼睛里的，是油光的红色地板，屋中心整洁的别列器。尺

半宽的有图案的地毯，从门口伸展到横的有玻璃的栏柜上，柜里分上下两格，展列着各式西洋点心。那背后有一排玻璃货橱，展列着各色罐头以及盒装的食品。左首且有排放水果的长条货台。上端是贴壁的货架排着装糖的大玻璃瓶。我面对着箱式玻璃柜橱背后站着的一个壮健的俄国人，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只觉满鼻孔是水果和牛乳的混合香气，屋子又是烘人的温暖。

那俄国人我曾看见过。第一眼就认出他是给中国军队缴械而曾经收留我们住在那个有冰场的大院落的军官。那时候，他曾经被另外一个军官推过——他正在脱靴子，靴底上的泥屑，全落在另一个军官的毡子上，给那军官用手推开的。因为他嘴唇那两撇曲牛角的胡须给我的印象很深刻。现在他手里还握着那个大葫芦烟斗，不同的是穿着秋季的西装，而且头发又是整洁的，无疑每天是涂着发膏的。

“你要什么？小弟兄！”他用中国话说。

“列巴！[注]”我的脸通红，怕他看不见我向他显露的那五钱日币而以为我是向他乞讨。我用手指捏着那五钱日币，向他伸着。当我想到应该进前几步以便递到他手里的时候，他——那魁梧而又笔挺的身子，向我走来了。

那时候，一个两臂赤露的俄国妇人从后门的阴暗甬道上走来。臂肉丰满，穿着圆口的没领子的花布衣裙，那花布的颜色复杂而且又美又雅。这里所说衣裙，是因为中国没有一个适当的名称，总之衣裙是连在一起的。颈下佩着发光的胸饰。脸色红润，有一双琥珀色的眼睛，光芒锐利，却不美。尤其是胸前那两个勃起的乳峰，我觉得她自己也一定是不胜累赘的。她微笑着，在我眼前蹲下来，注视着我的那瞬间，用她的两手捧着她的下颏，我奇怪她的嘴唇上有一片细软髭胡一类的绒毛。她回脸望着那俄国店主（我想是刘不林斯基本人）说什么。刘不林斯基正接过我的钱去，听到她的话也笑了，并拍拍我的头发。

“那个！”我指着玻璃橱里的小面包，我想五钱日币只有挑那小的买。

于是女主人和刘不林斯基放声笑了。

“那个六毛一磅的！”刘不林斯基说，“这个，赫拉少！好哇！好哇！”

我的脸更红了，他反而递给我一块方形的大面包。

我默默望着他，他向我笑着，并扶着我的肩，给我打开门，仿佛唯恐我多逗留一会儿似的。我向外走，又见肩上伸来五只染豆蔻的手指，在面包纸袋里投入几块纸包的糖棍儿。回头一看是那俄国女店主，含着笑望我，那眼睛表示她是怀着好意赠送我的。但我觉得没有花钱，实在可羞。离开门口，我第二次回头望她，她就向我扬着手，仿佛嘱我：“放心！好好地走！”

街上却不见了小琴，原来她是避在左首一个中国绸缎店的墙壁角上，不是故意和我闹着玩儿，而是唯恐给刘不林斯基看见似的。

我望见她了，她才笑着跑到行人板上走近我：“都是什么呀？”

“糖和面包。”我说，“我们分分哪！一人两块糖，剩下这块带给我妈！我们先吃糖？先吃面包？”

“别在街上吃，老师看见了不让！”

我们就急急往回走了，一边还呼唤着洛布达，因为它老是落在后边，立住脚在别的大狗前面摆威风。

四

“我先吃一块糖啊！”当我们走到车门洞子的时候，我用一只糖棍儿抵触着嘴唇说。

“别吃！”小琴说。

我是多么温顺地听从她的话呀！立刻把糖又放到口袋里，并且用眼睛望着她，仿佛想要窥探她的脸色是不是由于我的顺从而欣喜。

就这样，我没有注意到前面，因之发现崔婆站在眼前，不觉瞠惑起来了，我望见小琴又现出冷静的眼光，又仿佛站在几里远望我似的，闭着嘴唇不说话。

“你娘正找你呢！到哪去了？这是谁给你买的？”崔婆望见小琴，嘴角就现出微笑。不知是见了小琴就喜欢，还是因为我手里有一纸袋食物，她以为是小琴买的呢！

小琴冷静地望着崔婆，不说话；又望望我，突然跳着跑开去了，有如一头受惊而且心欢的小野鹿。

“小琴，面包哇！”我提着纸袋向她示意。

小琴那时候已经跑开两丈远，站住，回头望望，瞬间，摇摇头，又跳着跑开了。

“我看看哪！袋里装的是什么？”崔婆说。

我始终不给她看，而且一进便门，就把崔婆抛在身后跑进屋子去了。这也并不是对她抱着反感，而是一般儿童得到珍贵的东西，在母亲没有见到以前，不愿给别人看见的那种心理使然。仿佛别人看见了，再拿到母亲那儿就失去稀罕性似的。

母亲正在暖炕上绣手工，那是为她自己过年穿的鞋面上精心刺花

儿。阳光从玻璃窗透进来，母亲的影子一直反映到炕下的砖地上，而且她也似乎给这大好的冬季阳光渲染得年轻并且愉快了。没进屋，就听见她那低柔的鼻吟了，这声音使人感觉屋里分外地幽静。我一下子就从门外跳到炕下正当她的背后，而且不自主地叫了一声。

“这孩子！是不是要吓我！”

我就得意地笑起来。母亲低下头，仿佛在这瞬间，她才想起她曾看见我手里拿着什么。又抬脸望望我，说：“买什么来啦？”看清楚是装糖果的纸袋，问话的口气也就不想要我回答，继续着刺绣，一边说：“你爸爸出去了，你不是自己要给老韩家送山兔去吗？你爸爸可说他不管呢！”

我就问在哪儿，并且望见装山兔的小口袋，就更觉这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了。那时我的心情全注意到糖棍儿和面包上，因为母亲连看都没有看一眼。

“妈！我在刘不林斯基买的，你看看哪！”

“我不要看！”母亲说，“你自己吃吧！”

“要看！”我坚定地说，“妈！你看哪！”

“我不要看！这孩子，我这做事情呢！你没看见妈忙吗？”

“那么你吃一块吧！”

“吃也不要吃！”

“一定要吃！”我把剥去纸的糖，送到母亲的嘴唇间，母亲还说：“唉！这孩子！”终于用牙齿咬住了，却依旧刺绣着鞋面，仿佛连吃东西都没有时间。实在是可以一边嚼糖一边做手工的。

另外把纸袋递给崔婆了，让她保存着。于是提起装着山兔的小口袋，临走，还站在炕下坚持着等母亲把糖吃了才肯走。这并不是有意识地想孝敬母亲，而是要看看母亲顺从我的意思吃糖的神气，当时母亲望了我一眼，从那眼光里我觉得母亲是感到被逼的愉快，脸色还装着被逼不过的气恼，而且笑了。

我高兴、骄傲，而且自得，跳到院子，跳出便门口。

“那是怎么走路呢！让你爸爸碰见不责问你才怪！”我听见母亲在玻璃窗户里说，听声音就知道她是没有望我，只不过从我落脚的声音中听出我是雀跃着跳动而已。

当我路过有条岔街的街口时，我望见那里摆着完整的狍子（就是南方人叫作麃的），麋鹿，还有红甲的大冻蟹，鲤鱼……成堆的野鸡，它们全都冻得挺结实。这里几乎成了山味海鲜集中的市场，不再是夏季那些乡下高丽妇女林立着出卖她们土造的酱油的市场了。卖主大部分是屯落来的旗户，说话舌音重浊，往往把“曾”读成“僧”，把“自由车”读成“斯由车”，把“花儿”读成“淮儿”。我望着他们那春天雀群似的喧闹情景，险些撞到行人的身上。这条路，我只一年没有走过，行人板有的就朽烂了。

以往我一直觉着很远，现在走来，只是离家百十步的距离，就到了可以走车的这条胡同。而且，两旁的板障子和一方一方的脚门，我全生疏了。就是从前那所面街的大车门，也重新油漆了，屋檐柱子一色是朱红，门板漆着黑漆，门框也是黑漆，且有朱红色的长线，看来是又高贵又庄严，并且美。等到从边门走进去，才发现那所大院子已经分作两个天井，院中心砌了一道有瓦檐的砖墙。大门开时，恰好能容一辆车转弯，左首又是一个有铜环的车门，向右拐，就是给砖墙圈在外边的韩四叔的院落了。这时，一个青年军官正蹲在门前的阳光下，逗引鹅玩儿，若不是有那些鹅作证，我真要疑惑这是不是韩四叔的院子了；同时我又望见躺椅上有个人，用白毯子裹着晒太阳。我想一定是韩四叔。

那个青年军官，挂着武装袋和短柄小剑，给人一种英俊有为的印象。他一仰脸工夫，望见我了。一会儿，他突然站起来说："是连哥儿啊！长这么高了！"我已经走到他跟前，可是我没有理他，因为我从来就不认识他。我心里想：是谁呢！嘴里就喊："韩四叔！韩四叔！"其实我对这陌生人会不自觉地畏怯，而且也不敢望他。

"是谁叫韩四叔哇！呵——"韩四叔望见是我，反而闭起眼睛，故意地说，"是谁呀！呵——我怎么听见这声音就很熟哇！走过来，让我用手摸摸！"

"你早就看见人家了！"

"哪儿看见了，我连眼睛也没睁——再向前走走！我来摸摸试试。"韩四叔就在膝前放下那两个紫光闪耀的木蛋，"这是耳朵轮子！"

"爸爸！人家送东西来了，您还逗着玩儿！"那个青年军官又摸着小口袋说，"这是什么呀！怎么还是活的呢！"

韩四叔也立刻睁开眼睛。

"是一对山兔，妈说韩四婶儿喜欢，叫我送来……"

"德一他妈！快来看看哪！人家给你送东西来了！"韩四叔向室内招呼，又俯下脸来说，"别让它们跑出来呀！"又向德一说，"抓耳朵、抓耳朵！你那是抓它什么？"

"我还没抓住呢！不是抓耳朵抓什么！我懂啊！"

"抓住没有？你把口袋提起来，让它们的四脚不落地，不是好抓了吗！抓住没有？"

"抓住啦！"德一就从口袋里提出一只山兔来，"挺漂亮呢！"

“我看看肥不肥！”

“肥，你就想吃了它！”韩四婶儿走出来，用敌视的眼睛望着他说，之后，转脸向我，却笑了，“连哥儿！你妈好吗？你爸爸怎么不常出来串门儿呢？”又问，“上学堂了没有？认识不认识你大哥？”

“不认识！”

“不认识我？”德一说，“你忘了，我过年抱着你去看过龙灯……”

“他那时几岁，还能记得这些！”韩四婶儿说，“不怪你不认识，在讲武堂三年啦！没回来。回去告诉你爸爸，就说你德一大哥今年回来过寒假啦！刚到家，过两天就去看你爸爸！记住了！”

“快别说这些啦！妇道人家就是这些讲究，快找个笼子装进它们去，等几天德一丈人来做酒菜。”

“说得那么好听！还要养活几天哪！”

“养活什么？还不有的是。要养活明年春天再叫你亲家找人逮。”韩四叔仿佛就这样确定了那两只山兔的命运似的改口说，“连哥儿！过来爷儿俩亲热亲热。我摸摸你的手哇！凉不凉！”

不知是因为我的年龄大了一点呢，还是韩四叔在这一年当中的日子过得不富裕，我觉着韩四叔的口气比从前是消沉了。虽然依旧玩弄着那对紫辉闪耀的木蛋，虽然见了我这样大小的孩子还逗着玩儿，然而他的口气当中，已经失去从前见了我就要“过秤”的那种深切的兴趣了。他的脸色也看出消瘦的影子，头发有的灰白了。还是穿着那件古铜色皮袍，还是不扣纽扣。两脚拖着布鞋，交搭在一起。他说：“若是你晚来一两天，作兴碰到梅姐呢！你知道，你梅姐整天念叨你呢！”我这才知道梅姐跟随德一媳妇下屯收租去了。

我们说话的时候，德一在屋里发出兴致勃勃的声音：“妈！这是一公一母吧！——怎么看不出来呢？”

“你快放下吧！老是提耳朵，老是提耳朵！……”这是韩四婶儿的男人腔调。

我很想跑进屋去看看他们怎样处置那两只山兔，但是韩四叔握着我的两只手，我没法得体地摆脱开。我望着韩四叔那一排露出唇外的门牙，突然对那两只山兔的命运关切起来，到现在我才想到他问“肥不肥”的用意，才明白他说做酒菜指的是什么。

当德一再走到院心的时候，我的注意力又给他身上响动的金属声夺移去了，原来不只是短剑声，他的脚下还有马刺，他是穿着高筒马靴的。现在他脸上露着微笑，又骄矜又高雅，仿佛他自己也觉得胸脯是多么壮健，而微笑的姿容又是多么优美。直到我步入青年时期，才深切地体会到离开学校回到自己家庭度寒假的心情，那心情是悠闲、温暖，于是也常常想起德一给我的第一次印象来。就是说想起他现在闪在嘴唇上的愉快和骄矜的微笑来。而且也了解这微笑：不单是由于假期的悠闲；不单是由于久别的家庭的温暖；不单是由于重温故乡的风情；而主要的还是由于青年时代对于未来日子崇高的梦想，正如一般人在度他青春期的时候，却完完全全把幸福寄托在未来的日子上，而且蔑视父母的生活布置，蔑视周遭的人，把自己看作如站在鸡群当中的孤鹤那样的高贵，虽然外表对他们是谦恭的，然而这谦恭只是因为年龄和辈分使然。

当我离开韩四叔的院落时，韩四婶给我驱赶着鹅，并且说：“给你妈带好哇！给你爸爸也带个好！就说你四婶儿年前忙，过了大年初一就给你爸爸拜年去。”说着话，还弯腰去拾那落在院心的一株枯枝，她并不是为了保持院子的清洁，而是因为要增多炕下一株柴。这印象到现在还很深刻，韩四婶儿是用怎样的注意力支持着这个将没落的古老家庭啊！但那时只觉得韩四婶儿不诚心，我想，假若韩四婶儿看重她自己所说的话，是没有心去拾那株枯枝的。在这些印象当中，有一个念头始终

飘闪在脑子里，就是从那所大院落的变化，从韩四叔对我说话的口气和韩四婶儿对我的亲切，以及从德一的微笑里，我觉着自己是离开幼年时代了，并且我有了自己的幻想，那就是明年进县立高等小学，等到长大起来也入讲武堂，做军官。迎接着我未来的正是少年初春的黄金色阳光。

---

1. 抱出，意为孵出。——编者注
2. 俄语，没有活儿！——编者注
3. 俄语，夫人，有活儿吗？——编者注
4. 抽冷子，意为冷不丁。——编者注
5. 列巴，俄罗斯面包。——编者注

第二卷





第一章
红旗河冰上夜滑

一

一九二一年旧历十二月三日，是我六周岁的生日，离过年还有二十七天，一过除夕，我就是七岁的孩子了。

这正是冬季的末尾，天气格外地严寒，就算温暖的厨房，一到天亮，水缸里边都有一层薄冰，食具橱里杯盘之类的瓷器也都有冰碴儿，那是洗后所遗的一两点水滴儿所冻结的，若是羹匙放在海碗里，那么一定凝结在一起，只要一提羹匙把儿，海碗也就离开食具橱，要使它们分开，得特别小心，有时五六个瓷盘连在一起，但一遇到温暖气，立刻就又分解开来。厨房大半夜都是灶火熊熊的，还这样冷，屋外就更不用说了。

这几天，崔婆睡得都很晚，连夜赶着制年嚼咕[注]：包冻饺子，拉屉……所以厨房一到晚上，就特别诱惑人。水蒸气充满了空间，满眼都是乳灰色的雾，乳灰色的水蒸气。窗玻璃上永远流滴着雾气所融化成的水流。在早晨，那些水流就变成浓重的霜，那些玻璃像白云石一样，完全给坚霜掩蔽了。厨房门的边缘钉着一圈儿狗皮，为的是遮风，因为北方的冬季，就是门缝一隙儿空，那风吹进来，也会使一天烧三十斤煤的火炉失去热力。所以那些狗皮也都结着霜，正像农民下颏周围的羊皮帽子的遮耳一样，正像沿唇有胡须的车夫一样，热气浓的地方就结成细小的冰柱，可是现在全融化成水滴儿了。玻璃上、门缘的遮风的狗皮毛上、水瓮上，只要是阴寒或是冷冽的角落里，全流着水点儿。那些浓的

水蒸气就这样消逝一部分，然而，锅炉的笼屉上又有新的水蒸气喷散出来。

我每次进去都觉着是走入了雾的世界。只见一片乳灰色，发黄的那一圈儿是灯光，发红的那一圈儿自然是烧火的灶口了。除了这三种光彩，起初什么也望不清楚。我时常在这时候，听见崔婆用嘴吹气的声音，我就知道她正在察看蒸笼里的豆馅包子，或是发酵的馒头。在浓的水蒸气里，她也望不清楚豆馅包子是不是蒸熟了，北方厨师在这时唯一的试验方法，就是用手指去按一下，若是面有弹性，那就是熟了。在察看面馒头是不是有弹性的时候，崔婆就连声吹着雾气，同时这呼嘘也仿佛能减轻手指所触的蒸物的热度似的。若是还没熟，她就迅捷地盖上蒸笼，喃喃自语着："烧了两抱劈柴梓子了……我看看还等什么时候？"那时她向炉口放进一块劈柴，又会对自己说："再放进一块……还得放进一块去。"她完全醉心在火候上了，这时我若发出声音，她就吃惊说她不曾注意到任何人进来。那厨房在以往的日子里，是她独自的世界。从前的厨师傅早在父亲的商店歇业的时候走掉了，父亲是从来不越厨房门一步的，母亲也是入晚不进厨房的，现在是冬天的夜晚了，只有我和她平分这雾世界的温暖。往往我一进去，还没有看清楚崔婆的身影，就听见她说："赶快关门，嗤——这风，城外又得冻伤几个俄国醉鬼。"她一有机会就说几句俄国醉鬼，仿佛俄国醉鬼已经和她结下血仇，其实，只因为那些流亡的白俄天天来敲院门，麻烦她开关而已。每天她都得跑到院心两趟，洛布达咬得那么厉害，她心里明知道是俄国人，但口里还问："是谁呀？怎么问也听不见作声！"等门一开，那穿戴褴褛的白俄就问"活计的有"？眼睛望望她的手，是不是带着施舍的麦饼，手就用斧子作劈木柴姿势。"没有，没有，怎么不冻死你们，一天敲八遍门，这个来，那个去……"崔婆这样说着，早就关上门跑回厨房来了。只这么一会儿，就冻得她手肿脸红的。对白俄虽然这么凶，然而听见中国乞儿高声恳求一点布施的声音，哪怕外面落着雪，她也会出去施舍一个馒头，但还是说："再别来了呀！我就不愿听这种可怜的叫声！"第二天若是这讨饭的再来，崔婆依旧是出去给他点吃食的，哪怕她正忙着烧灶、炒菜

什么的，也会搁下来，匆匆地从悬在屋梁上的吊筐里，摸索个豆馅包或是半块馒头带出去，而且这吊筐里的食物，永远不断，吃剩的面食，她都代讨饭的保存在这儿，仿佛周济那些乞讨的中国人，在冬天的严寒日子里是她精神上一种很重要的安慰似的。

过辞灶节的第二天晚上，我照例跑到厨房去。天还没有完全黑，可是冬天的日子短，四五点钟，说黑就黑了。那时候，水蒸气正在空间散布着，还没有浓到每天夜深那种望不清楚灯光的程度，就听见崔婆说："快关上门，连儿！进来，我问问你。"

我从蒸雾里嗅出一种油香气，就知道锅里正煮着猪杂碎。灶火毕毕剥剥作响，因为那些木柴是潮湿的。

"姥娘！火都烧到灶口外来了。"我就蹲在灶口上说。望见从木柴的裂隙间直泄的潮气，有的冒出白沫，旋转着，嘶嘶发响。

"向里推推，进里屋来呀！我有话问你呢！"

"做什么？"

"我看看你的耳朵呀！都冻烂了，痒不痒？进进出出得戴帽子呀！赶快上炕，这里多暖和。上来呀！"

"等会儿那些木头柈子又烧到灶口外头了。"

"不要紧。你上来试试这个鞋底合适不合适，你不要扯我的麻线哪！上来，坐在这里。"

"姥娘，锅里是不是煮着蹄膀？"

"刚煮，还早呢！你爸爸和你妈妈说话不？"

"不。"

“把脚伸直了，我看看大小中不中……我也不知道，你娘的性子怎么还是那么强，你爸爸年纪老了，还有不想海南家的。”她的眼睛望着我的脚，我的脚扼在她的手里，几乎触到她的下颏了，还差一两分，我就向前伸，想抵触她发光的下嘴巴。

“别动啊……连儿，你不想跟爸爸回海南吗？”

“不。”

“怎么不？海南家好哇！哪像这里，整天大风大雪，出不去门口一步。冻死人的天气，姥娘可住够了，姥娘可想回去了。”

“到谁家去呢？”

“到谁家去？找你实榴大舅哇……还合适，我当要大两三指，这样一穿棉袜就好了……”她这么夹一句又说，“你实榴大舅那个孩子也有十岁了，个子恐怕比你还高。”她用牙齿咬着鞋底的边缘，为的是布层紧密，锥针眼儿省力。她说话的工夫，用针在头发上擦擦，仿佛要磨锐它似的：“海南家还有大虾好吃……”

那时候我听见向街的车门走道上，跑进来几个孩子的脚步声，还听见金锁的声音：“进院子来等我呀！”像听见草丛里的声音的猎狗一样，我立刻跳下炕来。崔婆的呼唤我也没有时间回应，就跑出厨房后门，伏在板障子上窥伺着金锁儿，若是向前院跑，我就想还不等我开开门，金锁儿一定跑过去了。在这儿，我截着他问：“到哪儿去？”

金锁儿光着头，头上飘散着热气。一手提着有皮耳的制帽，回话也不住脚：“到红旗河滑冰去。”说着就跑过去了，我想，他是回家取冰鞋。

“等等我呀！”我高声喊着。我还伏在那儿，若是金锁儿不回声，我虽这么要求，也不会去的。但听见金锁儿头也不回地说：“可得快

呀！”我就向前院跑了。

洛布达从大茶箱做的暖窝里也跳出来。它受了我的感染，精神焕发地跳跃着吠叫，而且追随我进了母亲的屋子。虽然我低声威吓它，它还是摇晃着尾巴吠叫，不过吠声短促了，威吓确乎发生了一点效力。

母亲正坐在炕上为她自己的新鞋刺绣。各色丝线簇，摊在她的膝盖上。她面向着窗，这时回过脸来小声问：“你又要做什么？一动就跑，不会一步一步地走吗？你妹妹刚睡着，又要惊醒她……把别列器的底透透，添几块煤进去。”又回过脸来说：“做什么那样忙，不把煤块敲碎了，就那么一大块一大块添上去，不把火压灭了！”

我是怎样地着急呀！一时又找不到敲煤的铲子，就攀着煤块轻轻向地下砸。其实，铲子就在别列器的脚下，母亲说了我还没看见，直到指给我，才把煤块敲碎。而且还得轻轻地把炉门打开，轻轻地用铁铲把碎煤块投进去，这是掩饰自己的心慌，惊醒妹妹倒是小事情。

“崔婆在厨房里做什么？”母亲背着我问。

“给我纳鞋底呢！”这时我已经把炕壁上的三只耳的皮帽子摘下来放在背后，一手用火钳透着炉底，做出安静无事的神气。而洛布达正两眼灼灼地望着我，仿佛我的秘密它都深切了解似的，我用眼睛瞪瞪它，它就摇着尾巴，躲开眼睛向别处望，那意思表明，它是很怕触怒我的。等到走至门口，又回头望望我，看见我仍然向它怒视，就舐舐嘴唇，表示极无聊的神气，到外屋角落里卧伏下去。我是深怕它听见院外的跑声而吠叫，那就会唤起了母亲对我的注意，我想院外快有跑步声出现了，尽想很迅速地溜出去，洛布达也仿佛在注意侦听什么，两只耳朵不时地扇动。我就用眼睛向它怒视，它虽然在我的眼光下蜷伏起头来，尾巴夹在后脚间，可是耳朵仍然不时地竖立，并且状似瞌睡，实际上还偷眼窥伺着我。

“你蹲在那里做什么呢？”母亲忽然说。

“没有什么！”

我责备自己，早就该溜出去了。为什么老是蹲在那里呢！透完炉底那该是多好的机会呀！可是我还等着什么，现在母亲注意了，我又不好立刻挪动。定定地蹲在炉子旁边，用全力侦听着院外，可有什么脚步动静。就是这时候，我嗅到一种布料燃烧的烟气，原来我的长袍子前襟接触着煤灰，烧了一块。若不是听到金锁儿高声咳嗽（我想这是他故意给我的暗号），我还瞠惑地望着烧了一个小洞的衣襟发呆呢！



现在我的智力立刻恢复了，站起来，悄悄离开了母亲的卧室。果然洛布达是侦伺着我的举止，立刻跳起来，抖擞着身子，汪汪吠了两声。

“你又到后院去做什么？”母亲的声音。

“试鞋底！”我不知道怎么这样聪明，我自己都吃惊回答得是这样快，这样理直气壮。

我听见克克的哭声，她是给洛布达惊醒了。趁着母亲的注意力集中在哄她重新入睡的工夫，我悄悄开开院门，并威胁着洛布达，禁止它跳出门去，为的是它险些破坏了我的出游，并且朝它下巴踢去，可是它仿佛早有防备，反而伏身从我脚下跳到门外去了。

二

北方的冬天，下雪的前一天，就是没有呼啸尖锐的寒风，空气也是冷得刺骨的；而大雪落下以后，气息又特别地暖和，仿佛它们的工作完毕而休息似的。这和夏日的雨落之前那种酷热，雨落之后又凉爽的气候，正相反。

这天晚上的天气很温和，正是雪后的日子。洛布达一蹿出门，就望空高吠，表示着它双倍的愉快。只有从囚牢里走出来的犯人，又遇到风平日暖的日子，才能理解这种双倍的愉快。那时候，我继续叱呵着它，没有踢着它而且让它跑出来了，我非常不甘心，尤其是洛布达不时回顾我那双眼睛的神气，全不把我的威胁放在眼里，更觉着它那狡黠姿态的可恨。它现在是嗅着墙脚走，望见我将要走近了，就又似一个胸襟磊落的英雄似的，摇着短尾向前跑几步，继续寻求墙脚上某种气息了。我一点也不露声色，心想不使它防备，一遇机会就用力踢它一下。这种心理，不单是由于它违背我的意旨，从我的脚步下逃出门来，主要的是它

拿我当孩子欺侮。那回顾的眼睛是说："你威吓我做什么，悄声点吧！小主人。我反正也不碍你。"车道两边，从临街车门直延展到我背后的大院落，全是昨天一整天落的雪，经过一夜，就冻坚实了。除了当中一条行人道，印满交错的鞋底的痕迹外，一色是高高低低的海波形雪原，就是雪层高岭的岭线，都完美地保持着昨晚上寒风的趋势，只有在这里可以理解"风姿"的真正的意义。两边的板墙全挂着雪块，有的壁板上的雪块，缺了一角，可以看出那是人力震动掉的，至于临街口车门的茅草檐上，完全垂落着冰柱了，一排利刃般倒悬在上面，我很快地越过这里，怕那冰柱上寒冷的水滴儿。它正淋漓地滴着呢，虽然太阳已经落下去半小时了，而且白天又不是艳阳天。

洛布达沿着墙脚的雪层上走，遗留下花瓣形的足爪迹，仿佛洁白纸上印的一排朴素的图案似的。当我在车门的冰柱下跳跃的工夫，洛布达就吃惊地夹着尾巴窜到街口，不想它是在时时刻刻防备我呢，停下来刚想回望我，我就跺着脚威胁它，它又跑开了。我的心这才得以舒展，出门时所有的气愤，在威吓它的那一瞬间全消失了。

实在呢，我还担心追赶不到金锁儿。父亲的商店门市口的空地上，围集着许多人，我不知怎么在寻找金锁儿紧急的时候，会窜入人丛里去，从这里可以知道，实际上我不是对于红旗河滑冰有特别兴致，不过借机到街上来玩玩而已。那时我想这里一定出了什么案子。但明明从人腿空隙里窥见的是个卖鱼场，可是仍然窜进去了。不想洛布达也随着我窜进来了。映入我眼睛里的是山堆的日本青鱼、箱装的冻鲤鱼，那些箱子全打开盖子。鱼目血红，而不管是青鱼或是鲤鱼，都包在冰衣里。渔场主人忙碌着收钱，一边高声报着数目："又是一元，伙计！挑大的穿十条！"他是传声给他的助手听的，精神却完全注意在银洋上，用食指挑着，每收入一块就用另一块袁洋敲着，迅捷地投入地摊中心的破竹篮里去。他的助手一边应和着："知道了——又一个十条。"一边穿着鱼。穿鱼针是铁条做的，尖端有洞，一尾一尾穿着鱼眼。洞里可以套麻绳，把穿鱼针一抽，那些鱼就移到麻绳上，可以用手提了。这只是青鱼，至

于鲤鱼，他是用麻绳在鲤鱼尾上做扣，倒提在买主手里的。这助手是一个年轻人，头戴旧的商人皮帽，古铜色棉袍的前襟卷在腰里。他的穿鱼手法是那么熟练，两手冻得血红，挂满片片鱼鳞。

渔场主人是个微胖的中年人，穿着短皮褂，羊皮套裤，上下一色的发光、油污，仿佛一个卖猪肉的屠户。他的两手也挂满鱼鳞，冻得又粗又红。可是他一直兴奋地高声唱着，再加袁洋的玲琅声，买主的询问、讨价、还价，形成一片嗡鸣。

当我一进去，他就望见我，迅捷地用手在我嘴唇上抹了一下。这完全出乎我意料，又腥又冷，我吐口唾沫，用手背擦着。他就大声笑起来，仿佛这是欢迎礼似的，我真不知道为什么那些粗鲁的山东人以这样的欢迎式对待他们喜欢的小朋友。而且团聚在那里的人，也以此为乐。我又望见金锁儿也站在这里，他的两手按着膝盖，俯着腰，正入神地观望那渔场主人穿鱼的手法。我望见他并不去打招呼，还自庆没有让他看见，否则他一定也望着我大笑。我也模拟着他的姿态，故意向前屈身，两手按膝，我私心以为这姿势是美的。另外还有些县立小学的学生，他们都戴着我所羡慕的有皮耳的制帽，手里提着冰鞋。不过他们是蹲在那里。他们都入迷地注视着人家穿鱼。特别是一个穿旧棉袍的学生，满面痴气，左耳轮上拴着个红线，在那里出神地观望，更显得愚蠢可欺了。他那旧棉袍本来就短，他的两手从袍襟插入裤子里，棉袍襟就提到膝盖上，露出胯骨。那部分的裤子全破了，有一大块新补丁。裤子是蓝色的，补丁是黑色的，又用的白线，这不调和的色彩，显得寒碜而褴褛。我想：这样穷的人怎么也上学堂呢！后来他说过，母亲早亡了，那块大补丁还是他父亲手缝的。他父亲是西城的木匠。他叫小和尚，在学堂叫魏学文。

那时渔场主人又大声喊起来："伙计！挑大的呀！"又向买主说："这条又肥又大！我不骗你，伙计把这条穿上。"

"不要那条，不要那条，都压坏了。"

“伙计，买主说不要那条——来，咱们换一条。”顺手他就掷过去一尾，“那条有两斤重——好，小的咱们不要，换大的，说真话，这条可有十斤重吧！你看看，是吧！好生意就好做，当着真人我是不说假话的。伙计，穿上这条。”他在说话时还夹着，“刚从海口运进来，你向石头上敲敲，叭叭响，还说不新鲜。”这是向另外顾客说的。人们都微笑地望着他，仿佛他话里含的欺骗成分，变成可爱的了；而且，又那么有诱惑力。相信一个刚吵过架的人，离开使他愤怒的妻子不久，只要在这里路过，有一两个字眼吹入他耳朵里，也会忘情地回脸望望这鱼摊主人而不禁对他微笑。

那些青鱼冻得都挺结实，而且冰滑，有一条他刚投到鱼堆上，那裹着冰衣的青鱼，又滑下来，滑到麻袋场子外的土地上。

“呵！”他纳罕[注]地向着青鱼说，“你还要滑冰儿玩哪！”第三次掷上去，这次掷的姿势是那么突然，仿佛是投掷一块烫手的炭火，他吹着手指：“噗——噗——它还咬呢！”那狡猾的眼睛环顾着鱼摊前蹲踞的小学生们，做出吃惊的神色。我们知道他是骗人，可是那瞬间都为他的作伪所欺，而瞠惑地互相观望，并注视着他那血红的手指。金锁儿最先笑起来，我也就纵声地笑，表示自己不受他的欺骗。可是他立刻提起那条咬人青鱼，让我们摸摸，可是谁也不敢动手。我从他那不怀好意的眼睛里窥出，他不是想朝试摸者的袖口里放，就要塞入人家衣领里冰冰脖子。那是多么怕人的冰凉感觉呀！果然他向我们动起手来，我们都躲避开，临到自己还距离三五寸，就缩着脖子害怕地呼叫。临到别人又兴致勃勃地巴望着。不想魏学文在躲避时，竟跌倒了。因为他的两手是插在裤筒里，跌倒时仿佛失去双臂的人，抖动着想要挣扎起来，口里还应和着我们的笑声，但声音含糊不清，距离啼哭的界限不远了。但他的同伴帮他立起来，他那异样的笑声还继续着，只是气色沮丧，那瞬间仿佛介立在哭笑之间，犹疑不决。突然他咧开嘴，笑声转变，而且泪水扑簌地滴落下来，我奇怪为什么那时他的两手还不从裤筒里抽出来，而且安然地用舌头舔着嘴唇，那泪水是沿着嘴角流滴着。而渔场主人一无感觉地应付

他的顾主去了。那顾主是个高丽乡绅，戴着高装的黑布风帽，穿着朝鲜白缎子制的棉袍。他身后还跟随着一个短打扮的高丽农民，头上围着包头巾。从腕子上吊着的短鞭子看，又是一个车夫。只见洛布达在人丛间向他吠着，摇头摆尾，仿佛是对待父亲的熟友似的，那高丽乡绅向他低声呼唤并招手。正在这时金锁儿高声说什么，他那激动的脸色上有一种特别的气质，我立刻给这激动的脸色所感染。一条猎狗会在它的伙伴某种竖耳的动作上，唤起对于某种声响的注意的。现在和这种情形一样，我的脑子里现出红旗河的冰场来。金锁儿用眼睛向我示意，我就和他们分头从人丛的大腿间窜出来，在人群外说话就听得清楚，我意识到的，果然是到红旗河去。现在想来，若不是魏学文的啼哭打破了我们那团儿兴致，还不知继续在那卖鱼场周围守望多久呢！我们简直忘却了那冰场的诱惑了。

谁也没劝说魏学文，而他已经停止啼哭，居然声音很爽快地说："我们跑步去呀！"那时他的眼角还挂着泪滴儿，睫毛还泪洒洒的。

"金锁儿！咱们不要跑！"我说，并不向魏学文望。心想渔场主人和他玩儿，他自己不小心，跌倒了，还哭。私心很蔑视他。

"可是我们的冰场要让高丽人先占了。"他注视着我说，声音挺温和，眼光又亲切。本来我的私见要解除了，可是望着他那隐蔽在袍襟底下的两臂，我的反感又增加了一倍。

"为什么你老是望着我呢！"

我很惶惑，就向金锁儿说："你看，我哪儿望过他呢！"

"他望着呢，怎么样？"金锁儿说，"你还怕人家望啊！苦瓜精——走！咱们别理他。"

"我不去了。"他说。"不去就不去，谁还请你呀！"金锁儿说。那时

天气已经昏暗，冬天的路灯点得特别早，现在显出它们的光辉来。街道上来往行人很多，那么些腕上吊着短柄鞭子的高丽农户，那么些穿牛皮短靴的庄稼人，他们的皮袍前襟全卷在腰里，还有那些戴大耳狗皮帽子的山客。他们有的来自东部的大草原，有的来自北部的森林区，有的来自图们江上游的窝棚。带着木耳、蜂蜜、黄花菜、口蘑、海参，以及各种野味，批发给沿街设摊的摊主，又置买年货带回去，包括香纸、鞭炮之类。不知怎么样，我现在又巴望魏学文能够追上来，穿越这些行人丛中的时候，我时时回顾着。因而四轮的农车来到我身边，才注意到那些马匹的鬃毛上全结着红布条，看来是这样新鲜，有年除夕一天天逼近了的感觉。那些车套上的铜环子、铜纽、铜钉子，那些牲口笼头上的铜扣子、铜圈以及项铃，全发着光。可以看出这些庄稼人是多么愉快地迎接新年，更可以知道这是怎么一个丰收的年成。进城来置买衣料和首饰的屯落妇女，全坐在车上。若是车上拉着年货，她们就坐在盖货物的干草上，高高的、尊严的仿佛进入露天大礼堂，头上都插着蜡制的鲜花，而且衣着也都崭新。不知什么时候，洛布达赶上我们，听见吠声才发现它。它是在行人板下的街道上走的，每遇见跟随着农车走的村狗，它就迎上前去闻嗅，胆大一点的村狗，警戒地停立一会子就走开去，胆小一点的不待它接近就夹着尾巴窜到它的主人——车夫的面前去了。更有的从车左躲到车右边去，不管胆量怎样不同，它们都有一个相同点，那就是惶慌不安，步伐又匆急。它们一旦离开熟悉的村落，走入这行人稠密的城市，再加种种的乱杂声音，完全都是陌生的，这一切都使它们的威势减小，而它们的神气却装作匆忙得很，仿佛它们的主人一样，有许多事要办似的，一分钟也不能耽搁。

“洛布达，洛布达！”我听见唤它的声音，那是魏学文，他已在我们对面的行人板上跑着，招呼时，并且向我望了一下，看出我没有恶意，那眼睛仿佛说：“你看，你们家的狗，都和我混熟了。”洛布达果真躲闪着车辆横穿过街道，在他身侧跳跃着，骤然竞赛似的，向前跑去，而且越过他，离开他丈把路，又跳下行人板，去迎阻另一辆农车旁的村狗了。

三

这条西大街在这荒僻县城的西城门外，是最繁盛的一条街市。那些屯落来的农车多数都在这里停歇，不卸牲口，就在它们项下放开草料口袋，任凭它们站在那儿吃。车主就在附近的年货摊上观看货色，车上留着个穿新衣服的小孩子守望着，有的是打扮得挺新的少妇，这可以想象到她和车夫不是夫妻就是邻居。至于那些屯落的大粮户的妇女，多半是车一停就下来照顾街两旁的绸缎店或是华洋杂货行去了，和小农家的车辆正相反，车夫一步不挪或是手抚摸着辕马臀部，一臂倚靠着马背，眼睛注视着行人而神色一无所见似的，现出在那里痴思呆想的样子，不用说那时他是用一只腿站着的，另一只的膝蜷曲着；或是倒在车上用毯子裹住身子睡觉。他们都多少喝了点酒，说是抵挡寒气。这一类车辆的牲口，比前一类就肥得多了，极少是牙口老的，多半的毛色光润生辉，可见它们的口料不只是干草，而那车辆的零件也无一不讲究，无一不完美。若是路程远的车辆，天晚才赶进城来的，全在东门外的大店里停歇，自然经过这里也不落脚。现在我们遇见的正是这类农车，而两旁空道上遗留着牲口粪和零散的干草，表示日落以前这里还停过车马，如今那些车辆早离城一二十里路了。街市越向西越渐冷寂，由于交易稀少，商店都吝啬它们的灯光，行人也就越发冷落了。这是互为因果的，只有一家的门口灯光辉煌，老远就望见大玻璃里的摆设了，门前的那块街道发白，积雪都失去色泽了。那是日本商店藤井居，橱窗虽陈列着各种小巧的日用品、工艺品、儿童玩具、糖果，主要营业却是酿酒。路过时我望见一个中国店友，在那儿擦当中的玻璃橱。另外还听见一种口哨声。面对着藤井居是一个宽胡同，直通红旗河。在这里我就听见那些在一二十里外奔驰着的车辆和牲口项铃、串铃的交奏了，此外是滋滋作响的声音，那是发自藤井居的汽灯。又有一种缥缈的喧闹声，这里的冬夜是多么寂静啊！偶尔还可听见街上的警察步行声，他们是穿着有铁钉的短筒皮靴。那夜空洋溢着的愉快的声波逐渐明朗，使我的精神顿然焕发。

“听！他们……”金锁儿欢呼道，“快……跑步。”

于是我们跑起来。这里的雪又闪光了，我们眼前失去汽油灯的闪光。周围微黑，而西墙上有半边月色，东墙在阴影里，是合记油坊的院落，从那院里马打响鼻的声音中，可以听出它是刚下工，蹄子敲着石头嘚嘚作响，而且唤起一阵狗吠。它们是听见我们的跑步声而隔着板壁追逐，爪子扑打着板壁，仿佛要撞破木板来咬我们似的。洛布达突然转回来，鼻子贴着板壁闻嗅，魏学文就呼唤它：“洛布达，洛布达。”仿佛他是洛布达的小主人一样。

我们看见胡同口的尽端，一道横躺在月色下的红旗河了。河上铺着雪毡，对岸有三五株矮松，枝叶上全垂挂着雪块，向南无尽止地伸展开去的雪原，在月亮下发着银白的光辉，河身越来越广阔。现在我们是跑出胡同口，立刻看见两组短小的黑影子，中间只距离一二十步远，彼此保持着互不越界相侵的秩序，各自成队地在那儿打滑刺溜儿，河冰在他们的脚下闪着两道黄色的金光，从南岸到北岸。遥远一些的下游，也有一组小的黑影，不过他们在白的冰面上，是从东到西顺着河面来往飞闪，围巾都在他们的背后飘抖着，可见有多么迅捷了，他们是些脚踏滑冰鞋的红旗河的骄子。有的远在一里以外滑行。

金锁儿带领着他的同伴，欢呼着跑下岸去了。一到河边，他们就形成一串飞闪过去，那已不是走，而是滑。仿佛有帆的船，有种行驶在顺风的急流里那种飘然的韵致。洛布达却在河冰的边缘上吠叫着，一会子俯鼻嗅冰，一会子沿着河岸跑，仿佛急于要找到有土路的地方走过去，终于没找到，回顾着我发出哀鸣。我向东，它也追到东面迎我，我向西，它又从西边来迎我。又用爪子扑我的膝盖，想要舐舐我的手，很容易看出它这种媚我的姿态，是祈求我把它带过去，至少也是表示怕我把它孤单地撇在岸上。我那时就扬脚踢它，因为它阻挡着我的路，我的注意完全集中在那些飘闪的小黑影上了。又急欲要尝试这宽阔河面上滑冰的滋味；又胆怯地时时担心河冰受不住重负而下陷。自己都顾不过来，

哪还有余心照料洛布达呢！

“不要紧，快来呀！”我听出是魏学文的声音，而且已经踏脚在冰面上。河冰坚固，满布着冻裂的纹，纹深三五尺，可见河冰的厚度了。走出不远，我也就小步跑着，平展两臂滑过去。一直顺着河流的斜度滑过去，将近一组滑冰者，我才听出发自那些高丽孩子的喧闹。现在想来，这是有趣的儿童心理。红旗河是那样宽，为什么儿时的同伴和高丽孩子却都集中在距离很近的冰面上玩，仿佛彼此有着某种吸引力，而实在又是常常斗殴。为什么不上下游分开，一如这里的冰面特别宝贵似的。越是嫉视，每夜越是就近来往，找碴儿打架。当时我想躲开那些高丽孩子，从他们背后滑过去，这得绕一个圈儿，很明显地会让那些高丽孩子看出我的规避。就违背自己的意旨，从他们的滑行阵列中打横穿过去，心又胆怯，又不服软，明明知道这将立刻引起厮打。那时我巴望金锁儿能注意我，但他是穿着滑冰鞋向上游迅捷地飘过去了，那神气是从他一离河岸就忘记我了一般，也忘记他率领来的没有滑冰鞋的同伴，引起他注意的只是下游那些飞闪的黑影，在这儿用钉有铁钉子的木板“鞋底”滑冰的集团，全失去了意义。只听夜空飘着洪亮的声音：“还有谁呀！”那是金锁儿的声音，他追随着一个围白围巾的影子问。他们前后相距两丈远，都是用一只脚在冰上曲线形飞闪着，一会子向南弯，一会子向北弯。我嘴里连声喊着：“金锁儿！”实在他离我半里远，明知听不见，不过一半是为了向那些高丽孩子表示我不只是一个人，一半是想唤起那群中国孩子的注意。那时有一个头戴白帽子的高丽孩子，侧身正挡住我的路线，他站在那儿望着我，我却不敢望他，怕眼光相触，更容易促成撕斗。穿过他面前时，我放弃了滑行，匆促地走起来，防备他趁我滑行时给我暗亏吃。

“金锁儿！”我巴望魏学文能听见我的招呼。因为我逐渐走近那个戴白毡帽子的高丽孩子了。而且他同伴的滑行阵列现在散了，并停止了喧笑，顿然哑静，朝一块儿围拢，拥护着那戴白帽子的高丽孩子阻拦我似的，都集立在他背后，他们的眼睛都灼灼发光，带着挑战的神气。仿佛

都在说："不许你通过，你要是不改路子，想从我们冰道通过，就揍你。"他们的身量都比我高，有的是十五六岁，他们全戴着日本普通小学的制帽，帽徽和漆皮帽舌闪着月光，在他们眼前这个穿长袍戴小商人皮帽的孩子，自然是可欺侮的了。我越走近他们，脚步就越缓慢，在他们面前几乎停下来。我装着等候洛布达的神气，我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自然，实在我要哭。我回头呼唤着："洛布达，洛布达！"那时洛布达已经在河冰的雪上走着了，还闻嗅什么！听我一喊，就欢声吠着跑来，我正想去迎接它，实在是借机绕过，而魏学文跑来了，用英勇的气势说："还怕他们怎么的。"我奇怪他的两手怎么还是插在裤筒里。我走过去的步伐缓慢，那姿态是很怕背后着一拳似的警戒着。经过戴白帽子的高丽小学生面前，觉得围巾擦了一下我的手背，它是垂在他胸前的，还微微抖动着，夜空仿佛有点风。走过来我又回头望了望，他们之间互作声色，声色之间是埋怨他们失去这厮打的机会似的，而且纷纷向魏学文敌视着，不久也就散开，又恢复他们那滑行的队形了。

后来魏学文告诉我："大老崔没有来，若是他在场，刚才一定打得落花流水的。我已经带来七节鞭了。"还说他就用铁链般的七节鞭做裤腰带。到现在我才知道，为什么他的两手老是插在裤筒里了。又说大老崔是个高丽酒商的儿子，最霸道。我也说我们天井后的大院落有个密嘉，我和他打过两三次架。我说这话的意思，并不是向他讨好。实在呢，私心也真感激他，那种感激就像装作招呼洛布达时那种要哭的程度相等。

谈话时我们俩手拉手滑着，我们都感到未曾有的愉快。我们都沉醉在这友谊里了。他告诉我，再过五年他就高等小学毕业了，要去考讲武堂，或是去投军，将来出征去讨伐。我非常羡慕他，就说："我明年也要入学校了。"我惭愧自己说不出将来的志愿，因为我没有这些常识，就连法学院毕业可以做推事官都不知道。

"我的寒假作业还没做呢，寒假就快要完了。"魏学文低头望着脚

说，“一过年就要开学了。”他突然抬起头来说，“你看，那就是我们的学校。”

我们都停住了。北岸展开一片清楚的城市的夜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月亮竟来到我们头上了。星空明朗，展在我们眼前的，是远处的城墙。那城墙的垛口，一个个排列着。墙外是块黑森森的树林，枝叶间挂着雪，墙里望得见一两根冲霄的旗杆，再远一些就是一个澡堂的红灯了，仿佛悬在半空的气球一样。魏学文手指的方向是城东北角落，一片掩盖着白雪的屋顶。那些屋顶的烟囱，黑影倒立，有长有短。隐在这片白屋顶的末端，是几株排立的白杨树尖，那么邈远，近乎夜的天陲了。魏学文说有白杨树的地方，就是县立高等小学的院子，排列在课室两廊外的。若是落雪日子，他们就不到操场去作朝会。就站在有白杨树这个院落的两廊排队，校长就站在两排白杨树夹峙的石铺走道上训话。最后我们发觉冰道上已经没有一个人影了。而我们还没离开红旗河，就听见东城传来的教堂的钟声。

洛布达在我们前面跑着。等分手，魏学文对我说：“明天来找你们哪！”

“你在后天井喊我一声就行，可别在前院喊，怕我妈听见。”我说。

这晚留在我脑里最深的印象是“讲武堂”“寒假作业”“朝会”这些字眼儿，以及立在城东北的白杨的排列，那些高丽孩子集聚一起的威胁眼光。

四

我伏在后天井的板壁上轻轻招呼了一声，崔婆就悄悄打开门，低声说：“怎么这样晚才回来，要是你娘知道，又该受罚了。”

“姥娘，我告诉你。”她就把耳朵俯在我的嘴巴前。我就秘密地告诉她到红旗河去了。

“这孩子可不得了……洛布达呢？”

我知道她有点吃惊，答声：“在后边。”就连笑带跳地跑开了。我是非凡的愉快，还没进堂屋，听见母亲愉快的声音，从那声音里可以知道克克一定醒了，父亲一定还没回来，母亲一个人逗着她玩儿呢！我一跳进去，果然母亲自己坐在炕上，克克两只小手分开，各手扼着一个手指，站在那儿学走路。我不自主地叫了声：“妈！”仿佛我有要紧的事情吐露似的，及至母亲向我注目，我又不敢说了。母亲的眼睛也仿佛注意到我的脸色是异样的兴奋，说道：“又和谁玩去了？”

说话的声音很喜欢，我知道母亲今晚的心情是愉快的，在这时候就是做错了什么，也不会受责罚。她询问时，只注意我，两手依然很高地举着，那神气是一听我说完就依旧教导克克走路的。那时候洛布达跳进来，鼻子发出一种低微的哼声，抖摆着尾巴，也仿佛要向女主人述说这次愉快的旅行似的。

这是我第一次对母亲没有说出想要说的话，要保守着自己的秘密，而且我的愉快埋在心里，那时又是多么难受哇！小三点在这年冬天，整日卧伏在窝里，或是盘蜷在厨房的灶口旁取暖。有太阳的晴天，它站立着，两眼迟钝地发呆，走两步，那姿势更显出它是衰老了。现在短促地向洛布达吠着，我就望着洛布达说：“妈！洛布达舐小三点的耳朵呢！怎么小三点不愿和它玩了？”

“小三点老了嘛！”母亲说，“下炕来，怎么进屋也不摘帽子，我看看。”

那时母亲把克克放在膝盖上，又叫我靠近去，要查看我耳轮冻伤的部分，说是：“再若是从外边走进来，别烤火。”母亲虽是这么说，眼睛

却注意地望着我的面部，望着我的眼睛。她那眼光充满了爱抚。口里还追嘱：“听到没有？”却用手把我的额发向后拢去。“长这么大了，回到海南去，你姥娘看见该多么喜欢哪！”又说，“别动，我再看看哪……就是嘴唇薄点……”

“妈！小三点怎么没长大就老了呢？”

“小三点就是那么大！”母亲用两手捧着我的下颏说。

“洛布达呢？”

“洛布达刚四岁。”

“小三点呢？”

“小三点八九岁了。”母亲放开手说，“坐起来抱抱克克给我看。”

我在母亲说话时，就匍匐在炕上了，两手环抱着她。现在我坐起来，两腿叠在臀后，那时候，突然传来喊门声，我就高声应着说：“来了。”跳下炕去。

回来的是父亲，戴着高装的狐皮围领，进门解开它就吁出一口气。那吁气声是父亲从严寒的外面走进来时，我所常听到的，尤其是落雪的日子。

“都十点钟了，你这个公子，还不去睡觉。”父亲第一句话就是向我说。说话时，眼光向我嘲笑地注视。

我望望母亲，意思是母亲能代我说话，然而母亲的脸色，在父亲初进屋那瞬间，就变作冰冷。仿佛暖气给父亲带进的风吹散了，并且不向父亲看，尽是低着头向克克说：“怎么？还想玩。”那口气也就疲倦欲睡了。

我记起来，父亲和母亲为了居留的问题，很久就不交谈了，彼此从早到晚都不打招呼。这天晚上，父亲穿着深蓝色库缎面的猞猁皮袍，脸上带着宴后的微笑，眼光永远是讥嘲地蔑视一切地笑着。又恢复以往父亲商店兴旺日子似的愉快了："老崔呢？睡了吗？"在这时候，他往往称呼崔婆作老崔的。母亲明知道是问她，可是故作不知，低着头逗克克玩儿。父亲又嘲笑地用眼睛向我示意，似乎说："你看看，你娘多么会装模作样啊！"就说："连儿，把袍子给爸爸挂起来！你那是怎么瞅我呀！不认识吗？"

我把袍子接过来，眼睛还是望着父亲，觉得父亲是喝醉了！他是很少望着我笑的。往日，除了阴沉，还是阴沉，并且只注意他日常不离手的水烟袋，其他任什么全都望不见似的，任什么都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似的。可是现在他满脸洋溢着红光，仿佛阴云日久的天空，顿然变成晴空万里的春季似的，太阳放光了，我也就像墙角落的小草，受着这阳光的沐浴欣欣然了。

"你几岁了？"父亲两手拉过我的两手去。

"七岁！"

"七岁了呀！人家七岁都上学校读书了，你呢？"

"我也要。"

"你要什么？你要和洛布达作耍伴哪！不是吗？你要蹲灶口帮着老崔烧火呀！你也知道要读书吗？"

"知道。"我补充着说，"我小学毕了业，就入讲武堂，将来带军队出去征伐！"

"哎呀！你真不得了呢！还想带军队呀！真是了不起，了不起。"父亲说话时向母亲望了三次，仿佛让母亲听听我的志向。实在呢！父亲想

和母亲讲和了，只从他那望母亲的神色上，就可以看出父亲之所以和我谈着玩儿，完全是有意取悦母亲。可是母亲做出完全没有感觉的神气，既不向父亲看，也不向我望。

“了不起，了不起。”父亲重复着又说一遍，仍然没得到母亲的注视，就结束道，“明年一定送你到学校去，到炕上睡去吧。”然后抽着水烟，开始向母亲说话了：“你若不愿意回海南家，咱们就在这里落户吧！明年送连儿入学，咱们住在这里也不合适，你知道咱们这几间临街房子卖掉了，以后得租人家的房子住了。”

直到现在母亲才向父亲望了望，仿佛不明白他所说的话一样。

“咱们有万把块钱金票的债呀！”父亲说，“你想明年开春还得一笔大款子开支，我想让金秉湖到黑顶山去经管垦荒，那里离着高丽近，一过图们江就是高丽屯子，多招高丽地户开荒，三年不要租，还得供他们吃粮。这得多大一笔现款向里填哪！若是咱们回海南去呢？把那几百垧荒地一卖，再加骆驼河子那百十垧熟地，回去不也是一个一两千亩地的财主吗？你想……”

母亲说：“金秉湖傍晚来过！”

“来了吗？”父亲得不到回话又说，“你还孩子气呢！你说怎么样吧！我听听。”

“我是不想回去。你们爷儿俩愿意怎么的就怎么的，我不管，也不愿意让人家管。”

“不回去怎么样呢？在这关东住一辈子吗？”

“住一辈子。”

“你呢？公子！”

“我和妈住在一块儿！”

“好吧！”父亲笑着说，“你们娘儿俩住在这儿吧！给你们留下那块荒地，你们经营去吧！我可不想操心。我一个人到青岛去住了。就这样，睡去吧！去！你还坐在我旁边做什么，坐在你娘身边去吧！”那时崔婆走进来了，她每晚就寝前来安置别列器的底火，就是说加入大块的煤，再用灰埋培起来，那样就能使炉火的温度保持到黎明。父亲就问她说：“崔婆你呢？”

“我那不是煮猪杂碎吗？”崔婆的耳朵有点重听，这是半年前的事情，“烧了有1普特[注]木柈子，刚从锅里捞出来。今天晚上若是变天气，还想做肉冻，也不知明年是什么年成，腊月底了反而暖和起来……老财东又是喝了酒，笑我唠叨啦。”

“年嚼咕都预备好了吧！”父亲说。

“都预备好了呀！五蒸笼豆馅包、菜馅包，五六百冻饺，荤的素的都有。前几天买的卷心白菜，九十几斤，冻坏的就有十几斤，本来还想蒸几笼白菜馅包子呢！可倒好，冻坏了十几斤。海带和木耳也都用水泡上了，可是我没买鲤鱼呢！在咱们前边摆鱼摊子的老方，过小年还不送三尾五尾的。咱没见他那样的人，送礼早就该送了。”

“你就是这样，不该管的也管，自己买几条好了吧！”

“真是老财东说的。”崔婆笑着，“我看着这些说大话使小钱的人就生气，要是咱们租给谁，哪怕香纸摊呢！除了租银还得送挂小鞭给连儿放呢！这可倒好，租钱不要，连鲤鱼也不送一尾来……”

“你不是弄好炉子了吗？回去歇着吧！累了一天啦。”母亲说。

“茶壶还得热，若不，实榴他大叔半夜口渴又该招呼了。”当崔婆走出去的时候，向我示意，赶快到厨房去。我摇了摇头，表示爸爸见我下

炕一定追问什么。实际我想睡觉了。可是又奇怪崔婆想叫我到厨房去做什么呢？还听见崔婆在外间驱逐洛布达的声音。终于耐不住，就偷偷溜下炕来。

原来金秉湖送给崔婆十尾青鱼，一把烟叶，三块高丽年糕。因为他们是有着债主和贷款人的关系，按照中国习惯，逢年过节是少不了礼物的。这晚上崔婆蒸了块高丽年糕，自己吃了一半，留下一半给我。我进屋时，她就说："趁热吃，凉了吃就不好了。"并且不许我走开，还得眼望着我吃完，又用手巾把我嘴角和手指的油腻擦净，才舒心地说："去吧！乖孩子。"我感觉到那眼光是怎样地看着我，仿佛我离开厨房，她还会定定地望着空间，一如我的背向着她正往外走一样。

---

1. 年嚼咕，东北过年时准备的各式美味佳肴。——编者注
2. 纳罕，意为诧异，惊奇。——编者注
3. 普特，沙皇时期俄国的主要计量单位之一，是重量单位，1普特=40俄磅≈16.38千克。——编者注

第二章
除夕夜的挑战

一

年前那几天又严寒起来，母亲寝室的玻璃窗上整天结着一层霜，院外的任什么景色都望不见。这样的天气，我就越发寂寞，坐在炕上不是在玻璃窗上画字玩，就是陪伴克克嬉戏。在玻璃窗上用指甲不管画些什么，立刻就会给一层薄薄的雾所蒙蔽，而且越来越厚，到底还是结为一层霜，因为室外太寒冷了，而室内的煤炉又太暖，就是把玻璃揩干净，一沾温气还是会挂霜的；有时背对着母亲用舌尖舔，或是向上呵气，哪块地方给热气所融化成水流，哪块地方结的霜就更厚。

母亲终日忙着针线，大部分是克克过年的穿戴，自然没有工夫陪我玩耍。只有克克睡了的时候，我稍微一挪动，母亲就小声说："别碰着她，她刚睡。"正如一般忙针线的母亲那样珍贵孩子的睡眠时间，为的是那一刻珍贵的安静。当我一个人玩腻了的时候，就搬出我的香烟卡图的宝库，一张一张地排列在炕上，挑选情调相同的摆在一起，譬如"烟台海景"和"姑苏夜航"配成对，"红拂夜奔"和"莺莺拜月"放在一起。

父亲回来了，带着一个俄国商人，这商人是刘不林斯基的助手，跟着刘不林斯基来过一次。父亲说，房产已经卖给他，今天是来点收家具的，凡是店里的物件全编号，贴上有俄国字的标记。那俄国人体格魁梧，又穿着尼古拉制的军装冬大衣，胸前两排铜扣，后背开襟，腰以下很宽阔，这潇洒的装束，俨然是一个英俊的退伍轻骑兵。他不断地和父亲谈着话，我清楚地听见他们在寝室前的门市部里的走动声、挪动桌椅

声。我就匆忙地收拾起香烟卡图，母亲小声说：“不要去！”

“怎么的？”

“不怎么的。你去做什么？”

母亲的神色不安，仿佛我们的家产是给刘不林斯基查抄了似的，时时停下剪刀来。这时崔婆悄悄进来了，从她的脸色上看出这是一件不幸的交易。

“是来点收的吧？”她小声问。

“是呀！问什么？”母亲仿佛忌讳说这些似的。

“不知道那架燎水壶可也归在里头没有？”

母亲不说话，脸色微白，尽自低头裁着克克的花布衣料。我知道崔婆问的是那把红铜的燎水壶。那燎水壶是纯粹俄罗斯式的，高装，圆筒型，三只脚，一个带开关的自来水式壶嘴，上端是壶盖打开可以倒水，烟囱里可以装木炭，还有一个汽笛，水滚时就呜呜地尖叫。父亲的参庄没歇业时，这架燎水壶是日夜不断呜呜地响着。现在贮藏在天井那间厢屋里了，还有母亲的瓷花盆，以及从前住韩四婶大院落时，布置客室的贵重家具。崔婆走出去还说：“老财东平常可说，那座铜水壶带到山东去，街坊邻居有个红白丧喜事的时候，用用……那铜料是多厚哇！有一块洋钱厚呢！”

等她走出去，我发觉母亲的眼睫毛间有泪光了。

“妈！”

“做什么？”

我就匍匐到母亲的膝上，母亲抚摸着我的头发说：“靠着我做什

么？到那边去玩。去把香烟牌子拿出来，刚才你不是在那摆布吗？”母亲说话的声音是柔和的。我当时不知道母亲的眼睫间为什么有泪，以为我们穷了，会给刘不林斯基赶出来了。可是后来才知道，我们的商店兑出去得到一万二千金票，这笔款就是用来支付开垦黑顶山那些高丽农户的用费的，而且家业一点没有损失，不知道母亲当时有什么感触。那时母亲依旧剪着布，仿佛不知道眼睫毛间挂着泪，等到泪珠儿旋转欲滴了，才用握剪的手背擦去。我听见父亲和刘不林斯基的助手走出去了，就又匆匆地来到窗台前。向玻璃窗外望，只见父亲的鼻子皱着，我看出那是由于院子的气息寒冷，神气间却闪耀着一种愉快和兴奋的混合感。

“妈！”我伏在玻璃上说，“他们到厢屋堆栈里去了……崔婆给他们开锁了。”

母亲不作声。确乎思索什么似的，现着深思的人连外界的存在都忘记的神气。虽然剪布的声音哧哧作响，我相信母亲那瞬间似乎也不知道自己在那儿剪布似的。

“妈！我们还住在这儿吗？”

“住在这儿。”

“那么爸爸说把房子卖掉了。”

母亲应声：“呵！”

我又问：“卖掉了我们不搬吗？”

“搬。”

“搬到哪儿去？”

“小孩子老是问什么？”母亲说，“你不好好温习你的功课，你爸爸

办完事，又该责备你背不熟书了。”

“妈！咱们过年回山东去吗？”

母亲望了我一眼说：“你跟着你爸爸回去吧！我和克克留在这里。”

“不。”

“怎么不呢！”母亲每当我这样表示时，眼睛里就闪着微笑，而且这微笑是那么慈爱。从我的话里母亲得到了最大的安慰。母亲放下手让我过去说：“我问问你，你爸爸让你去呢？”“我不去。”又让我再说一遍。“若是你爸爸走了呢？”

“连儿他娘。”崔婆又悄悄走进来报告秘密似的说，“你那些瓷花盆也算在里边了。”

“算在里边就算在里边吧！反正那些花秧子已经早枯死了。”母亲又拿起针线来说，“你别跟在他们背后转来转去呀！”

“我没有，我是给他们开门；厨屋里还有些鸡汤，想做鸡冻，哪有闲空跟着转呢！”崔婆说这话的口气，又恢复往日那种健康人的响亮声音了，“眼看快到大年晚上啦！又得搬家动灶的！”

她是想引母亲说几句话，想知道确实迁动的日期，然而母亲没有作声。

这一天的晚上，父亲和母亲又吵嘴了，这是年前第二次的吵嘴。开始的时候，父亲是很愉快的。他告诉母亲，所有的家具连母亲心爱的布置客厅的桌几什么的全兑出手了。这愉快不只是由于实现父亲回家乡的愿望，又除去一层障碍；还由于他今天得到机会温习了一次俄国话，正像一个运动健将，别离球场已经日久年深，一旦有机会再显身手，而且觉得自己的技艺并没有生疏的人一样，那愉快是从心的深处奔放出来

的。可是母亲并不去听他那愉快的叹息。她以前听见花盆什么的全算在出兑的铺垫里，有点怀恋性的悲怨，现在却是愤恨。她是深恶父亲那种独断专行，而且一点尊重她意旨的意思都没有。先前父亲已答应她在这城市里落户，现在连布置客厅的什物都兑出去了，可见他完全是戏谈，一点久居的意思都没有。

“把那些家私兑出去做什么？”母亲说，眼光做出不了解的神气，可是我看出母亲是气愤的，所以问的口气这样平淡，为的是加重她准备的第二句话的口气。

“做什么？”父亲讽刺地笑着说，“你问的倒古怪，不兑出去留着做什么？你还想在这里住一辈子吗？”老实说，我不满意父亲那种讽刺性的笑容。我是更和母亲接近了，我喜欢母亲反抗。若是别人对我母亲这样微笑，蔑视母亲的愤怒，我当时一定会向他表示敌意的。从母亲那发光的眼睛中，我知道母亲的气愤扩大了。

母亲说：“我不愿意和你说话了。你欢喜怎么样就怎么样，你欢喜回海南家去，你就把孩子们都带去，那套红木家具可得给我留下。”当父亲进来时，母亲为了听父亲说什么，曾经把裁克克衣裳的剪刀放下，现在就又拾起来，表示她已经不再在这问题上争执了，这问题已经解决了。

父亲还是微笑地望着母亲，那眼光仿佛说：“什么使你那么气呢？你看我并没有看重你的愤怒，我是愉快的！”当时我觉得父亲对母亲一点也不仁慈，为什么还气母亲呢？母亲是最痛恶这种微笑的，也就埋着眼睛不让这笑容侵入自己的视觉里。我是深深地爱着母亲，我不知道怎么摸弄起母亲的手工来。母亲是那么厉声地说：“你乱动什么？睡去！”声音是那么震耳，我不由得全身一颤。仿佛母亲也觉到我惊恐异常的脸色了，接着说：“老的给我气受，小的也给我气受。”这话的语气带着含泪的成分，又自语似的说：“克克长大了，就是卖给人家当丫头，也不做偏房！”接着，母亲用手绢蒙住了眼睛。我就抓住母亲的手

臂向下拉，让母亲的双手离开眼睛，当时我只能这样宽慰。我还小声呼唤着“妈”，而且声音也含着泪了。

父亲说：“去拿来你的《论语》。”

我不知道父亲为什么偏在这时候，让我背书。又说：“你望着我做什么？你听见没有？拿《论语》去！”

到现在我才知道为什么入县立小学以后，我就不愿意在家里逗留一刻钟了。不只是外面世界的诱惑，不只是有着使我乐而忘返的同学做伙伴，主要的还是我的家庭里没有温暖气，无论兴致怎样好，一回到家就给败坏了，正像床上有个病人的屋子一样，不管你是怎样的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只要站在这屋子里，你说话的声音也不得不放低，脚步不得不缓慢，这肃静的气氛是深深地妨碍着心情的舒放，可是一离开这屋子，你就又会像小山羊一样跳着跑开了。我那时的心情，就是这样。

因此我的整个脑子又给《论语》占据去了。临睡前，我还得认熟三页新的课程。我蹲在窗的一角，默诵着，不久就打瞌睡了，这晚上父亲对母亲说过什么，我就没有注意了。

第二天，母亲的脸色可是冰冷的，而父亲的面容也不再是嬉笑的了。父亲的计划是遭遇到一个严重的阻碍了。一个风趣的司机，几次发现他载重汽车的发动机有毛病了，几次都是吹着口哨，完全有把握能很快地修理起来，再遇见它停止转动的时候，还会说句俏皮话：“你是有意和我捣乱哪！”可是当他发现，这次是超乎他的修理能力了，他得望着它转圈子，一切变成被动了的时候，他那眉额也就严重地扭结起来，而且激恼了。

父亲就是这样激恼着的，相反母亲倒很平静，可以看出母亲对自己的主意是多么坚决。她平静地指挥崔婆把货栈里的家用木器点清楚，堆在院中心。又命令雇的短工先一日搬到外院那个有大院落的洋草房子里

去，就是密嘉隔壁，从前收容过白俄住宿的洋草顶的房子。在以前又做过谷仓，这房子是和密嘉的房子相通的，在我们搬过去之后，才知道是分隔开两个小院落了。

父亲在母亲指挥搬动家具的时候，一直站在屋子中心向外望着。我在院心清清楚楚看见玻璃窗里的父亲的面影，那脸色是肃静的。父亲是望着站在院心的母亲，而母亲几次转身都不向窗里注意，但那是故意避讳，仿佛母亲实在也望见窗里的那激恼而又严肃的面影了。

崔婆对母亲说话，带着讨好而谨慎的口气。每次母亲对父亲生气的时候，崔婆都是用这样谨慎的口气向母亲说话的，而平常她是站在父亲的立场上讲话的，正像一个机智的仆人，平常听从主人的意旨，把主妇放在其次的地位，可是遇到主妇自主地做某一件事，而又明知道这是和主人的意见相违背的，虽然站在主人旁边，也不得不谨慎地听从主妇的指使了。崔婆那时候说："今天天气还好，一个下半晌就搬完了。"又说："若是今晚上那边没人住，还得找把锁，锁门。"她是那么小心地观察着母亲的神色，而又装作她并不知道父亲和母亲吵过嘴，装作她所知道的是这迁动完全出于父亲的意思，母亲仅仅辅助而已。

父亲走出来了，站在母亲的身旁，望着崔婆和短工搬动到院心的家具。好久，才说："这些灰尘，得用毛巾沾着水擦干净再搬。"那时父亲望一眼母亲，母亲一句话也没说，就走开了。

"你又作弄洛布达做什么？"父亲的眼光和怒气移到了我的身上。

"它老是想朝外跑。"我说。

"放开它，让它跑吧！"

我是怎样的颓丧啊！我已经阻截了好几次，才把它赶进大茶箱做的窝里去的，现在就这样轻易地把洛布达放走了，它在院心摇摆着尾巴，

向空跳跃了一下，又抖抖身上的草叶，就跑到门外去了。

崔婆那时在厨房门口洗毛巾，她是准备换一盒水来擦木器的。我望见她回脸向我瞟一眼，意思是让我躲开父亲到她那儿去。然而我望着她，一点也不挪动，还是颓丧地站在大茶箱旁边。

“你在那儿做什么？噘着嘴……你！”父亲向我奔过来，我突然放纵着哭声向崔婆跑过去了，这是多么不愉快的家庭啊！没有一个人疼爱我！

仿佛父亲和母亲的激恼，完全是由于我的存在，仿佛我是多余的累赘似的。

二

年除夕就在这不愉快的情形下降临了，又因为元宵节前得搬到后面那所大院落里的新居去，所以在这宅子里过年除夕，更是人心不宁。只有崔婆一个人忙着布置外间父亲的休息室，算是有点迎年的气象。这里是接待拜年的客人和亲友的，财神匾额、桌子、茶几、炕桌，全擦过了，油亮的光辉在木器上闪烁着。供桌围了绣金的红呢桌帷，神位上的匾额用红绸子扎着彩球，锡制的蜡台插着金字红烛，一切布置得和大庆的吉日似的。

崔婆这天穿上新的灰布罩衣，料子还是硬性的，一走路裤子就发出相摩擦的一种响声。而且这屋子里也只有这种衣料的响声，那是多么沉寂呀！我也换上了那件新的蓝色缎子的长袍，这是早晨我自己向母亲要的，母亲那时的脸色冰冷。递给我的神气类似说：“你自己去穿！”再加上崔婆那种机警的眼色（她是让我到她跟前去）那么谨慎，生怕触犯了母亲的怒气似的，这一切也都使我颓丧了。父亲的休息室里所有的家具全是鲜明的，等待着吉辰降临的姿态，然而这屋子里缺少两样东西，缺

少着愉快的面容和笑声。

崔婆在那布置供桌的时候，脸色是平静的，举止里带着警戒性，仿佛父亲是在炕上正睡觉似的。其实呢！父亲坐在炕沿上抽水烟，也确乎装作这屋子里只有他一个人的模样，崔婆的一举一动并没有惊扰他肃静而又庄严的神气。那时我伏在母亲寝室的门口，从门帷缝中向外望着，我不敢在父亲面前露面。到底父亲也感受到这沉寂气息的不愉快了，尤其是崔婆走动时衣料的摩擦声。我想父亲一定不耐听，可是始终也不见他向崔婆看一眼。父亲从壁挂上摘下狐皮围领来，我就回头向母亲望着，想偷偷地说："爸爸要出去了！"可是母亲并不注意我，她在窗下替克克更衣呢，并且皱着眉，那是由于克克的两条小腿弯曲着，不向椅子上落而引起来的。

"妈！爸爸出去了。"我跳着，跑到母亲身边去欢呼着。

"出去就出去吧！"母亲说，说话时并不向我望，她的注意全集中在克克身上，她的小手不是撕着母亲的袖子，就是摇摇欲坠地晃动，使母亲极难空出手来给她穿那件新的小裤子。"站直嘛！痛死啦——撕的！"这是母亲说克克撕她的头发。

崔婆确乎也感到轻松，我一走到她跟前，她就愉快地说："连哥儿你敢不敢放鞭炮，现在别动，等半夜辞岁的时候再放。"

我忙从她手上夺过来，实际上我也不想放，只想捡出零散的一些失掉药线的小鞭炮，然而崔婆就恐怖地叫："连哥儿，连哥儿！"仿佛一沾我手就会毁坏了似的。

"你又在那儿做什么呢？"母亲扬声问。我那时就对崔婆怀着恶感，我想她是故意让母亲听见她的招呼声的，仿佛她不呼唤我，我就做出什么危险的事情来。

崔婆笑着扬声给母亲听："连哥儿和我玩呢！没有闹。"并且悄悄向我招手，拿起一块绿豆糕来。那是供神用的，我也就慢慢向她走过去了。然而不管怎样，不管母亲生我的气，还是我和崔婆发生小的不快的纠纷，总是愉快地笑着。若是一听见父亲的脚步声，这些心情就会全部瓦解了，屋子立刻沉静下来，那时候我就悄悄跑进母亲的寝室里去。若是父亲偶尔到母亲寝室里来取什么东西，还装作母亲并不存在的神气，母亲的脸色也立刻就端庄了，仿佛抵抗可能来的侵犯一样。

半夜包辞岁饺子的时候，父亲进来点纸煤，母亲的脸色就是这样的。然而，父亲那时候是和善地问："还有多少？好点蜡烛了吧！"手里还握着江浙式的水烟袋。问话的口气，是不择对象的，母亲若是说话就是问母亲，母亲若是不作声，那么又似乎这话是问崔婆的。

"点也好点啦！"到底是崔婆说了，"快了……我还得去看看灶火。"

父亲就走出去，我伏在门帷缝上望见父亲吹着纸煤，点着神位前的金字烛，然后退回炕几旁去。本来点纸煤是为了抽烟的，现在倒把水烟袋放在茶几上了，并且熄灭了纸煤，突然想到今晚是年除夕似的，畅声说："连儿，敬香。"

我立刻也快活了，跪在椅上去取香。父亲的嘴角又有讽刺性的微笑出现了，说："你敬神，得先净手哇！怎么一点规矩都不懂。"

房间里的香火气，像在神殿里似的。这种特殊的气味，极容易使我想到神秘而崇高的上天诸神。不久，在夜寂人静的气氛中，就传来街上的鞭炮声了。谁家首先迎神了。

辞岁的吉辰降临了。父亲的面色更加愉快了，递给我一挂鞭炮，还说："你可别先放啊！接神的时候才放呢！我去换换衣裳。"

"用什么点呢？"我也跟进屋去。

“你不会再点一支香吗？我的衣裳呢？找出来！”父亲望着母亲说。

“表婶，你打开那个立橱，让他自己找去。”母亲向崔婆说。

父亲在那时候就向崔婆讪讽地笑笑，似乎说：“你看我是要和她讲和了，可是她倒身价百倍地说‘让他自己找去’，若不是年除夕，我真要问问‘他’是指谁呢！”

母亲的眼睛也有喜意，这种欢喜还是埋潜在端庄的脸色下，不过那种端庄神气已经缓和了。“左首那个立橱。”又这样指示崔婆，可见父亲的求和，母亲是接受了。

街上的鞭炮声又一阵响起来。平常日子这个城市所有的那种喧闹，现在是绝灭了（可以想象城市的居民全休息了，一年终了的休息，所有的人都在年夜准备着敬神），这鞭炮声就格外来得清楚，可以听出这是从二里外西大街的住宅区那个方向传来的。若不是火药保持着干燥性，爆裂声也就没有这样响亮。又可以想象到外面的天气是怎样的好，一点风也没有。冬季日子所有的寂静的夜呀，街上偶尔有一个人走路，都可以清清楚楚地听得出那种匆匆的脚步声。行人是绝少的！屋子里也是一色新气象，火炉的光辉失色了，窗台、家神案子各有一排明亮的红烛。父亲站在炕下向母亲问：“穿哪件好？狐皮穿不住，那件棉的花丝葛长袍呢？”

“不是在格子底下吗？”母亲说。

我是高兴的，心想父亲和母亲完全和好了，不知为什么，要笑，而且要笑出声来，就用手掌埋着口。我望见崔婆的脸色也红润了，两颊逐渐闪出老年人愉快的光来，而且望见我，立刻受了我的蛊惑般笑起来了，并且遮掩着说：“你看连儿笑的。”

到底我笑出声来了。那笑声是有股怎样的传染力呀！父亲最先应和

着我快乐地笑了，仿佛我揭穿了他们的秘密似的。母亲也受了感染，笑着说："这孩子，笑什么？"我就更畅快地笑起来，可是不说笑的理由，实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样快活。到现在想起来，还不知道是由于那一种启发，竟笑得那样畅快。

父亲开始改变气氛，说道："好迎神了吧！"又走到母亲面前去说："你看这件还合适！不窄一点儿？"父亲的身体是比前一年胖了。这次说话的脸色，就完全失去了仅余的一点矜持气了。

母亲还是保持着端庄，不过口气是温和的，仅仅说："还好！反正在家里穿！"

在父亲说话时，附近就又传来鞭炮声，这一片喧闹的鞭炮声之间，夹着爆竹升空而爆裂的响声，所以父亲的话声随之高昂，而崔婆所说的就听不清楚。只见母亲抖抖身上望不见的面屑，可以想象到崔婆定是说和辞岁饺子下锅有关的话。我已经第三次催促父亲去迎神了，香火和迎神鞭炮我完全准备好了，只是还没有把鞭炮拴到挑杆上。我是要亲手放鞭炮的，准备接受那爆裂声给我的震撼和快感。第一次招呼父亲的时候，他正在那儿和母亲说话，我招呼第二遍才想起要找个挑杆来。这时我让父亲把鞭炮给我挂在杆子尖上，又听见街口传来的爆竹声，我是多么激动啊！"快一点吧！真是！"我的眉头一定是扭结着，父亲蹲在我脸前吊着那串鞭炮，眼睛那么异样地注视着我，又似惊疑，又似喜欢。

"去戴上帽子。"父亲站起来说。

我们是在临街的车门洞口迎神。街上寂静，很远很远的一端仅有一个灯笼的隐约光辉，其次是附近燃过鞭炮纸屑所有灰烬里的火星了。空气是说不出的平静、和缓，全不像是冬天，可是父亲蹲在地上供香的时候，可以看出烟白色的鼻息，这又是只有冬天才有的现象。远处有几声清亮的狗吠声传来，一片肃静的时辰！我问着父亲是不是可以放鞭炮了。我极力装作毫不畏惧的模样点它，然而这是极艰难的，若是我握挑

杆的手距离太远了，另一只手就不够长，距离近了，又怕鞭炮向脸上爆。父亲说："还是我给你点吧！"我说："不。"到底给我点着了，一股火药气息立刻飘荡起来，我是一直歪着脸不敢正视的，只听见激烈的爆裂声，一连串继续着。一切寂静了，我就埋在灰气的烟色里了。那时候，父亲一直望着我，仿佛很有兴趣似的，实际上我又是那么紧张，现在就发出胜利的微笑来。

父亲愉快地说："跪下向空中叩个头吧！"父亲自己却蹲在那儿不移动。三支香是插在街石空隙里的，香前烧了一堆锡箔和纸钱。我叩过头以后，父亲说："接神回家啦！"临走又在灰烬周围浇奠了三杯酒。

一切是这样和谐。父亲和母亲在那时候是互相宽恕了，由于这宽恕，年除夕这个大庆的夜晚，就变成双倍的愉快了。父亲和母亲相互地祝福，仿佛接神去的父亲和迎神回家的父亲是两个人，一个是旧的，一个是新的增加了一岁的人了，过去日子中的欢快或是不如意完全清除了，每个人的命运都是重新开始了。

吃辞岁饺子以前，父亲吩咐我先去净手敬香，第一批饺子分做三小碗，作为供神用的。当这一切供奉到神案上去以后，又焚化了一批冥纸，纸灰闪着火星飞升到屋子的上空，又纷纷飘荡着，落在供果上，落在餐桌上，挂在墙壁上……这完全是神秘的、玄虚的一种景象，我当时是虔诚的，望着那带着火焰飘升在屋子上空的神纸灰，有的久久在空中旋转着，完全是灰烬了，还在轻柔地飘荡着……那是一种怎样不可解释的神秘的快感哪！父亲在神案前的红毡上行叩首礼了。这是拜候三代宗亲的家神，再一次是对财神的参拜。而我，在两次叩礼之后，就给父亲拜年了。按照中国北方的习俗，母亲在宅神前只作揖就算尽礼了，然后又接受我的叩礼，母亲说："你又长了一岁啦！"她的微笑是含着祝福的意思，并赏赐给我一块有吉运象征的压岁银洋。"给你姥娘拜年，行个鞠躬礼吧！"崔婆连声说："新禧！新禧！老财东，新禧！"

"大家新禧！大家新禧！"父亲幸福地叹息着，这叹息是表示一切烦

琐礼仪完毕之后的宽慰，又有食欲旺发的意义。

在叩神的时候，崔婆是沉静地站在神案旁边的，她已经准备好了年夜饺子，只等叩礼完毕向父亲进贺了。那时候她的神色焕发，这不只是由于新年的吉夕，主要的还是父亲和母亲和好，她是这样善良而仁慈地望着他们，那眼睛充满了快乐。在这时候，她已经和初来我家的时候不同了，她的天性开始闪光，脸上全不像最初那种隐蔽自己创伤所有的冷酷气。现在想来，从那时起，她一定也宽恕了实榴和那个侮辱过她的屠户的女儿。

年餐有鸡冻、海蜇、猪肚、猪冻。父亲自己喝着酒，母亲和崔婆也开始各饮了一杯。父亲说着希望今年的年成好，又说去年家乡的收成挺不错。这样就很难断言父亲是希望这里的年成好，还是指着海南说的。母亲可从这晚上的风平气静的征兆上，预祝着今年黑顶子和骆驼河子两块地的庄稼丰收。然而谁也没有露出春天是回山东家乡去，还是在这里落户的核心问题的口风。仿佛父母还是各执己见，而在这大庆的吉夕有意地互不触犯。

当母亲说她的希望的时候，我又望见父亲的嘴角闪出蔑视的笑，不过母亲是有意地避开父亲眼睛的，仿佛那笑容是不洁的。总之，大家吃得很愉快，父亲还用一种喜欢的眼色，注视着我的用餐姿态。我发现父亲那种凝视不移的目光，感到羞涩，这羞涩感和我行叩礼时相同。我的眉就皱起来，实在父亲的那种注视方式，是一种可喜的苦恼。第二次我看他时，父亲就向我俏皮地眨了眨眼，我就笑了，心想母亲要是看见那种眨眼法，该多有趣呀，同时觉得父亲是和我这样亲近，父亲是爱我的，而且我也觉得父亲又年轻又英俊，全不像以前所给我的那种不可近的又庄严又苍老的印象。实在这是我望见父亲最后的一点乐天的天性了。尤其是这晚上胡须修得又整齐，更加重那年轻的印象。

现在鞭炮声分三处连串地爆响，这阵子我就听不清楚崔婆和母亲谈话的声音了。只觉得这三处喧闹的声音刚有一处低沉下去，就又出现了

一个“迎神”的方向，而且立刻混成一片，分不清楚那原有的两处是不是仍旧继续着，还是退出而又新增加了另外区域的鞭炮。一片汹涌的海涛那样广阔而无休止的爆竹声啊！我望见崔婆已经停止谈话了，母亲的眼睛催促我快些吃，我不知道自己半途竟停住筷子了。鞭炮一直没有间断，响声稀疏的时候，听见有鸡啼的声音和突起的几声犬吠，天就要亮了。父亲又吩咐我：“净手，敬香——把案上那排蜡烛吹熄吧！”

窗玻璃刚放明，这就是元旦的早晨了。我几次打盹，都给母亲弄醒了：“你不是守岁吗？今天晚上不睡，今年一年就生气勃勃的。”然而我是情愿放弃这个报酬的，就是母亲也有倦怠的睡意了，父亲大声打着呵欠，可见也支持不住了。崔婆现在预备着待客的橘子、冻梨、花生、香蕉糖。

就在这时候，来了第一批贺客。立刻沉闷的气息，又给传染上活跃的色彩了。仿佛一堆将熄的火炭，又增加了正吐着火焰的木柴一样。崔婆去开门时，我就坐起来了。

进来的是超字油坊的财东——于之超十一叔、采木公司的鸿发伯伯、陆协理。鸿发伯伯就是在我年幼跟随父亲参加某次宴会遇到的那个带着小银色卷毛狗的老人。今天他们全穿着新衣服，新剃的头。陆协理的下颏刮得精光，鸿发伯伯的山羊须整齐地下垂着，看来他们的气色是这样新鲜、幸福。于之超十一叔还没走进院子就高声喊：“九哥，九嫂，给你们拜年来啦！”进来时，他们三人同声地说：“发财，发财，见面发财！”说话时都拱手作揖。

“大家发财，大家发财！”父亲迎着说，“来到就是礼，免了吧！”

“总得给老的叩个头哇！”于十一叔说。

“免了，免了！”父亲说，“现在是民国了，新派的人都不讲究这些礼道了。”

“可是我们还是旧派的人哪！连哥儿你说是不是？我们是老脑筋哪！你没有进学堂啊！过来给我鞠个躬吧！”

他是一个善交际的富商，所以和我说话，为的是让父亲有余力去和鸿发伯伯周旋。他们相互地说：“年除夕的天气真平稳哪！一点风都没有。”“今年的年景管保是个丰收年。”诸如此类的话，而且坐五分钟就走了。他们还有几家亲友要去拜贺呢，临走主客间又是一次阻拦和争执，为的是把压岁银洋递到我的手上。

第二批贺客是天亮时候来到的。有的穿着西式毛绒大衣，有的戴着眼镜。全是政府机关的人员，他们的举止都有一股文质彬彬的姿态，而且称呼父亲作“会办”，称母亲为“姜太太”。还有不同的就是不说“见面发财”，而说“恭贺新禧”。他们的脸色同样地新鲜、幸福，只不过掩饰一些，不尽量发泄他们过分的快乐而已。而且说话也竭力做出平淡的样子，可是脸上总有着笑的光辉，仿佛体质内有种强烈的力量，时时要迸发出笑容。

母亲指着那个戴眼镜的对我说：“过来见见关校长。”又向关校长说：“什么时候开学呀？我想送他去读书，不知道你们收不收？”

“几岁了？”关校长说，“过来，害怕我吗？”他见我摇着头就武断地说，“哈哈！一定挺顽皮吧！正月二十四日开始报名，会办的孩子怎么不收呢？去读书吧！那里有许多小朋友和你玩。”

父亲始终没有表示一点意见。他在和穿毛绒大衣的贺客说什么。然而当母亲和关校长说话时，他望了母亲一眼，又似乎他是非常注意母亲的行为的。

送客回来，父亲的脸色又庄严了。说是母亲不该在接待室的门口露面，因为那都是些官面儿上的人，不是熟交。实际上那种庄严可以想象到是从母亲那不可动摇的久居的决心而来的。母亲也受了感染，重新恢

复那种端庄气了，而且彼此不交一语，视线也不相犯。尽力避开见面的机会，父亲在休息室抽烟，母亲就在寝室里什么也不望地深思着。

早餐时候，又恢复以往的肃静了。餐桌上，只有调羹和碗边相触的声音，这时若是我喝汤的吸声大响，或是喝了热汤大声呵气的时候，父亲就会向我久久望着，那两道黑色眼光是敌视的，我想，若不是元旦，父亲一定会拧着我的耳朵让我离开桌子。而元旦呢，是不许父亲打孩子的一个可爱的佳节呀！

三

元宵节我们是在新居里过的。

这就是把大院落横截为前后两部分的那个换了洋铁盖的平式宅子，从前收留过由俄罗斯境内越界的白军，以后又作为谷仓的宅子。墙壁的外部全刷成云灰色，然而向南的那一面，却只刷了一半就停工了。这是父亲命令停止的，原来这一切都是母亲吩咐崔婆雇工做的，完全没有经过父亲的同意，就是堆积在南窗下的木板，父亲最初还以为是别人存放的。可见母亲久居的意志是多么坚定，她要在这里修筑一个新的板墙院落，把密嘉的家——那个高丽住户，隔到板壁外去。那时候，这座县城已经有了日本的领事馆，中国房主是没有权力驱逐一个不愿退租的高丽房户的。所以密嘉家走前门，那门口正朝临街的大车门，而我们进出全走向南的后门，要到前院得穿过居宅西壁的第二进车门。以后，我再来叙述密嘉的父亲——这个高丽绅士是操着使人怎样憎恶的营业，以及环绕在他四周高丽居民的情况。

父亲在没迁居以前，是没有到这所正在粉饰涂刷的空宅子里来过。整天的时间都消耗在元旦以后那一连串庆祝新年的宴会上，有时整夜在外边，那多半是被留在友人为新年款待宾客而设的赌台上了。那是这一

小县城里怎样狂欢的日子呀！所有的商店没有不聚赌的，而且不管是地方法院的推事、警察厅的警官，全在这庆祝新岁的假期，借着贺年为由而凑起手来赌牌九了，到处是骰子和牌九的声音，到处是欢呼和叫笑。然而父亲是深居简出地过了一年养尊处优的日子了，平日外界已经忘记了他，他们又环绕在商会的新会办的周围了。那新会办就是元旦黎明的第一批贺客里面的于之超。父亲自己正像一个退休的人物，闲居在这城市里，唯一的意义就是盼望家产能全部脱手，携眷回山东的日子能早一天到来。他在商业上的失败，已经使他厌恶这个荒僻的城市了，现在他之所以又投入那些幸福的士绅富商的宴会上，不是牛庄酒、骰子、赌注的诱惑，父亲已经度过他的黄金日子了，一个五十四岁的老人了；唯一的原因，是想避开母亲。哪有一个丈夫能在不愉快的家庭里面对着端庄不欢的年轻太太久坐着的呢。在家庭里，父亲是矜持的，一个主人感受到他的权威将要崩毁，这种矜持是很自然的，时时警戒着他的周遭，怕有一点损伤他权威的征兆，内心的深处越是这么战战兢兢地警戒着，外形的姿态越是庄严、郑重。现在想起来，这些日子我是怎样敏感地注意着父亲的眼神哪！我那眼光是多么胆怯呀！只要父亲望我一眼，我就知道自己站的位置不当，或是不该背倚着墙，像个狱中的囚犯那样，就一声不响地退回来。父亲变成可怕的人了。

所以当着迁居的第一天，父亲的脸色正因为正月的阳光而明快的时候——又加上小三点那匹荷兰种的小狗，唤起了父亲壮年时候的愉快。现在想来父亲当时确实是有着某些幸福的感触的，因为他蹲在院子里抚摸着它是那么亲切，完全没注意到他是蹲在一个怎样的位置。从他背后向外抬木器的雇工都不得不停下来，无语地相互递着眼色，等待父亲感觉到自己挡着门口才离开一两步路。

小三点是衰老得可怜哪！眼睛里充满了倦怠，所有正月的阳光，洛布达的跳跃、嗥叫和院心喧闹的搬动家具的气氛，全不能给它任何的反应，它的步伐是迟缓的，现在站在父亲的膝前，垂着头，垂着三角形的大耳朵，垂着尾巴，就是尾巴尖也一点微弱的摇摆力都没有似的。而在

父亲抚摸它的前额时，它的眼睛现出湿润的泪光，仿佛主人这种亲切的抚摸已经和它离别六七年了，实际上几年来父亲也确实把它遗弃在注意之外了；又仿佛小三点感觉到自己的衰老而预知这是主人最后的恩惠了，知道不久要和这个久处的家庭长别了。它是在元宵节以后的第三天死的，崔婆发现它的时候，身体已经冻得石头一样坚实了。

“小三点老得这个样子了。连儿把它抱过去吧！”当时父亲感叹地望着它，到底发觉自己蹲的地方碍路了，就站起来说，“搬哪！怎么停下来啦？”

父亲就跟随这一伙雇工到后面那个大院落去，路上还问我说：“到新宅子去看看，你妈在那儿忙什么呢？”可见当时父亲确是愉快的。

望见涂作云灰色的墙壁，父亲的脸色就严肃了。他在母亲这一做法上感到威胁，感到他回故乡的计划遭到抵抗，虽然这抵抗是微弱的，然而这说明了母亲久居的决心。等到穿过第二进车门，望见窗下那些新锯的木板，望见在短梯上涂刷灰水的泥水匠和刨着木板的两个木工，父亲就厉声地说：“谁让你们来做的？都停，马上停。听见没有？”父亲环顾着那些吃惊的工匠，又说：“崔婆！给他们工钱了没有？该补多少就补多少，不要少给他们——你还说什么？叫你停，你听见了吗？”

“这是会办太太……”

“你还辩什么？我说不刷石灰，就不刷了。”父亲又用缓和的口气说，“今天不做了，等两天要粉刷的时候，再叫你们。”

那个泥水匠戴着鸭嘴帽，脸色黑瘦，不过也是为了元旦新剃过头。他还说要把灰水刷过玻璃窗就停手，可是父亲就连这一点也不准。

“这多么难看哪！大节日下，半面窗的墙是灰的，半边是白的。”

“叫你停工，你就停好了。”父亲帮助他把灰水桶子挪开，又把靠窗

的长帚放到桶子旁边去，“等过两天再找你们。”像哄骗孩子一样又说，“把你的梯子也肩去，别忘了什么！窗下那是谁的衣裳，拿去！”

仿佛驱逐出一些不洁的乞儿，连他们的使用工具都有传染什么病症的可能似的。

从父亲驱赶他们的最初一瞬间，我就望见窗玻璃里的母亲的面影，正像年前母亲指挥搬家具时候，站在玻璃窗里的父亲的面影一样，不过只一刻就隐逝了。

母亲对这件事一直没有反应，仿佛她根本没有感觉到父亲是给她久居意志一个损伤，仿佛父亲所做的完全是适当的，或者是和她完全无关的。崔婆是一句闲嘴也不加入，她是那么自然而本分地挪移着桌椅，和母亲商酌着安放的位置，和母亲的姿态一样，装作漠不相关，只是神色间透露着一种审慎，一种走进有未爆炸的火药的街道，警戒自己的触发一样。

父亲单独在西间那些零乱的红木家具之间的靠椅上坐了很久。那间房子是有南北两铺小的暖炕，作为客室的，正对着母亲的寝室。中间是供神的穿堂，神位后是一小间厨屋。那时候各间的门口还没有挂门帷，我伏在母亲的寝室门旁，清清楚楚望见客室迎门的壁镜里，反映着父亲的上半部身影。马褂的绸料闪着光，父亲头上的瓜皮帽上的朱红顶子闪着光，只是父亲的脸色阴暗，胡须也显得又黑又浓。他的两只肥润的手指交错地扣着，眼睛里埋潜着一种深思的气质。

“你这是做什么？”母亲路过我身旁就拿手指骨节向我头上戳了一下，“去温习你的功课去！”

这是多么使我苦痛的一戳呀！我并没有妨碍到谁，我只是在那里暗窥父亲的动静而已，我做了什么坏事情吗？我是这样伤心，我在新年就受了母亲的一戳。我记得那时候，一声不响就爬上暖炕，占据一角的位

置，埋着眼睛赌气了。这是我不欢时的习惯，我不喜欢这个惨淡不欢的家庭，我幻想着将来，终有一天我会抛开它投身到军队里去，就是打败了仗，受了重伤，死在外省也不再回这个家庭了。我的眼前就现出一个将军的影子来，他戴着白手套，向我说："你是一个英雄，可是如今你受伤了，还是回家养伤去吧！我派卫队送你回去。"我就哀求着说："无论怎样，别把我抬回去吧！就是掷到路边上也好。"将军说："你是一个最勇敢的有功的孩子，我们怎么忍心抛弃你呢！"我就向他哭着说："若是把我送回去，还不如死了好。"将军最后感动了，把我带到他的将军府上去，并且收留下我这个孤儿，我就永远不再回来了。谁又知道十年之后听见父亲患病的消息，我又那么急匆匆地撇开一切，为了早一刻到家，而冒着冬季海浪的风险，乘航行五天五夜的海轮，经朝鲜半岛赶回来呢。

母亲前一两天，就准备着元宵节的贺礼了。这是汉人传统的妇女间的交际节日，为我们中国北方的妇女所珍爱的一个日子。生长在民国初年的妇女是这样的不幸，那年代她们就是连西欧或者俄罗斯城市妇女那种抛头露面的场合都没有，即使是一个在吉林高等师范读书的女生回来度寒假，也是避讳着经过大街上的道路，要走背人的胡同的。谁也不敢违背这城市里为山东移民所带来的习俗，这是以后我入县立两级小学读书的时候，发生了两个新派的男女教师并着肩在城外散步，受了校长的警告而辞职的事情以后，才逐渐了解的。刚刚在这城市住了两天，他们就又回到哈尔滨那个自由的都市里去了，所以我没有得到个见面的机会。从这里就不难知道妇女们是怎样珍爱这个节日了。而且这个幸福的日子，也扩展到上流的满洲土著家庭中了。

母亲是到于之超会办的家里做嘉宾去的。

于之超是父亲的同乡，一个白手起家的暴发户，经营着一座远近有名的油坊，不只秋季是收购大豆的首户，主要的还是超字油坊的豆饼都是运输到大连去的，从那里又分批载到青岛以及南方的大市场上海，而

超字油坊的豆油供应给延边四县的全部居民，这只是占超字豆油产量的五分之一，五分之四的豆油是批发到哈尔滨和吉林去的。超字油坊的门市，就在父亲出兑的那个参庄的隔壁，房子又陈旧又古老，屋顶的茅草有阴湿的绿苔的斑点。不及父亲出兑的那个参庄门市完整、健壮。我和母亲路过这里的时候发现几个泥木工正在拆毁这座停业的商店，屋顶的茅草全部清除了，若不是还有几根椽子，就全部露天了。那个刘不林斯基的代理人，还是穿着那件标志性的军装大衣，站在行人板上指挥着，他只有站在这儿才能望见屋顶的拆房工。他的耳朵夹着一支铅笔，望见母亲就有礼貌地微笑示礼，并且搓着两只大手退到板下去，等母亲一走过去，他就又回身退到行人板上向工匠喊说什么了。一个中国泥工的脸上全是灰尘了，我望着他就不由得发笑。母亲说："哪有大节下就拆房子的！"正因为那房子的主权从前是为父亲所有的，母亲才有这样的微词。

崔婆说："外国人是什么吉利也不讲究的！"

超字油坊的门是关着的，等崔婆敲门，里边就说："推呀！向里一推就开了。"屋里的店伙正在赌牌九，赌桌中央悬着煤油灯。仿佛是夜晚七点钟的情景似的。一发觉进来的是母亲，那些环绕着赌台子的店伙就向后退开，坐在内圈的赌客也都站起来了，向母亲笑着，有个人从里边排开环立的人走出来说："女财东过年过得好哇！"

"是程远吗？一年没见长得这样高了！你们玩吧！你们玩吧！我是到后院子去看兆祥他娘的。"母亲笑着说，"你过年过得还好吧！你们人多又热闹。没有接到山东来的家信吗？"

"腊月初收到来信，说是海南去年的收成蛮好呢！"在这以前，王程远就招呼一个年轻的店伙说："领路到后院子去。"他是这样干练了，若不是母亲招呼他的名字，我绝对不会认识的。他的整个面部，现出一种将要成熟的鲜明气色，而且黑色的衣帽都是新的，滴尘不染的洁美。瓜皮帽上的红顶闪着光。他是那么快活地向母亲笑着，说是："连哥儿也

长高了许多！”可是没有向我说话，那时他的手里还握着两只牌九呢！

“一年没见，长得那么大了。”母亲走出后门口还自语似的说。

油坊的院落有一亩地宽广，两边是豆仓的排列，那些仓库全是木料的建筑，屋檐底下有一排鸽巢的圆形小门。实在领路的那个小店伙主要的任务是护卫宾客，不让院子里的四条狼狗惊吓着我们。开始确实是使我害怕的，那些狗又顽强又壮实，仿佛两百年没有见到过陌生人似的。那小伙计连声呼唤着：“黑鼻子，好好躲着去。”“来宝！来宝！咬什么？听话！”直到他用脚踢了一只黄狗，才见它们的尾巴摇晃起来，表示它们是理解来客所怀的善意了。

我们在院心停了两分钟才又放心地向前走。我看见一个小孩子跑出来了，显然他是听见狗吠声出来探望的。迎面的窗玻璃上也出现了一个中年妇人的面影。这是靠近我们那个有洋铁盖住宅的茅草顶的居屋，它的东壁和我们那些大院落的第二进车门相隔一道土墙。

这房子的东壁是油作坊，当中只有通过一辆四轮车的走道。现在是假期，油坊的门前拴着几匹标致的马匹，它们在这样好的天气，又由于半个月的空闲，听见狗吠就在拴马桩附近不安地旋转着了，时而竖耳望着，时而跑蹶着蹄子嘶叫。空气立刻又紧张了。

迎接我们的那个孩子，就是兆祥，穿着绸面的年服（那是多么新的袍子呀！），没戴帽子，从那头发上我就看出他是县立小学的学生。他就站在两壁之间的走道口上，一句话也不说。我们走近，他就倚靠着土墙而且低着眼睛挖起壁上的泥土来。

“那不是兆祥吗？见了我也不叫一声‘大娘’！”母亲说话的工夫，于十一婶已经走出板壁的院子来了。这板墙隔开油坊周遭的喧闹，形成独特的另一块小天地。

于十一婶说话的声音是那么高，五里以外都能听得很清楚。她说：“今天什么风啊，把你给吹来了！新年过得好哇！兆祥他九大爷呢？没出去赌钱吗？”她差不多一口气说的，同时还抚着我的头说：“连儿今天得给你十一婶拜个晚年哪！”又向崔婆说：“你老人家越来越年轻力壮了，过了这个年有六十了吧？”

“六十一啦！”崔婆很幸福地说。

“快进屋吧！怎么还带着这许多东西呀！像走亲似的，兆祥快接过去。你看，见了你大娘怎么连个礼也不行，越念书越不懂礼道了。你看你兄弟多么出息。”实在我一直也没有作声，不过不像兆祥那么羞涩地扭着脸，埋着眼睛而已。

后来我才知道兆祥的母亲是满洲人，于之超十一叔在家乡和父亲同样有着一房原配的妻子，而且娶她过门时，母亲做过女傧相。那时候我还没有出生，母亲刚来这个荒僻的山城不久。她比母亲年龄大，原来本是个寡妇，兆祥是和我同年生的，所以母亲的辈分居长，完全是由于父亲的年龄高过于之超。

晚餐过后的攀谈里，母亲说：“我现在想起来，不知道年轻时候怎么那么老实，什么也不知道，完全听人家摆布。若是如今，就是下了轿，我知道还有个原房，就是离娘家五十里路，我也会当天走回去的。试试看，谁敢拦？如今，如今就是八人大轿来接，我也不回海南去了，在他那个村子里我没有一个亲人。”说话时，还是充满了愤愤的气势，母亲已逐渐向中年的生命之路上迈进了。

这次攀谈的主要目的，是希望于之超十一叔能给我办理入学手续，开学那天，让兆祥去邀我。这个目的，母亲是达到了。

晚上，还要留母亲斗纸牌，母亲推辞了，因为克克还留在家里。



第三章
雨夜墓园

一

正月底，我入县立两级小学二年级做插班生了，改了学名叫作姜步畏，这是级任郎一松教师临时给我起的名字。

学校的庭院宽广，大门口有条石铺的大路直通正面向南的校务室。窗下有两块标石夹峙的旗杆。而走道两旁分列立着两排白杨，树尖比旗杆高出五尺开外。看起来较在红旗河遥望的高度超越两倍了，而且挺拔、标直。那时候树枝还是秃的，在高空给风摇撼着的时候，发出一种愉快的音波，仿佛它们是在彼此庆祝，一礼拜之内枯枝就要抽芽了，尤其是我们坐在课室里安静地听讲时，这种声音更显著。第一学期的印象，只有这一点我是记得最深刻。有时白杨树枝间的鹊巢上有一只喜鹊在喳喳地叫，我就不由得面向玻璃窗往外窥望，我是注意天色，猜想是不是该下课了。因为上午教室里还阴冷，一下课，我们就可以跑到操场上去晒太阳。这是在学校里最幸福可贵的一刻了。操场是在校务室背面的，是一片足有半亩广的平地，场中心，南北各有两株拴球网的木桩。北端是城墙的一部分。春寒的日子，那片土墙是温暖的，染满黄金色的阳光，我们就在那儿互相拥挤着，谁都想背靠着它，面阳取暖。操场的三分之二是在阴影里，阴影边缘若是有小影蠕动，那么校务室的屋脊上一定有鸽子走动了。

我的稔友[注]当中，金锁儿是最使我钦佩的，同学间也以他的穿戴最讲究。他的春季制服显出他英俊的风度，袖口露出毛内衣的绿边缘。诱

惑人的毛织物哇！在那年龄它是最使我羡慕的了。兆祥也穿着春季制服，可是穿在他身上就显得又紧又小，因为那里边还套着短棉袄，我面对着他，时时担心他胸口那排纽子会突然爆开来。而且兆祥也不及金锁儿能干、有生气。最初领我报名的时候，他那么迂缓地老是躲在许多人的背后，说是："等着，他们报完了再进去。"而金锁儿碰见我却欢呼着跑过来，排开许多学生，把我拉进去，是那么迅捷地代我办完了入学手续。他是那么愉快，又得教师们的欢心。然而今年他是降级了，本来比我高一班，现在和我同桌上课了。他是那么欣喜地表示他能和我同级是怎样愉快，我们的感情顿然增加了。后来对兆祥，我又敬重起来。他是用功的，教师们也很爱护他，可是又总不及对金锁儿那么亲切，那么心欢兴浓地谈笑。在学校里，我和兆祥是不常碰面的，因为他是三年级学生，可是一出学校，就是我们三个人的世界了。

这正是初春的好天气。城外的北郊，新鲜明目，飘散着醉人的土壤所有的香气。海升京戏院子那座高厦的屋顶玻璃窗反射着炫目的阳光。辽远的黄色田野，现着金色水光。五里外的北面山岭，还有白白的积雪，可是也有金色的水流出现了。星期天傍晚，我们就在这块地方挖小姑菜。这是礼拜六就邀好了的，另外还有魏学文，那个用七节鞭做腰带的木匠的儿子。

我们各人带着一个柳条编的小篮子，一柄锅铲。我是背着母亲在崔婆手里抢来的。她是那么仁慈地低声招呼着，说是要告诉母亲，我可是径自欢叫着，逃开了。

当我们一走过海升京戏院子的左侧的空地，眼前就现出稠密的坟地来。这和海升京戏院子背后的坟墓不同的，坟土全作长方形，而且有木制的十字架，和那些坟一样地稠密。我们就全在十步以外立住了。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停住了。还记得当时我是审视着金锁儿的神色停下来的。我们差不多全以他的举止为标志的。那时他的两臂在身后抓着柳条筐，我也那么做了。

他说："这是些犯罪人的坟。"说话时注意着那些陈旧的十字架。

魏学文问："是砍头死的吗？"

"这里有无头鬼！快跑哇！"金锁儿就欢呼着跳开去了。我也就不由得逃开，只跑了五步路，回头就望见兆祥和魏学文还站在那里望着我们。兆祥脸上现出不明白我为什么那么跑的神气。魏学文是那么镇静，而且不屑注意金锁儿那种故作的玄虚似的，至于兆祥，就是连这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完全自然地、一无所感地走来了。我就立刻自惭起来。那是一个无因而胆怯的孩子所有的羞愧，嘴里还装着若无其事地说："快来呀！"就听见金锁儿欢叫着："快来看哪！我找到这么一片哪！"他是指着小姑菜说的。我们的习惯是谁先找到一块小姑菜多的地方，谁就有独占的权利。在这工夫，我才发觉原来他在那些长方形坟墓前停下，是故意愚弄我们。就想和兆祥联合，另外找地方，根本就不到他所占的地方的附近去。

魏学文就说："荆以文什么也不懂，净骗人，那是日俄战争时候，阵亡的俄国兵的墓地！"

"谁说的？"

"于兆祥说的。"他又问兆祥，"是吗？"

"那些十字架是基督教的记号。只有俄国人才信基督教，他们死了，坟上就插上这个记号。"于兆祥说，"我们快走吧！好地方都叫荆以文占了。"

我又对于兆祥怀着崇敬的友爱了。觉得金锁儿一点学问也没有，而且是个降级生。我听见魏学文在他身后叫："你挖了多少了？"他正向他那面跑。



“从这里到那松树底下都是我的地方！”金锁儿防戒魏学文侵犯他的边界似的。若是他对我说，我一定不理他了，可是魏学文还要望望他的柳条篮子，看看他挖了多少。

金锁儿望见我望他的眼睛异样了，就向我招手：“过来呀！”

我就对兆祥说：“咱们不去。”正在踌躇工夫，听见老远传来了呼声：“姜步畏！”这是从对面那块高地上传来的。我们之间隔着一条车道，这车道是通向北大营的，现在正有一些大兵陆续地向回走着。他们消磨了这一天的假日，是带着满怀的愉快攀谈着，听声，离我站的地方只有二三十步，话声很清楚，可是望不见人，因为我们也是在高地上。那条路是夹在两旁高地之间的低谷当中，又加路两边的三五丛古老的松林耸立着，先前对面高地上早就有一伙挖小姑菜的，可没有注意到招呼我的是袁家宝。我们在海升大舞台已经有过一次面缘，在校里又是同级生，可是并不怎么接近。

金锁儿突然走到我面前来，脸色激奋，手铲上还挂着湿的泥土，向我说：“连儿！不要过去。搭理他们做什么，咱们自己有地界。”他现在是那么亲昵地挟着我的臂膀，又向兆祥说：“咱们在一块挖，来呀！”我们立刻又亲昵地聚在一起了。

因为袁家宝是满族旗户的孩子。在学校里，移民子弟和当地学生是分作两派的，而且各不相犯。在校外这种敌视的界限就明显了，他们喊我们“山东棒子”“暴发户”；我们叫他们“大麻哈”“破落户”，因为他们大多数是出身于八旗的皇族，他们高贵的家庭从清末宣统退位才开始衰败下来。满汉间相互敌视的风气有着极远的源泉，在大清一统的那些年代，任何一旗皇族子弟，都可以随便侮辱“民人”学生，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民人”子弟才得到报复的机会，就由这延续下来，直到现在还是相互侮蔑的。我很容易接受了金锁儿的命令，完全是盲目的，只知道他们是满洲旗户而已。实际上金锁儿之所以嫉视他们，完全是由于他们对降级生的嘲笑。

魏学文还向袁家宝喊，两手做着传声筒的样子：“你们那多不多呀？”

那时候，金锁儿就向他望了一下，眼色中含着摈斥和责怪，仿佛魏学文若继续和他们讲话，就要把他驱赶开去。我也恶意地招呼他的名字：“魏学文，你乱喊什么？”我想他自己不赶快挖，为什么老是注意人家挖的多少，却不是嫉视他和袁家宝打招呼。

不久松林有画眉的鸣叫声了，声音是那么清楚，附近是那么寂静。现在陪伴我们的只有附近的坟墓和古老的松林了。天气突然暗下来，我首先望见西边的一块乌云，逐渐扩展着。松林的风涛呜呜，空气已有潮湿味儿，眼看倾盆大雨就要降临了。我们都跟随金锁儿跑到松林底下去。金锁儿跑的当儿，畅声高叫着，我也立刻高声欢呼，气息顿然愉快起来，仿佛我们给大雨淋一场，是最幸福的一样。

“我们回不去家了吧？”是魏学文的声音。

“听！”于兆祥说，“礼拜堂打钟了，四点了。”

我静静地立在松树背后，突然感觉到天色黑得可怕。我想：坟地里若是突然有个鬼出来……又想这时候若是在家里，有暖炕、有煤油灯，是多么安适呀！

骤然传来巨大的一声爆响，西方的天陲鸣雷了，接着雷声轰轰地滚动不休。二次闪电，大雨就倾盆落地了，远近一片猛烈的雨声，这是春天第一次雨。我们的四周现在全是一片雾气。只在绿色的闪电下，可以看见坟墓、十字架林……

“金锁儿哥！”我小声招呼。

“做什么？”

“你在哪儿呢？”

“在这里。”金锁儿也小声说，“我们今晚上回不去了。”

“这里一定会有胡子。”兆祥低声说，“去年就在不远，有一个人给胡子砍死了。”

我们立刻拥挤在一起。魏学文用背抵着树，环抱着我，我的胸口前是兆祥。天色完全黑了，金锁儿挤在我们旁边，每一次闪电，我都望见他的眼睛盯视着那些坟墓间的十字架出神，而且他的脸色苍白，雨水从他的头发上淋漓地滴流着。

“你别向那边望！”我小声求他。

他突然向我们一扑，我们就尖锐地一声狂呼，那是怎样的一声狂叫哇！等到金锁儿说给脚底下的石头滑了一下，我们就又沉默了，似乎逃

脱出一个可怕的关口。这时雨停了，可是我们依然站在那里相互卫护着。我们的眼睛恐怖地望着黑的雾气，睁得可怕地大，仿佛我们四周随时会跳出一个可怕的人来。真的，不久我们听见一种声音了。

“什么？”

“别响！”

“有鬼！”魏学文说。

就在那时候我们听见袁家宝的喊声了。我们的面前出现了模糊的灯光，一团薄弱的光辉，立刻使我们镇静下来。

“谁？袁家宝哇！”

“姜步畏！”确是袁家宝的声音，“他们在这儿呢！”他是对背后的大人说的。

“连哥儿！你们这些孩子，怎么天要下雨了还不赶快往家跑，若不是家宝回去说，你们不得在这淋一夜！我就想你们不会走嘛！这是谁家的孩子？你爹不知道怎样着急呢！”他的声音是熟稔的，可是望不清楚他的脸。

等到街口，我才知道他就是韩四叔的亲家袁世彬。我一声不响地离开他了。他说：“好好地走哇！别心急。到大街上啦！还怕什么？”

“好！”我就这么应一声。而且淋得浑身全是水，却不知道是怎么湿的。在松林里我是一点也没有感觉到我浑身被雨水淋湿了。

二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和兆祥分的手。仿佛我们谁也没想到谁，就各自低着头回家了。

我的手里还提着湿淋淋的制帽，就那么踽踽地迈进门口，我完全把丢在松树下的柳条篮子和手铲忘记了。我的脸色一定是没有血气的、青白的，我的衣服全湿透了呀！每走一步，鞋子就发出唧唧的水声。我听见母亲在父亲休息室里的谈话声，仿佛谈得正热烈、正忘神，而我的出现，就把那热烈的攀谈停止了。若不是母亲正在愉快而兴奋的气氛里，我一定要受责问的。可是现在母亲只惊呼着："你快看看你兄弟吧！"这是向坐在炕沿的客人说的。又问我："这是在哪儿淋的？快脱下来，让你姥娘给换衣裳吧！玩迷了，下大雨也不知道躲。"从母亲的第一句话里，就听出母亲的惊呼里带着欢喜，我也就笑了，并不说出在北郊那可怕的遭遇。

原来客人是我的堂兄，伯父的第二个儿子。他的名字是姜学礼，母亲却叫他的乳名二宝。他刚从山东来，浑身一色乡土气。穿着新的粗布棉袄，腰上结着蓝布腰围子，腰围子上挂着绣花的烟口袋。他的身体健壮，有着一个将军所有的骨骼，面部的前额宽广，眉宇间的气质是豪爽的。他的背后坐着一个矮小的媳妇，坐姿很端肃，然而却很丑，一望她的脸，首先就注意到她那黑黑的两个朝天鼻孔。最初我望她的时候，她就向我微笑，仿佛我一进门她就望着我，准备好她的微笑似的。可是我不向她笑。

等我换好衣裳，就跑到母亲身前，让她给我结纽子。父亲说："给你二哥二嫂鞠躬。过来，站在这边，我看看你进学堂了，是不是学会行礼啦！"父亲这是第一次表示他对我入学的欢喜。母亲怂恿我："过去！到你爸爸那去呀！"可是到底我给推搪了，几次望着父亲想走过去，终于还是伏在母亲的腿上，低着眼睛装作什么也没听见。姜学礼在那时候也停止了说话，向我注视着。

"那么你爹呢？"母亲和姜学礼又恢复对谈了。

姜学礼说：“我们当小的，他是老的，我们又能说什么。就这样我爹把娘所剩下的家底，都搬过去了。反正我娘是埋到土里去的人啦！她又不会再给我们争理。老大家的又会哄，若是我娘手里有两亩体己地，也管保从爹手里哄去了。我们弟兄不分家，日子就过不下去了。还没有分，老大家的就把持着，什么也不能过问。婶子！你不信问问你侄媳妇，是不是大嫂怂恿大哥要分的？”

她就说：“反正我是听见他们两口子说过，早一天各立门灶，早一天过安静日子。”

“你向二婶子说说大嫂在我背后，说过些什么话吧！”

“说什么话？还不是说，咱们亏着她！”

“是呀！”姜学礼说，“你倒是说她怎么说的呀？一句一句地说给二婶子听听！”

“反正她说过不中听的话。娘死的那几天，她趁着人多手杂的，就背着人把一口袋麦子往莲叶她大舅家里送。她早就存心，娘一死就分家了，你还蒙在鼓里呢！”

“那为什么你早不说？”姜学礼问。

“早说，你还得听！娘病重的时候我不是说过，她惦记着那两口老衣柜呢！可是你还得听啊！那天我亲眼看见莲叶在咱娘发晕的时候去开锁，我向你说，你就是那么一句老话，‘不会呀’！”

姜学礼在这时候就叹了一口气，仿佛说：“当时我真糊涂哇！如今什么话也不要说了。”低着头，在绣花烟口袋里用短柄烟管装起烟来。在他问老婆的时候，他的脸色是激动的，仿佛气恼她在那样紧要的关节尽说些废话，这时候那种不欢的神色是消解了，从头到尾赞叹起他的老婆来，仿佛自己完全不如她有远见似的。

当姜学礼夫妻问对的时候，母亲一直注意听着的，并且我望见母亲时而向父亲望一下，时而向崔婆望一下。前一种眼神是有审察性的，想知道父亲对这事件的态度，后一种眼神是不屑听的意思。这种不屑听的姿态是同情姜学礼夫妻的，似乎说："你看看老大这人多坏呀！这样欺侮他兄弟。"日后，我才知道母亲所以对伯父抱着反感，是由于伯父在母亲婚礼仪程正进行的当儿，曾经主张母亲该拜见父亲的原配妻子的，那就是说应该遵守古训以妾礼叩拜。母亲中年以后说："幸而那时候姜家庄上还有些懂事的明白人，说是民国不兴来这一套。亏得他主持大局的大伯说出口来！"对大房姜学义夫妻，母亲也是敌视的，因为第一次进见母亲的时候，称呼母亲作"小婶儿"，当时母亲就质问："这是谁教你们的……"从这里就可以知道母亲为什么嫉视海南岸的家乡；为什么坚持着在这块满汉俄韩杂居的城市久居了。

父亲一直是不关心姜学礼夫妻当时的对谈的。不知道父亲为什么那样愉快，当他们谈话的声音充满屋子的当儿，父亲就拉着我的手，故意小声说："你到哪儿玩去了？"

"不告诉你。"我也小声说。

"怎么不告诉我呀？"

我就一支腿跪在父亲的膝上，附在父亲的耳边说："我到城外乱葬岗子背后那块高地去过。"

父亲现在就向母亲说："好哇……"

"妈！你不要听。"我急忙说。而且立刻投身在母亲怀里，极力干扰着母亲的注意。

父亲不管我用怎样不欢的眼睛乞求他，到底向母亲说："你不管管他呀！跑到乱葬岗子去了。"

“不是乱葬岗子。”我辩白着，“爸爸净说谎，人家说是海升戏院子背后的高地上。”

母亲也没有听清楚，母亲当时以为父亲和我作耍呢……她自己正准备继续向姜学礼探问，而且用手推着我说：“到一边玩儿去！”我想，母亲那时就是听到，也不会责问我的，她的注意完全集中在姜学礼夫妻身上了。

“分家以后，莲叶她爷爷在什么地方吃饭呢？”

“轮流着，一家五天。”姜学礼说，“我们走的工夫，交代给堂叔家的学仁了。我们分到手那两亩半洼地，就是押给学仁家的，若不这样，连盘缠也没有哇！押了一百吊大钱，那么，老人的饭食呢，就归他家担负了。”

“海南还太平？”父亲改换了另外的话题。显然他是不愿听下去了。

随着，姜学礼就说起海南岸是怎样的荒乱。每村每庄，不论大小，都成立了红枪会。过几天，北军来了，过几天南军来了。没有一天不过兵的。说到这儿，他就把短柄烟管从口里拿出来了，可见这一话题又是他所气愤的：“晚上还得轮班打更。那些军队夜里常常出来割庄稼喂马，麦子刚秀穗，还没熟，真叫人心疼啊！若是在咱们庄上住两天，河边的树就得给他们砍倒两三棵。他们军队用不了这些烧柴的，拆两三根大枝子也够了，都是外庄人借着因由来偷着砍的。去年一年，反正咱们庄子上的树木，多了没有，十三四棵大树是偷着砍了。守夜的吧！听到动静，只能老远喊喊，谁敢走过去呀！反正若是外村人来偷着割庄稼，也有当作军队放任着的，胆小的呢，听见喊声就跑了，心想这是外庄人，追赶上去吧，跑不几步就听见枪声了，谁敢上前哪！外庄若是有军队过夜呢，咱们庄子上也有人去趁火打劫的，真是鬼怕人，人怕鬼的年月。若是南军在庄子上住就安顿一点，听见动静追上去，十之八九是外村的人偷树。因为南军还规矩，不管动什么都问老百姓一声。二叔那块

打麦场角上，不是有块老树根吗？他们问过婶子才刨出来……”

父亲问：“哪块老树根？”

“就是二叔打麦场西墙角上的那块。”

“怎么？那棵槐树砍了吗？”

“早砍了呀！”

“这是谁的主意？这是从你曾祖父手上传下来，到你爷爷手，就有两三抱粗了。树荫凉遮住一半打麦场，怎么能砍了呢？”

“这是婶子的主意，咱就不知道了。”姜学礼小声说。

“做什么砍的？”

“不知道婶子是等钱用还是宫家疃大舅家盖屋……”

母亲用鼻子哼了一声说：“整年的收成，就是大把向外扬，一个人也扬不完哪！还不让她娘家哄去了。反正她一个人守着那二十亩地过去吧！还管这么一棵树两棵树的做什么！”

父亲就笑着说：“二宝，你来得正合你婶子的心。她要在关东安家久住啦！我可是什么也不管，你问问你婶子有什么打算吧？”又向母亲说：“说说，你怎么安排你侄子和你侄媳妇吧！我听听你的打算。”

母亲满意地笑了，说：“我横竖有地方安排他们，就不用你操心。”

“那么说呀！”

我望见母亲的笑容，心里也就觉得喜欢父亲。又望见崔婆也愉快地微笑着，她是靠门站着的，显出忘神的样子，一动也不动地望着父亲的

脸色。

母亲说："那么你说，让他们到骆驼河子去经管那块窝棚地好吗？"

"你的主意，我怎么知道呢？"

"我这不是和你商量吗？"

"我头一回听见你有什么事和我商量。"父亲笑着说，"崔婆你说是不是？真是有能为，我什么都不知道，连儿就戴上制帽了。还说和我商量啦！"

"和你商量你还得听啊！"母亲避开脸，仿佛避开一种不愿见的东西。

父亲的脸色是幸福的，就是这有讥诮意味的话也是出自善意的。姜学礼用另外一种眼神望着母亲，虽然望见父亲的笑容也笑笑，可是那种笑的方式，表示他是注意着不同的问题，和他的命运有切身关联的问题。学礼嫂却是完全融化在父亲和母亲的笑容间了，先前她说话的时候，满脸怀恨似的，而且听见她丈夫说到"老大家的"那个词，怒气就加倍了。除了笑的时候，她的嘴永远是闭着，仿佛她的一生所遇尽是些完全不如意的迫害。

现在父亲站起来，不胜疲倦地伸着臂膀。同时说："到骆驼河子窝棚去也中，那么金秉湖呢？"口气怠惰思睡的样子。

"让他全家去经管黑顶子山那个窝棚好了。划给他十垧地，给他开荒白种不好吗？"

"也好！"父亲最后说，"你们就在这屋睡一夜吧！崔婆给他们安排安排地方。"

这天晚上，我很久不能入睡，想着遗失在乱葬岗子的松树底下的手铲和柳条篮，想着袁家宝，我起初不知道袁世彬就是他的父亲。久久不能入睡的另外原因，是窗外的月亮很白，远处的屋脊上有一只黑猫在轻缓地走着。月下还有一两声蛙鸣，这是春天第一次蛙鸣。而且东间崔婆和学礼夫妻的谈话声，老是无休止地传来，夹着低低的叹息和压制着的低低的惊呼，她是入神地听着乡土的一些消息呢！而那低呼是姜学礼重浊的声音，我还清楚地听到几个字，“怎么？关东山夏天蚊子也不进屋，真是怪事……”

三

姜学礼夫妻三天以后到骆驼河子屯落经管父亲的窝棚去了。母亲就雇工重新修理住所，在门窗前面筑立起一个整洁的小院落来。每次我放学回家，都看见父亲在院心里，不是监工，就是用脚把石子收集到一起，招呼崔婆用簸箕倒出去，那是父亲内心充满了舒适而安静的表现。所以另立院落，为的是摈除那位高丽住户招引来的烦扰。

这位高丽邻居的家主叫朴斗寅，是一个有历史的高丽侨民了。日本没有在我们县城设领事馆以前，他是来往图们江两岸秘密贩运烟土的私贩子，而且有着朝鲜庆源府大日本外务特派员的头衔，很快地朴斗寅就变成县城所有的汉满富家里所欢迎的外宾了。大清帝国还没有崩毁时，朴斗寅就拥有一两万金票的财产了，而且脱掉了高丽乡绅所穿的白色长袍，换了中国绅士的装束。而且从图们江西带来他的姿容姣好的年轻太太和密嘉。现在朴斗寅是四十岁开外的人了，面容经常闪着有礼貌的笑意，眼睛却是狡黠的，在他笑的时候仿佛说：“你们中国人就要亡了。我们快一样了。”他是以领事馆高丽通事的身份，调解着中国和高丽居民的诉讼和纠纷的，背后依然是秘密经营烟土生意。所以每天来往找他的高丽人特别多，而且不走前门，都绕过我们住所的背后，从我们窗外走过去。每一个经过的人，差不多都向我们窗子里窥探一下，母亲一直

担心终有一天会失盗的。

那时候，这座县城里每年春天，就必定有成群结伙的可怜的高丽农民来临，带着他们仅有的铜质餐具、沙巴力碗和长柄勺、铲饭的海螺、妻子的嫁妆柜子……妇女用头顶顶着，男人就用背背着，从朝鲜成北道，从庆源府，从靠海的清津，像溃退的灾民一样降临了。他们投奔这里的高丽民会，不久就来向朴斗寅乞求了。朴斗寅是认识每一个中国地主的，经过他的奔走，成群结队而来的高丽农民，分发到四乡去了。代理父亲经管窝棚的金秉湖，最初就是朴斗寅通事官荐举给父亲的。而且不管哪家商店的财东太太，手里有多少私蓄，一到春季，都找朴斗寅向外放。她们都是追随丈夫跑过渤海北岸来求财富的，她们的胃口比她们的丈夫还要旺。她们用十块金票批一石豆子，春天那些从朝鲜咸北境出亡的高丽灾农是抢着借贷的，交秋就得把二十八元金票一石的大豆向债主门口用牛车送了。朴斗寅在这城市有着怎样的威望，读者是不难想象的！珲春的春季，是朴斗寅的黄金日子。

而且那时候，中国的地方警察署和日本领事馆的警务课是互相冲突的。中国地方警察缉捕高丽的烟土犯，日本警察就出面干涉。按照领事裁判权，中国逮捕任何一个高丽侨民犯都得转解日本领事馆，而日本领事馆很快就释放了，于是中国地方警察也得报复，庇护着为日本警察所痛恨的高丽独立党。从前在屯落里，到处都有中日警察火并案件发生。在城市里，就变成日本普通学校学生和满汉两级学校学生间的厮打。

原来县城里除去中心大街和西城大街两条街道以外，都是高丽居民区的。他们的经营多半是“下宿屋”和有着艺伎的花酒馆。他们的顾客是私盐贩子、偷税的布匹贩子和青鱼贩子，西城外还有着高丽人麇集的粮食市场。普通学校就是建立在粮食市场的西端的。城东大街有高丽的正式宿店，可以容纳车辆和牲口，因之整条街道有高丽的铁匠炉，就近出售特殊的农具，有胶鞋商店，有朝鲜饸饹餐馆等，另外就是高丽居民的天主教堂了。每礼拜六，天主教堂的钟声就在这县城的黄昏里缓慢地响

起来，这是它和城里的非教民的满汉居户唯一的关系。可见这里高丽居民是较比有“教养”的。而这一区域里的男女孩子，每天早晨都是去城西普通学校上课的。

中国的两级小学呢，是在市中心大街和城东大街之间的拐角处，于是住在城市中心的中国学生每天必定和普通学校的高丽学生在大街上遇见两次，互相为着争走行人板而厮打。

因为中心的沙筑街路经常有高丽农车和中国式的四轮车来往奔驰，自然也有拉座接客的俄国式篷车。尤其是春秋两季，进城的农车特别多；而冬季的日子就是来往延吉、珲春之间的长途运货的四轮商车了。此外还有从深山载毛皮、木材而来的两轮马车。所以街道两旁的行人板是有着它存在的价值的。其实街中心就是没有车辆，完全空无一物，而且我们零散地在地板下走着，若是望见迎面有普通学校的高丽学生了，我们就会立刻机警地跳上行人板，准备着走到近前用肩膀相抵了。这里所说的我们，是我和金锁儿、魏学文、于兆祥，还有一些路上会集起来的同学。而金锁儿他们是每天早晨来约集我和于兆祥的，不是他们到窗外招呼我，就是我伏在墙上呼喊邻院的兆祥，金锁儿他们一定在那里等着了。金锁儿那时候已经在我们迁居之前搬到西城外的朝鲜居民区的边界上了，和魏学文很近，因之到学校去必定从我们住宅前的街上路过，他俩之所以和我们结伴，不只是心意相投，主要的还是结合的人多，路上碰见高丽学生威势也大。

若是高丽学生人数超过我们，而且有高级生在内，我们只是在经过他们身边时用肩相掩一下就算了，即使有人反被撞到行人板下，大家也不理会。若是我们全体都给撞下去，而且有魏学文所敌视的大老崔在内，我们就两手叉着腰走近他们的面前，用眼睛向他们挑战。我在三年级就完全熟悉这一挑战方式了。而大老崔立刻会排除其他同学，独自走出来，起初总是魏学文先低声向他诟骂的，大老崔就会推开我，完全不注意我的激怒，走近魏学文。到现在我还记得那时的气愤，是由于受蔑

视而引起的，我是怎样想就近找块石头和他作战哪！金锁儿往往厉声地阻止我，对魏学文，他反而倒是怂恿着：“打……打……”魏学文那时候会突然跳开去，从腰带里抽出七节鞭挥打起来。“躲开！躲开！”他会这么呼喊着，本来我想助他打的，到这时候也就跑开了。而这时兆祥还是两手叉腰站在行人板上，起初我还讥笑他那愚憨的姿势，大老崔从他身旁跑开，他还是屹立不动，直临到末尾的一个高丽小孩，于兆祥就会突然追打了，又往往还没有追上就停手了，因为那高丽小学生可怜地哭叫起来。金锁儿可不饶过每一个可能哭叫的高丽低级生。每一次的厮打，陆续地都有满洲同学参加，袁家宝在这场合是手挥着短柄牛鞭子的，可是一结束，谁也不知道袁家宝的牛鞭子藏在什么地方了。他是那么伶俐、俏皮，眨着猢狲似的眼睛笑。

每年的两期大考的列榜，我是不重视的，相反我羡慕着魏学文的勇敢，完全是崇敬一个可爱的英雄那样结交着的。一遇到厮打，我就蔑视金锁儿，同时我又常常阻挡魏学文出头了，我想为什么让金锁儿唆弄呢！因之三年级的下半季，我们这一级和普通学校的学生殴打的事件逐渐少了，而且有一个时期，我和金锁儿互不交谈，在那时候，魏学文也不到我家里来约我了。可是于兆祥和他们在墙头上喊我，四个人仍然是一起去学校的。

四

和普通学校的高丽学生在街上厮打的事情，有一次给学校发觉了。然而不知道肇事的是哪个同学。

那时候正要放学，我们都按照着回家的路线排列成两队，一出校门，两队就分东西两路相背着走的。值日教师是体育教员，名叫郎荣光，爱用拳头打学生的后颈，然而和我以前完全没有关系，正如其他教师和我完全也没有关系一样，仿佛我根本不存在他们的眼里。我们现在

都盼望着郎荣光老师吹哨子，我们已经唱完夕会歌，往时夕会歌一唱完，司仪的高级生就喊“向左转，开步走”的口令。现在司仪的高级生眼睛注意着郎荣光老师的嘴唇，我也移目向郎荣光老师了。郎荣光老师的脸色永远似乎不愉快，永远像都市里的交通警察那么注意着行驶车辆一样注意着队伍。他穿着夏日的开胸短衫，哨子就悬在胸前，看着他一点也没有拿它的意思，尽是向周围环顾着。嘴唇紧闭，我知道又有人该受责罚了。我们也随着他向左右巡视起来，仿佛犯过的同学在队伍里一定有特别标志似的。

“今天早晨谁在大街上和普通学校的高丽学生打过架，谁就走出来！”郎荣光老师巡视着说，说话的时候背着手，脚跟上下地动着，仿佛很安然自得似的。

同学们相互探索的眼光立刻找到标志似的，都转向魏学文了。魏学文仿佛还低声和身旁的人讲什么，他是那么忘神，全然不觉得身外的变化。等到他发现同学们的眼光向他瞩视时，立刻就肃静地向郎荣光老师望了。在这以前，他还惊异地向周围的眼光里探索一回。

“自己走出来吧！看什么，就是你。还有谁？”又对魏学文说，“走得近一点！”口气异样地温和，仿佛只有他疼爱魏学文似的；而魏学文还迟疑一下，似乎必定得遵从他的命令，就向前走了一步，望望郎荣光，又向前走了一步，最后终于走到他面前了。郎荣光问第二遍“还有谁”的时候，魏学文还向后观望，他的眼睛就和我的眼光相触，似乎问：“什么事呀？”当时我所以向他注目，只是避开周围的视线，我已经觉得同学们的眼光现在向我集中了，仿佛那些眼光都向外排拒我似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觉得那些眼光是这样有力量，到底我给推出来似的离开队伍。那天晚上我们各人的手心挨了十戒尺，我们谁也没有现出泪光，也没有喊叫。只是每打一戒尺，郎荣光老师说：“手擎得高一点！”而且到了五板就说：“另一只手！”我很平静，听到他说“归队”，就低着头回来了。仿佛受惩戒的不是我，回队时还望见魏学文向我探问的眼睛，似

乎在说："怎么一回事呀？"现在只有这双眼光的印象，记得最深刻了。在这以前，学校里给我的印象，只是庭前的两排白杨、宽大的操场，至于课本和教师反而完全和我漠不相关似的。

然而从这以后，教师们注意到我了。不管是在操场上还是在课室里，只要我的神情一松懈，就听见教师喊："姜步畏！"譬如自修时，全级的同学在诵读声里，小声争吵着，喧笑着，教师一进门就喊"姜步畏"，而且多半我那时确乎没有安静地坐在书案子前面的。譬如我们在操场上，那是课后十分钟的休息时，多么宝贵的幸福的十分钟啊！同学们追逐着，跳着，有时面对着城墙，距离十步，向前跑着，一脚踏上城墙，一脚临空站两分钟，而给值日教师碰到的时候就喊"姜步畏"，仿佛只有我，其余的同学全是本分的。有一次于兆祥正向前疾步跑着，而我只不过站在十步以外等候着，值日教师还是喊："姜步畏，又是你！"于兆祥就背着墙站在那儿，明明值日教师望见他跑动了，却不提。仿佛学校里全部的喧闹声都发自我一身，仿佛全教室里所有的不守秩序的走动、嬉笑，完全是受了我的诱惑或传染。我已经习惯这种喊声了，既没有觉到不平，也没有觉得惊惧，似乎喊的不是我，只是"不要闹"的代名词而已。若是正在嬉笑着，就随着其他同学一样地安静下来。

在我和金锁儿互相不说话的那天，我受了第二次的惩罚。

北方的夏季，白天长，夜晚短，校里照例要放午学的。因为县城里的中国家庭都吃三餐了。不回家的同学就留在课室里午睡，有的就偷着爬到城墙后去玩。那时候正是午后第一时上课铃摇过不久，金锁儿喘吁着跑进课室里来了。我就问邻座同学"这堂上什么课"，以前我在任何一堂课之前两秒钟，都是向金锁儿探听，现在我主要的是避开和金锁儿的眼光相触，因为我仿佛望见他手里拿着香瓜。

"我们到乱葬岗子瓜地去偷了些瓜。"金锁儿小声告诉我，"这是你的！"

我就用臂膀遮住脸，同时把他推到我肘旁的两个芝麻粒瓜用肘推开去。我是那么羞愧。又想：他和魏学文午休时爬出城墙去玩也不约我，我为什么吃他的瓜呢！那天确实我找了他们许久没有找到，我正在气愤着，我的眼睛埋着，装着看书的样子，其实我还不知道有没有拿错书。金锁儿很快地又用手推过来，仿佛那是我的东西而妨碍到他一样，实际上他的眼光也表示出他没有约我同去的歉意了，我第二次用肘推开去，当金锁儿开始摇动我的臂膀时，不知我怎么那样用力地一抵拒，实际我只是摆脱着不收纳那两个香瓜，不想香瓜就从金锁儿手上飞出去，我还听见香瓜滚动的声音，可见课室里是怎样的肃静。就在那时候，我听见一声："姜步畏！又是你！"原来教师在门口出现了。我仍然埋着眼睛，从口音里我知道这是级任马亚明老师。只要是马亚明老师的课，上课铃一摇，课室就立刻会沉寂下来，五分钟之后才听见他的脚步声，而靠窗窥探的人就会低声说："来了！来了！"因为马亚明老师和郎荣光老师同样欢喜用戒尺的。我之所以没有注意，完全是由于和金锁儿纠缠。同学们全都发出幸灾乐祸的哄笑声。这哄笑声表示他们老早以前就预料到马亚明老师会撞见我的不规行动，而且战战兢兢生恐我会预早发觉而躲避开似的。及至果然事情是按照他们所希望的实现，就愉快地、满足地哄笑了，当时我是怎样的气愤这种哄笑哇！现在想起来，他们在那些只知望着课室里的空气讲话的教师的面前也够寂寞无聊了，就是我自己这时遇到别的同学径自争闹而不知教师已经站在他的身侧，也会随之喧笑的。沉闷空气里，这是唯一的乐趣了。

"去！捡起来！"在同学们喧笑声中，马亚明老师说。

我就从座位上站起来了。我想：为什么让我去捡呢！不管什么都找到我，可是这次不是我的过错。他明明看见是金锁儿扰闹我！

"去呀！捡起来！"我望见马亚明老师在没说话以前，下齿咬着上唇，说完以后上齿咬着下唇，同时揪着我的耳朵，仿佛他非常地自得，"去！去捡起来！"

若不是那恶意的笑容，若不是他揪着我的耳朵强逼，我也许就接受他的命令了。然而我那时候想：为什么揪我的耳朵呢！我想：我父亲也没有这样虐待过我，而且马亚明老师还以为这种虐待的本身是非常有趣似的，我望见他眼睛那种恶意的笑辉，就推开他的手并且躲开脑袋。

"去不去！"马亚明老师用戒尺在我肩上砍着。在他思索课本上难解的课题时常用铅笔敲着他的手掌。现在他就用那种姿容，上齿咬着下唇。他砍击得很痛，正中我的肩骨，然而我也像是他在用铅笔敲我似的，一点不露出痛楚的样子。我也不知道那时的忍受力怎么会那样强，然而我更不想去拾那两个瓜了，就是马亚明用利斧威迫我，我也不去。同学们这时更沉寂，我清清楚楚听见马亚明老师挽袖口的声音。他的举止是很从容的，而且珍惜着这最后一秒钟的愉快似的，仿佛早一秒钟责罚，就很可惜，就会减少了一部分愉快。我听到他爽朗地说："拿那个长戒尺去，这个太宽了。"又听见有人跑出走廊，又听见邻院高丽孩子快乐的歌声以及金锁儿悄悄拨书页的动静。我的视线完全缩小了，我只望见马亚明老师握戒尺的手掌和那金光闪烁的戒指。

"伸出手来！"

我不知道为什么轻而易举的去拾香瓜的命令不遵从，伸手挨打反而迅速地接受了。我是那么咬着牙，眼泪不由得跳出来，在我嘴角上挂着，我却一声不响，到下课，我一直低着头，一动不动，就那么站着，没有听清楚马亚明老师讲的什么，也没有听见铃声。等同学们围拢来，而且课室充满骚动了，我才用手背擦眼泪。我仍然站在那儿，低着头，一声不响。我听见有人说："你捡起来不是什么事也没有了吗？"又听见有人说："怪荆以文，那也不是他掷的！"这话立刻触到我的要害，我就突然坐下放声大哭了。我是这样的伤心，觉着没有一个教师卫护我，我变成最可恶的学生了。我依然望见金锁儿的眼睛，是负罪的、胆怯的，站在我身前望着我，那种望我的神气像距离三十步以外似的。在我大哭一通之后，就从臂上抬起头来望着空气对他说："你去吧！我也不生你

的气。”那时候摇铃了，同学们都向外跑出去，我听见体育老师的哨子声。我的脸又埋在胳臂上，继续呜咽着，还听见于兆祥在玻璃上敲着招呼：“姜步畏！到操场来呀！”他是四年级生，我想这一课一定是三四年级一起上体育课。然而我却没有想若是点名不到，又该受罚了。我是那么坦然而平静地伏在案上。

教室里只有我一个人了。五十三个座位完全空着。两壁的四扇玻璃窗，两扇透进阳光，两扇埋在阴影里，能够望见窗外的白杨树干和对面高级教室里的墙壁，屋脊阴影和阳光各占上下一半。多么静的夏日呀！能够清楚地听见各室里教师的讲话声，仿佛是在幽静的树林里听到的伐树声那么清楚。有阳光的两扇窗向西，窗外是一具篱笆两根柱子，全给牵牛花的藤蔓掩盖了。叶蔓稠密，时而飞过一两只翩翩闪舞的蝴蝶。若是天气闷热的时候，打开窗多好哇！我想到，有一次是史国俊教师的课，每次临到他，我们全室就悄然无声，不久就睡意沉沉了。史国俊讲书的声音里，有着一种催眠力，他自己也似乎奄奄一息地要睡过去。课又在下午，夏日的太阳是多么倦人哪！那一次史国俊老师例外地说：“打开窗！”窗子立刻打开来，整个屋子充满了夏天的芳草气息，那是从西窗口吹进来的；东窗就是一阵阵凉风和白杨树梢在空中抖擞的声音。本来沉沉思睡的同学，精神全爽然一新了。我的眼睛也明朗起来，耳朵也敏感了，就听见教室里有蜜蜂的嗡鸣，这比起沉闷的教课声是那样的可爱呀！就是一个苍蝇扑击玻璃的嗡鸣，在我的听感上也比那些教师大声的话音美而有价值、有意义。我就探索这只宇宙间渺小的音乐师。同学们也都转动着头探索，他们的眉眼都是生趣盎然的。就听见说：“姜步畏！”我们立刻在这一个代名词下安然正坐了。不久又要睡气沉沉的了，我往往在那时就用书本遮住脸，这是书本对我唯一有用的价值，我可以自由地打盹。这样想着，我真的要打盹了。

“姜步畏！”我听见一声招呼，“郎老师叫你到操场去！”

我立刻吃惊自己的大胆，竟敢不出操，躲在课室里。我的脸色一定

是白的。因为来招呼我的人说："快去吧！别怕，刚点名！"

他是我们三年级级长，名叫周子仪，一个回族人。在课室里是最有人缘的，又安静又本分，教师们都敬重他，然而和我是一点关系也没有的，我们处在正相反的两个境界里。我跟着他走进体育场，低声喧闹的同学们又突然安静了，他们正排成对立的两队，排头各抱一个球，这是接送竞赛，我从他们那观望陌生人的神气里，知道又要受责了。

"你做什么呢！呵——"郎荣光厉声地说。说话时用戒尺指着我的鼻子。

我说："老师，我忘了……"

"我不要听，伸出手来。我知道你是最顽皮的。爱打架，不用功的。没话说，伸出手来。"他抓住我的手腕子。我的两手就紧紧握住，现在才觉得手掌热烘烘地作疼，我就说："老师，我再不敢了，饶过我这一次，若是我再犯过，老师再打我，只这一次。"什么样的哀恳的话，我全说得出来，在我哀恳当中，两手已给郎荣光老师分开，他把戒尺挟在腋下，两手扼得我的腕骨极疼，我用力挣脱着说："老师，饶恕我这一次吧！"

"你说你做什么不上课？呵——你以为我上次打你不对是不是？"

"他上一课挨打了，马老师罚他站了一点钟……"不知是谁说的，仿佛是魏学文的声音。我是怎样感谢这一援助哇！立刻就有许多人拥护这一声援了，声音喧杂，听不清楚说的是些什么。不过郎荣光老师的脸上现出迟疑的样子，又望着两队的同学问了一遍，等到清楚了，就说："那么站在那边墙角上去，不许你参加游戏！"我就寂寞地站在墙角上去了……

感谢郎荣光老师这次的处罚，当我站在城墙角的时候听见一种强而

有力的唧唧声，我是怎样的高兴啊！我是那么小心地侦听着，这是战斗性弱的蛐蛐所叫不出来的声音，洪亮有力，五分钟之后，我立刻就偷偷地背着郎荣光老师把它捕到了。只有金锁儿向我这边偷着望，那眼神是喜欢的，表示他知道我捉到一个什么东西了。实在呢，他是在和我示好，而且喜欢中多少带着同情和怜悯。

五

暑假期间是我最幸福的黄金日子。没有突然而来的招呼“姜步畏”的威吓了，没有可忌疑的脚步声在我正兴致淋漓的欢乐中出现了，没有任何障碍。我欢喜扳着一只脚在院心跳，就扳着一只脚在院心跳；我欢喜躲在门背后战战兢兢地和克克捉迷藏，就躲在门后去，屏着呼吸，心口怦怦地跳着，从门缝里偷窥着克克睁大的眼睛。她已经是四岁的女孩了，那时候她的眼神会从愉快侦察突然变成恐惧，有时又因为找不到我而哭了。确实我往往在那时候，蹑手蹑脚地溜出去，这是我唯一的到我自由的外界去的时刻了。父亲在休息室里午睡，母亲在寝室里打盹，还有什么比这夏日正午的阳光更能激发一个孩子的生命力呢！而且父亲只要是醒着，就看《三国演义》，永远是那一部书，我呢，就得和他坐一个炕几上习大字，温习功课，这是多么残酷的刑罚呀！窗外的阳光又是那么金闪闪的，夏日的晴空又是那么蓝，一种北方所特有的纯蓝，柔和的蓝色呀！圣洁的蓝色呀！怎样地诱惑人。我仿佛望见那蓝天下面，红旗河的汩汩水流；我仿佛听见一些游水孩子的欢呼。

院子里晒着衣裳。屋檐下晒着豆制的酱块，酱块板下垂着干芥菜、干茄子、干豆角……一切都在晒阳光啊！洛布达在板壁阴凉里垂着舌头喘吁，母鸡们蜷伏在窗下的湿土里洗浴。崔婆在门口的矮凳上坐着，一秒钟前还锥鞋底，一秒钟后鞋底就要从手里坠落了，她也抵抗不了午日醉人的睡眠哪！

这个时刻是我所独有的。整个院子是沉寂的，微风吹过，晒衣架上的衣裳就会发出微细而优美的声音；整个城市是沉寂的，偶尔会传来公鸡的午鸣，那是怎样缥缈而幽远的声音啊！克克是不理解的，我的世界是日益广阔了，克克永远和我距离一段长长的路程。两年以前我的伴侣洛布达，对我已经失去它的吸引力了，它在春天就脱毛，现在还没有脱净，毛色也似乎失去生命美的光泽，青春的光泽，它已经向暮年迈进了，不再围着我欢快地嗥叫了；不再用前脚抓扑着我的胸脯表示亲昵了。而我的生命一天天地蓬勃茁壮，像渤海南岸三月间的麦苗一样。这里呢！四月才播种，五月的玉蜀黍才有八寸高，现在是六月的入伏天，城北的高粱林子掩没大人的肩膀了。屋檐雀的窝里正有嗷嗷待哺的雏儿，燕子也正忙着哺育，我们县立初级小学的学生呢，就到红旗河去游水，正午还在城南，傍晚又许在城北出现了。

一出院门，就是我自由的畅所欲为的世界。隔着墙背，就望见超字油坊的大院落和于兆祥家宅的两扇后窗。只要进宝或是黑鼻子突然向我露头处奔逐过来，于兆祥就会悄悄地溜出来，一个小偷似的贴着墙走来。我们打个手势，小声地交换一两句谁也听不清楚的话，在街上会合了。于是我们就找荆以文，路上我跳着、唱着。于兆祥只是走，只是笑，他的身子笨重，仿佛不会跳，慢慢地我就心焦地催促了，和他在一块儿玩，只这一点就不顺心，不合拍。

荆以文的家住在日商藤居酿酒厂以西，斜对着日本丸富医院的第二条向南的胡同。胡同口两边，一个是荆以文父亲的吉东采木行，一个是高丽业主的汉京酱油业组合。胡同直通红旗河河沿，两边多半数是高丽庄民的茅草宅子，只是居中的荆以文家的住宅是瓦顶粉壁，而且走门是油漆的。我们离开胡同，就是高丽区的走道了，家家住宅门前晒着辣椒，一方块红色，一方块红色，占去半边走道。我们经过这里就小心了，谁敢担保不遇见一个有仇隙的普通学校的初级生。望见高丽家宅门口的狗，我们都得警惕着。那些狗都是衰弱的，半生没吃饱过一次似的，细腿，长肋，见了陌生而结实的狗，总是尾巴夹到后腿间，眼光怯

怯的，见到我们可是两眼锐利，嗥嗥不休的。可也不想认真地来咬，我们总是一句话不说，各人左右回顾着，走到荆以文家门口才掷下手里的石头。

往时开门的总是石恭道大舅，一个满口胶东口音的善良老头子。嗜酒，又懒怠。一年有八个月是在城外闲逛的，不是在梅花大鼓书场的隐蔽角落里躲着抽烟，就是在海升京戏院的低级座位里打盹，再不就是蹲在红旗河边上看高丽普通学校的高等生钓鱼，直蹲到河边上的人走光才离开。另外四个月就解下厨裙，打扮得像个商店的账房似的下屯去收租了。过年也到我家去拜贺，称我父亲作“姐夫”。

冬天，荆以文迁居以后，从一九二一年开始，他的父亲和我的父亲两家的敌对状态无形之间缓和了。元旦荆以文被派来给父亲叩头贺喜，我也被派去给荆太仪鞠躬贺喜，母亲始终是坚持着不许我给荆太仪伯父叩头的。我管金锁儿父亲叫“七大爷”，金锁儿管我父亲叫“九叔”，可是老哥儿俩，依旧避不见面。

荆太仪伯父是一个出身农家而不带一点乡土气的老人，完全是生长在城市里似的。他没有受过一点教育，而且主要的财富是两条街道，包括高丽住宅区的全部房产，却被选任为县农垦会的会办。他终年躺在炕上，因为他患了半侧脑充血的病，北方唤作半身不遂的一种症候，访客因之特别多，不管是税务官、地政官、日本领事衙门的通事，以及朴斗寅也常常出入的。主要的是由于荆太仪伯父的客室里有三盏烟灯和全副高贵的烟具，随时可以点起来，而且烟土都是纯粹热河产又用草参水煮过的。荆太仪伯父的身子高瘦，面形颀长，有两只大而圆的眼睛，没有光辉而阴沉，若是愉快的时候，嘴唇像草莽丛间的花朵似的，眼睛可是没有笑意，由阴沉变作坚定了。他的太太比他小十岁，晚娶的原因是中年才发迹。每次她见了我总是说：“走近一点，大娘和你说几句话。”并且握着我的手问：“你爹在家做什么？”“你娘呢？”又慈爱又温善，是二十世纪初中国士绅家庭里典型的主妇，闲着，自己用纸牌消遣或是给孩

子们讲讲典故，丈夫的事务从来不过问，关心的是厨务。若是煮豆角，就和石恭道大舅说："煮得时候久一点，多切些肥肉放上。"若是蒸茄子，就嘱咐石恭道大舅："多夹点蒜泥。炸酱是用豆油还是用荤油呀！豆油可不好吃。"三月底就盼望韭菜下市；端午节前就念诵着吃新鲜黄瓜。整个家庭有一种融洽的温暖，只是石恭道大舅对他的妹妹粗声粗气的，老是大声说："知道了！"又小声嘀咕："当就是你一个人知道呢！别人都傻。"实在兄妹的感情是好的，一遇年老的哥哥这么顶撞，妹妹就会笑着说："你看你要吃人似的，金锁儿去看看，你大舅的酒瓶子是不是空了？"

夏日的正午，这所宅院同样是静的。这是睡觉的甜美时间哪！我们只在板壁外一招呼，荆以文就跑出来了。

"到红旗河呀？"

"好——找魏学文去呀？"

就这样我们连跳带跑的，沿路敲着板壁嘣嘣响；遇见高丽宅子的狗吠叫，就跑，静静地卧伏着，就向它投石子。沿胡同像暴风雨一般渡过去，投奔红旗河那个夏日的乐园去了。

胡同口外是块古墓式的高地。大家说声"看谁跑得快"，我们就登上高地之巅，十丈的峭壁之下就是红旗河流水，左右的平崖，数不尽的白色木排，对岸一片绿色的阔野，尽端的远山排列顿然似乎矮了一半，因为远山近水之间的高粱林子平地一丈高了。

"我大舅到那山上去过！"金锁儿说，"我们那有一个窝棚。"

"我们那儿也有一个窝棚。多远哪？"

"有一百里地呢！那边就靠近俄罗斯的边界了。"于兆祥说。

“是吗？”我问。

“地理课本上讲的，那里还有界碑……”

“看，一只老鹰。”

“捉小鸡的——快跑吧！”金锁儿最先跑下来了，我们随后追随着，发出尖笑和怪叫。

“咱们打乌鸦去呀！”魏学文说。

我们就停下来，商量一下，到城西去。红旗河没有一点钓饵诱惑我们，就是说没有高丽小孩子游水，也没有中国小孩游水。任什么东西也没有，都午睡了。仿佛这夏日的正午，正是冬天的夜半。只有舒畅的水流声，只有树木偶发的细语，三十分钟听见一声燕子的呢喃，五十分钟听见一声公鸡的午鸣，这又有什么趣味。

树下的阴凉里停着农车，牲口打着盹。车夫就地铺着外衣，露出土外的橡树根杈当枕头，草帽蒙脸遮挡苍蝇，打着鼾，离城只差半里路他就在这躲晌了。距离这株古老的橡树半里远就是建筑雄伟的佛教寺，到那去得经过高丽普通学校、日本领事馆。

“若是碰见大老崔呢？”我说。

“哎呀！我忘了带七节鞭！”

“咱们还是回到红旗河去吧！高地过去三十步路，爬下崖去，不就是种高粱的洼地吗？”

我们又顺从了于兆祥。奔走疲倦了，我们又各自回家。若是在高粱林子里打乌鸦碰不见一个看守人来叫着追捕，这天就觉着又空虚又寂寞。

1. 稔友，指熟悉的朋友。——编者注

第四章
山间夜行

一

一九二五年元旦节后第二天，姜学礼夫妻从骆驼河子来给父亲贺年。所以来得这样晚，是因为上一次的元旦节，姜学礼对父亲说：“我想接大兄弟到窝棚去过元宵节，玩几天呢！”父亲顺口说：“再过一年吧。他还小呢！”元旦节那天，父亲就不止一次地叮嘱我：“出去贺完年，叩过头，就赶快回来呀，你大爷和你二哥今天来。”当时我还不知道父亲所说的大爷指的谁。姜学礼夫妻的晚来，曾引起父亲不少的忧虑和不吉的推测，崔婆也热烈地巴望着，不住地审查着父亲的脸色说：“敢情今年忙？”父亲本来推测：或许翻了车，或许半途遇见高丽独立党。然而遇到崔婆也怀疑的时候，就说：“没有什么呀，今天不来，明天会来的。”岂知姜学礼夫妻来得所以晚，完全为了父亲上一次那句话，要接我下屯去住一些日子，给我两天的工夫去给父亲的友辈拜年。因为姜学礼夫妻在城里只能住一夜，新年大正月，来往父亲门上恭贺的宾客多，自觉住下来不方便。父亲可是把那口约忘记得干干净净的了。

临街的车门有农车和马匹奔走的声音，父亲就说：“二宝来了，连儿快去接你大爷去！”我立刻跑出来，在院心就听见牲口嘶鸣、许多铃声的合奏和车夫的吆喝了，声音粗壮，可以听见由于鞭子旋舞所带起的尖哨响声，仿佛结实的小鞭炮爆裂声似的，确乎那是姜学礼赶车的特征，一到第二进车门，我就和姜学礼的四轮农车碰面了。

“大兄弟长得这么高了呀！”姜学礼老婆坐在车上高声呼叫着，似乎

是要让南院子的人也听见似的。那时候，姜学礼说：“躲开，躲开，让车过了车门，你再上来。”我知道一过车门，大车就会停下来，我还想多坐一会儿呢。我是急于要攀上车外辕，在车没停以前坐一会儿的。我之所以听见车声就欢叫着跑出来迎，不是为了姜学礼，完全是想坐坐车。可是我不得不退避开，因为墙壁和车轮之间还有一条壮实的黄狗。我一躲开，那黄狗就受惊的老鼠似的跳出车门洞口，经过我腿旁叫了一声（在狗望见不怀好意的孩子手里有石头，是这样叫的），反而把我吓了一跳。这时农车已经在院门口停下来，前套有三匹马并排着，它们的尾后就是一匹辕马。它们的蹄子不安地移动着，耳朵竖立，眼睛惊慌，不知道它们的主人是不是以为它们停立的位置妥当。完全是些庄稼窝棚的健壮牲口，不过没有油坊那些马匹的毛色光润，而臀部也不圆润，可是烈性，靠近我的这匹灰色马时时斜耳白眼地作势咬我，我远远站着，刚一近，它就向我又歪颈露齿，我又第二次退回来。我想攀上车去，始终却不敢从它头前通过。那些马匹的颈鬃修剪得整整齐齐，耳鬓有几许长毛，拴着过年的红布，尾上也有两三条红布。车箱前有新年的对联，我全认识，还记得是“车行千里路，人马保平安”。每匹马套绳上的铜环，都是擦得极洁净，若不是这天没有阳光，那些铜环以及笼头上大小铜圈一定金光炫目。现在它们的鼻息烟似的飘腾着，看得极清楚。每匹牲口颈上，挂着双铃：一个皮套每面都有二十四对小铃的串铃，一个是红缨色围着的杯形的独头小钟，我们本地叫作响铃的。这些不仅是装饰，主要的是震吓旷野的山兽，尤其是冬天走夜路，五里以外的狼群，一听见远处喧然而驰的奔腾声，就会逃向它们的来处——森林里去了。可见这些铃声的威势之大了。这是日后姜学礼告诉我的。当时我还注意不及去探听它们的用途。我唯一的欲望是想绕过马头，到左首去，因为崔婆在那儿可以抱我爬上车去。那时我背后突然又有可怕的声音，原来那条来自窝棚的大黄狗挺然地站在洛布达身前，昂首让后者闻嗅，同时露着牙齿，那可怕的声音就发自它的鼻孔。我只好从车屋绕过去，心口久久还跳着，因之牵制了我全部的注意，我也没有听清楚姜学礼老婆说的什么。崔婆的眼睛就有泪水了，可是还笑着说：“去年年底才接到一

封家信，说是孩子想妈妈。”擤了把鼻涕之后又说：“我从天和兴汇了两百块大洋给他们——我可没心回去看媳妇的脸色。”

那时我还不明白“妈妈”的确实意义，后来回到渤海南岸父亲的故乡，才知道“妈妈”就是祖母，我们当地叫作奶奶的。她们两人说话的声音低沉，仿佛父亲站在她们身边妨害了她们的自由。父亲这时面色不欢地叹息着说：“我还等着你爹来，我们老弟兄俩喝盅酒呢，还给他留着两尾冻鲤鱼，两对海蟹——进屋吧，暖和暖和再卸牲口。他不来，就是咱们爷俩的份儿了！”

姜学礼说：“窝棚里有他的吃喝呀。我还给二叔带来十二对野鸡在车上呢。”他的声音洪亮。这天穿着新的黑市布羊皮袍子，前襟扎在腰围里。手里提着短鞭子，像提着钓鱼竿一样。说话面对着父亲的脊背，进院子之后还听见他高声招呼：“婶子，给你拜年来啦！”母亲所以不出来，还以为我的伯父在车上，前一章里我已经说过，母亲和伯父不睦，这时我只是想着父亲所说的话，还不知道伯父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崔婆和姜学礼老婆还站在院门口，后者的大手抚着车沿木。她打扮一新，手指上还戴着有翠玉的银戒指。那手背有着操作的裂纹，裂纹污黑，肌肉通红。我当时想，我们怎么有这样的亲戚呢。

崔婆突然抚着我的头发向她说：“不是还有这个孩子，我也想辞工回海南了。再过一年连儿毕业了，我也算尽了一份心事。”当她手掌按在我头顶上时，我仰脸望了望她，知道是说我，就靠近她，同时抓住她的手指，向后扯着。觉得她是这么仁慈，这么疼爱我，若是长大了，一定孝敬她。向后扯着的意思是让她进院子，实际上是不欢喜姜学礼老婆那屯落女人的过年打扮，而且那掌肉又厚、指节又粗的手多难看哪。

午餐是非常丰富而热闹，有火锅子，餐桌上排满了生切牛肉、羊肉片、鸡肉、绿豆粉丝、海带，吃的时候我们都现着幸福的笑容，大人说些吉利话，脸色浮着新年和佳餐所有的双倍愉快。晚间崔婆和姜学礼老

婆在厨屋里，围着炉火谈到更深夜静，这一晚上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炉火渲染得她们的面孔火红，有时崔婆的半个面颊埋在黑影里，有时姜学礼老婆的半个面颊埋在黑影里，然而她们谈的内容我却没有注意，反而注意到父亲休息室里传出来的一句话："老的，终究是老的，不管老的待子孙怎么不好，小的可不能慢待了。"

这一晚母亲招呼我两遍，我还是坚持着不去睡。神案前我得烧香，院子里又有四匹牲口的嘶鸣和蹄子嘚嗒声，是多么热闹而又有趣的一晚哪。只有处在骑兵队的野战营中，要大会战的军士才能体味到这种咻咻的喧闹所带给我的快感。

最后母亲走出来说："你们谈什么谈得这么入迷，时候不早了呀。二宝媳妇明天还要起早呢！"说话时还笑着，对我就改口气了，温和里含严肃，小声说："还不去睡，听话，明天你爹不是说去给你大爷贺年吗？快去睡！"

"我哪个大爷？"

"你爸爸的哥哥！"母亲厉声说。

我没有再说什么，因为我怜悯伯父的感情，胜过对他的胆怯，想象中仿佛他是一个衰弱的失去自卫力的老虎一样。

二

本书开首说过，地近海参崴港口（日俄战后地理课本作日本海峡），冬季多雾。这天下半夜的浓雾，一直到第二天正午才逐渐消散。大雾浓时，站在院子里望不清楚自己的胸脯，大半身埋在云烟里似的，可见屋子里的人是怎样消沉，要出去的也不能出去。深夜在候车室里，等五小时之后才能开来客车就有这种感觉。"大雾之后出太阳"，这是居

住近海城市所熟知的一句谚语。下午一时，我就坐在四轮农车上出发了。阳历是二月初五。

阳光鲜丽的时候，正是大雾之后，又加我是生平第一次坐车，望着街道上移过去的炫目的玻璃窗，望见倒流的一株株路灯柱和电线杆子，而且是置身在三尺以上，同时乐趣洋溢地望着行人。心想，若是这时候，大街上有个县立小学的同窗碰见我，他该是多么羡慕，而我又是多么骄傲哇！只见两边街道的商店全关闭着门窗，门窗都是黑的，贴着红纸对联。街上行人寥寥，到处是爆竹的碎屑，反而觉得这天的街道是从未有过的整洁、新鲜、悦目、寂静，农车的奔驰声也就格外给人一种有旋律的美感。

骆驼河子离城有二十里路程。走到天主教堂的大门，马车拐弯就直向东城门奔驰了，那天主教堂唯一的标志是高矗空中的钟架，钟上有护顶，仿佛是屋脊那样使钟借避风雪，钟下垂着五丈长的拉绳。大门口的顶空立着黑色十字架，我回脸望着那十字架，立刻想起城北郊那些坟冢。

“大兄弟，你望的那是什么？”姜学礼老婆高声说，因为震耳的车驰铃鸣的喧嚣。

“天主教堂。”我说，“就是俄国人的庙。”那时我还不知道它的全部教徒是高丽居民。

“哪个？”姜学礼也回过身子来，等知道是天主教堂了，就说，“那是高丽的礼拜堂，二道沟里也有这么一个。”这话是他背对着我说的。我想于兆祥说过俄国兵的坟墓上才插十字架，怎么会是高丽人的教堂了，又想，我和一个无知识的庄稼人辩论什么。等到姜学礼老婆问：“什么？”我就推说：“听不清楚。”实在马奔铃鸣的声音也确实是沸腾的。而且这条街道，我们已经知道是些高丽人的商业区，每家商店的门外都麇集着许多人，他们也为中国人过年的风习所感化而休息起来

了，就在街两旁靠墙晒着太阳。街两旁的杂语声，是相当喧闹的。姜学礼老婆发现许多高丽人向她注目了，也就正襟端坐，正像以后我在哈尔滨遇见走过中国街道的欧美少妇一样，不过她们是坐着有篷的俄国马车。

东城外的近郊，又现出中国式的茅草农舍了。这是县城仅有的一部分散居近郊的满洲土著，几户菜农。现在他们的菜圃还是一片荒凉的黄土，有一个健壮的姑娘，坐在矮凳上，靠近门口，多半是晒太阳吧。嘴里含着一根烟管，足有一尺二寸长。她却不望我们，只是招呼她的防家狗。那狗颈拴着铁链儿，链儿端扣在铁丝上，顺着铁链儿，那狗可以有三十步的来往距离。现在它已经把铁链儿拉直了，距离大路还有三步远，迎着农车声狂吠着，仿佛连它不能摆脱铁链儿的怒气，也全归在过路的车马身上一样。

到了近前，农车随着马匹的脚步缓慢地向前移动了。姜学礼愉快地向我注视一眼，那眼睛似乎说："跑这一段路跑得怎么样？惬意吧？"

"二哥，怎么不跑了？"

"城里的路到底平，车轮子像在冰道上一样——找出我的烟口袋来，我抽口烟。"前一句话是愉快的自语，后一句话是向他老婆说的。又说："让它们慢慢歇着走。反正不等黑天就到家了。"说话也不望我，装烟时也不望烟口袋，面向着广阔的二月的原野，心里又像是回味着父亲的家庭所给他的愉快一样。

当我爬到他身旁去，他挪挪身子说："好好坐住哇！别跌到车下去。"农车是长方的盘子形，没有驭夫台，姜学礼坐在车盘沿上，两腿垂吊车外。我学着他的姿势坐着，注视着他手里的短柄鞭子，老是想要过来自己试试驾驶的本领，可又不敢说，反而装作坦静无欲的姿态，袖着手，微微踢着脚，鞋尖几乎碰到辕马尾。姜学礼并没有注意我，仍然望着前套的马耳似的，嘴里频频吐着烟，似乎烟气都舍弃了，最后的一

口烟不见出来，久久才从他鼻孔里呼出。

“崔婆怎么样？”姜学礼问。问时眼睛依然向前望着马耳，听不见他老婆的反应，那时候，姜学礼回过脖子来，她注意了，可是还不清楚。姜学礼又说：“我说崔婆，她怎么样？”

“崔婆？”姜学礼老婆在那以前面色沉寂，现在活焕了，“崔婆年前向家汇去二百块大洋。”

“她还想回海南家吗？”姜学礼又背着老婆，面向马耳讲话了。

“咱可不好说什么！她还没有受够气？海南家里有什么好的。咱可遭够罪了！”她说。

“人家那个老婆子有儿子孙子，不回去还葬在关东山。”

“反正她是手头有几个钱了，她儿子媳妇又往回里哄她，你当是想她，还不是想她手里积攒下的几个钱。若是咱，回去就回去。不是想人吗！就回去人给他们看，可是别想让我拿出钱来。她可拿不定主意，接到封家信心就软了。早怎么不想呢，十多年又想起娘来啦！”

姜学礼望着马耳朵不禁叹息了，仿佛很佩服老婆的意见高明，自愧不如似的。农车走得很慢，旷野的驿路上又挺寂静，他们的话声不用提高，听得很清楚。

“老婆子哪里积下那么些钱呢？”

“咱也没问，还不是放在金秉湖手上向高丽农户批豆子。”姜学礼老婆望着丈夫的宽背说。

“老了没有不想回海南的！”姜学礼说着就跳下车去。

现在农车到了A形的中心点了。向东的道路无限地延长下去，并且

是追随红旗河上游。那红旗河在比驿路低五尺的洼地之滨，沿顺驿路向西并行的。到这里河身就向南直折，原来我们的农车先前也是和河身并行，不过当中有五里远一块庄稼地的间距。农历正月的红旗河还是结着冰，映着阳光晶莹可爱。隔岸的密林，细枝粗干，这是冬天脱光叶子的姿态，赤裸裸的，一片红铜色。三岔路口有个售酒铺子，在三里以外就望见屋檐前高杆挑着的酒幌子了，那是一只无柄的小酒壶，壶底悬着一块尺长的红布，大过酒壶足有四倍。姜学礼高声说："老柳头儿，从城里给你带回橘子来了！"

那酒铺有一门两窗，窗户全是用纸糊的。屋里不见人影，仿佛在赌纸牌，只听见说："二东家进来呀！"

我们的农车把姜学礼遗留在背后径自向南走过去了。远处有一座小山，从西方延绵到我们迎面的地方截止了。两旁全是赤裸裸的地垄，可以看出是种过谷子或是种过玉蜀黍，因为地垄上遗留着一丛丛谷茬，或是独株植物的根部，它们都给霜雪侵蚀得腐朽了。地垄沟阴还有残雪，从前面向远望是一片的黑土垄，从后面向回望，又是一片波形的白雪似的海面。

"还有十里路，走了一半啦！大兄弟到车里来吧，车里暖和。"

我实在想睡了。车盘里铺着干谷草，大张的熊皮。姜学礼老婆又给我盖上又重又厚的棉被。我把父亲的猞狸皮马褂脱了，这件东西又重又笨压得我的两肩有些酸疼。可是将近山脚，空气又突然阴冷了，还得把父亲的马褂盖到被子上。起初还听见山上的树林有雪坠落下来的声音，在冷落的气息里听着幽远缥缈的牲口大铃的铃韵，渐渐睡着了。当惊醒以前，记得我已经醒过一次了。那时候天气近黄昏了，还听见姜学礼老婆高声说："我怕老板喝醉了酒哇！若是忘记关猪栏可不得了，他能记住晚上把那些鸡也给赶进窝里去？"

"还有老头子他们呢！"

“老头子就给你管这些闲事。看看你美的！”

“唉！你放心，狼拖不去呀！”又听见鞭子响，农车奔驰得更快了。还说什么我没听清楚，不知道是由于瞌睡而耳钝呢，还是他们的话声飘散，因为农车是轰轰然地急驶着。

现在我是给马的响鼻和狗吠声惊醒的。马匹一接近熟悉的村庄，尤其是天黑了，那悠长的嘶鸣足能够传到三十里以外去，而且我们只要想想吧！在村子里守候两天，发现主人或是主人的邻居赶车在这夜晚回来了，是怎样地向着来自路上的农车声音狂吠，那些吠声表示着热烈的欢迎，还有故意吓狼助威的意思。头上已经是星斗满布，仰望依稀可见四围崇山峻峰的边缘，我们的农车似乎是奔驰在深井的底下。而且山韵嗡嗡回响着，作狗吠声、马鸣声，有串铃、有大铃……。

车停在山脚下，我只望见一两点灯火，是这样的黑呀。听见有一个女人说：“二嫂子，你们怎么这么晚才到哇！”“那就是城里二叔家的孩子吗？大兄弟，下车，到家啦！”可是望不见说话的人，我就给人抱下车来。

姜学礼高声说：“老关，来卸牲口哇——连儿向后去。老二呢？老二领着兄弟去到西屋看看老头子。”并且给我穿马褂，忙碌之间匆匆地结上那一排铜扣子。

听见说：“向这边来，我领着你。”我把手伸出去，在黑影里随着携领者走开去。

我渐渐望见火辉闪耀的一大堆豆垛的一角。原来姜学礼所说的西屋正坐落在农车停处的前面，只距离二十步远。门关闭着，可是从门缝间、纸窗户上，都可以看出屋里正燃烧着熊熊的烈火，先前是隔在大豆垛的背后望不见的。

门打开来，就见屋里布满烟气，任什么也看不见。火堆就在地中心的土坑里，用粗大的树木根做燃料，烟气格外地浓烈。我的眼睛不能完全睁开，流出泪水，而且咳嗽不止。

“大爷，城里你侄子给你拜年来了。”携领我的人说，“你蹲下来就好了，蹲在这边，你大爷在这边！”

现在我完全看清楚了。那是我在家里曾经碰见过的衰老的老人。他屈膝蹲在我身旁，两只眼睛望着坑火喃喃地说：“就没有来给我拜年的，还不知道给谁拜年呢？我也用不到人家给我拜年。”说话时还用长烟管的铜锅拨着木柴。那块木柴是阻碍住当中的火孔的。也没有向我望。领我进来的汉子，是曹登科，正月里还是过冬的打扮，短的庄稼人棉袄，破的狗皮帽。这时他笑起来了，说：“是你的亲侄子呀……”

姜学礼走进来说：“你们吃过晚饭了吧！”又向炕里的人招呼说：“老关卸牲口去……今早晨雾那么大，又是乱年月。”他说话的声音高爽，可是路过老头子身旁，像路过一块石头背后似的，他的眼光望着每一个人，可是那老头子却似乎并不存在。别人都和他打招呼，只有那老头子面火抽烟，完全失去听觉性能似的，当时我以为他一定耳聋。

“到这边来！脱下马褂子吧！在屋子里不用穿了。你看炕上的这些人，你认识吗？”姜学礼把我拉到他身旁，望着我的脸色这么说。

三

现在我们再来认识姜仰山伯父，这是必要的。

我们知道，渤海南岸的山东省的那一角，每年春天或是荒年的秋后，就有些肩着一卷薄薄的破烂行李的人，携着五六岁的孩子，眼睛沉郁，一天赶八十里旱路而不觉疲乏，他们驱打着两腿酸疼的孩子，一百

遍地说："再赶两步路就到宿店了！"一百遍地威吓："你不走，把你留在这块荒无人烟的山沟里，让狼吃了你。"这一伙人里的褴褛不堪的妇女，就喊着说再也抱不动不会迈步的婴孩了。用柔和的声音要求丈夫抱抱，要求坐在路边歇一会儿，好探寻一条小河，喝口水。她们的头发蓬蓬乱乱，满脸尘沙，满脸现着太阳所晒的红铜色。她们疲倦不堪、口渴、脚疼，走两步就在五寸长的萝卜式脚上结结鞋带子，喝两口水，就洗起孩子的尿布来。靠近他们这一群，三步远就闻到一股浓烈的酸气了。每有一串长途货车路过，他们的眼睛就露出沉默的光辉，表示疲乏，表示羡慕，正如饥饿的流浪人望见玻璃橱里的面包和香肠似的。而他们的家长必定驱赶他们的妻子儿女，不只是巴望早日投奔到久居海北的亲戚的家里，主要的还是盘缠不多，他们是计算着腰里所余的一点钱，阔气乡绅入城吃一顿午餐的数目——他们要维持全家两天，要付宿店费，而他们自己又得吃玉蜀黍面饼，还有小孩子，每餐必定得给他买块咸菜，一个铜子作一枚银币用啊！他们和那些每年春天在城里出现的高丽农民同样穷困，同样地像充军偏僻省份的囚犯那么褴褛，不同的是高丽农民从图们江来，而他们是渡过渤海，在雄基港登岸到高丽半岛的。而且在家乡就变卖了他们的厨具和笨重的锅碗瓢盆。

中国的土地是辽阔的，然而中国的中原已经摈弃他们了。在沿海的广东省、福建省，那些被摈弃的农民，远离租居的土地，到南洋、到美洲，另谋生路去了。在渤海南岸的山东省，则抛弃了祖墓和四五代传袭下来的古老家宅，出海，到俄国、到关外，这完全是有着同一意义的。中国不能容纳它的人民了吗？是的，中国抛弃了他们。那年代中国的执政者，没有余力照顾那些无血可吸的广大中国人民了。他们的全部精力集中在赌博上，有直系的军队，有奉系的军队。如他们所说："有南军，有北军。"他们得郑重地押下他们政治生涯的赌注，胜的是吴佩孚呢？张作霖呢？段祺瑞呢？孙传芳呢？还是南方的革命军？就在这块人所共有的土地上，那些雇佣军队的主人，彼此炮轰、枪击，谁屠杀的人多，谁就是这块土地的主人。这和那些靠庄稼过日子的人完全无关，如姜学礼所说："南军来了，要粮草，北军来了，也是要粮草。"一个样，

都是头戴军帽，手握着枪的人，都是一样管人民叫“你们老百姓”的人，而老百姓们给他们的总称说是“公家”。“公家要粮税了！”“公家要收集喂牲口的草料了！”“公家要派夫子了！”“公家要征用牲口了！”只要是公家，依靠两三千年的习惯，没法抗拒，除非是变心了，要做乱民。姜仰山的晚年，就处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度着他的痛苦而忧郁的日子，但是这痛苦与忧郁又是和公家完全无关的。原因，那是公家和老天安排的命运，一样不是可怨恨的对象。拿姜仰山的话来说：“南斗星还没有注生，北斗星就先注定了死。人活着呀，都是命定的。”这里我们不该嘲笑，只该愤恨。谁又能在他那庄重的口气里听出有讥讽的意味呢！蔑视固所应该，嘲笑就表示自己肤浅。姜仰山本身是不允许人家轻视的，固执、倔强，两句话不对头了，忌恨你一辈子，半句话谈得相投，初交的人就变成了莫逆的朋友。

当父亲的婚日忽视了他的提议，就是说没有让母亲遵守妾礼叩拜父亲的原配妻子的时候，姜仰山开始他闭门不和嫡亲兄弟来往的深居日子了。整个姜家庄的族人，全站在父亲那一面说话——如他以后所说：“你爹的身后有成堆的元宝。谁不在太阳下蹲着取暖，没有围着萤火虫烤火的。孩子呀！人就是这样。大爷告诉你吧！”——他的权限只限于他的家庭。当天晚上他就宣布了命令：“学义和二宝你们弟兄两个记住，若是我看到你们哪一个胆敢到你二叔家里去，小心我敲断你们的腿。弟兄分家如路人，我生下来就没有什么兄弟。咱们不是穷吗？老天在上，路人丢块金子也不要去拾，命里没有，你就是拾起来也变了块铜。”又说：“若是路上碰见你们那个新娶过来的婶子，记住，要叫小婶，不许叫二婶。”又说：“若是前清光绪年间，小老婆死了也不准从大门往外抬，得走后门。听见老人说章举人的亲生娘就是小老婆，出殡的时候，谁让她的棺材走大门哪！敢走大门？全族上的人都拿着镢头铲子站在大门外拦着，这是古人留下的礼道。”他说到这里就不说了，那时候学义问他：“那么怎么出殡呢？”

“怎么？还不是举人伏在他娘的棺材上说：‘谁敢拦，把我抬出

去！’这才没法挡了。你们当是举人老爷就不得了吗？他可得伏在棺材上，你不，就抬不出大门去。”这是姜学礼以后告诉父亲的。他的年纪还没有到达知道这话重量的年龄，而是当作闲谈的，也不知道母亲是用怎样的脸色去听这话里的意义，于是母亲和伯父间的坚固的墙壁就在这上面竖立起来。就是面对面，也仿佛彼此不存在。不管在哪里，那道望不见的墙壁始终隔离在他们之间。而且由于父亲欢喜姜学礼，用一个四十岁还没有儿子的慈爱心情去爱着侄子，于是姜仰山和姜学礼父子之间也就逐渐破裂了。等到父亲替二侄子办理了婚事（因为姜仰山连为二儿子定亲的钱，都是借的高利债），伯父和二儿子之间的不欢更明显了。

那时候姜仰山手里还有五亩祖产，这是和父亲分拆家业之后所得的，以后父亲就抛别家乡外出了。二十年后，姜仰山还是那五亩祖产，可是人口增多了。长子姜学义夫妻生了三个闺女，大的九岁了。这里不说姜仰山不管怎样劳碌，怎样勤谨，怎样把姜学义雇出去当短工，怎样领着姜学礼朝出晚归地插地瓜秧，拔麦子，就是午餐都在田崖上吃，九岁的金婵每天正午挑着饭筐和装热水的泥罐给他们爷儿俩送饭。他们是那么珍惜着时间，以便匀出闲工夫来，到外庄做短工。那样一天可以赚到十二个制钱，因为麦季是那么忙啊。尤其是有几亩麦地的富户，到处需要短工，到处都是男人少妇女多的人家。那些年轻力壮的全到俄国去背包袱卖绸缎和花边去了，全到关外采伐森林或是入商号做学徒去了。姜仰山是拿定主意不背乡离井远出的，我们知道，他已经说过：“命里没有，就是金子到手也变成铜。”他不相信海外就有不劳力而俯腰就到手的黄金和白银。他常说：“就是遍地金沙子，我也不稀罕。”他还有着另外的理由：“我不能掷了祖茔不管，人要子孙做什么，为的不是坟前有个烟火吗？清明节是为什么传下来的？不是要让后辈子孙不忘祖坟吗？”于是麦季就成了姜仰山一年里希望所寄托的日子。不只是自己的五亩田，五亩里还有半亩地瓜、半亩高粱，那又有多少富裕的出产，倒是麦季里雇出去，一天有十二个制钱的收入哇。然而就是这样，姜仰山三年所欠的为姜学礼定亲的高利债，还是不能偿清，每年夏季所得只足付清债本的利息，就像割不完的青草一样，不管你怎么铲除，根子不

动，一年又有两膝高了。可以想象到他是怎样的痛苦，再加父亲代给姜学礼完婚，这痛苦就更深了，他是没法阻挠父亲的。虽然他一见父亲的面，颜色就突然冷峻了，或是在公众场合遇见，就提起他的烟荷包退避了，然而父亲依然是微笑着和他打招呼说："大哥，大哥，这又何必呢？"

"我不愿见你。别和我说话。"

父亲越是向他微笑，他越是冷峻，但不管他说的是怎么严重："我的儿子的亲事，就不用旁人管。"他自觉"我的"和"旁人"两个名词用得够苛刻了，然而父亲仍然嬉笑着说："我管我侄子的事呀？你也别管我呀。"姜仰山是怎样的气愤哪。他连主宰儿子结婚的主权都失去了，回家就郑重地对姜学礼说："若是你真的让你二叔摆布，那么就再别来见我。我不要这种儿子的。"提着烟荷包就到他出嫁的大闺女家里去了，第二天婚礼之前，父亲连派三个族人去找他，他坚决地推拒来接受新妇的叩拜。

"回去对二宝说吧！我不受人家欺压的。"他说。

不用说，在进行婚礼的几小时之内，男女双方的亲家和新郎新妇相当混乱。姜仰山伯母，一个终年患瘫症的妇人，颤声说："老头子是发疯了，在这大喜日上和我耍脾气。"她是欢喜这桩婚事的，于是新妇以及女方的亲家才得到一些安慰，以为真的是老夫妻吵了嘴。然而父亲是明白的，事后他常说："我没想到他会那样，若是知道，无论怎样我不会主持这场婚事的。"

姜仰山从闺女家回来，拒绝父亲负罪的言辞，而且拒绝见新过门的儿媳，声言："你们的事，以后我不管，就是你把天闹塌了，我也不会责备你一句，从今以后你也别认我做父亲，我也认作没有你这么个儿子。"

但是当姜学礼向他说："二叔有一锭银元宝交给我，说是还从前定亲借的债，让我问问你。"那时候，姜仰山又违背了他"不管"的誓言，他厉声地说："给他送回去，我们自己的债，不用人家慷慨，我们自己会还的。"

那以后的一两年，父子间虽不和睦，还是共同在一块田里操作。而最大的决裂是从姜学义家里继三个闺女之后生了一个男孩子开始的。姜仰山找到了他暮年的安慰以及欢乐的源泉。这个新的小生命，完全占有了他。最使姜学礼气愤的是，连麦季雇短工所赚来的零用钱都耗费在带弟身上了。仿佛直到那天，他才知道自己父亲所辛劳而获得的一切，完全为了那个新降生的婴孩。现在是姜学礼和姜学义哥儿两个冲突了，那些琐碎的经过，我们从学礼和他老婆的问答中已经多少知道一些了，他们没想到一年之后，姜仰山携领着长子长媳、三个孙女和一个孙子，也被中国的中原土地所摈弃了。他们没想到，姜仰山会典了他们两口所遗留给他的半亩养老地，典了分拆家产而得的两间祖屋，典了那块打麦场，作为老少七口的盘缠到海北来了。姜仰山就是那一群拿着一个铜元当一枚银币用的人群中间的一个，一百遍地哄带弟，说是"离宿店不远了"。一百通地威吓带弟，说是"你不快走把你掷下喂狼"。计算着腰里的余钱赶路——一顿阔人午餐的钱哪，当作全家两天的食宿费用。他们褴褛的衣裳，他们枯瘦而疲倦的脸色都似乎高声叫着："穷啊，我们是这样的穷啊！老天。"

姜学礼夫妻起初惊讶地欢迎他们："留在这，享几天福。至于大哥，我们可以给他一块地种，暂时就住在西屋磨坊里好了。"

等他们夫妻知道连他们的祖屋打麦场都典给人家，又望见带弟胸前垂着纯银的麒麟锁，他们的脸色立刻冷下来，并且改变了主意：老头子可以留下住，姜学义夫妻另外找地方。"山上有的是木材，你们自己盖房子住吧。"姜学礼老婆当时说，"打麦场都给兑出去，我们回海南家怎样过呢？"又说，"我们的打麦场典出去了，带弟可装扮起来了。"

姜学礼就申斥她："算了，还说什么。反正是祖宗手里传下来的，有本事我们可以再挣。"

他指给姜学义一块荒地，距离窝棚十里路。本来姜学礼就以为父亲偏爱，现在更由于妒忌，哥儿俩就变成怨家了。姜仰山每隔两天去探望一次心爱的孙子。要搬过去住吧，他们借贷的吃粮只能支持到开春，他又怎么能忍心去住呢。就是去探望带弟，他都是在早晚饭之间赶回来，不肯消耗长子家里一粒米。现在是他寄居姜学礼篱下了，我们不难理解他蹲在火坑旁那种姿态，是怀着一种怎样的心情的。

四

我在骆驼河子窝棚住到"二月二"。古俗说，这天是"龙抬头"的日子，新年宰的猪，留着猪头在这一天吃。往年居家，母亲在院心用灶灰画上三五个大圈子，说是粮食囤，各圈当中撒把粮食，祈祷这一年的收成好。在这里也是一样，不过姜学礼老婆和母亲画的不同，母亲画的极完整，仓囤的门口正对着自己的门口，而姜学礼老婆画的粮囤到处是漏空，看不出哪个是大门。不管做什么她总是粗心，仿佛极忙碌，无暇细心去做，推说："中啊！不过应应卯就是了。"另外就是腌的小菜也不及家里的样数多，家里有虾酱，有母亲手腌的蒜茄子，有崔婆炒的野鸡丁黄瓜，而窝棚里一天两餐，全是一色猪肉炖海带，再加一点粉条儿，除这一种正式的元旦节日一直延续下来的正菜，就有一样大葱和豆瓣酱，这是唯一的小菜了。临睡前姜学礼老婆怕我肚饥，每天一定打两个荷包蛋，煮得蛋黄都结实了，撒了些粗盐粒，全不像崔婆做的一咬就流汁，碟子里总是预备着配味的酱油。我真不想吃这里的荷包蛋，而且心里老是气，撒了那么多的粗盐粒，若是在家里我就赌气推开了，可是在这里，我得勉强带着笑容接过来，并不以为姜学礼老婆待我好，而是对她怀着畏惧。因为白天姜仰山每次进来聚餐的时候，姜学礼老婆的脸色就狰狞得可怕，大声地骂鸡逐狗，说是："养着你们，什么事也不做。光

知道吃，这些懒种。”说是：“到那里偷着吃去。”因为她从城里回来的那天晚上就吵着说过，橱里的猪肉丢了一大碗，临睡前我还听见她小声说：“哼！那老头子……”就听见姜学礼大声说：“别胡说，不怕人家笑话。”他每天在餐桌上可是不声不响的，除非姜学礼老婆气咻咻地唠叨不止，他才仰脸向她严正地注目，只要她望见丈夫那种严正的脸色，声音就低下去了。

至于姜仰山，和我初见时一样。不管他的声音多么高，总像一个聋汉。而且用餐时，眼睛只注视餐桌，看见一点馒首的面渣，就收到手里，或是用一只手指蘸到嘴唇里。外界仿佛是不存在的，餐桌上只有他自己似的。有一次，他破例地对我说一句话：“把你的馒头皮吃了。”我吓得一抖，正像一个独自坐在屋里的愉快人正面镜深思，没听见脚步声，肩头就突然给人拍了一下一样。我的用餐习惯是剥掉馒头皮的（崔婆用它去喂洛布达），现在只有拾起来放到嘴里。那时候，姜学礼夫妻都不向我望，实在我想他们也有些畏惧了，若是他们向我看，一定发现我眼睫毛间挂着泪水，而且我预备突然跑开餐桌到外面的墙边去大哭一回，实在我饱尝虐待了，那老头子从来就不望我一眼……可是姜学礼夫妻既然没有注意我，不一会儿我就又安静地继续用餐了。偷偷地注意着姜仰山伯父的脸色，若是有一块饽饽渣落在桌上，也学他的样子用手指蘸起来送到嘴里。望见姜学礼偷偷笑了，我也就笑起来。就是我们相互做手势，也尽可毫无顾忌，姜仰山伯父是绝对不会望见的。他用餐老是低着眼睛。那晚上姜学礼望着我吃荷包蛋的时候，脸色格外快乐，又一遍问我：“老头子厉害吧？”

我就小声说：“厉害。”

姜学礼望着我吃荷包蛋，仿佛这是一天中使他感到最大快乐的事情。那时他蹲在炕沿上抽着烟，一会儿问我：“吃完了没有？”

“没有。”我说。

一会儿又问我：“我看看碗里还有多少？”

“还有一个！”

“我看看？”

他以为我是珍惜着慢慢享受，实在我是咽不下去，盐粒吐出来，蛋味又淡。不管怎样，我还是愉快的，这愉快完全是姜学礼注视着我那两道幸福的眼光所赐予的，我不是在吃荷包蛋，我是饱餐姜学礼愉快而善良的笑容。但姜学礼老婆和我越表示亲昵，我越是畏惧她。她的面目丑陋，就是不收脸作态，我还是时时担心她突然会和我变脸，一个羊羔在被狼喂乳的时候也不会比我更担心。我的心性现在已经发展了，时时会不自主地向她讨好、取媚。有一次当她说“老头子”的时候，我也说“那老头子……”想得她的欢心，姜学礼立刻做出责备我的表情，望着我半天不说话。后来说：“你怎么也这样叫，那不是你的嫡亲大爷吗？再别这样叫哇！人家笑话呀！别跟着你二嫂学，跟她学就学坏了。”

“你好，你好。”姜学礼老婆顶撞着。姜学礼就举起烟管来做着敲她的神气。

“你看你那缺德的样儿。”她笑着又说。

于是夫妻两个人就幸福地做过一场戏似的笑了。善良的丈夫和狡黠的太太总是相处得比两个都是善良的夫妻幸福百倍似的。

五

我已经说过，窝棚的四围都是崇高的山峰，我住在这里，就像落在一个宽阔深井的底下一样。那些山群的冈峦起伏处，还有些积雪，二月天遍山脚都有渤渤流动的渠水。当中的一块平原仅有二十亩那么大，这

就是父亲指定给姜学礼种的地，不收租，作为经管人的报酬。现在都呈现着一种枯黄色。

一出姜学礼有风致的中国农舍门前的广大打豆场，就是一条车道。一到晚上，我就觉着车道是从西方来的，它对面的磨坊是居东，可是白天太阳却从西方出来，原因是我转了方向。农舍门前三分之一的平原整天见不到阳光，晚上我还是当作宅子朝南。为什么把宅子建筑在阴森的南山背的脚下呢？日后我问过母亲，母亲说："北山一到夏天化雪，整天向下流水，屋基不是三两年就给冲坏了吗？"那时候我还没有分析这个问题的智力，只觉得夜晚奇寒，每次穿着我的过年棉袍走过场园就冻得发抖，不怪二月的夜里，姜仰山所居住的磨坊里还是火烟浓烈，他睡的是实心炕，炕当中没有火道，炕口也没有火灶，完全依靠屋中心的火坑，现在想起来，下半夜他是耐不住寒冷的。在他冻醒了之后，听见山涧里饥狼的嗥叫，遍山森林所发出的可怕的风涛澎湃声，他一定想到许多，想到海南、想到痛苦的旅途、想到在饥困中挣扎着的他所疼爱的另一个家庭。可以想象到他对周围是怎样憎恨了，阅历已经在他灵魂上开了另外一道大门，他已经不是二十年前的姜仰山了。谁又能相信一个又善良又穷苦的老人在这个四周荒僻的磨坊里，深夜冻醒，久久深思的时候，一百个思路当中不会有一个拦路作劫的盗匪的念头出现。然而我那时候只知道见了他那沉郁而严肃的脸色，就觉得害怕，可是一离开餐桌我就又恢复我的自由了。

最快乐的是每天上午跟着老关去放牲口。这正是农闲而春草刚萌芽的时候。姜学礼有四匹马，两匹一年的马驹子，我最中意的是老关骑的那匹杏黄色的公马，一见人就刨蹄子喷鼻作响，完全是个大草原上的英雄，可是我又不敢靠近它，最憎恶的是那匹灰色马，老关一走近，它的脊梁就发抖，老关转背，就又歪颈露齿作状威胁我。老关管它叫嫁不出去的老姑娘，他管我骑的土红阉马叫"太监"，这是姜学礼给我选的，并且关照老关不要跑得太快了，恐怕我不会骑，半途跌下来。

老关是个乐天、好心肠的小伙子，我们一走上渐入山峡的高地，就鞭马奔驰了。只听见风声呜呜地吹过耳边和山韵反应的震荡峡谷的欢呼。实际上这峡谷间的车道离地有二十公尺高，车道底下有深涧，和平原一般平，望下去树木森森，只见一株株都缩小了十倍。当我又仰脸上望的时候，我是怎样的吃惊啊。两侧的山峰，几千年前一定是一体的，给谁用巨大的斧子从当中劈开，才裂作了两半，才有今天这样的深涧和峡道了。我仰望的那瞬间，“太监”驰近桦木林子的边了，我害怕地睁着恐怖的眼睛，要呼喊又害羞，我怎样躲避那些桦树低的枝子呢。“太监”不知为什么忽然停了下来，我的前额猛地撞了一下。若不是我紧紧抓住马前脊的长鬃毛，说不定就坠马，滚下左首的深涧了。然而我没有哭，继续用缰绳鞭策“太监”，怕落在老关的后面受他奚落。“太监”跑了几步就慢下来，怎样鞭策也不听使唤。

“别打呀！别打它呀！你这个小傻瓜，听见没有？”听见老关的招呼声。

我这才注意到我们是走上一条斜的山侧险道，越过一块岩石，那小道就直向下垂，我的身子逐渐向前，由马脊背移到马前脊上……我伏着腰全身的力都用在环抱马项的两臂上了。我的马只要一低头，我就一秒钟也不能支持，会滑过马头滚下二十公尺深的山脚下去。

老关站在山底下仰脸望着我，面色苍白。但我的牲口来到山下了，他就大声地笑起来：“多险哪！一失手你就跌碎骨头了。牲口走下坡路，你得拉紧缰绳，越紧，它的头也越抬得高，你的身子得向后仰。”他是满洲人，话里有些难听的土语，这里所说的难听，就是绅士们所说的下流。他比我大九岁，然而在我面前老是装作大人似的说：“你真是城里的孩子，我们旗人八岁就能一个人看守二三十匹牲口。哪一匹性子最野就骑那匹，你连骑过树下把胸脯贴到马背上都不懂。这怎么行啊！下来！小伙计。”

我们来到一块广阔的高地上，阴寒的山脚附近冰雪依然是严冬状

态，二十丈以外的土地光润，积雪完全融解了。这里有两座土墓，三株枯枝的白杨，越过高地是一道弯曲的河流，远看一片广阔的平原，伸展开一层薄的洋草，那红铜色是亲切而秀美的。我奇怪同一地界，只隔着一块高地，却分作两个季节，这里是初秋，而那里是严冬。这里阳光温暖，高的枯草枝上有愉快的画眉在鸣叫，等到望见时，就迅捷地飞开去了。到处有悦耳的山鸟的短促鸣叫，到处是金色的阳光，若有一两块黑影在这块广阔的平原上挪动，那么天空一定有一两片轻柔的游云。这条骆驼河子的对岸五里远有一家农家，可以清楚地望见门窗上的红纸年联，这是关里移民住宅的特有标志。

“那是谁家的？”我问。

“那是你大哥盖的房子。”老关说，“快下马吧。你还没骑够哇！”

我就向他笑着，两手环扣着他的脖子让他抱下来，我吃惊他的脖颈是那么有力。他说：“我能这么挺半天，不会用手碰碰你的，你信不信，看看谁能摽过谁？你可不行，这么吊一袋烟工夫，你的胳臂就没有力气了。——怎么样，不行了吧！”

我笑着，跳到地上。老关说话时牵过“太监”去，用马靽套住它的两只前蹄子，就驱赶开去。那马的两只后腿挪近两只前蹄，向前跳着，一跳就是一两尺远。

“为什么把它的笼头解下来呢？”

“有人偷！”

“那么他们也偷马了？”

“马也偷，人也偷。来！我们骑着这匹杏黄马，我领你到一个地方玩去！”他先前用脚踏着那匹马的缰绳，现在就拾起来，把解下来的牲口笼头搭在马项上，又把我抱上马背去，抱时还是让我俯头环扣着他的

脖颈，不借他的手力，他是那么得意。

“坐好哇！”他说。

那马咴儿咴儿嘶鸣着，旋转着后尾，又怕老关上来，又怕鞭打似的竖耳仰脖。我紧紧抓住马脊前的鬃毛。到底老关跳上来了。“抱住我的腰哇。”他说。

我们又向回跑过那块高地，现在望见我们穿过的那个山峡口，有座石筑的古老碉堡。

“那是什么呀？”我扬声问。

“那是早年防独立党和胡子的。你好好抱住我呀！摔下来我可不管。”他高声说。

杏黄马开始斜着向高地下飞奔，我们正愉快尖声欢叫着，突然杏黄马在将近高地右首的小路上停下来，我面向老关的背，什么也望不见。只听见老关小声说：“下来，老头子回来了。”我松开手，老关就迅捷地跳下去抱我。

“你在这做什么？”姜仰山大爷厉声地说，“回去。”又向老关说，“谁让你领出来的，摔下来呢？”

我说要在这里玩一会儿。

“玩什么？回去！”他的眼睛像两团火焰一样，并用手推着我的肩膀，“回去，听见吗？”

我想，我自己也会走，推我做什么。我是那么败兴，读者可以想象到那时我的脸色是怎样的难看，垂头丧气地走在姜仰山伯父的前边，并用肩膀摆脱开他的手。

半点钟之后，我们到了家。路上我们一句话也没有。

就在这一天晚上，我听见姜仰山伯父一月当中的第三次和我打招呼，从来我没有过的惊吓，来到我的身上了。当时我是经过磨坊的窗前，想到三十步以外旷野中的茅屋里去玩的。那茅屋里住的全是姜学礼岳父庄上的穷亲戚，一些在山林里寻求财富的冒险流浪汉。他们不是种烟土的就是访人参的，不是砍伐森林的，就是贩私货的，总之这是些山林里的英雄，他们瞧不起那些在土地上天天锄草的正路庄稼人。因之他们一年所获的财富，只在县城里的私家赌场消磨一夜就光了，而且以挥霍为自豪，等到连过冬的衣物都作赌注抵押完了，这才悄悄回到他们所蔑视的以耕种为正业的亲戚所掌管的山沟里来。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猫冬”。那意义和化蛹入蛰做一样解释。据说在这严冬的季节，蛇是口里含着土深入地层内部去潜伏着过冬的，山熊就躲在树穴里靠着舐它的掌过日子。外界的天地，万物绝迹了。整个冬季的道路都是埋在雪底下，山谷里到处积雪，三个月不见片土。那些“猫冬”的山客，就在旷野上的茅屋里睡觉、下棋并以来年的收入作赌注去押牌九或看纸牌，消磨他们的日子。有的竟在这寂寞的“猫冬”当中掉来年所计算的收入的两倍。现在每人的命运都安排就了，他们只等着各人所属的山帮消息，准备随时出发，晚间再也听不见他们的大声疾呼和高亢的喊叫了。现在他们围着松脂油制的木棒灯讲掌故，我每一次出现，他们的兴趣就加倍了，他们是那么寂寞，给我用草制蝈蝈笼，给我变戏法，就是用一手扼腕，腕子背后伸出一只手指按住手掌上的棍子，手背朝我。而我奇怪着，为什么那棍子贴在手掌上不落呢，他们就会笑个大半天。

现在我是给姜仰山伯父那一声“连儿！”吓住了。声音是来自我的背后。我的腿像钉在土地上似的。又听见一声：“到这儿来！”我的两条腿就不由自主地走向那呼声的来处了。随时要想停下来似的那么慢。当时那低的呼声，使我的心激烈地跳动着，是那么机密的一种声音，不群的声音哪！夜色很黑，只有磨坊窗户上所映的一团红辉，表示着屋里的坑火正燃烧着。然而这窗纸上的红辉，损害了星夜所特有的一种幽明，我

望不见眼前的任何东西，那团红光已混乱了我的视野，我走到磨坊门口，岂知姜仰山伯父是立在隔壁的半间矮屋门口，那间矮屋整日是关闭着的，中心有一把大的生锈的铁锁。从前除了那把锁本身给我的注意外，我没有注意矮屋的本身。所以注意那锁，是因为它和我家里往日用的货仓锁一样。

“你二嫂在屋里没有？”黑暗中伸出一只大手扼住我。

“在屋里。”我说。

“你站在这里，别动啊！”姜仰山伯父俯在我肩上小声说，“若是你二嫂那边门响，你就小声咳嗽一下——你还是到门里来站着吧！

我不知姜仰山伯父是在黑暗的仓屋深处做什么，只是害怕、恐怖、紧张，尤其是那屋子的深暗角落发出来的声音，无一不是极微而使人毛骨悚然的。

终于我小声招呼：“大爷，我怕！”

然而听不见姜仰山伯父的声音。我就退缩开，反而转入屋里的深黑角落里来，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时不跑开去，一种滚动的声音是那么迅捷地闪过我的脚旁，我不自主地招呼：“大爷，我怕。”

“你招呼什么，那是耗子。有我在这儿怕什么？到门口去站着。”姜仰山伯父的声音是温柔而可爱的，我立刻被征服了。他说话的时候，用手抱着我的脖子。哪里有星光和苍蓝的天空，哪里就是门口，我正向前移步，就又发觉一个黑影悄悄跑过去，幸而我听出那是大黄狗的脚步。到现在我才记得它卧伏在磨坊的纸窗下那种竖着耳朵望我的姿态。它的两眼发出绿色的光焰，不一会儿又突然起来，悄悄跑进仓屋里来了。只有它知道姜仰山伯父的秘密似的，它十分不安，却一声也不吠。

等到姜仰山伯父提着一口袋玉蜀黍出来，我就完全安心了。

“去吧！”姜仰山伯父小声对我说，“把这钥匙挂在你二嫂墙上，可别让她看见哪！”

我想我出现在姜学礼夫妻的寝室门口时候，脸色一定很苍白。我定止在门口前，完全定止地站在那儿，我浸沉在恐怖当中。黑暗的仓屋、老鼠迅捷的脚步，以及姜仰山伯父异乎常日的机密呼声和大黄狗机警而放光的眼睛，给我的印象太深刻而且太神秘了。这些都是我从前没曾有过的一种可怕的感觉。我的手里还紧紧握着一柄钥匙。我究竟是害怕姜学礼夫妻发觉这次可怕的事件，而停在门口等待他们注意我的眼色呢，还是觉得已经犯了大的罪恶而不敢前进呢，是很难说清楚的。总之我是定止地站在那儿，完全是一个待审的小囚徒一样。

“大兄弟呀！你怎么不声不响地站在那里呢？”姜学礼老婆立刻看出我异样的神气了，她的眼睛有种惊异的光辉闪出来，“怎么的了，看见什么不干净的？”

“胡说。”姜学礼阻止了她。在她说第一句话的时候，他就抬头望着我。我进来之前，他是促着一膝，坐在炕上抽烟，他的那只促着的膝就垂在炕下，说道：“横竖是冻的，我说晚上你给他穿上棉袍，你就是不听——冷不冷？”

我摇摇头，我仿佛不会说话的哑巴一样地走进来。我是多么的笨拙呀，当姜学礼老婆问我手里握住什么东西的时候，我就把手藏在背后，我不知自己的脸色有着某种表情。可是立刻得到姜学礼夫妻的共同反应了。他们是那么吃惊地互相望了望，脸色立刻严重了。

“过来，我看看哪！”姜学礼放下烟袋说。

我远远地倒退开了一步对着他，不说话。

姜学礼老婆就跳下炕来，笑着说：“到底大兄弟是拿着什么呀？”可

是她的眼睛没有笑，是那么吃惊而凝重地向我躲在背后那只胳臂下部望着，我立刻把脊梁贴到墙壁上。就是把我的头打碎，我也靠住墙壁不让手臂露出来的，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竟这么坚决地护卫着那个秘密。我准备用肩膀抵抗她。幸而姜学礼给了她一个申斥的眼色，她才垂手不动了。任管他们问什么，我一句话也不说。任管他们变换什么口音，任管他们变换什么问题，我始终沉默着。最后他们彼此相告诫着说："咱们不用理他了，以后再不喜欢他了。让他就站在那里吧。到明天我就送他回去。"

"我要回去！"我立刻哭了。眼泪迷糊了我的眼睛。我是怎样的伤心，我失去他们的欢心了。他们夫妻俩完全像是高丽人似的敌视我，我是受了怎样的欺负哇，强迫着让我献出我所不愿意献出的东西。我两肘贴墙埋着脸。尽管姜学礼夫妻怎样地说喜欢我，我也不转过身子，而且拖开我一步，我又挣脱了依旧伏着墙壁呜咽。我不知什么时候，姜学礼夫妻从我手里得到那柄仓屋钥匙了。我完全忘记它了，忘记我所护卫的秘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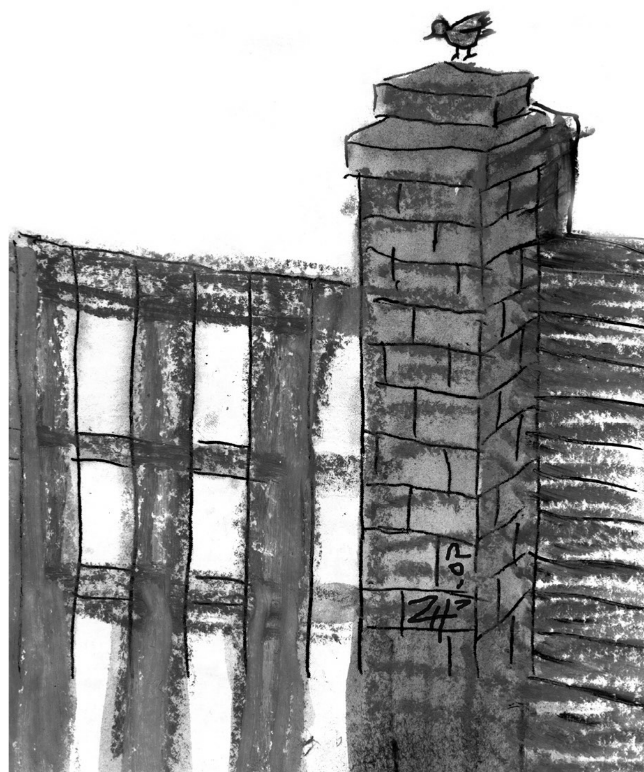
但是我始终没说出交给我的那个人来。尽是悲伤地呜咽着。我听见他们夫妻猜测着，疑心是老关偷粮食，又疑心穷亲戚偷腊肉。但是却绝对没有疑心他们的父亲，实在姜学礼老婆前次面对着姜仰山伯父咒骂偷肉吃的人，无非是故意伤害他，故意使他气愤，心里可是一点也不怀疑他。她从来就不放弃虐待公公的机会，除了这样故意诬陷，她是不容易找到可以满足他俩泄愤的机会呀！而且不如此又怎样在亲戚面前建立损害她公公的威信呢！公公和儿子、儿媳间的仇恨，是深深地存在着。

姜学礼老婆擎着灯，去仓屋检点东西了。姜学礼就问我："二哥喜欢你，是不是老关叫你拿的钥匙呀？"

"我要回家去。"这是我那晚上用来回答他们继续不断地问我的一句话。

实在我那时是想念我的母亲了，而且学校也快开学了。从前我完全忘记了的家庭种种又在脑子里复活了。母亲安静地给我制衣的面容，崔婆吃酒时的红色脸面，洛布达衰老的步态，每次当我外出克克跺着脚要追随我的叫喊声，煤炉的温暖，窗玻璃在夜晚所反映的灯光，是怎样地诱惑着我呀。





第五章
北平来了新老师

一

中国农历二月三日，“龙抬头”的第二天，我在姜学礼背后抱着他的腰，共骑一匹马，回到城里来了。

洛布达在院门口摇尾欢迎着我，我是怎样迫切地要见母亲的面容啊！跑进院子，离屋门口还有七八步路，我就高呼起来。还依稀地望见玻璃窗上突然现出克克向我欢呼的脸。她的头发上还结着红绸制的花结，又听见崔婆说话的声音。这一切都是熟悉的，而且又和我的幼小的灵魂距离很远，我只是招呼着母亲，就是听见父亲在他的休息室里高声说“是连儿回来了呀！进来，我看看”，我也只“呵”了一声，还是向母亲的寝室门口跑。正在那时，母亲掀开门帷，向外走着，她的脸色同样激动而发着欢喜的光辉，并且是匆匆地往外走。现在她站住了，我就扑过去，不知为什么竟哭了。我是那么高兴而且欢心地流着甜蜜的泪呀！

“哭什么，这孩子。”母亲俯着腰说，“抬起头来，我看看哪！”

我听见崔婆扬声说：“连哥儿可结实了呀！”

“结实了吗？”母亲望着我的眼睛说，“我可看不出来。”

在这之间又听见父亲召唤我的声音，而且姜学礼昂然地走进来了。又听见母亲向他说：“他还住得惯？怎么这样久才送回来呀？我真担心，学堂都开学个把月了。”又听见父亲说：“他大爷没进城来呀？”仿

佛在匆匆地穿鞋，准备走出来。我那时只望着克克，她已经是五岁的女孩子了，肩膀贴在门口上欢快地望着我，她的手里抱着一个日本制的金发乌眼的洋娃娃，注意到我望它，就向我手上送。她的眼睛似乎说：“你抱一会儿，你看，我对你多好哇！”我摇了摇头。

“快擦干眼泪到你爸爸那去，让你爸爸看看，连儿是不是又长高了。”母亲俯在我肩上说。

父亲走出来了。浓须掩没了嘴唇，一边说：“我看看哪，连儿是长结实了吗？”显然这是他在屋子里听到的；一边又向崔婆说：“去给牲口喂把草哇！”

姜学礼先前是走进父亲的屋子里去，没有三分钟就又随在父亲身后走出来。手里还提着一柄高丽式的短鞭子。现在说：“我还到街上去打个转就回来。”

“就要吃午饭了呀！”崔婆说。

“知道哇！”

“你到哪去这么急？吃了饭再去还耽误了？”父亲说。他已经走到我跟前了，现在又给姜学礼把注意力牵扯过去了。那时候克克向我招手，我就从母亲掌握中挣脱了手，跟随她走进母亲的寝室里去。可见父亲在我的感情上是占着怎样的位置了。

“妈在这里给你留了一箱子冻梨。”克克望着我说，“就在桌子底下，你看！”

我却发现暖炕上一个在襁褓中的婴孩，正像从前克克在我最初的记忆中一样。我惊奇地伏身膝行地跪坐在炕上，也没有脱鞋。

“妈从红旗河边的沙滩上拾来的孩子。”克克告诉我说。

“什么时候拾来的？”

“你走了不几天。还有那么些红鸡蛋，都是人家送来的。”

“我不信。”

“真的。”她提着那个洋娃娃也爬上暖炕来，“密嘉家里昨天拾了一匹小马，还用火给它烤呢！像洛布达那么高，那才小呢！我们去看看哪，在板缝上就能望见。”

我就跳下来。脸上作着欢笑，可是没有发出声来。我们彼此用眼睛警告着，一前一后悄悄地向外走。实在我们是太高兴了，高兴到故意做作着自娱。还没走到门口，我们就迅捷地老鼠似的闪避在门后，因为听见父亲走近门帷了。

“……不会再称半斤牛肉炒炒吗？”父亲说着走进来，突然改口问，“连儿呢？”

“连儿不是刚才进来了吗？”母亲随后走进来又说，“崔婆你看见他又跑出去了吗？”

我和克克就欢笑起来，制止不住地欢笑出声来了，而且突然就跳出来，若不是母亲小声说“惊醒了小妹妹”，我们还会大声笑一阵子呢。我止住笑，望见克克用手遮住嘴，缩着颈子。那种忍笑的姿态，又诱惑着我禁不住要笑声爆发了。

父亲也完全给我们这欢快气息所感染而微笑了，说是：“过来，我亲一亲。”

我就走过去。父亲在我脸上亲了一下。那胡须是极柔软的。我望见母亲注神地观察着父亲的笑容，极其欢喜似的。

“对爸爸说，你大爷疼你不疼你？”

“疼！”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说。

“你没让你大爷进城来玩吗？”

“没有。”

“这孩子！告诉你什么你总记不住，我教你说的什么你都忘了？你看，你站也没有站相，直起腰来，听见没有？”

母亲就说：“快脱下衣裳，换一换。在窝棚里住，他们也不给你换内衣，拿去洗一洗！你看看，衣袖都黑了。一住就是一个月，你也不叫你二哥送你回来，怎么住那么久？”

“还是昨晚上我说要回来，才送我回来的。”我说，“他们还要留我住呢！”

父亲幸福地叹息一声说：“赶快去换衣裳吧！”

我就连跑带跳地去找崔婆。嘴里连声喊着：“姥娘，姥娘！”

崔婆带我到厨屋里去洗浴，从那两扇后窗上我可以望见临街的大车门。那时密嘉提着一个酒瓶向车门走去。我喊着：“密嘉！”当时望见久别的这个小邻居，就顿然生出一种从未有的亲切感来。仿佛要使他知道我是回来了，及见他回头找寻招呼他的声音那种惊疑神气，才立刻想起我们是彼此仇视的，我就很迅捷地躲开窗户。一分钟之后，我又伏在窗上探望，密嘉已经走到大车门口了。

那时崔婆给我准备好水，并且关上门，坐在矮凳上了，一手拿着毛巾向我说：“快过来，等会子水凉了。”我脱得光光地站在浴盆当中。崔婆在给我洗浴的时候，问我：“你二嫂待你大爷好不好？”问话时还夹一

句："你好好地站直了呀！"

"不好。"我突然想起那晚上的恐怖来说，"姥娘！我告诉你一件事，你可别对谁说呀！"就附在崔婆耳朵上小声说："我亲眼看见我大爷偷粮食呢！"离开她的耳朵又说："你可别告诉谁呀！"我真不知道为什么当晚那么郑重地替他卫护着秘密，而现在又这么轻易地向崔婆泄露了。从这里可以知道崔婆在我小小的心灵里，是有着怎样密切的爱。对她，我是任何秘密都可以吐露的。

"你说这话可不得了哇！"崔婆吃惊地说，"你二哥和你二嫂知道不？"

"不知道。"

"可别乱说呀！你知道他们待你大哥不好，你大哥没有粮食吃呀！"

"那么我大爷怎么不向我们要呢？"

"你娘不喜欢你大哥，你不知道你大哥为什么过年不进城来叩头吗？你大爷是个硬汉子，你爹也是个好人，元旦节下还背着你娘给你二哥带去两袋子洋面，送给你大哥家过节的。"

"我怎么没有看见呢？"

"铺在大车的干草底下，你怎么会看见了。"

"我爸爸为什么不接他来住哇？我大爷不是爸爸的哥哥吗？"

"你还是小孩子呀，什么也不懂！好好地念书吧，等大了就明白啦！"

克克在门缝里叫道："哥哥！密嘉家的小马在院子里跳呢！刚才从板壁缝伸过手去还能摸到它的嘴巴，快出来呀！"

“来了。”我高声说。就催促崔婆快些给我擦干身子，没等擦干脚我就要穿衣裳，没等穿好裤子，我就要穿鞋。

“快来呀！”

“来了。”

崔婆喊着说：“你自己去看吧！你哥哥还没穿好衣裳就来催魂似的叫，这就要吃饭了呀！”又喃喃着说：“玩一会儿就又吵架了……我没见到一匹小马又有什么好看的……”

没有结胸前那排衣扣，我就跑到院心了。克克回脸欢叫着充满快活地跳着脚。正像一个五岁的孩子从墙缝里窥见稀奇物件那么欢喜。望见我走出来，就又蹲下去，她是从最低一叶板缝里窥视的。我跑过去，连着换了三个位置，还是望不见小马站立的位置。等我遵从克克的意旨，也蹲下来，准备侧头从膝盖上窥望的时候，克克埋怨地说：“都跑进马棚里去了，叫你蹲下，你老是不听。”

我扬声说：“我不喜欢看！”就又跑进屋里投到崔婆跟前去。她在我离开时，就叫道：“扣也不结就跑了？连哥儿！……”她招呼到第三声就引起母亲的呼声来。

现在母亲说：“你向外跑什么？要吃午饭了。”

本来我还想到院外的西墙跟上去招呼于兆祥的，现在只有等待午餐以后再说了，并且母亲说兆祥已经上学去了，未见得在家。及至午餐过后我招呼了两声，兆祥就应声了。因为这天是礼拜日。我们是那么高声欢叫着，又匆匆地各自向街上跑，在街口我们碰面了。于兆祥穿着新的春季制服，说是学校的老师换了一些：“你们四年级的级任是个刚从北京来的，才上课不久，还担任我们高级班的绘画。”

那天我们兴奋地谈着，又去找金锁儿，回来时已经晚十点了。睡着

以前在我脑子里出现的，是高挺的白杨、宽广的体育场。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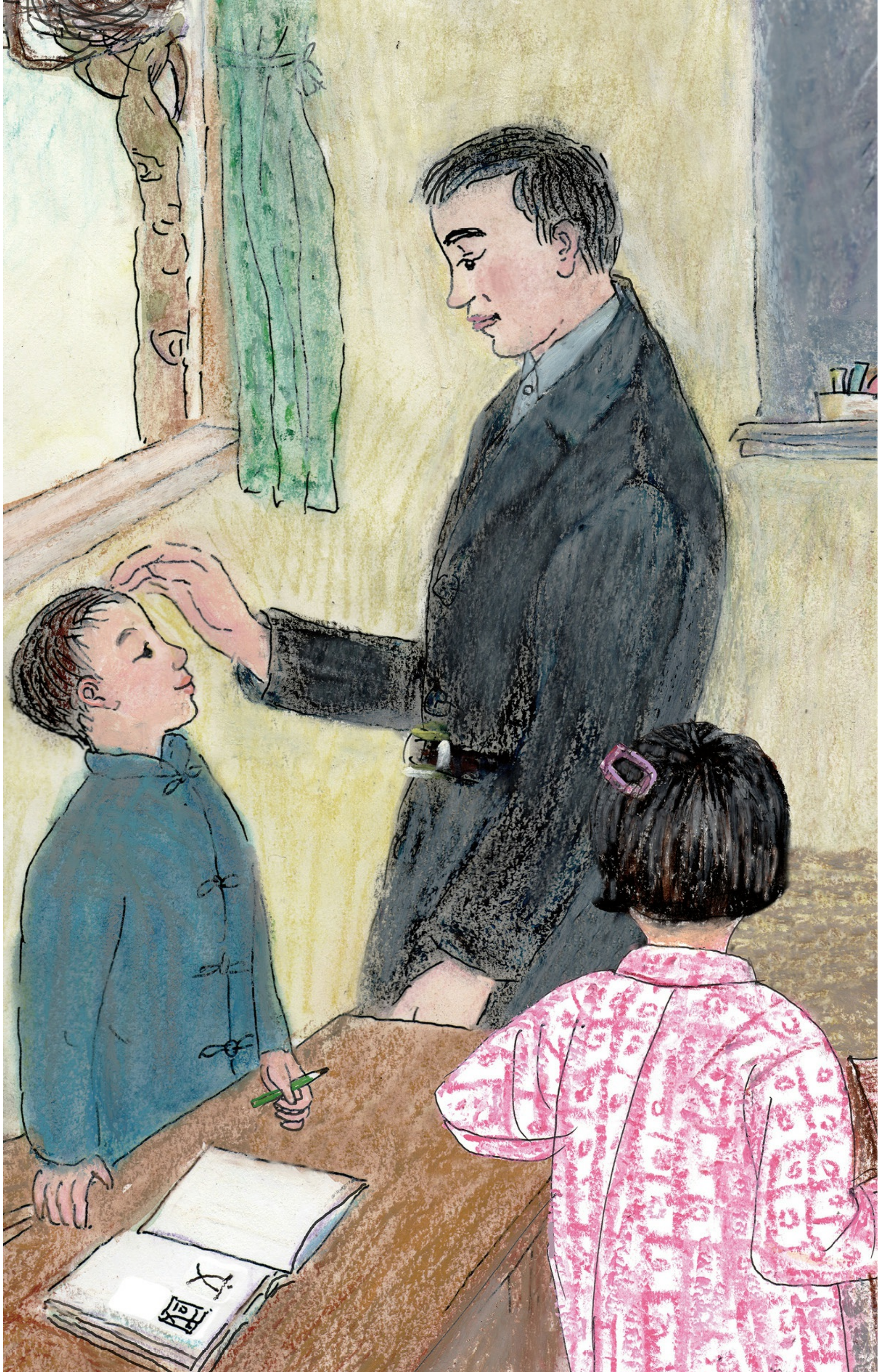
第二天到学校去，我高兴得像去赴一个盛会。荆以文在我的左边，于兆祥在我的右边，他们完全给我欢快的脸色所感染了。我们一路谈着：作为四年级的教室，现在是让给我们了，于兆祥已经升入对面那排挂着高级班次标记的课室里去了。我们谈着白全野级任，荆以文说他是北京大学刚毕业的学生，于兆祥就说他是慈幼院出身的孤儿，又说孤儿就是私孩子。他们在路上争执不休，并且我也在乡居的生活上撒着谎，说是我骑在马上打过一次猎，他们听见这话，望我的眼光是怎样的羡慕哇！我自己也骄傲得仿佛一个将军，私心把他们当作我的卫兵。若是遇见高丽普通学校的学生，我相信他们真的会为了各显勇敢而保卫我呢！

一进校门，一听见前庭那两排白杨的飒飒声，我的胸口就充满了新鲜的春寒气息。久别了呀！一切都是久别了呀！魏学文第一个跑过来欢迎我，许多同窗都向我露着好奇而欢心的面容，围绕着我，喧闹不休。我又变成了一群顽皮孩子的核心。

一切都是久别了呀！当响亮的课铃声过后，教室里是这么突然地寂静下来。我望见玻璃窗外的篱笆和半块天空，而且又听见白杨树巅传来的喜鹊声，这就是我的学校生活最重要的一部分，孕育着我童年灵魂的一部分，我是这么亲切地感受着。若是我在乡间曾想念起学校，那么就是想念着这些同窗的喧闹和骤然而来的寂静；若是我在屯落曾怀恋过学校，那么就是怀恋着正厅背后的操场，以及操场上的阳光和厅荫……

然而当我一坐下去的时候，我内心里波动的一切又全寂灭了。我想起崔婆说过晚上有一顿韭菜馅儿饺子吃。二月里百草都没出土的日子，能吃到暖室养的新鲜韭菜，是多么诱惑胃口的美味呀！

当白全野进来时，我正翻阅荆以文新书里面的插图，我们还小声说着话。听见班长蔡南冠的呼声，我才吃惊地随众起立敬礼，我必须说，白全野老师向我注目的眼光使我不安。这是我从来没有受到过的一种眼光。假若他是像马亚明老师那么上齿咬着下唇，我敢说，我是安然的；假若是像郎荣光老师那么严肃地用眼睛威胁我，我也会处之坦然的；就是向我招呼："姜步畏，又是你。"至多我也是和别的同窗一样地笑笑，我已说过，那句话在我听来已经是安静两字的代词。然而白全野老师的眼光一点恶意也没有，平静得使我感到一阵波动的不安；而且他的面容是那么出乎我意外的柔和，一个喜欢幽静的人所有的面容。日后，我们熟悉了，我也没听见过他的一次大笑，而且他从来也不发怒，说话声音始终是低低的，而且每句话都是深入肺腑的，使听的人历久不倦。



这天他穿着黑呢大衣，阔肩型的，那上还有一条腰带。他的头发没有涂油，却有一种自然而整洁的风韵。脸色苍白，举止文雅。

“你叫什么名字？”这是他问我的第一句话。

“姜步畏。”我站起来回答着。四年的学校生活，这是教师第一次在教室里注意问我呀！我的胸口怦怦跳着，不知为什么发音那么低，连我自己也听不清楚，以至于白全野走到我身前了。当时我还不自主地歪了歪头，这是我的习惯，每次教师走近我，他们的手上都是提着戒尺，而且和问话的声音同时，在我肩上拍一下的。仿佛我的肩膀是个案角，而且那么有力地击一下也不算责罚。

我永远不忘的微笑，在白全野嘴唇上出现了。他的微笑里有说不出的一种优美，而且我从他的眼睛里，发现我自己是得到他的欢心了。我的脑子忽然有电光一闪，我知道这柔和的两道眼光是怎样的珍贵，而且使我完全偶然地生出一种自尊心来。有一种声音，发自我的内心，那就是“我要做个好学生”。同时我觉得课室里所有的眼光，都集中在我身上了。白全野问我：“为什么开学这样久了才来？”问我所去的乡下离城多远，“是不是有许多森林和野兽”？

“有。”我说，“一到半夜就听见狼嗥声和成群奔跑的狍子了。”

我并没有说错了什么，然而整个教室发出一种哄笑。从那哄笑声中，可以听出他们是等待好久而且准备多时了。读者可以知道平日我在同窗们眼中是处在怎样一个顽劣的地位，若是真的在平日我听见这种笑，一点反应也不会有的，然而现在我觉着这对我精神上是个大的损害，我不只是听出他们内心对我的蔑视，而且意识到白全野老师会给这哄笑所感染而对我换上另一种看法了。

白全野环顾着，他的神色是怀疑的，他不知道这哄笑的原因，还以

为有谁在恶作剧。两分钟之后，整个教室又肃然无声了，白全野就说："姜步畏，把书讲一遍，大点声——第十四课。"说话时望着他的教科书，脸上现出的神气是说："刚才是闲谈，现在可正式上课了。"

我自己在晕迷的状态中，我是过分兴奋了呀！我不知道讲的是些什么，讲完了就准备受申斥地低下头来。

然而我听见白全野老师的低低声音说："讲得不错呀！很聪明。"

我是怎样感激呀！他把这个幸福的字句加在我的头上了，而且我真的惊奇起自己的智力来。当时我想，原来我和蔡南冠一样啊！很聪明啊！

若是当时问白全野是不是果真以为我是有着可贵的智慧的话，我想，他也不一定说得这么肯定的。他是知道一句很普通的话，在一个长久被侮蔑的学生的小小灵魂上起着怎样的作用，小学生们是这样珍惜着他们所敬仰的教师的言语呀！我相信若是他现在还活在世上，有机会听见我的叙述，他一定很吃惊，而且或许根本忘记他当时确是说了些什么。

不用说，我在全级的地位突然提高了。一下课就有许多平日不相投的同窗围绕着我，问我是不是寒假在家里读过那一课。我的内心里也充满了骄傲和自信。

从这以后我幼小的灵魂和白杨告别了，和玻璃窗外的蓝色天空告别了，和春暖时候的蜜蜂的嗡鸣，以及篱笆上的茑萝告别了。夏日也就和瞌睡告别了。

尤其是当白全野老师的绘画那一课的时候，我开始用脑子了，十年来第一次真的用脑子了。我回想着种种景致，三次两次地换底稿，调色彩，主要的是在取悦他，只要他说"不错"，我就觉着幸福了，那一天我

的生活也就充满了愉快。而且时常找机会到他的寝室里去，从前只有蔡南冠是有这个光荣的，现在我代替了他，而且只要有时间我就跑进白全野的寝室里去了，尤其是星期天，我还有跟随白全野到城郊去写生的机会。我在入学的第一天就和荆以文过去的友谊告别了，他已不在我眼中占据着有价值的位置了。我以能插进那些满族子弟之间的小组交游为荣耀。因为那些满族子弟，说话带着重浊土音的小学生，多半是优秀生，他们是一向蔑视移民子弟的，虽然他们的穿戴朴素，不及那些榜尾生的衣装华丽。

白全野的寝室兼着书室，一进门口，面前就给四脚画架上的面板阻住了。他的房间，凌乱不堪，洗脸盆在地下，洗脸架上放着大的洗笔筒。两块毛巾，一块是洁白的，一块沾涂着各色颜料，就着挂图底下的两个钉子，并排挂在墙上。然而白全野的衣装，总是整洁的，一丝不染，反之床上的被褥有时并不折叠。然而不管他的床底下是有多少破皮鞋，不管他的墙上挂着在我当时认为怎样可羞的油画（娇美少妇竟赤裸着全身），我依然是尊敬他的。他已经夺得了我的心灵，我在他值日的日子，从来走路不跳一步，说话不带怪叫，我是那么谨慎，处处想讨他的好。然而一回家，我就又得到解放了。

三

随之失败而来的是成功，然而幸福之后，常常摆脱不开悲哀的追击。

在我得到白全野老师赏识的第一天，不用说，我把这狂欢带到了我的家里去。我的身子轻得像一片树叶那样，不是跳进门口，而是飘进去的。我是那么忙，连母亲的说话也没有听清楚，向崔婆抛过去书包，我就又跳出门口，因为在进院门的时候，我就听见东板壁外有高丽人谈论什么。那是密嘉的父亲朴斗寅的院落，而且我的敏感的耳朵听出一种小

蹄子在地上跳跃的动静。

“没有到哪去！”我高声回答着母亲，“就在院子里。”

一分钟之后，我就悄悄走近板壁，为的是怕密嘉有所警觉而故意来阻止我的视线。若是他知道我向他的院落偷窥或许他就会从板缝里伸出草棍来刺我，也或许针对着我的眼睛偷偷吐一口唾沫，这是我们之间常有的现象。

我的两手伏地，不如此是找不到一个容我窥望的孔隙的。我的眼前出现了一块草绿色的东西，等我挪移着视线，这才望清楚，原来朴斗寅正背靠板壁站着，我望见的是他脚下的纱袜。他穿着日本式的胶鞋，扎了一副白腿带儿，只在靠近他的脚背处，现出一只小马的腿来。那腿细致而小巧，毛色洁白，又像柔软的鹅绒，我渴望着摸摸，谁见了这么柔美的毛色不想用手去摸摸呢！

“你在这做什么？一个野孩子似的，那是什么下贱相？”父亲站在我面前说。

我不知道为什么父亲没有揪我的耳朵。父亲的气质完全变了，由于年龄的增大以及整日的悠闲，已经是不易发怒的了，嘴唇上常常有嗜酒而养尊处优的老年人所有的笑容。牛庄酒已经是父亲佐餐的胜品了。父亲的面色也改成红润的，而且身体肥硕，完全是一个健康老人的肥硕，并不显得臃肿怠惰。这是我现在才注意到的，也许去年冬天，父亲的体态已经起着变化了，我整天看见却没意识到。许多人都是在久别重逢后才能更清楚地发现亲人体态上久已进行着的某种变化的，而我初见反而没有注意到，却在现在注意到了。我站起来，俯着脸，擦着自己手上的尘土。

“你的手绢呢？”

“姥娘洗去了。”

“喏！把我这块给你，可别丢了呀！”父亲说。

我走过去接的时候，完全意外地父亲不即刻把手绢给我，反而让我伸出手来，他亲自给我揩干净后才交给我。给我擦手的时候说：“你入学这么迟，老师没有责备你？”

“没有。”我说，“我们学校来了个好老师，从北京来的。”

“什么叫好老师，不读四书五经哪里会有好老师。今年毕业了，爸爸给你在山东请个好老师上来，你要欢喜读书，好老师有很多。”

若是说这话的是母亲，我一定替白全野辩护，我一定让爱我的人也敬重我所仰慕的人，然而这是父亲说的，我就没有作声。因为父亲给我的印象也是崇高不可及的，而且一向就嘲笑新派说：“什么大狗叫小狗叫的，这叫书！”长久了，我也蔑视自己所读的课本了，况且从前我在学校里也是受蔑视的，自然和蔑视课本有着互为因果的作用。可是现在我心里不平，不过只是因为白全野也在父亲的蔑视之内而已。以至于父亲重新问我：“给你在山东请个先生来，好不好？”我就说：“好。”实在是因为父亲刚才没责罚我而取悦他，当时根本没有理解父亲所说那话的意义。

母亲这时也走出来了。

父亲说：“吃完饭再种不好吗？”

母亲说：“趁着有太阳种下去就算了，吃完饭种，还得点着灯浇水！”

这是指着种黄瓜说的，原来姜学礼带下来半两瓜种，母亲在窗下搭了个架子，说是不但黄瓜蔓可以爬着向上伸长遮阴凉，而且还能早日吃

到新鲜菜，“夏日在瓜棚底下坐坐什么的也舒服”。父亲现在任何家务都不插嘴了，只似讥笑非讥笑地说：“你还要在冬天种麦子呢？”母亲可不管，说是：“反正有很多瓜种，自己也用不了这许多，种上试试，若是冻死了，再等清明节种第二遍。”这是姜学礼昨天还在午餐座上说的话，并且临走他还帮忙和崔婆搭完瓜架子。不想今天我在学校的大半天工夫，母亲寝室的窗下居然刨了丈方那么大的一块土，而且土块都用手捻碎了。

父亲望见母亲和崔婆忙碌的样子又说：“你们是胡忙乱忙啊！还没有打春雷，天气也没有变，你们就种起菜来了，这可不是人的力量能顶横的。”又对我说：“若是你妈当了女皇，我看连天都能翻过来给咱们看看。”

母亲就笑着说：“天可不能，天上有老佛爷。可是三月里叫它长庄稼可不算稀奇，怎么海南家冬天麦苗埋在雪里，还冻不死呀！不是一样地长？”

“怎么会一样。”父亲说，“海南的地气不同啊！谁见过海南的三月有穿皮袍子的？在这里你晚上穿着夹衣裳看看？”

崔婆只是沉默着，偶尔也望着父亲笑一笑，不过一点意见都没有。既看不出她是赞同父亲，又看不出来她是赞同母亲。现在她才说：“在咱海南家里可是过了谷雨节才种庄稼。”

在这谈话当中，我一直站在父亲身旁。我是巴望着一个机会，再能够伏在板缝上望望密嘉院子里的小马，并且向克克呶嘴。她是伏在窗玻璃上的，我望见她明朗的眼睛，她立刻懂得我的意思了，面影从玻璃背后消逝，一会儿她现身在门口，又悄悄从母亲背后溜到父亲背后，我用身子掩遮着她。

“在院子里呢！”五分钟后，我听见她在背后向我小声招呼。

不想母亲在那时让我进屋去取水瓢。等我回到院心，克克已经投在母亲怀里喃喃着：“我饿了，妈……妈……我要吃冻梨。”

“吃梨叫你哥哥去给你拿。”父亲站在院心说，“过去吧！”

“进屋可别惊醒你小妹妹呀！”母亲说。

有梨吃，我们就什么都忘了。屋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我把一盆冷水端在桌子底下，向里投着冻梨。克克蹲在盆前观望着，小声说：“有把儿的那两个是我的。”把冻梨泡在冷水里之后，只等着梨里的冰向外“表”，我们又回到院子里去。不过已经忘记邻院的小马了。

第二天早晨于兆祥和荆以文来约我上学，当我们走出门口，我突然想起它来，并且悄悄把这消息告诉了他们，又领着他们俩到板壁底去探望。首先是我望见的，那是一匹纯黑的马驹，毛卷曲着，两只蹄子是白的，伸出马厩门外来。它的眼光机警、敏捷、活泼，挺立着侦听什么，又随时会跳开去似的担心。荆以文低声催促我让位给他窥探，我就摇手示意，怕它吃惊，我相信它即刻会跳到院心来，果然它全不听母马的低唤而跳出来了。我让位给荆以文并小声嘱咐他不要作响。第三个该轮流到于兆祥了，荆以文却向它发出低声的马鸣，我清楚地听见一阵小鹿似的逃奔声，一切又寂然了。

于兆祥露出抱怨的眼色，还想伏着身子等待，只听见崔婆大声说：“你们还没走哇……”

我们就像受惊的山羊一样欢笑着跳出院子。这天的天气，温暖如春，只是天空缺少燕子，墙脚下也没有青草。可是气息是柔和的。晚上放学，我唯一的念头是一到家门口就脱掉制服里的羊毛衣，我自己觉得脸上热烘烘的，不时用手去试验，同窗们的脸色多数都是红润的，现着玫瑰色。确实快到挖小姑菜的日子了。商店里的店员大半都收藏起三耳皮帽，换上瓜皮帽了。

一进大门口，我就向后院跑去。我穿过前面天井，那里静悄悄地不见一个人。我是怎样的欢跃呀，当我在第二进车门口发现密嘉家那匹纯黑色的小马驹子在那儿惊惶地探索某种声音的时候。也许它还找不到声音的来向，也许它的眼力还不及我的跳跃迅捷。它的颈背和前额结着红绸的布条儿，一个上午，我已经忘记了它，现在是出乎我意外地遇见一个最亲切的小朋友那么向它跳过去。我是曾经渴望着要摸摸它软柔的蹄毛的，现在我要拥抱它了，那瞬间，它是吃惊了，按理该拔腿飞跑，可是它的四蹄钉在那里似的，只是膝盖弯曲了一下，扭着优美的小颈，做出欲跑不得的姿势。而且同时臀部后陷，我清楚地望见它腋下肌肉的颤抖，它是过度惊恐了呀！驯顺地让我把脖子抱住，我进而把它的整个身子抱到胸前，然而又是那么沉重，现在才觉出的沉重。到底给我抱起来了，它的两只后腿还拖着地。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只是用脸贴了贴它的前额。我又放下来，还想把它抱到我家院子里去。我放得很轻，然而它的四腿蜷伏着，卧在那儿不动了。只是两只玲珑的大眼睛，露着吃惊的光芒，我还蹲在它的头前，轻轻摸着它柔美的嘴巴。两分钟之后，我才发现它扬着脖颈挣扎着想站起来，又是怎样的困难。起初我还帮助它，可是我一动手，它反而稳卧不动了。末后就是扶起它的前半截身子，它的两只后腿还是蹲坐式地固定在原位上。

我立刻恐惧了。仿佛惹了巨大的灾祸。四围依然是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我望见它鼻孔不正常地喘吁，还在倾倒中挣扎，就悄悄地逃到自己的院子，书包也没有卸下来，匆匆关了院门，我的心跳得那么厉害，背靠着院门站立了许久，想听听外面的动静。现在我所最担心的是怕有人发现我曾经从它身旁路过了。

“到哪去玩过？”母亲在我一进门就问，“怎么额上那么些汗也不知道擦擦。”

母亲是到父亲日常睡午觉的客室里去的，我也就跟过去。我还听见有客人的说话声，可是没有听出那是朴斗寅的口音，读者可以想象到当

时我的脸色为什么苍白起来。

我完全没有听明白朴斗寅对我说些什么，只望见他的笑容。

朴斗寅是给父亲建议改种稻田的。当时父亲还在兴奋地说什么，没有注意我。然而崔婆偷偷把我招呼出去，说是锅里给我留的年糕，那是朴斗寅家里办喜事送的，说是还给小马挂了彩。

我摇了摇头，就走进母亲的寝室里去，在临北窗的炕上放下了书包，我是随时担心朴斗寅发现小马的挫伤而会忽然招呼我。

克克跳下炕来迎接我，我也不去注意，崔婆问我是不是感冒了，我也不说。我站在那里，什么也漠不关心，只是觉得心口跳。听见父亲说："旱地也没有见到多少租，改了稻田种粳米也好。"

"旱地是不能改的。不管怎么说，我们每年夏天还能有几天吃到新鲜的苞米棒子；再说，旱地改了水田，你让那些老地户到哪里去。若是他们愿意开荒，把荒地改水田，那么就招收他们，反正荒着也是荒着，愿意改什么就改什么。我们也吃不惯粳米。若是你等几天下屯去呢，就对金秉湖说，去年的租只送下来一点点，我可是今年年底预备去一趟，让他给我预备两间房子。"

"好哇！"朴斗寅的声音，"女财东放心，管保我给你传到。实在我们高丽的庄稼人够苦了。整年锄地都须向外批豆子，一到秋天收账的逼上门了呀！"

"可不能这么说。"母亲的声音，"我问你，是地租重要呢，还是借的债吃紧？得先让人家地东收了租哇！那是在我的地里长的庄稼，外人谁敢说先收账，说得好听，地户不管在谁手里向外批的豆子，我若是不看你朴某人的面子，我谁也不叫他们到我的地户家里去动动粮食。"

朴斗寅的声音："去年我经手放给金秉湖的账，可是没有背着女财

东去私下里收哇！当时我可说明白的，你家宽裕，我……”

“朴盖快别说了吧！”母亲的声音，“你把他们一年所收的粮食，都讨来了。到了春天种地的时候，他们来向地东借吃粮，你可不作声了，单等夏天批豆子，你当我还不知道？”

朴斗寅就响亮地笑了。一个狡黠的人，给人当面把奸谋揭穿之后，是有这种笑的。之后又说：“好了，口信我管保带到。至于改水田的问题，我还是等财东的回信。”又小声说：“财东们不知道，那些人真苦哇！他们刚从我们本国咸北境来，有一些我介绍到龙井村去了，有一些我介绍给荆太仪会办的窝棚里去了。留下来的，都是勤的，顶好、顶规矩的庄稼人。你就想，好吃懒做的，我还会介绍给老会办。”

“好了，好了，就这样……再商量吧！”

母亲走进来，自语着说：“还商量？也不知道还有什么商量的，那小鬼……”

我是完完全全放心了，朴斗寅没有提到我一个字。然而我始终觉着我刚才是惹了祸，时时想知道那小马驹是不是我走后就爬起来了，可又不敢出去，怕移祸到自己身上。

四

当天就听见崔婆说朴盖家的小马驹用人抬回去了。我这次保守着自己的秘密，谁也没有露一点口风。母亲当时还惊奇着问，为什么小马跑到车门口，朴盖家里的人也不知道？邻舍家的不幸，母亲也为之难过。我装作一点也不关心似的，但是她们每一句话，都是深深地捶击着我，仿佛铁锤锤到铁座上似的，若是我的心灵是金属物，那么一定每一句话，都会发出久久反响着的被锤击的回声。虽然她们只是为着发泄谈欲

而找来的话题。我是十分虔诚地默祷着它那小小生命的安全。然而又一直躲在屋里，害怕走出门口会听见隔邻的任何关于小马的惊叹，而且又阻止着母亲：“不要老是说话了，人家怪饿的。”实在我怕听在我耳前谈它的任何语句。我相信，只有一个谋杀者面对着谈被害人的情形，才有这种不安又想避讳的心情。

第二天放学我才不避嫌疑地伏在壁底的缝里重新向邻院探看，然而院子里没有什么，只望见一垛干稻草的一角和马厩门口之间的一块空地，有一只母鸡和两三只麻雀在那空虚的走道上站立着。它们的耳朵是敏感的，听见我的呼吸了吗？都仰着小小的头部在空气里侦听什么。我不久听见一种母马刨蹄子的声音，并且发出亲切的低唤“咴儿……咴儿”，声音和我最初听见的一样，然而现在我听来仿佛是悲怆而寂寞。恐怕这是只有我才能感受到的，只有伤害了爱子的人才有这种感受。然而我自慰着，也许两三天以后，它会重新健康了。然而是不是已经死了呢？我急切地想知道。又想听见人说“它完全好了”。

当我在门口听见密嘉在他的院子里吹口哨的当儿，我是那么迅捷地跑到板壁前，向板壁裂缝叫道：“密嘉，安妮亢盖马力，病大利益索？[注]”我忘记了我们之间过去的仇恨，忘记了我们一向是不招呼的，我忘记了过去的一切。

密嘉最初吃惊地望着板壁，一手插入裤袋里，一手提了一个打鸟的弹弓。终于他确定是我的呼声了。他走近来，而且发现我的眼睛，就迅捷地蹲下来。

“安妮亢盖马力？”密嘉问，“某斯格？安妮亢盖马力？”我说第三遍，他听懂了。于是说：“死了。”说时耸肩缩颈，闭着眼，伸出舌头，做出死的姿势。他并不怀疑自己的中国语言，不是为了辅助语言而作态，他完全是自娱而娱人的那么作态。

我小小的灵魂开始负着一块罪恶的黑影了。我自问并没有存心损害

它，反之我是那么喜爱它，然而它却因为我的拥抱而卧倒而死亡。倘若它是一块石头或是一株小树，我若打碎它，拆毁它，一点不会难过的，然而那是一个降临世界才三天的小小的宝贵的生命啊！从那以后，我逐渐因忧郁而沉静了。不再是从前贪玩的姜步畏了，这也说明为什么我在学校里潜心在书本上的另一个原因，而且友谊上逐渐和荆以文辈疏远了。

那天黄昏，我听见密嘉的召唤声就跑出母亲的寝室，只答应一声，板壁上空就飞过来一个半红的元山苹果。这是密嘉的馈赠。我们从此开始了友情的来往。直到我们是县立高等小学同学了，一直就没有疏远过。由于这个新获得的友谊，那些天我的精神稍微有所慰藉了，最初我曾经时常给夭亡的小马驹子的幻影折磨过。我的家庭和许多中国的古老家庭的习俗一样，尊崇着佛教。尤其是母亲，每逢初一十五必定斋戒。而我自幼所受的崇奉神鬼的熏染，当时在我幼小的灵魂上立刻起着深刻的反应了。我曾经想到小马驹的阴魂在阎罗王前的控告，据中国的轮回说的教宗的意思，畜类也是人脱胎的，由于他前世不可饶恕的罪孽，并且我自拟着答词为我自身辩护，我仿佛是在幻界里站立在阎罗王面前，说我是怀着怎样的喜爱才去拥抱它的。那时候，母亲发现了我常注目空中沉思，那几个晚上临睡前，母亲必定擎灯照照我，并说："你想什么？怎么还不睡，明天早晨好早些起来上学。"她担心地几次追问："是不是这几天身上不舒服？"

我始终是保持着这个秘密，任谁也没有透露。和这同时在我脑子里出现的，又有姜仰山伯伯的幻象。他神秘性的招呼，深入仓屋黑暗处阔大的背影，老鼠迅捷的奔逃声，大黄狗竖耳走动的警惕不安的神气……给我的印象是这么的深刻。我时常自问："是不是我走后，他们发现姜仰山伯伯那晚上盗米而打架呢？"

父亲骆驼河子的窝棚，是怎样可怕又可喜的另一个世界呀！私庆自己幸而住在城市里，又羡慕着屯落辽阔无际的山野。我是有着自己的许

多幻想世界了。

等到那匹黑色小马驹给我的忧郁淡下去了，我就觉得在自己家庭的幸福了。我的父亲对我一天比一天慈爱，而且绝口不提回山东的事了，只是常常怀念着姜仰山伯父。我的母亲现在是主持家务和地产的中年妇人了，整日可以听见她爽朗的发自健康体质的笑声。尤其是发现种的瓜子芽没露土就完全冻枯了的时候，她笑得是那么响亮，且自责着：“我还当是靠墙根的地，隔墙就是暖炕，哪会冻得瓜苗露不出土就死了！”

“你的能耐不是大吗？”父亲就笑着质问，“我当是你种的，腊月的种子也能吐芽呢！”

不管怎样，父亲和母亲总是和睦的。这年春天家庭最大的变动，就是崔婆的离开。若不是为了母亲的生产，她在去年秋天就回渤海南岸的故乡了。她那被损害的灵魂，已经由于年龄，由于最近几年温暖的饱食嗜饮的生活完全补养好了。一个年迈的老人，到了这个时候需要享受，最大的享受是子孙围绕着喧闹的那种天伦乐趣了。她时常怀念着实榴的初生子喜子。临走的前两天，还走了几家商店，为了给喜子置买一顶帽子，作为祖母的赠物，结果没有一个中意的帽子可买，而且她又不知道喜子的头是大是小，又怕戴上不合适，这是她最大的忧虑，到底母亲让她在我所戴过的旧帽子里挑选了一顶，才重新愉快起来。过后，母亲说她当时还想讨双鞋，可是她推脱了。母亲虽治家严谨，可并不看重一双穿旧的鞋子，所以推脱，因为母亲忌讳自己儿子贴身用过的物件，给外人踏在脚底下。





“若是你秋天走，该多好，还容易多找几个伴儿。”母亲在崔婆离家的前夕，又觉得难舍。从前偶尔发现崔婆喝酒的时候，又觉得她早一天离开跟前，早一天省心。可是临到要分别时，突然又难过了。到底是一块乡土生长的人，而且在母亲忧郁不欢的那些年月，她是从这位自己娘家的亲族身上得到许多珍贵的宽慰的。又说：“那时候，这个小的也长大了，会认人了。连儿和克克还会忘了是你侍奉起来的？”

崔婆就说：“若是退回两年去，你用鞭子赶我出去，我也不动啊！”她的眼睫间含着泪，为母亲的话所感动了。可是还装作愉快的笑容说：“连儿是不会忘了我这个孤寡老婆子的，是不是？”接着又幸福地叹息着，“……如今赶回去，麦季还能帮着他们两口子忙忙庄稼……”用手背擦眼睛的姿势仿佛眼睫毛间吹进灰尘似的。

“连儿，”母亲说，“你姥娘要回去了，你心里舍得她走，不让她留下？”

我就双手叠在下颏下，我是睡在自己的暖炕上的，现在伏着身子了。就说：“姥娘不要走了。”实在我的心神恍惚，说话时我想着明天发试题卷子了，又有绘图的课，那是我每星期最感趣味的一小时，所以说话时口不应心。而且我现在的世界更宽阔了，一天一天觉着崔婆和我距离远了，正像我所舍弃的幼时爱友洛布达一样，若是崔婆三年前要走，或许我会大声哭着不肯舍，就是母亲威胁，也会抱着她两腿不放开。时间是可怕的分散着人们的亲友。

当时崔婆说：“姥娘回家等着你呀！等你回海南成亲的时候，我给你主持喜事，那时可别把酒肉仓门的钥匙交给别人哪！”

母亲就愉快地笑了：“那还得十年八年的呢！”

“在咱家哪有这么晚娶亲的，再待五六年就中了呀！真的，我还想

给连哥儿保个媒呢！我们庄上举人家的孙女儿不知道有主了没有，比连哥儿八成大三四岁吧！我离家的那年听说就会叫爹了。若是……”

“那还远着呢，我是不打算给他很小就订了的，我也不想落孩子的埋怨，那是他一辈子的事情，等他大了自己相吧！反正关外是时兴这样的风气，姑娘没过门就能和女婿家来往。”

不久我就睡着了，那晚上仿佛她们俩没有睡，一直静静地，如深夜人们谈天所有的那种不高的声音，思前想后地谈论不休。次日，我起得很早，和崔婆一起出门的，父亲那天也例外地早起了。那时鸡才叫三遍，院子里的一切景物很清楚，然而气息间有种晴日才有的温煦的预兆，黎明的阳光还没有透露丝毫呢！崔婆的随身东西前晚就带到大车店里去了，约好黎明在临街的车门口等车。那是些长途运货的四轮马车，常月来往延吉、珲春之间，当时吉敦铁路还没有延展到图们的计划呢！而且朝鲜庆源府通咸北境钟山的公路也没修竣。来往渤海南北的人们有的就搭这种长途货车去延吉，从营口出海。

母亲送着崔婆，路过临窗的瓜棚还说：“表婶，你看看你种的瓜都爬蔓了，眼看要开花啦！你就不想再等些日子吃了瓜再走？”

崔婆说：“连儿吃瓜的时候，不忘了我，就是我念佛修的了。”又说：“你不用送了，这滋味怪叫人难受的，还不知道货车什么时候走过来呢！”又小声说：“连儿他爹想家呢！我看过几年收拾收拾家产回海南吧！不管这里怎样享福，到底是海外——我可是生来的穷命，就想那块黄土地呢！”

这天父亲起得很早，却没有出来，只送到院门口，说了声：“若是你在家里儿媳还给你气受，再上来吧！”仿佛只是为了这句话才起得这么早似的。

五

在车门口，崔婆捧着我的脸说："姥娘再看看连儿的脸！"她的眼睫毛有泪滴了，又笑着向母亲说："连儿若是回去，他亲姥爷看见不喜欢得什么似的。"

母亲以前是久久沉思着，现在说："我不愿意听提到他的话，我也没有娘家……若是娘家门上有一个人亲我，还不会在这块二三月不见一根绿草的关东山过日子呢！你临走，我还不给他们带点稀罕东西去，可是呀……让他们等着去吧！"

"老的终归是老的。连儿他娘，你就记恨在心里一辈子，他们当初还不是为了这边的门户好……一时糊涂，贪图这边的富贵日子？"

"车来了。"母亲突然扬脸侦听着，街的东端果然有一串长途车轰轰然行驶而来的响声。那时街道还是寂无行人的，听来格外地震耳。时间越是急促，事情也就越发多了。崔婆突然想起我的衣服，那是前两天洗后晒干收在炕橱底下的，这时交代给母亲，还说给克克做的袜子也放在那衣裳的一叠里。母亲也突然想起昨夜给崔婆预备的鸡蛋，还在壁橱的盆子里。

当我跑回去找到那些煮熟的鸡蛋时，父亲还在他的客室里问我"找什么"，我是匆忙的，竟找不到一个适当的东西来装它，到底还是用了父亲送给我的那块白手绢包起来，提到手里了。

崔婆已经坐到装满豆饼的四轮运货车上，那车的前前后后全是拉载的车辆，因而声音很喧闹。车夫递给她的时候，她正在检点自己的行李，以致我所说的话她都没听见，把我的手绢也带走了。

那时我和母亲站在大门口目送她，那辆货车离开二三十步远了，还望见她向母亲扬手。母亲小声说着："知道了呀！"我也不知道母亲所说

的意义，仿佛是意识到崔婆之扬手完全是为了外面天气凉，让母亲早些进院子，不必站在那里目送似的。可是直到最后一辆货车闪过去了，母亲依然站在那里，在那重新寂静下来的气息间，望见了渤海南岸的景象似的，直到我说：“妈，都走完了呀！还看什么？”母亲才正面说：“你上学去吧！”神色还似乎没有清醒过来，幻想着什么。似乎那些长途货车载走了母亲的魂灵一样。

足足有三四天，父亲和母亲又各自沉思着，不如往日愉快了。同时，崔婆走后才显出她是怎样地使人怀恋。从前，我放学回来，不管什么，只要向炕上一掷，崔婆就会收藏起来，有条有理的。从来我就不经心自己的东西，用时只问崔婆一声，她就会找出来了。她的记忆力是稀有的健康，以至于养成我直到现在还是随手丢随手忘的习惯。而且这年夏天降临，母亲没有能够及时地改装铁纱的门窗，因而厨房里一直有几只苍蝇，没能驱赶干净。母亲唯一的精力，全注意到经营两个窝棚的产业上去了，并且预备着秋收，亲身去屯落视察地亩，顺便收租。

---

1. 大意为“那匹马病好了吗？”